

第30年
39

$10.00

編者話

今期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新作「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火浴鳳凰」，故事描述賴布衣和司馬福、李二牛三人來到廣府某鎮，瞧見門面十分堂皇的「寶華莊」，司馬福想弄點銀両，入店和店東崔寶華見面，還佯稱他在雲南有大量的翡翠玉石，誰知崔寶華信以爲眞……崔寶華也因此結識了賴布衣，賴布衣見他爲人豪爽，有心幫助他，在賴布衣的指點下，使崔家人財兩旺……風水大師賴布衣的傳奇故事早已深入民間，家喻戶曉，爲廣大民衆所喜愛，今期刊載的「火浴鳳凰」內容精彩生動，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歐陽雲飛先生所著「燕子飛故事集」之「碧玉簪」在今期刊載，故事情節緊湊，文字精鍊，喜讀歐陽先生佳作之朋友，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的「雨暴飛堤」，「劍影無痕」柳飛堤忍辱入贅金家，身負重大陰謀……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39期
（總號15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火浴鳳凰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相助狐妖　獲贈綠玉

秋風起，白雲飛，草木黃落，雁南歸。

粵北仁化道上，三位風塵俠客與雁同行。

司馬福忽爾仰天笑道：「雁兒呀雁兒！汝往北我等往北，汝往南我等往南，眞箇是海闊天空任鳥飛也！」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發甚瘋話？我等來去也沒離了粵川境界，怎比得那青雁穿行南北，日夜不停不歇？」

司馬福笑道：「正是！正是！那雁兒日夜奔波，只爲趨暖避寒，以求活命，但我等穿南走北，却是成就了他人發達富貴！老夫因此而慨歎老天爺處事有點不公也！」

李二牛道：「賴先生既道我等皆清淡之命，還感觸什麼貧賤富貴？倒是跟着賴先生樂得逍遙快活。」

司馬福忽然怪怪的一笑，走前兩步，便與賴布衣併行，他悄聲道：「賴兄！有個疑難題兒，不知該不該說？」

賴布衣正若有所思間，聞言失笑道：「司馬兄怎的如此客氣生份？」

司馬福笑道：「好說好說，這叫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也……」

李二牛追上來道：「賴先生別上這老鬼大當！他必是被那三世奇緣弄得心癢難熬，欲貪個富貴安樂窩也！他這一開口呵，便是向你討個大龍穴也。」

司馬福怒道：「誰說我要大龍穴？」

李二牛不服道：「你若不求龍穴，神神秘秘的巴結賴先生怎的？」

司馬福忽然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子，想必是走得悶了，欲尋老夫開心，老夫偏不上你當也！」

李二牛道：「你眞不上當麼？」

司馬福道：「不上當！不上當！老夫偏不跟你這娃娃計較！」

司馬福這一着，把李二牛的口堵住了，他明知今回自己已落了下風，但偏又難奈這老兒怎樣，李二牛心直口快，最怕別人悶住心事，司馬福這一着，恰成了他的尅星。

賴布衣瞥一眼李二牛，見他憋得滿臉通紅，便有心幫他一把，微微一笑道：「司馬兄有甚心事？若眞箇欲尋處龍穴，這往南呵，或許便有所遇也！」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眼前一亮，不禁齊聲道：「當眞麼？爲甚麼這般肯定？」

賴布衣微微一笑，忽指手一指天上，道：「你等可有留意上面的青雁？」

司馬福、李二牛抬頭仰視，但見一羣雁兒呱呱的叫着，直向南面飛去。便笑道：「這雁兒春分飛北，秋分返南，年年如此，有甚稀奇？」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然則羣雁隊形又如何？」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這才仔細的留意觀測，不禁驚訝的叫了起來。

「咦？果然！果然！是極！是極！平日雁羣均成『一』字、『人』字形，怎的現下却盡排列成『之』字？當眞奇哉怪也！却端的爲了什麼？」

賴布衣沉吟道：「雁乃百鳥之精靈，舉凡千里方圓，一應吉凶禍福，皆有所預感。雁成一字人字形者，主其心清神明，心清神明則一往無前，再無後顧之虞；但若有疑慮，便走之字，雁形若成之字，則所見之人，必遇怪事！」

司馬福一聽驚道：「我等已然見其走了之字，豈非凶險重重麼？這與龍穴有甚關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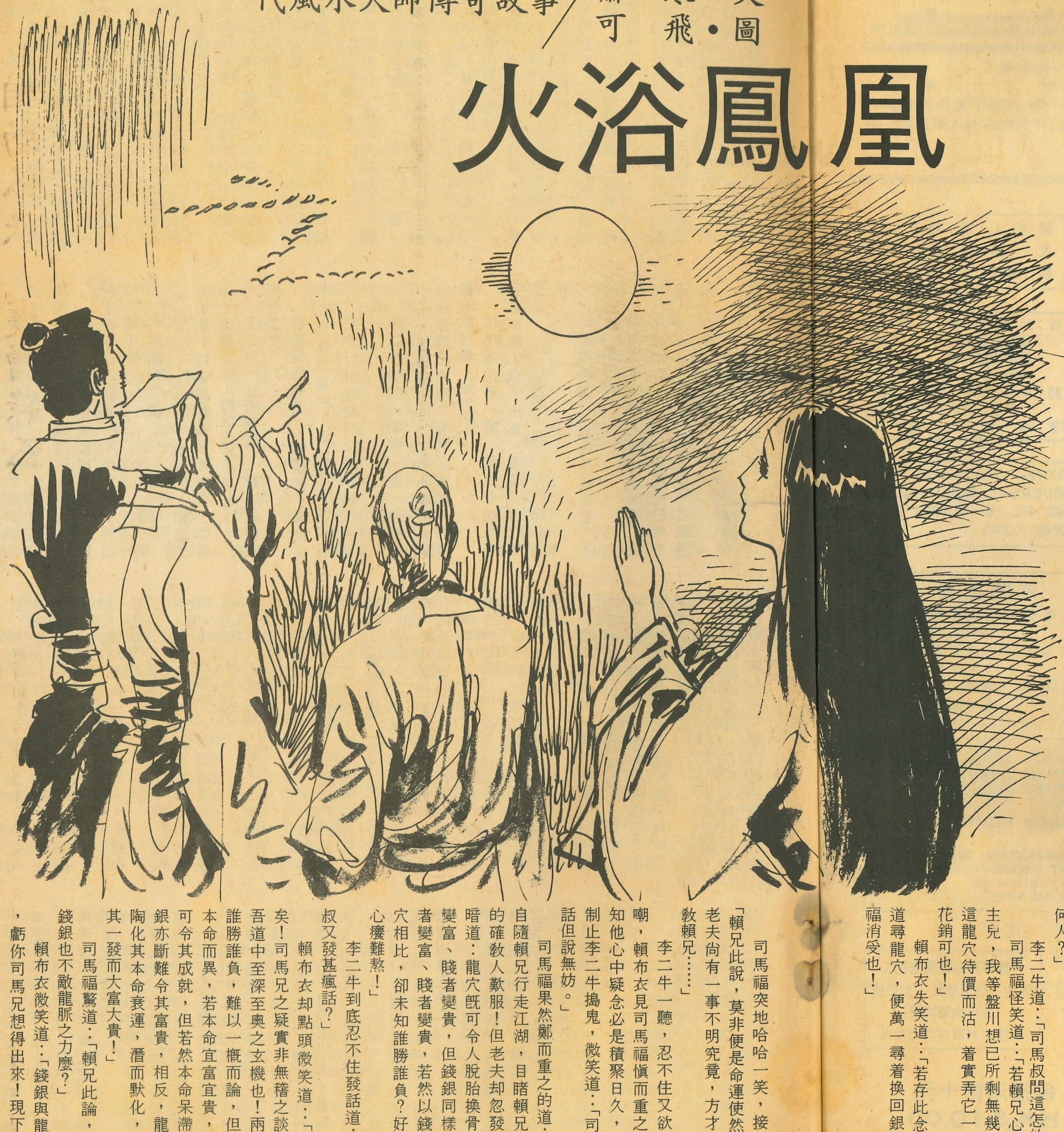
賴布衣微笑道：「這却又未必，須知若眞龍之穴行將現世也，天地必有所感應，是故吾道中人，皆視詭怪爲潛龍現身之兆也！」

司馬福心一寬，便笑道：「既是龍穴之兆，便再凶險也值得一試也！」稍頓，司馬福忽然又古怪的一笑，道：「若遇龍穴，賴兄打算如何處之？相贈何人？」

李二牛道：「司馬叔問這怎的？」

司馬福怪笑道：「若賴兄心中未有主兒，我等盤川想已所剩無幾，便把這龍穴待價而沽，着實弄它一筆銀兩花銷可也！」

賴布衣失笑道：「若存此念呵，休道尋龍穴，便萬一尋着換回銀兩也無福消受也！」



司馬福突地哈哈一笑，接口道：「賴兄此說，莫非便是命運使然麼？但老夫尚有一事不明究竟，方才便欲請教賴兄……」

李二牛一聽，忍不住又欲發話相嘲，賴布衣見司馬福愼而重之模樣，知他心中疑念必是積聚日久，便搖手制止李二牛搗鬼，微笑道：「司馬兄有話但說無妨。」

司馬福果然鄭而重之的道：「老夫自隨賴兄行走江湖，目睹賴兄神技，的確教人歎服！但老夫却忽發異想，暗道：龍穴既可令人脫胎換骨，貧者變富、賤者變貴，但錢銀同樣可令貧者變富、賤者變貴，若然以錢銀與龍穴相比，卻未知誰勝誰負？好不教人心癢難熬！」

李二牛到底忍不住發話道：「司馬叔又發甚瘋話？」

賴布衣却點頭微笑道：「二牛差矣！司馬兄之疑實非無稽之談，此乃吾道中至深至奥之玄機也！兩者之中誰勝誰負，難以一概而論，但因人之本命而異，若本命宜富宜貴，兩者皆可令其成就，但若然本命呆滯，則錢銀亦斷難令其富貴，相反，龍脈却可陶化其本命衰運，潛而默化，大可令其一發而大富大貴！」

司馬福驚道：「賴兄此論，莫非連錢銀也不敵龍脈之力麼？」

賴布衣微笑道：「錢銀與龍脈之論，虧你司馬兄想得出來！現下便連賴

某亦爲之心動！」

司馬福笑道：「賴兄莫非欲一試之？但老天，我等自顧不暇，那來這許多助人富貴的銀兩？賴兄若試呵，便選老夫可也，不然便當老夫胡說八道便了！」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只怕賴先生把盤川孤注一擲，用作試驗，他又要演喊餓充饑的好戲！」

司馬福怒道：「你這死牛，你便不怕麼？說不得又要你上人家墳上撒尿，換一頓活命飯錢！」

司馬福原來極欲探究其中奥秘，但眼看賴布衣心動，他却慌了，唯恐因此弄得肚皮打響鼓也！

司馬福焦急，賴布衣却微笑不語，似乎已把此事忘了。再過了一會，司馬福眼見賴布衣再沒提起，這才稍覺心安。

三人這一路談說，曉行夜宿，不覺已重踏粵川廣府地域。

賴布衣等前度進廣府城，走的是水路，打格翠洲(即現今的白鵝潭)上岸，不遠便是繁盛的廣府市面。

這時重遊，走的却是陸路，自北面而進，雖已近城郊白雲山地域，却依然甚感荒涼。

眼看已是傍晚時份，司馬福四面張望，忍不住道：「天色已晚，前面荒山野嶺，再向前行，只怕連歇宿之處也沒着落，這却如何是好？豈料南北之隔，竟如此截然不同！」

賴布衣脚步不停，依然朝前面急走，微笑道：「我等江湖中人，隨遇而安便是，司馬兄急甚麼？」

李二牛道：「司馬叔想必是被那殭屍老妖嚇破了膽也，不然爲何變得這般畏縮不前？」

司馬福瞪了李二牛一眼，怒道：「你這死牛，專拿老夫窮開心，難道你不怕麼？待會跳隻殭屍鬼出來，你這小子血氣正旺，擔保先把你吸乾！」

李二牛一吐舌頭道：「難道牠便不吸老血麼？」

司馬福怪笑道：「牠吸飽了嫩血，嫌老血枯燥無味，大約便不想再吸了！走呵，走走走！且看那個先喪鬼物口！」

李二牛眼尖，朝前一瞥，便笑道：「司馬叔賭氣怎的？你瞧，前面不是有塔頂露出來麼？有塔必有廟，有廟便有歇宿處，怕怎的！」

司馬福抬眼一看，果然前面有塔尖在林蔭中露了出來。這時天色已然昏暗，迷迷濛濛，說不出的陰森詭秘。

司馬福驚道：「這兒是甚去處？怎的透出一派詭異？」

賴布衣沉吟道：「按地理環境，這兒已是嶺南背後十里，距廣府已然不遠，但不知爲甚果然有兇邪之氣透出？我等須仔細了！」

司馬福急道：「既賴兄也這般說，這廟宇必非善地，不進也吧！」

賴布衣道：「不然！須知大凶之地大吉所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況且此地方圓十里路，再無店舍，不進廟宇，我等便須露宿荒郊，事已至此，避也避不了，只管上前便了，一切小心應變便是！」

三人慢慢走上前去，果見一座古寺，山門前有三個斑剝脫落的字跡依稀可辨「淨慧寺」。四面斷垣殘壁，塵蛛遍佈，一片荒涼。

三人正感詫異，暗道：「莫非這古寺已荒無人跡了麼？」

就這時，一名年約十六、七的少和尚在大殿走出來，站在山門內階前鼓下，抬頭望着天際，喃喃的自言自語道：「暮鼓晨鐘，又是一天去矣！」

忽爾，又傳來一陣女子的笑聲，接而一隻木魚冉冉的凌空飛來，在小和尚身周盤繞飛轉。小和尚望着木魚，喃喃的道：「汝等莫再胡鬧，當心師傳法身出現，令汝等不得輪迴！」

女子的吃吃笑聲又響了起來，一會後，木魚却就慢慢落在小和尚的手上。

李二牛耳尖，早把笑聲、小和尚之言聽得眞切，不禁驚道：「賴先生呵！這古寺之中，怎有女子笑聲？木魚又怎會凌空而飛？莫非這古寺果然隱有妖魔鬼怪麼？」

司馬福只見小和尚在自言自語，却聽不清他說甚麼，昏黑之中，也瞧見木魚凌空而飛，聞言心中雖亦一跳，却強裝笑容道：「嚇人麼？二牛莫發瘋話，那裏來的女子笑聲？」

李二牛氣道：「我明明聽的、看的清清楚楚了，怎會是瘋話？不信，你問問賴先生便了！」

賴布衣却微笑不語，他稍停，才對兩人道：「心淸自明，我等管他許多怎的？只管上前與小和尚相見便是！」

三人於是舉步向大殿門口走去。

小和尚這時依然低頭喃喃的吟頌晚課，聽聞步履聲傳來，他本就心驚，這時更不敢抬頭，於是便只見一對脚竟向他走近來，嚇得他沒命的念起佛來：「喃嘸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兇邪勿近！兇邪勿近……」

李二牛又好氣又好笑，把小和尚的手臂一下攫住，道：「你慌成這般模樣怎的？莫非你寺中藏了女子，怕我等撞破醜事麼？」

小和尚聽眞是人聲，這才抬起頭來，見是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老少三人，心兒才穩定了點，忙道：「施主莫亂說，佛門聖地，豈容女子藏身於內？施主想必聽到女子笑聲了？此事說來話長，小僧自主持師傅坐化後，孤零零一人，亦受此困擾多時矣！」

李二牛還欲發話，賴布衣示意二牛莫再糾纏，他問小和尚道：「小師傅法號如何稱呼？」

小和尚道：「小僧自幼蒙師傅收入空門，賜法號玄靜。」

賴布衣道：「請小師傅方便，在下姓賴，路過此地，錯過了宿處，欲在貴寺借宿一宵，未知可否？」

玄靜有點爲難道：「這，這不太方便吧？」

賴布衣道：「小師傅有甚麼不便？」

司馬福可沒這等好性子，他怒道：「和尚仔！出家人慈悲爲懷，方便衆生爲根本，有甚便不便的？難道忍心瞧着我等露宿荒野麼？」

玄靜見司馬福作惡，忙道：「這位施主誤會小僧之意矣！小僧其實爲你等着想也，這寺中古怪事甚多，小僧終日已不勝其擾，豈可坐視施主等受累？」

賴布衣微笑道：「有甚古怪事？難道是鬼怪作祟麼？」

玄靜倒抽了口冷氣，心有餘悸道：「正是！正是！方才那女子笑聲作弄小僧，施主想必已目睹矣，但這尚算輕的，有時小僧正打坐間，竟無緣無故被抬上床去，再也爬不起來！施主說這可怕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我等做事處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心中無愧，豈會怕鬼？」

玄靜一聽，不禁眨了眨眼，定睛注視了賴布衣一會，歎了口氣道：「賴施主出言隱含禪機，想必與我佛有緣，既如此，小僧亦不便拒人於千里，你等便住下吧。小僧替施主打掃西廂，那兒有三間臥室，足供三位歇宿。」

玄靜小和尚說罷，引領賴布衣等往西廂。他手脚勤快，一會就把西廂的三間臥室打掃乾淨。

玄靜道：「施主請歇息，若有甚需要，小僧便在東廂做晚課，但施主等切勿出外走動，否則有甚差池，教小僧不安也！」

司馬福笑道：「放心！放心！我等有賴……施主在此，管他甚麼妖魔鬼怪？小師傅只管去敲木魚唸經文便了！」

*　*　*

西廂的三間客房是緊挨着的，連悄聲說話也可聽清。雖然李二牛心中有點忐忑，但臥室有三間，他自然不好在司馬福面前認低威，只好硬撐着獨自一人佔了一間臥室，呼呼的蒙頭便睡。

年青人不怕累，但躺上床去却比誰都更快入睡。李二牛是年青人，他自然不會例外，因此他很快便睡着了。

賴布衣躺在床上，但他心潮起伏，總不能平靜，正輾轉反側間，臥室門却被人輕輕推開。賴布衣一瞧，原來是司馬福悄悄的摸了進來，悄聲叫道：「賴兄！你睡着了麼？」

賴布衣道：「你搗什麼鬼？司馬兄！」

司馬福聽賴布衣答話，便知他與自己一樣難以入睡，便走到賴布衣的身前坐下，歎了口氣道：「不知怎的，老夫自踏入這古廟，即覺心神恍惚，躺在床上，再難入睡，莫非此地眞有邪門？」

賴布衣苦笑道：「實不相瞞，自進入此廟，賴某亦感神思不寧，不知是甚原因。」

司馬福驚道：「若賴兄亦感迷惑，此地當眞邪極！二牛年輕小子，定力更不濟，豈非更易遭劫？賴兄還是把他叫來這邊，三人守在一處爲是！」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雖隱隱感到有點不妥，但却不明此中究竟，若日夜守着亦是枉然！要來的終究要來，欲避也避不了！二牛氣色尚佳，雖遇妖物，必能逢凶化吉，司馬兄只管放心。」

賴布衣這般說，司馬福也沒了主意。他意欲搬二牛過來，一者擔心二牛有甚不測，他雖與二牛不時鬥口，但實際却是患難之交；二者亦多了個人閒聊壯膽。

但賴布衣似乎胸有成竹，司馬福也就不便多說什麼。

這時李二牛睡得正香，根本不知司馬福和賴布衣暗地在計較。

在朦朧中，李二牛忽地一驚便乍然醒來，原來臥室窗外正有一條長長的身影正移近前來！身影由長而短，逐漸縮小，然後便擦過二牛的室外，向另一個廟堂飄去。

李二牛吃了一驚，心道：「這人走動怎的輕如鴻毛，悄沒聲息？便連輕微的脚步也沒一聲？莫非是甚鬼物？偏司馬叔這老兒還睡得這般死了似的！莫非被這鬼物弄死了！」

李二牛擔心司馬福有甚不測，便不顧一切的爬了起來，朝黑影飄去的方向悄悄跟踪。

黑影是朝北面飄去的，李二牛跟踪而至。原來是古廟的一間陰暗黑漆的偏殿。李二牛就在殿外，朝裏面望去，黑古弄東的，什麼也瞧不見，但裏面却似乎有女人的說話聲！

李二牛心中一寒，拚命的揉揉眼睛，這次他終於看清了，原來裏面隱約間，果然有一位年老的婦人坐在殿中的一角！

忽然，又有一位少女飄了出來，但只見少女的上半身，下半身却瞧不見。少女走到婦人身前，幽幽的出言問道：「娘呵！我的脚……不知怎的老是不見？」

婦人歎了口氣，道：「蘭兒，快了，再過三日，你就可以長出一雙脚來了！」

就在這時，李二牛先前發現的那身影已悄然飄到偏殿門外，李二牛一瞧，原來這身影竟是一位書生模樣的男子，但臉色青灰慘白，非常恐怖。

只聽書生突然發聲道：「蘭姑娘，小生道行高深，若你答應，便立時可替你長出雙脚！」

那叫蘭兒的少女却嚇得連連搖手

道：「不要！不要！我不要你相助，你會有好心腸麼？」

白面書生桀桀獰笑道：「蘭姑娘又何必拒人於千里？」

蘭姑娘尖叫道：「你是什麼？是最兇惡的殭屍鬼！」

白面書生哈哈大笑，道：「是極！是極！我不是人，是鬼，但姑娘，你又是什麼？你也是鬼，是漂亮的女鬼，殭屍鬼配漂亮女鬼，豈非很合襯麼？」

白面書生說着，伸出指爪，指爪暴長，倏地向裏面的蘭姑娘抓去！

蘭姑娘驚叫一聲，躲到婦人背後。婦人把手一揮，她的手竟也暴長，擋住了白面書生的指爪。

白面書生與老婦僵持着，老婦似乎漸感不支，她咬一咬牙，猛地掏出一塊玉碑朝白面書生一晃。

一道寒光突地向白面書生射去！白面書生尖嘯一聲，似乎已受創，隨即化作一團藍煙，呱呱的嚎叫着滾滾而去了。

眨眼間，偏殿內便失了婦人和少女的踪影，一切重歸死寂。

李二牛直驚得目瞪口呆！他茫然的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出廟外，忽然眼前一花，原來是二團雪白的東西在他的面前竄了過去！

李二牛這時迷迷茫茫的，也不知自己置身何處，喃喃的道：「妖魔？鬼怪？狐精……」

忽然噗嗤的一聲女子嬌笑，李二牛眼前一花，先前滾過去的那白影竟又竄了回來，在李二牛面前蹲下，把嘴一張，噴出一粒閃爍的金珠，金珠冉冉上升，忽然，吐出金珠的白影竟然變作二位絕色的美女，俏生生嬌嫡嫡的站在李二牛面前！一青一綠，雖艷而令人生寒意。

「小兄弟，小女子這廂有禮了！」綠衣美女忽然嬌聲道，她向李二牛躬了一躬。

李二牛拚命的晃了晃腦殼，他以爲自己準是在夢中了，他連忙伸手狠狠的一捏自己的大腿，「痛[illegible]！這便不是作夢了！」李二牛在心內叫了一聲。

青衣美女却格格的一笑，道：「小兄弟怕怎的？小女子並無惡意，只求小兄弟引去見一位客人吧了！」

李二牛茫然道：「姑娘要去見誰？」

綠衣美女道：「賴大俠！賴布衣大俠！小女子知他已駕臨此地矣！」

青衣美女却把嘴一撇，道：「聞道姓賴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法力通玄，小女子却不怎的相信！因此要見他，見了面便知眞假也！」

李二牛一聽，知事關賴布衣，他便立時清醒，他已知眼前兩女來路不正，便連忙搖頭道：「不見！不見！賴先生如何會見汝等來路不正之人！」

綠衣美女聽李二牛咬牙切齒的拒絕，便歎了口氣，道：「人家既不欲見我等，又何必苦苦相求？這天劫之期，便憑自身之力相抗吧了！」

青衣美女道：「姐姐千年道行，法力高强，必可逃過天劫，擔憂怎的？」

綠衣美女道：「談何容易？天劫臨時，驚天動地，欲要全身而退，只怕比登天更難！」

青衣美女急道：「那姐姐更該拜訪姓賴的客人！若求得他指點迷津，姐姐便可穩渡難關矣！但不知這人的本事到底如何？若虛有其名，豈非在凡夫俗子面前自暴其醜麼？」

綠衣美女歎道：「賴大俠之能，驚天地泣鬼神，豈有虛假？但不知他是否以我等異類相嫌吧了！」

青衣美女笑道：「我總不相信他竟如此厲害！待會小妹先行出手一試，便知眞假矣！」

綠衣美女忙道：「妹妹行事切勿魯莽，否則開罪了這位尋龍大俠，連姐姐也救不了你！」

兩女子唧唧而言，簡直視身旁的李二牛如無物。李二牛聽她們行將商量妥當，要去相試賴布衣，心中又驚又急，轉身就跑，要去向賴布衣報警。

青衣美女一見，格格一笑，隨手拿出一條白素巾，朝二牛一拋，便根本不再理會他。

李二牛如飛的跑進廟內，正要向西廂跑去，忽然一道白色的絲網凌空罩了下來。

李二牛登時被罩個正着，這絲網柔韌無比，一任二牛左衝右撞，拚盡全力也難衝動分毫！李二牛心中大急，便放開喉嚨，大聲呼喊，但西廂卧室內的賴布衣和司馬福却毫無動靜，一片死寂。

李二牛又驚又急，不禁放聲哭道：「完了！完了！碰上這等女妖，我等只怕兇多吉少矣……可憐賴先生與那司馬老兒尚在夢中便遭逢災劫！」

李二牛在白絲網內呼天搶地，眼睜睜的瞧着青、綠衣兩女子已飄然移近西廂賴布衣的卧室。

青衣女子心情似較浮燥，她剛走近賴布衣的卧室，也不打話，臉上立地浮出一股妖媚之極的艷笑，隨即把口一張，一道黃氣便噴向卧室的窗口。

綠衣美女欲加阻止已然不及，她無奈的歎了口氣，只好靜觀其變，似乎亦有所期待。

這時，賴布衣與司馬福談了半夜，司馬福神思忽感困倦，早已入睡多時。但賴布衣却感難以安寧，於是便盤膝而坐，默運靜心大法以抗紛亂的心潮。

就這時，賴布衣眼前一道黃光閃過，然後黃光穿窗而進，竟把賴布衣罩住。

賴布衣登時心中一陣迷亂，前塵舊事湧上心頭。先是他棄職浪遊，寄情於山水堪輿，接而被奸相秦檜相逼，亡命天涯，顛沛流離，沒一刻好日子過；再是他與司馬福、李二牛在粵川行走江湖，險死還生；最後，他忽爾只覺自己又陷身天牢，斬頭在即，垂死的絕望，令他痛不欲生。他但求速死速安，不禁大叫一聲道：「人生艱險如此，留在這世上作甚？不如死了好！死了好……」

賴布衣大叫數聲，心中寃屈之氣稍舒，神思立地清明，一點意念疾速閃過：「爲何此時此地竟有如此厭世之念？」心頭猛地一震，已知乃方才黃光作怪，已遭暗算，心中又驚又怒，霍地抽出一道紫符，用食指拈着，朝窗外一擲，喝道：「魔障！去！」

說時遲，那時快，黃光突被一道紫光反射而出，直射向窗外的青衣美女。

青衣美女已知厲害，連忙噗地坐下，盤膝運力相抗，但這反射而回的力道異常猛烈，青衣美女的身子竟然一寸寸的被壓得縮小起來！她已知絕難相抗了，唯一自救的法子便是現出原形，或可免却橫死之禍！

李二牛困身白絲網內，雖身子不能動，喊叫也沒人聽到，但他的眼睛却可看到面前的事物，眼見青衣美女作怪，但弄巧反拙，被鎮壓得蹲伏在地上喘氣，不禁幸災樂禍的喜道：「該死也！該死也！偸鷄不着蝕把米！」

綠衣美女眼見青衣女子面紅如赤，閉目喘息，知她已然面臨生死關頭，不忍坐視，便把手一伸，突長十尺，探入紫光之內，把青衣女子拉了出來。那紫光即直射向前，把觸着的花盆擊得粉粹。

青衣美女這時面如死灰，暗叫道：「厲害！厲害！幾乎劫數難逃矣……」

綠衣美女這時心中再不敢存絲毫輕侮之念，她肅然的走上前去，垂首叫道：「小女子拜見高人！小妹方才不知高低，冒犯高人自暴其醜，請高人見諒！」

這般的叫了數聲，西廂卧室的門忽地蕩開，賴布衣站在門口，神清氣爽的道：「在下賴某！並非什麼高人，兩位姑娘有甚指教？」

綠衣美女凝神一望，但見這位自稱姓賴的男子傲然而立，週身有一股吉祥紫氣籠罩，一副颯颯神風的氣象。

綠衣美女不由肅然起敬，也是她福至心靈，不敢有絲毫花言巧語，向賴布衣深深一福，坦然直告道：「小女子綠茹，眞人面前豈敢藏相？委實有事相求，敢請賴大俠打救生命！」

賴布衣出門見這兩女身上正邪之氣交纏，心中已然明了底蘊，便微微一笑道：「綠茹姑娘差矣！在下江湖浪客一名，何來大俠之說？姑娘欲尋人相救，只怕走錯門路也！」

綠茹一聽，心中惶急，忙道：「賴大俠這等說，顯見方才冒犯之氣未消矣！這委實是小妹青茹方才一時心浮氣燥，欲以此相試賴大俠本事，致開罪大俠，委實罪該萬死！萬望大俠本仁義心腸，念小女子自出道以來，並無劣行，伸出貴手，救小女子一把，小女子當銘記於心！」

綠茹道罷，雙膝跪下，滿面懇求神色，青茹也連忙跪下，俯伏於地，不敢抬頭。

賴布衣沉吟不語，似甚感爲難。

這時，室內的司馬福被外面的吵聲驚動，連忙爬起床，走了出來。

司馬福但見賴布衣面前竟跪了兩位艷麗女子，又驚又奇，失聲叫道：「怎的了？賴兄！這兩位是何家女子，竟然深夜至此，跪下苦苦求甚？」

賴布衣沉吟不語。

綠茹見有人出來，便連忙求道：「小女子綠茹，因身逢劫難，求大俠相救，敢請老丈相幫美言幾句，小女子終生銘記！」

司馬福聽這女子楚楚可憐，嬌聲嫡嫡，心兒早就一軟，便笑道：「我這位賴兄平生最樂於助人，若你等眞有甚危難，算是求對人啦，他定會拔刀相助！但深夜跪着兩位女子，又是寺廟之內，成甚麼樣子？這便先請起來，再作計較也吧！」

綠茹哀哀的道：「小女子命危旦夕，更何懼長跪之苦？若大俠不答應相救，小女子便在此長跪不起矣！」

司馬福心中老大不忍，便問賴布衣道：「兩位姑娘碰着甚麼大對頭？連賴兄也不敢出手相救？」

賴布衣搖頭歎道：「司馬兄不出來便萬事大吉，你這一出來答了腔呵，賴某便難逃牽入此劫之禍矣！你知她倆是甚來路？若有人一答腔呵，冥冥之中便註定身入此劫矣！」

司馬福驚道：「這兩位姑娘好端端的，有甚不祥來路？」

賴布衣苦笑道：「天意！天意！美色果能迷亂天下人的心性！二牛此刻不知去向，司馬兄甫一露面即受其惑，美色當前，普天之下，難道竟就沒人能勘破其中的隱禍麼……罷了，罷了，兩位姑娘的來歷，賴某不便點破，司馬兄自己請教兩位姑娘吧了！」

＊　＊　＊

司馬福瞧見賴布衣神情古怪，心中又驚又急又奇，一時呆呆的作聲不得。

就在此時，繁星遍佈的夜空忽然湧上滿天烏雲，把遍佈的繁星遮蒙，强風乍起，落葉飛揚，隨即飛沙走石，雷電交加，令人震悚。

目睹此情此景，這時綠茹已顧不得再作任何哀求，她連忙爬起來，合掌閉目盤坐在地上，驚惶的對青茹道：「天劫已至，看來我已難逃此劫，此事與你無關，你快快逃走以求自保便是了！」

青茹哭道：「你我姐妹一場，小妹怎忍捨你而偸生？有甚災劫，讓青茹

與你一道承擔吧！」

青茹在苦求綠茹讓她留下之際，閃電和雷聲已然直竄下來，猶如火蛇，凌空直擊而下，欲噬人之狀。

綠茹一面喘息抵擋，一面驚急道：「快走！再遲便連你也難逃此劫矣！你在此我要分心護你，你我皆無可悻免！你快走，若剩我一人，或尚有一線生機，你犯不着陪我枉送生命！」

綠茹說着，伸手一揮，一道綠光托起青茹，化作一團青狐之狀，直射出百丈之遙，只聽一聲哀鳴，青茹便不見了。

司馬福驚得目瞪口呆的歎道：「老天！此乃何方神聖？竟古怪如斯……」

賴布衣却暗暗點頭道：「豈料異類之中，亦有如此義氣女子，就憑這點，綠茹自稱並無劣行之說斷非虛言！」

賴布衣這一轉念，便有相救之意了。

突然，雷聲更響，一道電光射了下來，直擊綠茹。綠茹以綠光拚命擋住電光。又一聲震雷響過，雷霆般的吼叫竟在半空中傳了下來：「大膽妖狐！竟敢抗拒天劫。」

一道電光猛擊而下，把綠光震散數尺。

綠茹自知難以抵擋，跪在地上哀求道：「拜告雷電兩位上神，野狐參道千年，畢生兢兢業業，絕未妄為一事，妄傷一物，上蒼可鑑，求兩位上神，放我一條生路！」

雷霆般聲音吼道：「休得多言！四九天劫，乃為汝等妖狐鬼怪而設，豈能因汝而廢此鐵規天條！」

一道匹鍊蛇般的金光凌空直擊，把綠茹的護身綠光全數擊散！

綠茹面臨生死關頭，無奈只好作孤注一擲，她渾身一縮，便登時現出原形，原來是一隻綠光閃閃的狐女，綠狐吐出內丹，化作一道綠光，欲穿越風雷。

雷霆般的聲音怒道：「尚欲頑抗麼！」又一道如罩的金光飛下，把綠狐震回地面。金光毫不放鬆，直追綠狐，欲立時把她置於死地！

綠狐此時已全無抵抗之力，哀鳴一聲，只好竄到賴布衣腳下，吱吱哀叫，狀甚可憐。

賴布衣委實不忍驅趕，正猶豫間，電光竟朝賴布衣頭上直擊而下，竟欲把賴布衣亦一道置諸死地。

賴布衣此時又驚又怒，欲罷不能，連忙盤膝坐下，默運玄功與電光相抗。電光衝擊而下，賴布衣頭上突然衝起一道紫光，把電光托住，再也不能下擊！

「賴太素！你竟敢相助妖狐，冒犯天條，你可知此乃萬劫不復的死罪？」

雷霆般聲音突地吼道。

賴布衣道：「賴某不敢，只是不明一事，敢問上神一句！」

「有甚疑問？速速道來！」雷霆聲音吼道。

賴布衣道：「四九天劫，乃專為懲治作祟之異類而設，若妄開殺戒，不分青紅皂白，豈非有違上天好生之德麼？」

雷霆聲音道：「吾等職司殺戮，奉命行劫，那管這野狐鬼怪有甚麼好處！賴某人休得多言，若阻吾等行事，便連你也難逃此劫！」

賴布衣怒道：「然則汝等貪圖方便，為着交差而妄殺無辜麼？怪不得方才連賴某亦欲置諸死地！賴某人這口氣委實難以咽下，那怕冒犯天條，亦斷不容汝等妄開殺戒！」

雷霆聲音一聲暴喝，滿天驚雷轟轟而下，在賴布衣身周轟擊！

賴布衣頭頂的紫氣漸漸竟被震散！他已知自身亦面臨生死關頭，心中又驚又怒，猛一咬牙，暗道：「既汝等這般殘暴，便休怪賴某無情！」

賴布衣心意已決，便疾速在身周前後左右各佈三塊石頭，擺成一條狀似石龍的東西，然後朝東南西北四方位團團一拜，猛地咬破中指，一口鮮血向石龍噴去，厲聲喝道：「大地之龍，直衝九天！護吾大道，扶正驅邪……」

說時遲，那時快，賴布衣話音甫落，地上的石龍突然呼的一聲衝天而起！

石龍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上面的雷電疾衝怒擊，驚天動地的一聲轟鳴，漫天飛舞的狂雷惡電竟被撞得猶如百花散飛！

此時司馬福已被眼前的驚天物事弄得如痴如醉，根本不知身處何地！

這一聲轟鳴，不但把雷電震散，竟連罩住李二牛的白絲網亦被震碎了！

李二牛發覺自己手腳已可活動，連忙如飛的向西廂這面跑過來，一面呼天搶地的叫道：「不得了！不得了！夜半驚雷，妖魔作祟，這分明是一所謀人寺……賴先生呵賴先生！司馬叔呵司馬叔！你等今回兇多吉少矣！獨剩二牛一人，也活不得了……」

賴布衣此時已然聽到二牛的喊叫，但他卻無法答話，正盤坐於地，運氣調息。伏在賴布衣腳下的綠狐雖已清醒，但也在喘息調氣。

司馬福卻呆站一旁，痴痴迷迷的猶如撞了大邪。

就在此時，賴布衣腳下的綠狐已然稍復元氣，一陣綠煙過處，已幻化成一個女子，但與原貌已大異，竟似片刻之間蒼老了幾十年，方才還是嬌嫡嫡的妙齡少女，但這時卻是一位臉皮打皺的垂老婦人。

這婦人向賴布衣跪下，道：「幸蒙賴大俠相救，綠茹倖免一死，此恩此德，永世銘刻於心！只恨那凶神不分青紅皂白，妄開殺戒，累我喪了這幾十年的道行！此恨怎生消解？」

賴布衣肅然道：「姑娘差矣！須知你等異類，能修成人身，已是天大幸

事，這等惹人神之忌的幸運，自然難免劫難纏身，今日遭此劫數，雖然不幸，但若能因此而自覺，他日刻修正道，以求正果，豈非因禍而得福麼？姑娘又何必耿耿於懷，以致墮入冤冤相報的困局哉？」

綠茹默默靜聽，沉吟良久，不禁俯首道：「多謝賴大俠教誨！賴大俠一言，足令人自醒，小女子日後是必謹遵大俠之言，勤修正果，若有所成，皆大俠再造之恩！敢問大俠日後行止，以便有所圖報。」

賴布衣此時已復清明，霍然而起，微笑道：「但得姑娘深明道義，以正道自策，賴某心願已足矣，何必言謝？姑娘勿將此事記掛於心，免誤了根除六慾之要旨。」

綠茹知賴布衣乃得道豁達之人，不便相強，便解下隨身所繫的一塊綠玉，遞給賴布衣，道：「此物乃隨小女子修成人身之寶，若大俠日後有使喚之處，只要輕敲綠玉，小女子雖在千里之外，亦必現身相助！」

賴布衣猶豫間，綠茹隨手把綠玉往地上一拋，一聲清嘯，已化作一團綠煙飄飛而去。

賴布衣不忍堅拒，便俯身把綠玉拾了起來，隨手放在衣袋裏。

就在這時，司馬福和李二牛一道，已向賴布衣這面驚呼着跑了過來。李二牛一見賴布衣，便驚呼道：「不好矣！賴先生！方才二牛聽二妖女欲算計賴先生，正欲趕來報訊，但到了殿外，不知為甚麼，竟被一道白色絲網困住！再也不能脫身！不久又聽到夜半驚雷，正驚惶時，那絲網卻被雷聲震碎，這才能脫困而出……幸好賴先生和司馬叔均安然無恙！」

司馬福這時已知方才一幕，不禁苦笑道：「老不死倒沒什麼，但賴兄方才已然九死一生矣！」

李二牛一聽驚道：「此話當眞麼？」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果然！果然！因一念之仁，欲助仙狐，幾乎連賴某亦同遭天劫！」

李二牛驚道：「莫非那妖女乃狐狸所托化麼？」

司馬福笑道：「正是！正是！幸好二牛不受其惑，不然，左右逢源，可當眞難以消受美人恩哩！」

李二牛滿臉通紅，正欲反唇相譏，賴布衣卻搖首制止二牛道：「你等休要胡言亂道，此兩狐皆修正道以成人身，其德行可嘉，不可輕侮！賴某雖歷艱險，但能助此仙狐渡此天劫，亦一大快事也！」

司馬福不敢再取笑。

李二牛停了停，忽然道：「賴先生所言甚是，但這寺中，恐怕還有物待賴先生相救哩！」

賴布衣奇道：「二牛為何忽出此言？」

李二牛便把他在偏殿朦朧中瞧見的事說了，又道：「二牛雖然魯鈍，但跟了賴先生多時，好歹也瞧得出，這書生顯非善類，倒是那蘭兒甚為可憐！雖然人鬼殊途，但若能助其一臂之力，免遭惡鬼欺凌，也是蔭德一宗哩！」

司馬福咬牙道：「這二牛又去惹禍矣！」

賴布衣卻點頭道：「好！好！二牛此論甚合吾道宏旨！何謂人鬼殊途？其實人鬼亦只差一線而矣！若人做惡鬼之事，與鬼又有何分別？若鬼做人善事，鬼亦即人也。賴某既適逢其會到此寺中，碰上這等鬼狐陰界之事，好歹也把它料理妥當吧了！」

李二牛一聽，喜道：「既賴先生這般說，二牛便領路去來！」

李二牛領着賴布衣朝那偏殿走去。司馬福無奈只好緊緊跟着，親眼目睹這寺中許多古怪兇險物事，這時要他一個人獨自呆着，這比殺了他還更難。

李二牛雖已知方才所見，均是鬼狐之怪，但現下有賴布衣在身邊，深知他對付此類物事甚有辦法，因此也就不甚害怕。

三人走近那偏殿，月色中但見裏面塵封密佈，顯然已荒廢日久。

賴布衣凝神一瞧，雖裏面陰暗難辨，但已然察覺內裏陰氣奇重，深知必隱有陰邪之物，便不進殿，悄聲吩咐司馬福、李二牛道：「我等在此等候，靜觀其變，再出手不遲！」

李二牛知賴布衣心意，他乃欲先細察動靜，若非善類，他便不理。

三人正隱伏間，忽然一陣陰風響了起來，襲上身奇寒刺骨。

賴布衣暗道：「果然來矣！」

隨着那陣陰風響過，二牛曾見過的那白面書生又突然在暗處飄了出來。書生施施然的跳到殿外，略一猶豫，似乎有點畏懼，但自忖已有法寶對付，便決然的一步跳了進去。

這時，殿內便傳出一聲女子的驚叫道：「娘呀！這惡鬼又來糾纏矣！」

又有一個婦人的蒼老聲音道：「蘭兒休怕，娘親自有法寶鬥他！」

殿堂內刮起幾陣陰風，漆黑中隱約可辨有人影在活動。

賴布衣凝神一瞧，只見果然有一對母女的陰影，摟作一團，那女兒緊偎在娘親的懷裏，娘親神色驚惶，手裏緊捏着一塊玉牌，卻强作鎮靜撫慰女兒。

白面書生已然步步逼近。

婦人驚怒交集的叫道：「你再走近，我便用玉牌把你燒焦！」

白面書生獰笑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方才被你玉牌所傷，此仇必報！你盡管施展法寶，看你能奈我何！你女兒我要定了！」

老婦聞言，更不打話，舉起玉牌，便猛的向白面書生射去！

一道光華直射向白面書生！

白面書生厲叫一聲，他的身軀暴變，渾身衣飾盡脫，露出遍體白毛，滿嘴獠牙，眼珠射出綠色的光芒，他反手拿出一面鏡子，迎着玉牌，恰把玉牌所發光華反射向老婦！

這光華剛觸着老婦，她便噗的倒在地上，輾轉掙扎，一面厲聲叫道：「蘭兒快逃！娘親已遭這惡鬼暗算，將成焦炭矣！」

蘭兒哀哭道：「娘親怎會如此？難道玉牌之力已失了麼？」

老婦慘叫道：「蘭兒有所不知，這玉牌乃千年寶物，但凡陰邪一類，皆禁受不起，如今這惡鬼用鏡子把玉牌鎮之光反射，娘親已中其毒計！你再不逃，便落入這惡鬼之手矣！」

蘭兒哭道：「女兒怎忍心拋下娘獨自逃生？況且蘭兒雙腳尚未長成，如何逃得出去？不如母女二人死作一處罷了！」

殭屍厲鬼獰笑道：「放心！放心！老的雖成焦炭，但小的擔保無恙，我還要留着慢慢享用！」

殭屍厲鬼說着，加緊催發鏡中反射光華，擊射老婦。

老婦身上開始冒出絲絲綠煙，她滾在地上痛得哀嚎掙扎。

李二牛大怒，他年輕人熱血心腸，見狀不顧一切就要衝進去相助老婦！

賴布衣連忙把他扯住，悄聲道：「你這貿然進去，豈非白送死麼？殭屍最喜生人氣息，你一進去，牠把你的血吸了，功力便突增數倍，那時，只怕連我亦非其敵也！那老婦一時三刻尚無大礙，二牛不須焦燥！」

賴布衣說着，沉吟起來，似乎亦在思忖解救之法，忽然，他豁然而道：「既鬼狐同棲這古寺中，適逢其會，正好讓自身相助，以破解這段鬼狐之劫！」

這一轉念，賴布衣當即在懷中衣袋摸出綠茹相贈的綠玉，輕輕敲了數下，然後，從窗口中把綠玉猛然向殭屍厲鬼擲去！

李二牛和司馬福均不明所以，均在心內歎道：「這頂甚麼用？只怕白白糟踏了一塊上佳的碧玉翡翠！」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李二牛和司馬福這般轉念，那綠玉卻已飛臨殭屍厲鬼的頭頂，突然，綠玉幻化出一位道姑，正是綠茹的模樣！

這道姑向那厲鬼書生喝道：「何方鬼物，竟敢欺凌弱小！」說着，平空把手一揮，一團綠光向殭屍罩去！

＊　＊　＊

殭屍書生被綠光罩住，大吃一驚，知道厲害，也顧不得再施展那面鏡子，保命要緊，立地坐在地上，欲運力相抗。

但綠光非常厲害，觸着殭屍，便猶如鐵鍊，把殭屍捆住，殭屍越掙扎，鐵索捆得就越緊。殭屍的身子開始被勒得吱吱作響，殭屍的渾身皮毛開始一層層的剝落，綠色的眼珠飛了出來，長長的獰牙應聲而脫，到最後，便只剩下一堆綠色的骨頭，散佈在殿堂之內！

綠骨最後也冒出白煙，一截一截的被燒成灰燼，道姑把手一揮，一陣烈風揚起，那些灰燼捲了出去，兇惡一時的殭屍厲鬼，竟片刻之間灰飛煙滅！

賴布衣瞧在眼內，不禁連連點頭，在外面朗聲說道：「綠茹姑娘果乃守信之人，以無上法力立下這場滅魔功德！」

賴布衣說着，與司馬福、李二牛一道走進殿內。

那綠茹的化身當即飄落地面，向賴布衣深深一躬道：「小仙雖身在千里外，但豈敢有負大俠再造之恩？僅以化身代小仙謝過了！」

綠茹的化身道姑說罷，身子緩緩縮小，最後回復綠玉原形，噗的一聲，跳回賴布衣手上。

這時，那鬼母女已然爬起，又向賴布衣跪下，謝道：「未知何方高人臨世，出手相助陰間之物，此恩此德，沒齒難忘！且受我母女一拜！」說罷，連連頓首叩拜。

賴布衣忙道：「兩位快快請起！賴某人適逢其會而矣，也是彼此有緣之致，何必耿耿於懷，行此大禮？若能刻修正道，他日有成，自可轉迴人間，尚望兩位小心在意！」

那老婦扶着女兒爬了起來，歎道：「賴先生用心良苦，我母女感激不盡，但可惜我等在陰間滯留五百載，早已失卻輪迴之期矣！如今孤魂野鬼，不敢再存輪迴轉世之念，但能修成不滅之人形，已是天大奢望矣！」

賴布衣一怔，心內亦不禁為之歎息，他沉吟良久，忽然道：「輪迴之期雖失，但如能在陰間勤修正果，何愁沒出頭之日？想那土地城隍山神，皆陰間修練之神，受人間萬人參拜，食人間香火，守護山野大地，勞苦功高，將與世長存！你等何不效法？」

老婦一聽，喜道：「多謝賴恩公指點迷津！倘能如此，心願足矣！但只怕我等法力低微，難抵那四方惡物相侵，未成正果，先慘遭其害。」

賴布衣想了想，遂決然道：「如此，我把此綠玉轉贈與你等，若他日有不可自解之危，可輕敲玉石，便有人現身相救！但非到危急關頭不可輕敲，切記！切記！只要你等心存正氣，勤修正果，我保你母女他日必成氣候！」

老婦雙手接過綠玉，珍而重之的收藏好了。又跪下謝道：「我等陰間之物，無力相謝先生，就請先生再受我母女一拜！他日得成正果，皆先生所賜也！」

賴布衣連忙請起，他閃眼一望，只見這蘭兒跪在地上，隱含淚光，雖一言不發，顯見對已己感激之極；又見她雖為未成形之陰物，但樣貌端莊娟好，一臉正氣，不覺心中一動，暗道：「看此女容貌，斷非久處陰間鬼物，不日將可重臨人世，且可享人間富庶，為何竟淪落到如此地步？他日又未知托生轉迴何處？」

賴布衣同情之心頓生，便微笑招蘭兒移近，提點道：「姑娘若失了輪迴之期，淪為遊魂野鬼，但只要勤修正果，大可不必斤斤計較出處輪迴，若靈魂復生，豈非與輪迴轉世一般無異麼！」

蘭兒一聽，登時醒悟，深知賴布衣乃着她看準時機，便附體轉生人世，她經此提點，心中釋然，不再悲苦，轉愁為喜，向賴布衣冉冉拜道：「賴先生一言驚醒夢中人，小女子謹遵先生之言！他日重返人世，皆先生再造之恩！」

賴布衣見這蘭兒果然慧根未泯，心中亦喜，道：「請起！請起！姑娘在這世上宿緣未了，附體轉世乃遲早之事，尚望好自為之！老媽媽他日亦必有所成，若日後得成正果，以善良為念，蔭庇世人，則吾願足矣！」

老婦母女連連點頭，緩緩爬起，突然化作一陣陰風，飄忽而逝。

一夜之間，迭遭變故，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三人均感驚歎，心中感慨，一時也忘了說話。

天色也漸放明，一縷朝霞從寺外射了進來，古寺內外，登時紅霞遍地，大放光明。

「恭喜！恭喜！恭喜這位大師一夜之間，以無上法力，化解鬼狐之劫，渡其身入正果，當真功德無量！阿彌陀佛……」

人隨聲進，原來是寺中那位玄靜小和尚，在大殿那面走了過來。

李二牛一見玄靜，便一手把他揪住，道：「好呵！原來是你這大和尚！你早就瞧破彼等行藏，又知我等必與之週旋，卻躲在暗處，坐山觀虎鬥！坐收漁人之利！」

玄靜連忙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言重矣！出家人不打誑語，小僧雖然瞧出彼等乃異類之物，但先師早逝，小僧所得衣砵之傳低微，委實無力與彼等相抗；況小僧雖亦遭其戲弄，但那只是小淘氣所為，無傷大雅，是故唯有一直容忍而矣。」

司馬福笑道：「你怎知這位是大師？怎知他道行高深？萬一我等凡夫俗子，進了你謀人寺，豈非白送生命？」

玄靜微笑道：「施主差矣，施主可記得小僧曾勸你等莫在此留宿，但施主等有恃無恐，堅持要留下，小僧便知其中必有能人矣！不然，聽聞這荒寺之名已自畏懼，更豈敢於此留宿？這荒寺有鬼怪出沒，早已傳遍四鄉矣……但小僧尚有一事不明，這位大師既有如此法力，怎未能瞧破寺中行藏？敢於歷險？方才天雷震響，小僧一面嚇得半死，一面替施主擔心哩！敢請教大師高姓大名？」

賴布衣見這小和尚聰明伶俐，為人純良而不拘小節，便向他仔細一打量，心中一動，便微笑道：「實不相瞞，在下賴布衣。」

玄靜一聽，喜上眉梢，又忙雙手合什，向賴布衣施禮道：「原來是尋龍大俠賴布衣！小僧仰慕久矣，失敬！失敬！」

司馬福一聽，便嘿嘿冷笑道：「小和尚！你這話便有點違心打誑語之嫌！」

玄靜驚道：「施主何出此言？」

司馬福道：「你小小年紀，足不出寺，怎會知道賴大俠之名？既不知道，何來久仰？這豈非違心之言麼？」

玄靜被司馬福作弄，不但不氣，反而歎了口氣，道：「此事有關小僧身世，但出家人不可談塵事，不說也吧！」

賴布衣微笑道：「小師傅塵緣未了，恐怕難久待空門也！既然如此，說說又何妨？」

玄靜沉吟，一會後歎了口氣道：「先師生前亦曾說小僧塵緣未了，並非佛門中人，不想竟與賴先生之論不差分毫！難怪先師生前，曾數次提及賴先生之大名矣！」

司馬福道：「老和尚提賴先生作甚？」

玄靜道：「此事說來心酸……小僧不知自身生於何處，只知出世後三月，先父便一病去世，先母思夫心切，不忍獨留世上，把小僧放於盆內，投入河中，她便投河自盡隨先父去了！小僧在盆中隨波逐流，漂了三日三夜，終於漂到這古寺下面的河岸。先師到河邊擔水，見了盆中的小僧，便把小僧抱回寺中，撫養成人，又替小僧剃度為僧，賜名玄靜……先師曾道小僧非佛門中人，且印堂高聳，當至享世間富庶，但為何此身淪為和尚，又如何了卻此段機因？此點先師亦不明究竟，曾道：欲明瞭身世玄機奧秘，除非遇上當世奇人尋龍大俠賴布衣，除此人外，世間只怕再無人可以破解矣！因此小僧才有幸聽聞賴先生之名。」

玄靜說罷，唏噓不已。

這玄靜小和尚身世原來這般悽苦，司馬福、李二牛聽了，亦不禁油然而生憐憫，不再存有絲毫敵意。

賴布衣沉吟道：「令先父母可有甚麼遺物留下於你？」

玄靜聞言，便邀賴布衣入大殿僧房，在他的臥室中摸出一塊已很陳舊的布包，遞給賴布衣，道：「這上面便是先父母遺給小僧的唯一之物矣！」

賴布衣接過布包，仔細瞧着，只見上面有一行已發黃的字跡，帶點腥紅，顯然是以指沾血寫成的。血書寫道：「汝本崔家脈，遺留有緣人；不必問底蘊，悽涼孤寡人。」

玄靜唏噓道：「先師玄慧大師瞧了這布包，才知小僧一點身世，他心中不忍，辛辛苦苦的把小僧撫育成人。期間他曾托人四出尋訪小僧的家世，尋到了一點蛛絲馬跡，但追尋到廣府城郊番禺，便斷了線索，因此小僧連父母的骸骨遺留何處亦茫然不知！」

玄靜說着，不覺又着了形相，滴下淚來。

賴布衣心中甚覺憐憫，他暗道：「此子七情六慾過旺，塵緣未了，如何可長此留於空門？但正如他的先師玄慧所說，他身為和尚，又如何了卻此段因緣？」

賴布衣又憂慮道：「此子若然還俗，卻如何生活？況此子斷非速發之命，賴某欲以五鬼運財大法助其成事亦難有作為，如此卻如何處之？」

賴布衣沉吟未決間，司馬福卻對李二牛道：「二牛呵二牛，你我雖說乃勞碌奔波之命，但若與這小和尚相比，卻又勝了一籌矣！我等起碼知道生父生母乃誰，可憐這小和尚連父母姓甚名誰亦不知悉！」

賴布衣一聽，忽然觸動心事，暗道：「若助此子成事，必得先行尋着其雙親遺骸，否則先人不安，後人焉有安樂日子過？是極！是極！正好趁此機會讓此子歷練，二來亦可考驗其心性根骨，然後再見機行事可也！」

賴布衣盤算妥當，便開口試探道：「有心者事可成，為人子女須盡孝道，小師傅難道不能自己去尋訪先人父母下落麼？」

玄靜歎道：「小僧正有此意！但一來這有違先師之願，二來這離寺而去，重入塵世，便再難回頭，因此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賴布衣微笑道：「佛曰：心中有佛便有佛，心中無佛便無佛。小師傅若然心中有佛，又何必計較身處空門抑或塵世？」

玄靜用心一想，登時豁然而悟，道：「賴先生之言，深合我佛玄機！心入空門，身入空門；心在塵世，身在塵世；半點不能相強也。若身在空門，心在塵世，則身雖在空門，其實與在塵世有何分別？小僧想通了！」

賴布衣微笑，又突然道：「那小師傅還記掛令先師的事麼？」

玄靜想了想，亦微笑道：「已忘了大半矣！」

賴布衣喜道：「好！好！如此便可重入塵世矣！」

賴布衣與玄靜對答，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卻聽得一頭迷霧，司馬福不禁苦笑道：「賴兄呵賴兄，你與小師傅打甚麼謎語？莫非連你也心入空門了麼？」

賴布衣微笑道：「此並非謎語，實乃禪機也，司馬兄日後自會明白！」

司馬福搖頭歎道：「若這等如謎如霧般的禪機呵，休道日後，便月後、年後、身後，司馬某人變了老鬼也難明其中奧妙！」

賴布衣微笑道：「既然如此，司馬兄不問也吧，樂得清靜！人若清靜，必先無為，無為方可無形，無形方可無相，無相即無憎，無憎即無怒，無怒即無愛，無愛即無我，若身入無我境界，便一切豁然而大徹大悟矣！」

司馬福目瞪口呆道：「賴兄！你這是身在佛門，心在佛門，大談佛門秘訣麼！」

玄靜卻知賴布衣趁機點化於他，接口微笑道：「是極！是極！賴先生身不在空門，但大徹大悟，其實已處佛道最高境界矣！」

司馬福笑道：「是極！是極！在你和尚看來是最高境界，在老夫看來卻是莫名其妙的神仙世界！老夫只知有酒有肉便是快活世界，管他什麼無形、無相、無憎、無愛、無我！」

賴布衣不理司馬福的胡扯，轉頭對玄靜道：「然則你去意已決了麼？」

玄靜決然道：「決矣！此行小僧先去尋訪先父母遺踪，盡了孝道，然後再作打算。」

賴布衣道：「你去意既決，也不必再自稱僧人，日後可留長髮，以俗名稱之。」

玄靜為難道：「我只知自身姓崔，法號玄靜，哪來俗名？」

賴布衣仔細想了想，便道：「既然如此，我就贈你名自珍吧！」

司馬福道：「此名有何解究？」

賴布衣道：「也沒什麼，不外願其崔家一脈善自珍重吧了！一月之後，當在此寺重會。」

玄靜謝道：「多謝賴先生賜名，自珍日後當謹記先生之言！」

當下玄靜便還俗名崔自珍。

崔自珍向賴布衣拜辭後，連夜收拾行裝，第二天一早，便戴了一頂布帽，換了俗服，離寺尋訪父母遺踪去了。

訪尋碧玉　拜謁神仙

崔自珍離寺後，賴布衣也無心再在這荒寺逗留，一行三人，當即上路，沿白雲山脚，入廣府大城而去。

眨眼走了半日路程，前面已依稀又見廣府的繁華景象。

司馬福在賴布衣後面跟着，低着頭趕路，似乎滿懷心事。忽抬頭瞧見前面入廣府城的大道上，紅男綠女悠然自得，車來馬去，心中一動，連忙緊走兩步，挨着賴布衣的身邊，道：「賴兄呵賴兄！你還記得先前我等所論錢財與風水之道麼？」

賴布衣一怔道：「記得又怎樣？」

司馬福笑道：「若然記得啊，現成便有一個活樣板也！」

賴布衣一聽亦微笑道：「司馬兄乃指崔自珍麼？」

司馬福一拍手掌，道：「不是他還是誰？若論身世之悽苦，普天下只怕

再難尋第二個矣！若然在他身上試演錢財與風水轉運之强弱，如此一幕當可流傳千古矣！」

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司馬福之言雖有點胡鬧，但其中卻隱有足令世人警醒之命理玄機，因此連賴布衣亦不禁為之心動。

但賴布衣沉吟半晌，便搖頭道：「以風水大法助崔自珍轉運，吾已有此意，雖然艱辛，但尚屬可為；至於以錢財一道助其轉運，天下間那有這般傻瓜，拿白花花的銀両去胡鬧？這便跡近異想天開矣！」

司馬福微微一笑，道：「此事我自有辦法！但須得賴兄你依我一事。」

賴布衣道：「若無傷大雅，賴某自然不會拒絕。」

司馬福笑道：「不傷！不傷！絕對不傷大雅！我等不是進廣府城麼？」

賴布衣道：「進了廣府城又怎樣？」

司馬福道：「這廣府乃奢靡之地，有錢人活得無聊的多的是，這進了城呵，我等便先充打秋風客，專揀最富有的人家行事，賴兄只須閉一隻眼兒任老夫施展，老夫擔保便有甘心情願拿錢銀胡鬧的寃大頭上鈎也！」

李二牛咬牙道：「這老兒又要惹禍上身矣！賴先生千萬別上他的大當！」

司馬福怒道：「老夫尚未施為，你這死牛便諸多刁難，老夫豈非出師未捷身先死麼？況且老夫此舉乃為宏揚風水之大道，正合賴兄心意，你這死牛樂得有好戲瞧，何樂而不為？你窮嚷怎的？」

李二牛奇道：「賴先生果眞答應這老兒胡鬧麼？」

賴布衣微笑道：「我等行走江湖，其實遊戲人間而已，賴某亦非拘謹之人，若無傷大雅，且合吾道要旨，偶一為之亦未嘗不可也！」

司馬福一聽，喜道：「如何？你這死牛無話可說了吧？」

李二牛無話可說，便悶聲不語。

司馬福見二牛這等模樣，心內發毛道：「這小子憋了一口氣，莫要在老夫節骨眼上搗亂！」這般轉念，司馬福便挨近李二牛身邊，陪着笑臉道：「你鼓甚悶氣來？待會若弄得好使好吃好用的東西，老夫包你有份享用如何？既可享受，又有好戲瞧，便宜都給你佔盡啦！」

李二牛心內根本就藏不住仇，聞言噗嗤一笑道：「司馬叔這是收買二牛麼？」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非也！非也！」

三人說笑，不覺已入了廣府城。

賴布衣等這次是二進廣府，事隔數年，只覺另有一番局面。

廣府跟往日一般的繁華，街上紅男綠女、行人如鯽。街道兩旁商店、酒館林立，天南地北奇珍異貨觸目皆是，菜味酒香洋溢四野。

但廣府與往日又有不同，賴布衣發覺，在街上行走的紅鬚綠眼異邦客人忽然多了起來，而且在市面上從容行動，就似在自家的國家。雖然賴布衣不知這些異邦客人來自何方，但至少他知道，這些異邦客人在這廣府城過得挺快活。

司馬福也發覺，廣府城的酒樓妓館依然繁盛如昔，但昔日甚少見到的豪華大酒店卻忽地添了不少。他的目光觸着那一間間金光灼灼的珠寶店，眼珠子早就興奮的發亮了。

李二牛的眼睛卻盡往酒館食肆上轉，年輕人吃得多餓得快，李二牛的肚子早就在打響鼓了，只是不好大聲嚷嚷罷了。

賴布衣似乎知道李二牛的心意，就近便拐進了一家食館。

廣府人做飲食當眞天下聞名，那消一刻，多款美食便如飛的擺上賴布衣三人的桌面。

這時已是中午時份，三人的肚子也早就餓了，當下也不打話，盡情塡飽肚子再作打算。

不一會，賴布衣先就滿意的打了個飽呃。隨即司馬福也停下筷子。但李二牛卻仍在埋頭苦幹，狼吞虎咽。

司馬福不禁微笑道：「二牛呵二牛！你這是從監牢放出來，打地獄鑽出來，前生未吃過人間煙火麼？」

李二牛只作聽不見，拚命的把桌上的飯菜全數塡入肚子，這才抬起頭來，舒服的拍了拍肚皮，笑道：「李二牛用的乃是仙家修練之道，飽餐一頓，可抵三年也！」

賴布衣莞爾一笑，道：「也難怪二牛胃口大動，賴某也許久沒吃上這等上佳菜色矣！但賴某只知這是魚、肉之類，為何到了廣府人手上，就變得這般美味？」

司馬福笑道：「廣府人調弄食物之乖巧，乃天下第一名！別的不論，單瞧這菜色的名堂就令人食指大動矣！明明是鷄脚上菜，偏又給它添了一個什麼『百花鳳爪』的名堂！但若論廣府的美食，這小酒館只算下九流吧了！」

李二牛奇道：「難道還有比這更好的麼？」

司馬福笑道：「老夫聽說，廣府有十大名菜，諸如『廣府茅台鷄』、『廣府文昌鷄』、『紅棉嘉積鴨』、『紅燒大鮑翅』、『廣府鱸魚球』、『牡丹鴛鴦鴿』、『廣府烤全鵝』、『八寶冬瓜盅』、『沙鍋水魚』，再加這味『百花鳳爪』，名堂多着哩！」

李二牛吐舌道：「乖乖！這麼一間下九流的小館，這麼一味百花鳳爪，竟就這般美味，若眞箇上了那一流酒館，嘗遍那十大名菜，那當眞連神仙也要喊爺爺了！」

司馬福噗嗤一笑道：「二牛窮嚷什麼？這廣府十大名菜豈是我等吃得起的？更何況是上那一流酒館！」

李二牛涎着臉笑道：「這般說便沒

指望的了?」

司馬福似乎等的就是二牛這話，聞言忙把大腿一拍，爽快的道:「那又未必！待會只要二牛你勤快辦事，與老夫鼎力合作，老夫便保你必定一嘗這十大名菜如何?」

李二牛一聽，咬牙道:「來來去去，還是這話兒來了！」

賴布衣笑笑，道:「司馬兄莫非已尋着那寃大頭了麼?」

司馬福詭秘的一笑，伸手往窗外街對面的商店一指，道:「賴兄，又看清那是什麼樣的店子?」

賴布衣往對面一瞧，原來是一間金碧輝煌的珠寶首飾店，這店別的不說，光是門面裝飾，就已令人刮目相看。

一條金龍橫跨整個鋪面門口，金龍的嘴上含了一粒大珍珠，栩栩如生，光耀奪目。

幸好這店子是座落繁華的廣府，不然，那少見多怪的人準以爲是到了蓬萊仙宮。

司馬福笑道:「賴兄看清了麼?如果說這店子的主人是窮光蛋，老夫的眼珠就算瞎了！」

賴布衣仔細往那店子的門面一瞧，心中便忽然一動，但卻沒說什麼，只微笑着道:「就算這店東有錢，你擔保他願意拿錢銀去胡鬧麼?我等總不能用强去搶！」

司馬福微笑道:「若用强去搶，就不顯我等本事矣！老夫包保他心甘情願拿錢出來……但只怕要委屈賴兄你做一次小小的違心事！」

賴布衣感興趣道:「若無傷大雅，賴某就破例一次吧！」

司馬福一聽，喜道:「可矣！這便去行事也！」

三人結了飯賬，走出來，果然緩步向對面的那間珠寶首飾店走去。

走近了看，原來這間珠寶店有個名號叫「寶華庄」。

寶華庄門面輝煌，內裏却甚雅靜高貴。鋪面地上鋪了紫色的地氈，兩旁是以玻璃加蓋的飾櫃，櫃內的珠寶黃金首飾琳瑯滿目，上面還吊了多盞長明琉璃燈，越發襯出滿店的珠光寶氣。櫃枱前面設了客椅，椅上鋪了出名的廣州狀元坊刺綉，使有幸坐上這椅子的客人已自感不同凡響。

能夠走進這店子的人自然也不太多，但有幸能夠走進來的卻非富則貴，因此出手就自然闊綽。

雖然店裏的客人只有三數個，但司馬福這老江湖一眼便知道，這三個客人只要有一個買貨，那店主就足以眉開眼笑。

三年不發市，發市當三年，這話是專替珠寶店設的。

這麼一間金碧輝煌的珠寶店，這麼一些非富則貴的客人，賴布衣等三人剛一走進，不必待那些櫃面投來詫異的目光，李二牛首先就感自慚形穢。

李二牛哪兒還敢亂說亂動?他跟在賴布衣後面，只管低着頭，在肚子裏罵罵咧咧:「這老兒，千不進萬不進，偏進了這黃金窩！我等這般模樣呵，不被人當作乞丐趕出來才是天大的怪事！」

賴布衣卻若無其事，臉含微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

司馬福這老江湖，領頭走進這店內，便飛快的往四面的櫃枱瞧了瞧，然後便擺出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逕直走到靠近門口的櫃面面前，大刺刺的一屁股坐在客椅上，道:「大主顧來了！」

一間珠寶店最重要的位置是靠近門口的地方，設在這地方的櫃枱是最重要的櫃枱，擺在這櫃枱裏面的是店中最珍貴的珠寶，負責這櫃枱的伙記是最有資歷的伙記，有時甚至是老板自己坐鎮，坐這位置的人有個名堂叫「頭櫃」，如果不是老板自己，那這頭櫃起碼是全店伙記中最尊貴的一位。

普通的客人，由那些三櫃、四櫃出面招呼就算不錯，類似司馬福這等衣衫襤褸的客人，就算不「請」出去，由店中最低賤的尾櫃出面應付幾句，就已算客氣之極。

但司馬福卻毫不理會滿店伙記客人詫異的目光，還敢膽大包天的一下子坐到最尊貴的頭櫃面前，居然還大聲呼叫！

這頭櫃是一位年已五十開外的人，在珠寶業這行大概已泡了幾十年，所碰到的古怪客人不知有多少，他自負就算皇帝老子化了裝進店他聞也聞得出氣味。但這時卻被司馬福這妙人弄得頭皮發痳，目瞪口呆的望着他道:「你……你！你……你是瘋子?」

司馬福咧嘴一笑，道:「我如何是瘋子?」

頭櫃不由自主的伸手搔了搔頭皮，道:「不是瘋子，難道還眞是大主顧?這櫃裏隨便一件珠寶便值四百兩銀，老天！最貴的說出來準把你嚇個半死！你若有心光顧，只管到角落裏找那小伙記揀一件二、三十兩的充闊好了！」

司馬福冷笑道:「老夫就偏要那件最貴的瞧瞧！」

頭櫃由驚轉怒，道:「嘿！嘿！你買得起麼?」

司馬福笑道:「瞧貨買貨！你只管拿出來，買得起買不起是我的事，要你掏腰包麼?」

頭櫃憋了一肚子氣，但又不好即時發作，便隨手在櫃內摸出一塊玉器，放在櫃枱上，用手指一點，道:「這塊行了吧?這價錢呵，嘿嘿！普通伙記終生也掙不到呢！」

這口氣中的嘲笑，就算是呆子也聽得出來，但司馬福卻嘻嘻一笑，道:「這塊不算，我要瞧的是那一塊！」

司馬福伸手往門口的飾櫃裏面的一塊玉器一指。

頭櫃順着司馬福的手勢一瞧，登時嚇傻了，他也不再瞧那玉器，反而活像碰到怪物似的定睛望着司馬福，喃喃的道:「你的腦袋擔保出問題了！你知道這是什麼?這是本店的鎭山之寶！休說是你這般嘴臉，連廣府城中的大戶，等閑尚不敢打它的主意哩！」

司馬福笑道:「這是什麼東西?便這般隆重?老夫在大理國的一處山壁，隨便敲一塊，就比它漂亮多了！」

頭櫃目瞪口呆道:「你發甚瘋話?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嘿嘿！」

司馬福冷冷一笑道:「什麼嘿嘿?我只知道這是出自緬甸國的東西！番邦人稱它做老坑玉，因爲最出名的產地是緬甸的老坑山！但我等卻稱它做碧玉翡翠！這有甚稀奇?老夫在大理國混日子時，若要呵，便用一輛馬車也裝不完也！」

司馬福只管在大吹大擂，卻不知那頭櫃臉上已換了七種顏色！他先是氣得臉色鐵青，接而卻開始有點驚奇，後來，因那種强烈的希冀之火，把他的臉燒得通紅。他一手便把司馬福的手執住，口涎也忍不住流了出來道:「你！你……你說的可當眞麼?天！這等鎭店之寶，卻連車也裝不完！」

賴布衣望着這頭櫃的模樣，心內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老油條偏遇上司馬兄這老江湖！你不信麼，這老江湖又說得頭頭是道，倒像是珠寶行上出來的積年老怪似的！要待信他麼，他偏又把話吹到西邊有日出……這般胡鬧下去呵，莫要弄出什麼亂子才好！」

* * *

寶華庄珠寶店果然亂了！

在珠寶店做事的人，便連煮飯掃地的雜役也聽過這等碧玉翡翠的來路。

在那個玉石市場，說不定是緬甸的密支那還是孟拱，也說不定是大理國的蒼山、洱海還是石寶山，玉石的買賣簡直就有如一場以生命作賭注的賭博。

在這些玉石市場，貨物自然就是玉石，但這只是深隱廬山眞面目的玉石璞，在玉石璞上僅剖開一個姆指般大的小孔，買貨物的人，就靠這小孔決定是否買貨。

這小孔深淺不一，但大都只深入表面數寸而已，買貨的人，就得憑這小孔決定裏面是否有翠，翠得如何，翠的幅度。

這簡直就有如猜謎語，有經驗的似乎胸有成竹，但實際上他們的心抖顫得比誰都更厲害。這石頭般的東西，動輒成千上萬元，在這般交易中能無動於衷的，除非他是瘋子。

成交之後，拿回去開出來，若是無價之寶的碧玉翡翠，他自然就一朝發達，但若然開出的是一塊石頭，他立刻就會傾家蕩產。

一朝發達的自然意氣風發，唯一遺憾的是生命太短，未能享盡發達的風光美景。

傾家蕩產的自然欲哭無淚，唯一可恨的是生命太長，背着閻王債的日子如何過下去?

有人因此而一夜成巨富，亦有人因此而窮途末路自我了斷。

一塊碧玉翡翠隱含着耀目的光輝，但也充滿了辛酸的血淚。你信不信?

寶華庄珠寶店內的人信；因此這店內立刻就哄的亂作一團。

頭櫃的心意尚有點隱晦，但二櫃、三櫃，以及那雜役、尾櫃可就沒這份耐性，他們霍的跳出各自的櫃面，一下就把司馬福包圍得密不透風！

「在哪兒?快說！老天，老子就爬三天三夜也跟你去那兒走一遭！」

「行行好！帶我去，小的甘願叫你一聲老爺爺！」

「嘿！什麼老爺爺?他若肯帶我去呵，親爹親娘也沒你老哥哥親呢！」

各人都竭盡全力的搬出奉承的話兒，希望因此打動司馬福的心意。

碧玉翡翠可以用馬車裝的地方，在這些人眼中猶勝金山銀礦，能帶他們去的人，自然就是活財神！

爹娘的靈位可以忘了上香，但幾時見過財神爺的牌位面前缺了香火?

司馬福被衆多紅了眼的伙記圍住，七嘴八舌的狂熱吼聲震耳欲聾，換了旁人早就不知所措的轉身而逃，但司馬福卻居然還能從容鎭靜的微笑着。

不但李二牛這時已暗地咬牙，就連賴布衣也暗暗皺眉，心道:「瞧這局面，你司馬兄有個交待自然萬事大吉，不然，這伙紅了眼的人不把你活活撕成兩半才怪！」

賴布衣的擔心並非多餘，因爲這時店外已有人被店內的場面吸引進來，其中就有二名巡街的衙差，他們倒不是進來瞧熱鬧，這珠寶店大概每年向進貢不少，因此保護這些官府大客戶乃巡捕房的頭號差事。

「做乜事咁吵！」

衙差一進來就大聲吆喝道。他操的乃是地道的廣府話，但賴布衣不必聽得懂，光從這兩條大漢的衣飾打扮，便知來者斷非善男信女！

在官差面前，任何人都得衡量一下自己的吉兇禍福，生不入官門，死不進地獄，普天下就數廣府人最精於此道。

因此各人立刻鴉雀無聲，而且紛紛避了開去。官差在近金山銀礦在遠，廣府人不明白此點的，除非他是呆子。

因此立刻就只剩了司馬福和頭櫃，面對這兩名不懷好意的衙差，司馬福本來就一直坐在頭櫃的面前，在衆人的哄鬧中他甚至連眉毛也沒動上一動。

司馬福不動，頭櫃當然就不能動，這事是他惹起的，他無論如何也得把它善始善終，除非他願意拿自己的飯碗開玩笑。

頭櫃把方才的事向衙差說了，末了還特別加了一句道：「……便是這般……差大哥，就算我的眼瞎了也瞧得出，他是這行上的老行尊！他說這碧玉翡翠能用馬車拉回！人家還能不相信麼？若不然呵，他這是存心拿敝店開心，搗亂敝店做生意！」

頭櫃滔滔的解說。他把哄動的原因一古腦兒歸咎到司馬福的頭上，同時，又趁機用官府的壓力逼司馬福吐眞言，他便可以從中撈到一點好處。

衙差其中一人臉上有一條刀疤，這刀疤衙差聽罷便陰森森的一笑，道：「你等店中的碧玉翡翠值多少錢？」

頭櫃忙道：「普通的約值三幾百兩，若是翠好、水好、底好的大塊翡翠，三幾千兩銀是跑不了啦！」

刀疤衙差的臉上也放出紅光來了，暗道：「老天爺！這三幾千兩銀老子一百年也掙不到！這老傢伙卻竟說可以用馬車裝回來！他若非財神臨世，便準是如假包換的瘋子！」

他這般轉念，口風就轉了，客客氣氣的對司馬福道：「這位老哥，麻煩你跟我返一趟衙門如何？」

司馬福這時又直眨眼！他原來巴不得把這事鬧得越哄動越好，因此就拚命的大吹大擂，他見多識廣，自然知道大理國有碧玉翡翠，但碧玉翡翠到底在大理國什麼地方？是否眞的可以用馬車拉回來？這就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但不料卻把官府的衙差也引了來，更不幸的是連這衙差的胃口也大動起來。

若跟了這衙差去，他肚子的算計可就落了空，更慘的是還會被扣上一個欺騙官府的大罪名！

司馬福心中不禁有點發毛，他偷眼瞧了瞧賴布衣和李二牛，賴布衣沉吟不語，似乎在暗地計較什麼；李二牛臉上卻似乎露出微笑，大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神氣！

「這死牛！在幸災樂禍哩！」司馬福在心中恨道，但這時他又無論如何罵不出口！他只怕李二牛拉着賴布衣掉頭不顧而去，剩下他窮對這要命的火坑口！

這時司馬福也顧不得什麼錢銀與風水鬥法的大算計了，眼下他自己就碰上牢獄災劫的衰運，那還管得別人什麼轉運不轉運！

司馬福咧了咧嘴，忽爾便哈哈一笑道：「兩位差大哥可千萬別當眞！老不死方才多喝了兩杯，在這兒胡言亂語吧了！」

刀疤衙差笑道：「你在胡言亂語？」

司馬福連忙道：「是極！是極！老不死確是在胡言亂語，胡說八道！請差大哥見諒！」

刀疤衙差把鼻子湊到司馬福的嘴邊，用力嗅了嗅，便陪着笑臉道：「不對！不對！你嘴上並沒酒氣！想必老哥是惱我等口氣太重？其實老哥放心，這隨我等出去呵，若有甚好去處，你老哥佔大頭，我兄弟二人佔小頭如何？」

司馬福越是力證自己胡說八道，在場的人就越發相信他所說的千眞萬確！

司馬福這回當眞有如呆子碰着個瘋子——說的瘋，聽的也瘋！

司馬福朝賴布衣把手一攤，無奈的苦笑道：「豈料碧玉翡翠這四字，碰着的人全成了瘋子！厲害！厲害！這回老不死甘認技窮矣！賴兄快想法子救我！」

賴布衣微微一笑，在司馬福耳邊道：「司馬兄放心！賴某包你安然無恙！」

司馬福亦悄聲急道：「賴兄亦知老不死在使計欲引主兒現身，這一進衙門呵，便是欺騙官府的大罪！敲一頓孤拐還是輕的哩！老夫今日倒霉透了！」

賴布衣笑道：「你臉有晦氣，因此百計不靈；但尚幸晦氣目下已逝，救你的人就要出來矣！」

司馬福欲待不信，卻就在此時，從珠寶店的樓上賬房走下一位甚有氣度的男子。

「崔老板！崔老板！」

這男子剛現身，店中的頭櫃以下的大小伙記便恭謹的招呼道。

崔老板臉含微笑，向衆伙記略一點頭，便大步向兩位衙差走來。

「崔老板！打擾了！」

刀疤衙差居然主動向崔老板打招呼，顯然這崔老板不但在市面上甚有名望，就連官府中人也對他另眼相看。

「是張三、李六兩位麼？」

崔老板向刀疤衙差點頭招呼道，連官府巡捕房的人也可以直呼其名，崔老板的份量自然有點斤兩。

「是！是！崔老板！」張三、李六齊聲道，「我兄弟倆巡過，見老板店內亂哄哄的，便趕忙進來查看了！」在恭謹之中露出了邀功的神氣。

「唔！」崔老板定睛向司馬福、賴布衣、李二牛三人瞧了瞧，微笑一下，便對刀疤衙差道：「這事崔某不欲鬧大，拜託兩位就此了結如何？」

崔老板說罷，向頭櫃略一示意，頭櫃立刻跑入賬房，拿了兩個紅包出來，每位衙差塞了一個。張三、李六兩人臉上的笑容就越發燦爛了。

「這人就由崔某處理，日後總會向兩位有個交待！行麼？」崔老板道。

刀疤衙差張三連忙點頭道：「是極！是極！這人自然最好由崔老板處理啦！崔老板在廣府言出必行、一諾千金，既崔老板答應有所交待，我兄

弟倆如何還不放心？這便就此告辭！」張三說吧，又悄聲對司馬福道：「小弟職責所在，倒並非有意爲難你這位老哥！你老哥有甚爲難之處，只管前來巡捕房找刀疤老三！」

刀疤衙差張三道罷，這才顛着屁股走了。

司馬福這時才暗地鬆了口氣，但立刻又被崔老板的氣度弄得有點惴惴然。

但見崔老板這人年約五十開外，方臉大嘴長耳，紅光滿面，甚好福相，一派從容鎮靜的財東氣度。

司馬福平生最怕與這種人打交道，他深知這種人精明之處，絕不比他這老江湖差上分毫！他原來盤算好的鼓動妙計，此時但覺計未出已然技窮矣！

不幸崔老板似乎不放肯過他！

「這位老哥，未請教高姓大名？」崔老板微笑着道，他雖面對着司馬福說話，但眼睛卻不時向賴布衣身上瞟去。

司馬福惴惴不安道：「老不死複姓司馬，單名一個福字！福頭福腦的福！」

崔老板卻微笑道：「噢？司馬福老哥說笑了，該說是福氣的福！不然，爲甚會碰着大理蒼山、洱海那珍貴無比的碧玉翡翠？三位想必是外鄉上廣府來，過門三步都是客，這便請三位進後房用茶如何？」

崔老板的口氣婉轉而客氣，但又不容人拒絕，因此當司馬福心神不定的向賴布衣示意時，賴布衣居然點頭答允。

崔老板的珠寶店門面金碧輝煌，但後房卻甚爲樸素，甚至可以說是簡陋寒傖，因爲這偌大的一間後房，僅一桌數椅而矣。

但崔老板獻上來的卻是上等的香茶。賴布衣對酒不大在行，但對茶卻甚有研究，他一喝上口便知道，這香茶的價值，與一杯上等的皇室美酒蓮花白簡直不相上下。

喝着這等名貴的香茶，聽崔老板天南地北的閒談，這滋味可相當愜意。

但司馬福卻絕不認爲這是一種享受，他覺得這簡直就是一種類似行刑前的受罪！崔老板對他越客氣，他心裏就越發毛，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吃小虧佔大便宜，司馬福可是這等江湖伎倆的積年老怪，他如何不明白崔老板此刻的心思？他肚子裏如非揣着「碧玉翡翠」這四個耀目金字，便殺了他的頭也不會相信！

但崔老板卻居然似乎把這事忘了！他談的盡是天南地北的事，甚至饒有興緻的介紹起廣府城內的風月場所經來！

「三位若有興趣呵，這十香院裏的蓮花白倒值得三位仔細品味！」崔老板微笑着道。

司馬福不禁一怔，忍不住道：「這蓮花白算是什麼東西？」

崔老板一拍大腿，哈哈一笑道：「司馬老哥這般問呵，便足證三年來未踏入這廣府城啦！這三年來，誰不曉得這蓮花白的大名？她可是廣府城中最紅的名妓！」

司馬福道：「既是名妓，怎的以酒名呼之？」

崔老板眉飛色舞的道：「司馬老哥可有幸嘗過蓮花白酒？這蓮花白酒清澈透明恍似水晶，芳香怡人，甜潤柔和，回味深長，餘香不息！這十香院裏的蓮花白姑娘，其風味比之蓮花白酒有過之而無不及，你說，她配不配稱蓮花白這天下第一的豔名？」

司馬福一聽，不禁歎道：「蓮花白酒乃皇室御前飲品，聽說乃用白蓮池裏的白花、白莖、白藕釀製而成，果然是天下第一名酒，崔老板用蓮花白來比喻一位女子的風情，雖有點雅俗不調，但也可算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崔老板哈哈一笑道：「過獎！過獎！若司馬老哥有興緻呵，崔某人倒樂意做一次識途老馬，待會便領三位上去會一會這位蓮花白姑娘如何？」

＊　＊　＊

司馬福一聽，心內越發着忙，他面對着這位精明透頂，長袖善舞的崔老板，便連腦袋也開始發麻。

他明明是揣着「碧玉翡翠」這目的而來，但卻偏偏絕口不提這個，只是東拉西扯的誘引你對錢銀女人的興趣，你若然對這動了念頭，自然就知道錢銀的好處，你若知道錢銀的好處，自然就會急着把你要賣的貨賣出去，而「碧玉翡翠」的買主，在廣府城內，除了他崔老板，你便打鑼也尋不着第二個！這麼一來，你還不主動開口求他加盟入伙麼？

當然，你或許始終不敢開口，但這麼一來，你的斤兩也就原形畢露，一個沒有斤兩的人，崔老板根本就不會多費唇舌，拿着好貨碰到一位好主顧而不動心的，除非這人是一位瘋子。

司馬福畢竟是這道上的老江湖，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絕不能做那種瘋子，因此他立刻就斷定在崔老板這種精明人面前，再拖延下去吃虧的只會是自己。

司馬福伸手捧起茶杯，呷了一口，很舒適的咂了咂嘴，好像漫不經心的隨口便道：「好呵！碰上蓮花白這等妙人兒，若錯過了，除非他不是男人啦！但老夫還有一個心願未了，因此老夫暫時還提不起逛風月場這個興趣！」

崔老板雙眼一亮，立刻便接口道：「這未了心願，莫非便是那碧玉翡翠的下落麼？」

崔老板道罷，目灼灼的緊盯着司馬福。司馬福既已把意思亮了大半出

來，崔老板若不立刻接上線路，那他就不是崔老板了。

司馬福卻把大腿一拍道：「這就對啦！不過，說起發現這碧玉翡翠的經過，老夫又犯了另一宗未了心願矣！」

崔老板不禁一怔，忙道：「這又有甚麼的未了心願？」

司馬福歎了口氣，道：「當日老夫上大理國，欲尋那碧玉寶藏，卻遇上羣虎，九死一生，幸得一位恩公相救，才倖免於難，但不幸那恩公與虎搏鬥時，重傷死去！他臨終之時，把他的兒子托附於我。我當即在他的靈前發誓道：老夫這條命是恩公再造的，若恩公的兒子尋不着，老夫便決不重踏大理國土！後來呵……」司馬福故意一頓。

崔老板這時已忘了他那從容鎮靜的神氣，忙追問道：「後來又如何了？」

司馬福道：「後來老夫千方百計打探到恩公的兒子下落，原來他自幼便喪母，隨父親過活，他父親此番到大理不幸喪生，他便成了孤兒，千里尋父輾轉流落粵川地域，後來便在廣府城外的靜慧寺落髮出家當和尚去了！在這般情形下，老夫如何忍心眼看恩公後人受苦，自己卻去大理尋寶？」

崔老板微笑道：「老哥若在大理尋回三幾塊碧玉翡翠，拿出一塊贈與他，他便立刻可以還俗過上好日子也！」

司馬福連連歎氣道：「老夫也有此想！於是便再隻身上大理國去，但豈料剛踏入大理國土，老夫便突感頭痛如裂，老夫拚命支撐向前，但再走了幾里路後，不但頭痛不止，連四肢也抽搐顫抖，倒在地上再也不能移動半步！在那荒山野嶺中，老夫眼看就要變成異鄉鬼矣！」

任崔老板精明透頂，這時也被司馬福的玄虛弄得有點焦燥了！他唯恐司馬福就此打住，便又忙道：「想必又遇上救命之人矣！」

司馬福狠狠的一拍大腿，又長長的歎了口氣，這才道：「是極，是極，老夫命大，果然碰上此人！但此人簡直就是活神仙下凡打救老夫來了！老夫奄奄欲斃之時，此人便忽然站在老夫身旁，定睛的望着老夫微笑，後來他只憑一句話兒，就把老夫從鬼門關上拉回來了！你說此人是否救苦救難的活神仙？」

崔老板目瞪口呆，他這吃驚絕不在聽到碧玉翡翠之下，好一會才道：「這人說了甚麼話？」

司馬福道：「他說呵，老哥你臉帶晦氣，直犯命關，不宜南行，若想活命，轉頭向西可也！老夫一聽，心中又好氣又好笑，心想老夫此刻已奄奄一息，如何還走得出這大理國幾里之地？但這人偏偏袖手旁觀，連扶一把的意思也沒有。老夫氣極了，把牙一咬，暗道：天下間那有這般救人之法？好好！老夫拚命也要向南爬一步，好堵住此人的風涼話語！老夫這般轉念，便眞的掙扎着折轉身，向西爬了一步。」

司馬福卻在這時又猛地一頓！

這時不但崔老板急得抓耳搔腮，就連明知司馬福心機的李二牛，也忍不住咬牙道：「這老兒，偏在這節骨眼上停住！」

但賴布衣卻依然靜靜的喝着名貴的香茶，微笑不語。

司馬福卻不待崔老板追問，便接下去道：「嘿嘿！這一向西爬了一小步，崔老板你猜怎樣？」

崔老板眼睛一瞪，急道：「怎樣？」

司馬福一拍大腿，道：「老夫便登時只覺頭痛輕了一點，手腳也有了一點力氣！老夫心中大喜，趕緊又向西爬了幾步，每向西爬多一步，老夫的頭痛便減了一分，手腳就添了一分力氣，到後來，老夫竟然可以自己爬起來用雙腳走路了！老夫這時那還敢怠慢？連忙跌跌撞撞的向西跑了幾里路，剛踏出大理國土，老夫的怪疾竟然不治而愈！」

崔老板心馳神往道：「那救你之人，如今在何處了？」

司馬福卻不答，自言自語道：「你說，這人是不是救苦救難的活神仙？當老夫向他拜問前因後果時，這活神仙道：但凡晦氣直犯命宮之人，必曾在死人面前發下重誓，一脈相連，你此生運命已與泉下之人連成一體矣！但凡泉下人未達之心願，你必不能違之，若强行而爲，便立時與泉下人同一運命！老夫一想，登時嚇了一跳，心想：那恩公想必也是上大理國尋寶，但爲救我出師未捷身先死，他既未能如願，我如何還敢違逆？於是老夫自忖此生決難再踏入大理國一步矣！但那碧玉翡翠確實翠得可愛極了！因此老夫乍踏入店中，目睹店中的翠玉，才一時失態！但想只管想，老夫卻是決計不敢再踏入大理國去！」

崔老板失望的歎了口氣，道：「難道便沒有辦法解救麼？」

司馬福歎道：「辦法倒有，但老夫自忖也是決計辦不到的了！」

崔老板絕處逢生似的道：「是甚辦法？只管說出來參詳一二！」

司馬福無奈道：「這辦法也是那位活神仙指點的！他道：欲除身上晦氣，唯有先行了結泉下人之心願！老夫一聽，嚇了一跳，忙道：這豈非要老夫送命去大理國麼？但活神仙卻笑道：這又未必！須知泉下人亦人也，但世間之人，心願背後必有另一個心願，你雖不能助他達成表面的心願，但若能助他達致背後之心願，其作用亦相同也！活神仙這般指點必有其理，但老夫可犯難矣，泉下人心願背後的心願，到底是那一宗？難道去閻王處詢問麼？但後來老夫仔細一想，泉下人千辛萬苦去尋寶，想必是欲過上好日子，現今只剩下他的獨生子，若能令他的兒子有好日子過，泉下人的背後心願便可以了結矣！但想通了卻更令老夫犯難！」

崔老板道：「怎的說？」

司馬福歎了口氣，道：「泉下人的兒子流落荒寺出家當和尚，若要他還俗娶妻生子過好日子呵，該花多少銀兩？可憐老夫江湖浪客一名，便積上三生也籌不夠這筆銀兩！崔老板你說，老夫是否難如登天？」

崔老板忽爾微笑道：「這卻又未必！」

司馬福忙道：「崔老板有辦法？」

崔老板微笑道：「辦法自然有，但須看司馬老哥你是否合作！」

司馬福道：「崔老板要老夫如何合作？崔老板如有辦法了卻那泉下人的未了心願呵，老夫做得到自然就一口答應了！」

崔老板微笑道：「做得到！做得到！這容易之極也！只要老哥答應事成之後，帶在下到大理國走一遭便可矣！老哥路逕熱，自然很容易便尋着那處地方！呵呵！」

司馬福苦笑道：「崔老板之意，想必是那碧玉翡翠了？」

崔老板哈哈一笑，道：「崔某這是在商言商吧了！老哥你試想想，若要助那遺孤還俗過上好日子，須花多少銀兩？崔某投資了大筆本錢，若不加倍獲利，這生意買賣怎做得成？因此須得老哥親口答應了，在下便樂於投放本錢啦，哈哈！」

司馬福亦呵呵一笑，道：「這般說，老夫別無選擇了？好！好！老夫答應便了！崔老板自然就放心行事啦？」

崔老板笑，道：「可以！可以！但只差一點點，待辦妥了一點手續，這生意也便交易成了！」

崔老板說罷，立刻取出文房四寶，飛快的在白紙上寫下了數行黑字，然後雙手捧到司馬福面前，微笑道：「司馬老哥只須在這紙上劃個押，便大功告成啦！」

司馬福料不到崔老板有此一着，連忙往紙上一溜，原來這卻是一張借據，上面列明但用在某某身上的銀兩，均是司馬福向崔老板借下的，償還辦法一是司馬福協助崔老板尋到碧玉翡翠，二是司馬福負責加倍奉還。

司馬福一瞧，登時就臉色一變，心道：「老夫若簽下這白紙黑字，豈非猶如一張賣身契麼？」

司馬福這般轉念，便嘿嘿一笑道：「崔老板太多心了吧？就算老夫肯簽下這一紙契約，但老夫若反悔一走了之，嘿嘿，崔老板也未必尋得着老夫也！」

崔老板一聽，卻微微一笑道：「崔某開得起珠寶店，自然不怕有人賴賬，賴賬人跑得了今日跑不了明日，他什麼時候缺手斷腳的，那崔某人可管不着啦！呵呵，這自然不是說司馬老哥你，說句不中聽的，老哥你的恩人兒子在此，所謂跑得和尚跑不了廟，老哥是聰明人，自然不會行此下着啦！況且在下要到大理走一遭，於老哥你自身亦大有利益，若有甚收獲，你老哥的一份，崔某人願意以最高價收購！如此一舉數得之事，便宜都給老哥你佔盡了，老哥怎會反悔！」

崔老板滔滔不絕，把司馬福的口都封住了！司馬福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道：「來來去去，全是那碧玉翡翠作怪！姓崔的精明倒當眞精明透了，但怎知光棍卻碰着一根無皮柴！但這卻如何是好？」

司馬福沉吟難決間，賴布衣往契約上一瞥，便微微一笑道：「在下倒有一事不明，然則若崔老板未能令那遺孤過上好日子，那又將如何？」

賴布衣這突然一句，可輪到崔老板心中發毛了！他怔了怔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崔某人肯拿出大筆銀兩栽培他，他難道還過不了好日子麼！」

賴布衣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朝夕禍福，世事豈可一概而論？在下是說假如便將如何？」

崔老板氣得狠狠的把牙一咬道：「若然如此，崔某只當這大筆銀兩拿去作善事便了！倆不相欠，各不相干！」

賴布衣微笑道：「好！好！崔老板果然是爽快人，便請在契約上加上這一條，如此，在下敢擔保司馬兄便肯簽字了！」

崔老板自忖自己的算計萬無一失，況且他在氣頭上，也不及仔細思索發話的是什麼身份的人，便決然的一點頭道：「好極！崔某便加上這一條以示公允！」

崔老板說罷，果然又提筆在契約上加了這一條，然後毫不猶豫的搶先在契約上劃上自己的名號，原來崔老板便叫做「崔寶華」。

賴布衣微笑道：「崔老板用自身之名，作貴店的名號，這大有心思啊！」

崔寶華呵呵一笑道：「這個當然！敝店開張擇吉，乃廣府城內有名的神算子先生主理，還會有差麼？但不說也罷，司馬老哥大概可放心簽押了吧？」

司馬福到此地步，進固爲難，退更難堪，無奈把心一橫，只好在「某某人」上面寫上「崔自珍」的名號，自己亦在下款上劃了押。

崔寶華喜道：「可矣！便請教這位崔小哥兒現處何處？在下自會派人打點一切！然則事成之後如何與三位聯絡？」

司馬福苦笑道：「老夫已簽了賣身契，崔老板還怕老夫跑了麼？」

賴布衣却笑着接口道：「崔老板放心，我等便在城中蓬萊客棧下榻，事成之日，我等自然在此靜候佳音！」

當下司馬福把崔自珍的行踪去向對崔寶華說知，又叮囑他切勿洩漏消息，否則契約便無效了。

崔寶華大笑道：「好！好！在下便只當這是一場賭搏罷了，司馬老哥放心，一切施為，在下均悄悄而為便了！」

賴布衣等與崔寶華客套幾句，也就告辭而出。

剛離開寶華珠寶店，司馬福便一把揪住賴布衣的手臂，神色倉惶的道：「賴兄呵賴兄！今回你可眞得救老不死一把矣！」

賴布衣尚微笑不語，李二牛便猛的一拍手掌道：「這禍根是司馬叔你惹下的，司馬叔便拚着義氣，獨闖閻王府這鬼門關便了！不然，便乾脆陪崔老板上大理國走一遭，把那些碧玉翡翠搬一車回來！好讓我等也沾沾光也！」

司馬福咬牙道：「這死牛！這節骨眼上還幸災樂禍取笑老夫！老夫那來這見鬼的碧玉翡翠？還不是拋玉引金的詭計麼！」

李二牛笑道：「只怕便變了作法自斃的笨計也！萬一這姓崔的不顧一切大拋銀兩，助崔和尚成了好事，那時便須踐約，或是賠償，否則這姓崔的財雄勢大，什麼斷脚缺手的，可並非說着玩兒也！」

司馬福的心事被李二牛說破，心下更為慌亂，道：「若如是呵，賴兄，老不死便準成半死不活的殘廢人也！老夫委實料不着這姓崔的如此精明透頂！」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司馬兄只管放心，賴某擔保這番賭約你必勝無疑便是！」

司馬福奇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姓崔的為求達到目的，自然會不惜重金下注，那崔和尚經他如此着力栽培，還會不時來運轉過好日子麼？但老夫却就得倒了十八輩霉也！」

賴布衣微笑道：「强採的花不香，早摘的果不甜，早哩！早哩！按賴某推算，崔小哥兒目下遠未到轉運之時，雖强加外力，亦只屬徒然而矣！」

李二牛這時才正經的道：「是呵，方才賴先生已暗地對我說了，所以他才特別要姓崔的加上那一條！司馬叔怕怎的？」

司馬福眨了眨眼，半信半疑道：「當眞？果然？賴兄呵賴兄，老不死這條老命，今回可是吊在這見鬼的賭博上了！」

賴布衣笑道：「不是不報，時機未到；時機一到，便一切皆報矣！我等只管放寬心懷行事，那崔老板來尋你之時，便是司馬兄吐氣揚眉之日也！」

於是，賴布衣便像沒事兒似的，終日在廣府四周遊歷查勘，李二牛也樂得逍遙快活。倒是司馬福却終日提心吊膽，唯恐那崔自珍眞的過上好日子，他便得代人受罪！

司馬福這老江湖，他與賴布衣、李二牛等相處日久，彼此肝膽相照，自然可以捨生忘死；但若敎他為毫不相干的人去活受罪，就算殺了他，他也絕不會幹這等傻瓜才幹的蠢事！因此他日夜求神拜佛，但望那見鬼的崔自珍小和尚難成好事。

* * *

崔寶華有司馬福的一紙契約在手，却高興極了。

他財雄勢大，心想助一個窮小子過上好日子，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麼？然後就不怕司馬福悔約。

崔寶華肯先行投下重注，表面上是吃虧極了，但其實他肚子裏另有算計。

那誘人的大理碧玉翡翠，他自然是極欲去走一趟的，但除此之外，他還極欲與那位「活神仙」結識。

崔寶華萬般皆好，事事順遂，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年登四十，却膝下無子，老婆也討了三個，但依然屁也沒一個放出來。若然勸他再多娶幾個老婆，他又死活不肯，他並非好色之人，家中那三個老婆，已把他吵得頭昏腦脹。

因此唯一的辦法是從自身的命理去根究，但在廣府那有名的神算子身上，花的銀兩不少，欲求一丁半子，却毫無着落。

如今聽說有這麼一位神乎其神的活神仙，崔寶華欲結識其人的心思，簡直比那碧玉翡翠不相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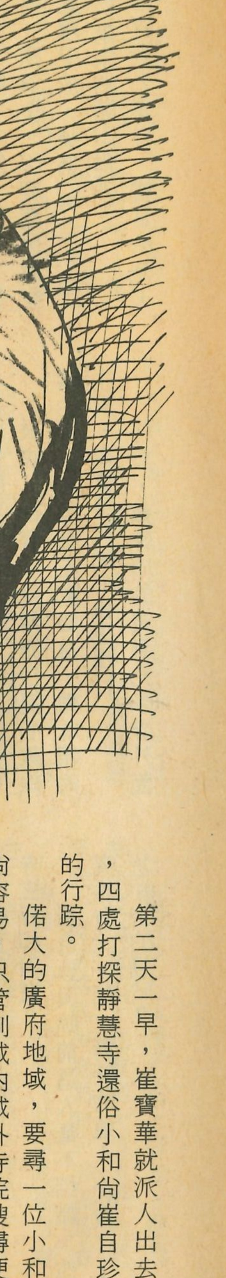
他與司馬福這場賭約，贏了固然可望得到一批珍貴之極的大理碧玉翡翠，但輸了亦有希望利用與司馬福的關係，結識那位活神仙！

崔寶華自簽了契約，因此着實得意了好一陣子，「嘿嘿，這可是一舉兩得之事，老子在那該死的神算子身上花的銀兩比眼下要花的大上數倍，但屁也沒見放一個，但老子花上這筆銀兩，却是輸贏皆妙筆，左右逢源，嘿嘿，老子若不幹呵，豈非天下的一等一大傻瓜麼！」

崔寶華這妙人，在生意買賣上固然精明透頂，但與人賭起氣來，却也會鬼迷心竅，固執得敎人吃驚。他還有一處更妙的特性，就是極注重白紙黑字的契約，但凡經他劃押認可之事，就算拿刀架着脖子，他也絕不會反悔；但如對方反悔，他就會恨得猶如掘了他的祖宗山墳，不惜花重金去狠狠懲戒，直到他自忖已挽回面子，恨意平息為止。

因此當賴布衣等人走後，珠寶店那老油條頭櫃，為討好老板，巴巴的向他獻計，要派人背後監視賴布衣等人行踪，以免人財兩失時，崔寶華把面孔一扳，狠狠的訓斥道：「放屁！崔某人既然答應各自自由行事，怎可反悔？萬一被他察覺，崔某被他揪住小辮子，他因此而生反悔，豈非弄巧反拙麼？錢銀花多少也是崔某的，你窮緊張什麼！」

一句話便把頭櫃的口狠狠的堵住了。



崔寶華得睹活現龍脈的奇趣。

第二天一早，崔寶華就派人出去，四處打探靜慧寺還俗小和尚崔自珍的行踪。

偌大的廣府地域，要尋一位小和尚容易，只管到城內城外寺院搜尋便可。

但要尋一位還俗的小和尚却極不容易。小和尚是光頭的，但還俗小和尚却是俗家打扮，在茫茫人海中尋一位俗人，這不有如大海撈針？

眨眼已過了數天，但依然毫無音訊，不但所尋的人無音訊，連派出去尋人的人也似乎失了影踪。

崔寶華急了，也更上勁，越是艱難的事他就越感興趣，否則他也不會在這十數年間，創下這偌大的家當。

崔寶華到底見多識廣，很快他就想出一個妙法來。

他馬上召集人手，在廣府城內外張貼「懸紅尋人啓事」，別的尋人啓事名、姓、樣貌齊全，但崔寶華的尋人啓事，却只尋一位戴帽的少年人。

這方法笨則笨極了，因為廣府城內外，戴帽的少年人何止千百？但凡前來報訊的打賞一錢銀，合起來也要近百兩。

這方法精明也精明透了，還俗的小和尚，唯一的特點必然是戴帽子的少年人，指名尋一個猶如大海撈針，所花的懸紅少說也須一、二百兩，尋所有戴帽的少年人，却容易之極，少少的一錢懸紅也必定有人搶着去認，就算百中未得，千中也必定得一，人既尋到，而所花的銀兩又省回一筆，這豈非精明透了的人，才能想出的精明法子？

天才與白痴之所以只差一線，就因為白痴的極端就是天才，天才的極端就是白痴。

「懸紅尋人啓事」在廣府城內外四處張貼後，一連數天，前來報訊的人就絡繹不絕，但略一詢問幾句，崔寶華就扔給他一錢銀打發他走路，崔自珍一定是戴帽的少年人，但戴帽的少年人却不一定是崔自珍。

終於，第九十九個報訊的人上寶華珠寶店來了，是準確的第九十九個，崔寶華計算得一清二楚。

來人是一位行商，與寶華號有一點生意上的往來，他前來報訊的目的並非那一錢賞銀，而是賣個人情，為日後的生意往來着想。

因此崔寶華立刻就相信這人的誠意。

「你怎的便斷定這少年人是和尚還俗？」崔寶華問道，這是最關鍵的一點，能夠證明無誤，崔寶華就足可判定，自己已贏了第一步。

這報訊的行商道：「崔老板放心，在下是做珠帽生意的，要誘一位少年人揭起他所戴的帽子，並非天大的難事！在下斷定他是光頭後，還送了一頂珠帽給他！崔老板尋着戴珠帽的，就必定是你要尋的少年人！」

崔寶華道：「爲什麼？」

行商道：「少年人很喜歡在下送的那頂珠帽，我敢擔保，他立刻就會把它戴在頭上！」

崔寶華微笑了，道：「好！那這戴珠帽的現在何處？」

行商笑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洞洞；他是和尚出身，自然不自禁的往寺院四周鑽啦！在下前來報訊時，他仍在光孝寺附近徘徊流連，狀似尋找什麼的樣子。」

崔寶華一聽，伸手一拍桌面，道：「這便是了！多謝報訊！但老哥想必不是爲那一錢賞銀來的啦？」

行商笑道：「自然不是，能爲崔老板效勞，這是在下做小生意的榮幸！」

崔寶華呵呵一笑，道：「好！好！那你日後生意有甚爲難之處，只管前來找崔某好了！」

行商告辭走了。他前脚剛離開，崔寶華後脚就悄悄的走出寶華珠寶店。

從寶華珠寶店到光孝寺，須趕五里路，旁人要走半個時辰，但崔寶華沒多久便趕到了。

光孝寺算得上是廣府城中最有名的寺院，是佛教的南宗聖地。

寺內有十二殿、六堂、鐘樓、鼓樓、經樓等一應俱全。印度高僧慧能，曾於此登壇受戒，號稱「禪宗六祖」，佛教稱爲「南宗的開山祖師」。

崔寶華趕到光孝寺，觸目的是天王殿前的廟聯：

禪教偏寰中茲爲最初福地，

祇園開嶺表此是第一名山。

崔寶華歎了口氣，道：「什麼最初福地、第一名山？爲甚麼不說爲尋和尚臨此地，老子進廟不燒香？」

崔寶華在這佛教南宗聖地無心燒香，但四鄉趕來拜佛上香的善男信女却着實不少。在這人山人海中尋一個人兒，可當眞不太容易。

幸而崔寶華並非傻瓜，他想了想，便登登的跑上寺東的鐵塔，居高臨下，仔細搜尋。

崔寶華並不認識崔自珍，就算碰了面也如陌路人，因此他根本不必留意他的面部，只須留意人們頭上戴的帽子，而居高臨下的確是辨認一頂帽子的最佳地點。

一會後，在下面上香的善男信女中，果然其中有一頂鑲了珠的珠帽閃了一下。

這頂珠帽雖然一縱即逝，但崔寶華幹的是珠寶生意，珠寶商人唯一最自負的是他的雙眼，因爲一塊眞翡翠與一塊贋品，前者可以升天，後者却跌進地獄。

任何東西只要落入崔寶華的眼中，就絕少能夠逃逸。

很快，崔寶華就緊隨在這名戴珠帽的背後，但却不動聲息，戴珠帽的往東，崔寶華就絕不會往西行。

終於，戴珠帽的走到光孝寺外面，在一棵古松樹下面坐了下來，他大概熱得難受，伸手摘下帽子，但隨即醒悟自己此時的身份，又立刻戴上了。

但崔寶華却已瞧清，這人珠帽下面的確是一個光頭！

崔寶華這時再無任何疑慮，立刻大步的走上前去，經過戴珠帽的身邊時，忽然大叫了一聲：「崔自珍……」

古松樹下的戴珠帽人正低着頭，呆呆的苦思着什麼，被這一聲突然的叫喊嚇了一跳，然後忽然記起自己有這麼一個名字似的，猶猶疑疑的抬起頭，道：「施……這位大叔喊我麼？」

他僧人的口吻尚未脫清，口齒因而就木木吶吶的。

此人果然是靜慧寺還俗的小和尚崔自珍！

他自還俗離寺後，四處流浪尋他父母的遺骸，但可憐人海茫茫往那兒尋找？他離寺不覺已有月餘，原來從寺中帶出來的盤川已花得七七八八，但先父母的骨骸依然毫無着落，前路茫茫，尚餘下的大半生日子，他也不知如何渡過。

崔寶華聽到回應，便連丁點的疑惑也拋開了，他霍地折轉身來，走到崔自珍面前，道：「崔哥兒前身乃靜慧寺玄靜和尚麼？」

崔自珍與眼前這人毫不相識，他突然有此一問，驚疑的道：「大叔……怎知小的賤號？」

崔寶華呵呵一笑，道：「崔哥兒不必問什麼，我姓崔，與你同姓三分親，三百年前或許是同祖宗，崔某曾在佛前許願，但有小和尚還俗，崔某必助其成功！靜慧寺附近有我的親友居住，故此打探得崔哥兒的名號。你現下正缺盤川是麼？」

崔自珍猶猶疑疑道：「如此說，崔……大叔與小子沾點親啦？」

崔寶華微笑道：「是極！是極！崔某與你果然帶點緣份！你有甚麼爲難之處，只管開口便了！」

崔自珍正感前路茫茫之時，忽然有人如此待他，他入世未深，竟然就感動得落下淚來。於是把自己的身世訴說了一遍，道：「……如此小的便四處流浪，但先親骨骸再尋不着，日後也不知如何是好！」崔自珍一一訴說，但只把碰見賴布衣等人勸他還俗的事隱在心裏。

崔寶華聽崔自珍說先父乃一病去世，心料他必定不知先父入大理與那司馬福的一段恩怨往事，便不再細問，道：「崔某與你先父有一段緣份，這末了之緣就落在崔哥兒身上了，我這裏有一個錦囊，當你最艱難之時，便可拆開，你若依此而行，崔某保你日後定可發財致富，不必受這窮困之苦！」

崔寶華說罷，果然取出一個錦囊，遞給崔自珍。

崔自珍猶猶疑疑的接過錦囊，但

覺沉甸甸的，也不知裏面是甚物事，但對方既如此說，他便不敢拆看，當下向崔寶華謝了，又道：「崔大叔現居何處？小的日後有所成就，也好向崔大叔叩謝！」

崔寶華呵呵一笑，道：「不必言謝！不必言謝！崔某不過適逢其會罷了！我但欲尋你之時，自然就尋着了，崔某就此告辭，崔哥兒好自爲之！」

崔寶華道罷，果然轉身就走了。他果然信守與司馬福的契約，沒說一句漏底之言。

崔自珍目送崔寶華遠去，搔了搔腦殼，又歎了口氣，便站起來，漫無目的四處遊蕩打探先父母的下落。

他但覺自從在寺中碰見賴布衣等人後，古怪之事接踵而至，這種種的前因後果，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

既然想不通，崔自珍也就不去思想，他剛離了僧人的生涯，初涉塵世，腦袋當眞是一片空白。

幸而他性本聰慧，這短短月餘，便也學會了不少塵世的禮節。

但僧人不打誑語之道，他却永遠也脫不去。因此崔寶華既要他最艱困時方可拆開錦囊，他便緊守遵循。

如此匆匆又過了半月，崔自珍與賴布衣約定在寺中相會之期只差半月了。

但這半月時光崔自珍也不知如何活下去！

他身上的盤川已然花得精光，他已非僧人身份，也不好意思向人乞討，他已三日三夜滴米未沾，餓得連路也走不動了。

崔自珍心道：「眼看如此下去，自己便得橫死荒野，這該算是最艱困的時候了？」

既然是最艱困之時，崔自珍就憶起那個錦囊來了。他雖然不對此抱甚大希望，但遇溺待斃之人，便碰着一把稻草也會死命抓住。

於是崔自珍就把那個錦囊拆開了。裏面有一封書函，還有另一個沉甸甸的包裹。

崔自珍急欲知道那陌路熱心人的心意，於是便首先把書函拆開了。

只見書函上面寫道：「錦囊既拆，銀兩與居屋便是你的！欲尋居屋可於光孝寺西行五里，若屋前有五棵楊柳，便可推門而進。銀兩則早在你身邊矣！居屋供你生活，銀兩供你發展。若然見你快活渡日，我便呵呵大笑不停。贈錦囊人留字。」

崔自珍不禁一怔，心道：「天下間那有這般便宜的事情？」

他想了想，便把錦囊裏面的包裹折開了，他登時驚奇得目瞪口呆！原來包裹裏面竟然是白花花的銀兩！

崔自珍拿出銀兩中的一小點，肚子就塡得飽飽的。

他身上重新有了氣力，便飛快的折回光孝寺，又向寺西跑了五里，果然見到一間平房，門口有五棵柳樹。

崔自珍大着膽子走上前去，屋門却是虛掩着的，他推開大門，赫然便見到一條字幅垂在他面前，字幅寫道：「崔自珍必到此屋！此屋是崔自珍的！」屋內的傢俬雜物竟然一應俱全！

崔自珍驚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幾乎懷疑自己這是在作夢，他狠狠的擰了擰大腿，覺得很痛，心道：「覺得痛便不是夢了！但阿彌陀佛！這事若對人說呵，便殺了他的頭，別人也不會相信！」

折開錦囊　喜得銀両

但盡管崔自珍不相信這是眞實的，但這所平房却從此就是他的，這雖然很簡陋，但對於崔自珍來說，能有一個容身之所他就已經心滿意足。

他把銀兩仔細清點過了，原來足足二百兩。這雖然不是甚大的數目，但對於崔自珍來說，他一生人也沒見過，他在寺中一年的花銷只有十兩銀，這二百兩銀若在寺中可以花上二十年了。

但崔自珍很快就發覺不對了，因爲他雖然慳儉，但三數天下來，便花了五兩，他這才知道在塵世生活的昂貴。

他很聰明，深知這般下去不是辦法，若三天花五兩，一月便得花去五十兩，二百兩銀只能維持四個月，那四個月後他如何打算？

他深感自己也要學世人做一點賺錢的工作了，況且他已有一筆本錢，若不懂得好好運用，豈非太對不起那贈銀人麼？

這般盤算的結果，崔自珍決定上市集，買一批竹器回來，用這批竹器編織一些傢具，拿去集上賣了，這利錢也就甚爲可觀。

編織竹器的功夫，崔自珍在寺中便是拿手好戲，如今自然就成了謀生的本領。

但臨出門，他又犯愁了。他以前了無牽掛，但現下有了一筆銀兩，他却無論如何不敢把它抛下。以前不知道錢銀的珍貴，現時他却深知這是活命的東西。

他想了想，便取出三十兩散銀，放在袋子裏，心想這拿去集上，買竹器和食物也足夠了。其餘的一百多兩，依舊放在包裹中，繫在腰帶上，心想這般隨身不離是最佳的收藏方法。

這般小心謹愼的收拾妥當，崔自珍便出門了。

這段日子，崔自珍四處遊蕩，已把廣府四周的環境摸熟了。他知道上集市不必進城，在此處十里外，便有一個四鄉雲集的市集。

崔自珍趕到這市集，首先就是洽購一批竹器。他碰着是一位誠實的竹商，竹商見他年紀小小便懂得做竹器生意，很替他高興，便以公道的價錢賣了一批竹料給他，還答應替他送到

家去，所花的銀兩也不過是二十兩銀。

崔自珍多謝了竹店老板的熱心，他留下送貨的地址，便自行去買一些生活的必需用品。

他在集上買了一袋米，還特別的買了二斤豬肉。他在寺中不知道豬肉的美味，還俗之後才知道這東西的好處，以前他不敢多吃，但這時他決定無論如何得吃頓飽的，就作爲自己開始自我謀生的慶祝。

崔自珍背了一袋米，手中挽了肥肉，就匆匆的趕回家去，他不敢在集上多逗留，因爲他預計那批竹料很快就會送到家來。

崔自珍高高興興的趕路回家。

這時尚是中午時份，太陽在雲中時隱時現，陽光與清風伴着行人。

看看前面是一片密林，過了密林便是崔自珍的新居了。

這時天色却忽然陰沉起來，粵川地域，風雨說來就來，因此崔自珍加快了脚步，希望能趕在風雨前返到家門，否則，米袋沾了雨水，想必就更沉重。

密林的面積不大，崔自珍的脚步快，一會就穿出密林，眼看距新居只剩最後的一百幾十步了，崔自珍這才暗地鬆了口氣，心想：「總算趕在風雨前返到了。」

就在此時，密林中突然衝起一隻蒼鷹，蒼鷹大概餓急了，牠隱在密林中，聞到肉味，立刻循踪尋至，這時見到崔自珍手挽的肥肉，登時紅了眼睛，不顧一切的直撲下來！

蒼鷹的利爪攫住崔自珍手挽的肥肉，就要往上騰飛！崔自珍長年吃素，這時對肉特別偏愛，見狀那肯放棄？他以手死命的抓住肥肉，與餓急了的蒼鷹爭持。

蒼鷹的力度甚大，崔自珍幾乎被牠扯離地面，崔自珍猛一咬牙，便乾脆滾在地面，雙手死死的抓住肥肉不放，雙脚朝蒼鷹亂踢。

在爭持間，崔自珍的腰帶鬆了，掉在地上，但崔自珍只顧與蒼鷹爭鬥尚不知情。

蒼鷹與崔自珍爭持了一會，大概也知道肥肉的主人死活不肯放棄了，又見這人身上掉下一條東西，落在後面，自料必是好吃之物，便猛的把利爪一鬆，轉而攫住那條東西，呼的凌空而起。

崔自珍眼見蒼鷹在肥肉上的利爪鬆開，正暗自慶幸這到口的肥肉終於保住，但一瞥腰間的腰帶不見了，他驚得直跳了起來，抬頭一看，那條腰帶竟被蒼鷹叼着，已飛上半空去了。

崔自珍這一驚非同小可，他不顧一切的拾起石頭，猛的向蒼鷹擲去，希望能把蒼鷹擊中，牠的口一鬆，腰帶便會掉下來。

豈料這一擊，雖然當眞把蒼鷹擊中，但蒼鷹受創，反而更奮力的向上飛遁，口中叼着的腰帶却死也不肯放鬆。

眨眼間，蒼鷹已飛得無影無踪了。

崔自珍追了一段，終於絕望了，他又驚又急，禁不住搥胸頓足的罵道：「死鷹！昏鷹！病鷹！千不叼萬不叼，怎的便把這腰帶叼走了！天啊！你可知這腰帶值多少錢？」

這時有過路人經過，見崔自珍以手指天，眼淚口水齊出的痛罵，嚇了一跳，忙走到他身邊，道：「小哥兒，有甚傷心事？竟如此痛恨欲絕？」

崔自珍拍手頓足道：「這短命的死鷹把我的腰帶叼走了！」

路人笑道：「一條腰帶值多少錢？」

崔自珍失魂落魄的大叫道：「天啊！這是一百六十五兩銀啊！」

路人驚得直眨眼，連忙轉身就走，一面小聲罵道：「這小子瘋了！一條腰帶值一百六十五兩，這不是瘋話是什麼！這瘋小子當眞不可理喻！」

崔自珍罵得聲嘶力竭，後來他終於明白，這腰帶裏面的一百六十五兩銀已是千眞萬確的失去了。

崔自珍垂頭喪氣的挽着肥肉，背着米袋，返回他的居屋。

一會後，竹店的竹料也送到了。

面對着這大堆的竹料、二斤肥肉、一袋白米，崔自珍不禁呆了！整整二百兩銀，竟然只換回這三樣活命的本錢！

有米有肉，三數天內自然不必餓肚子，但現下他又重新身無分文，要想活命，就只靠把竹料編成竹具，拿去集上賣了！

匆匆又過了數天，崔自珍這天一早，把編好的竹具拿去集上賣了，所賺的錢僅夠他勉強維持到下一次出賣竹具的日子。

崔自珍垂頭喪氣的返到他的居屋，他打開大門時却驚奇得怔住！

原來上次見到的那位「崔大叔」，這時已穩穩的坐在他的居屋裏面！他自然就是那位廣府寶華珠寶店的妙老板崔寶華。

崔寶華來到此地已然明白了大半，這時再見了崔自珍，便一切全明白了。他不禁皺了皺眉，道：「你怎的還是這般樣子？」

崔自珍心中又慚愧又難過，他把事情一一說了出來，末了道：「小子只怕命該如此，空負了崔大叔一番美意了！」

崔寶華道：「那你日後打算如何過活？」

崔自珍歎道：「小子也不敢奢求，但能以竹具換回兩餐，心願足矣！小子欠崔大叔的二百兩銀，只怕再難奉還了！」

崔寶華心中突突的一跳，暗道：「這小子如此不濟，莫非那深藏不露的先生已然瞧破這小子運滯如此，因此

才特地提出在契約上加上那一條款，要老子輸得心服口服麼？嘿嘿！老子偏不信這個邪！」

這般轉念，崔寶華便暗地一咬牙，決然道：「這却未必……」

崔自珍嚇了一跳，以爲這姓崔的要他即時奉還那二百兩銀，這可當眞要了他的小命！他嚇得臉色也變了，又驚又急道：「這！這……崔大叔有甚指教？」

崔寶華微微一笑，道：「欠債還錢，天公地道！崔哥兒想不想還這二百兩銀？」

崔自珍一聽，忙搗蒜似的點頭道：「是極！是極！小的只要積得一點餘錢，必定先行奉還崔大叔你！」

崔寶華微笑道：「憑編竹具過活，你一天可剩多少？」

崔自珍想了想，道：「小的節衣縮食，每天大約可剩一吊錢。」

崔寶華大笑道：「每天一吊錢，每月只能節餘三錢銀，一年只得三兩六，你還足二百兩銀呵，崔某的骨頭早就化作泥土矣！」

崔自珍驚道：「小的每日就算不吃不喝，賣竹具亦只得三吊錢，若非如此，小子唯有賣身給崔大叔你，以抵債務矣！」

崔寶華道：「這却未必！崔哥兒聽過無商不富這話麼？」

崔自珍點頭道：「集上的竹店老板也是這般說的，他說編竹具這手作活，只可勉强渡日，工字永無出頭的！」

崔寶華呵呵一笑，道：「你懂得就好！那我再問你，假如你再得到一筆銀兩，你將如何運用？」

崔自珍想了想，道：「我最熟的是做竹具，自然在這上面想法子，我若有這筆本錢，我就進一大批竹料，然後發到附近的工場去加工，再成批運去集上賣，這樣定可以賺多很多的！不必多久，我就可以奉還那筆銀兩了！」

崔寶華一聽，不禁暗暗點頭道：「孺子可教也！」他笑笑，便又決然的道：「好極！那我就再給你二百兩銀！你好自爲之，再莫令我失望！」

崔寶華說罷，果眞拿出二百兩的銀票，朝崔自珍面前一擲，道：「這張銀票，在廣府各銀號皆可兌回現銀，你好好帶着了！」

崔寶華說罷，也不管崔自珍驚得目瞪口呆，出門而去。

崔寶華臉露得意神色，心道：「幸虧這小子倒有點頭腦！他拿着這張銀票，比上次拿現銀保險多了！只要他依言從起商來，還想日後不過上好日子麼！這場賭約，老子贏定了！只怕那陰陽先生自作聰明！」

崔寶華幹了這得意傑作，不但不因花了四百兩銀而心痛，相反因自己勝算在握而洋洋自喜。

崔自珍平白又多了二百兩銀，他也不知這是否夢中神仙的打救。

但無論如何這是二百兩銀，崔自珍知道，這一紙票據，拿到銀號便是白花花的二百兩銀，一筆可以令他翻身做人的資金。

第二天一早，崔自珍就小心奕奕的上路了。他打算先入廣府城裏，先兌一半現銀，拿去作籌辦竹器工場的資金。

這次他學精了，再不敢有絲毫的大意，幸而這只是一紙票據，比沉甸甸的現銀容易收藏多了。於是他把那張銀票密密的藏到貼身的衣袋裏，這時就算再有十隻餓鷹撲來，也休想再動這銀票分毫。

崔自珍還唯恐走大路停留的時間長，便決定抄近路，走近路雖然要過一道河，但比走大路起碼快了一半。

一會功夫，崔自珍便趕到渡口來了。

這是一條不寬的小河，兩岸的人甚至可以隔着河閒聊。河水也不太深，因此幾十年來從未出過任何差錯。

今日的天色也特別好，風平浪靜，渡船的老大已上了年紀，沉穩踏實；任何人上了這隻渡船就有如坐在家裏，根本不須擔心什麼。

崔自珍四處流浪時，就曾坐過這渡船，因此他自然放心得很。

船老大居然還認得崔自珍，見他上船，便向他含笑點頭。

船上已有人客在等候，崔自珍恰好是渡船限載的最後一位。

事實上還可以多載幾個，因渡船吃水並不太深，但船老大素來穩重，寧肯少載也力保平穩。因此崔自珍甫上船坐穩，渡船就搖離了碼頭。

船老大使的是南方常見的櫓，自古有道「一櫓行三槳」，搖櫓的自然比使槳的快得多，眨眼功夫，渡船便已過了中流。

只差幾十丈遠便是彼岸的碼頭，船上的人客都像崔自珍一般，收拾檢點自己的行李。崔自珍也鬆了口氣，過了渡，再走一小會，便可平安的趕入廣府城去了。

但就在此時，只聽喀格一聲脆響，船老大搖着船櫓竟然攔腰斷成兩截！

這條船櫓是新換的，船老大作夢也料不到竟會出事斷成兩半，他正在用力間，船櫓一斷，他的身子就失了平衡，一跤便摔到船邊。渡船也隨即向左面傾側，船上的渡客一下子被拋到左面，渡船向左面一沉，竟然「隆」的一聲翻轉了！

幸而渡客大多懂水，離岸也不太遠，雖喝了幾口水，但總算游到岸上，有驚無險。

但崔自珍却不懂游水，他在水中拚命掙扎，但越掙扎身子就越往下沉，河水也咕咚的猛灌進肚裏，他一陣窒息，自忖必死無疑，連一聲救命也喊不出來，就昏了過去。

船老大的水性甚好，他已先後把

三位渡客救上岸去。這時見崔自珍面臨滅頂，便不顧一切，向他游過來，輕舒手臂，便把崔自珍的身子托住了。

船老大這時已筋疲力竭，但離岸尚有二十丈遠，眼看不但救不了人，連他自己也得去龍宮報到。

意外翻船　財物盡失

船老大心中又驚又急，把心一橫，也不管難看與否，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三扒兩撥的脫個赤光，又把昏迷不醒的崔自珍剝個精光，隨手一拋，任由衣服隨水流漂走，這時就算身穿的綾羅綢緞他也會毫不猶豫的拋棄，多一點衣物就多一分阻力，衣服是人穿的，人活着才能穿衣服，人命總比衣服更加重要。

兩人精赤條條，果然就阻力大減，船老大咬緊牙關，總算托着崔自珍，平安返抵岸邊。

船老大總算鬆了口氣，雖然船沉了，但沉船可以打撈起，但人一沉下去就完了。

船上人客十多人，居然全部平安上岸，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崔自珍一會就醒了，他睜眼一瞧，自己赤條條的，下身只圍了一條船工慣穿的闊褲子，他立刻就想起了什麼，忙向赤着上身的船老大問道：「老伯……我身上的衣服？」

船老大喘了口氣，苦笑道：「方才若不是把你我全剝光呵，你我早就餵王八去了！」

崔自珍一聽，腦袋轟的一響，失聲道：「那我的衣服……」

船老大歎了口氣，道：「留得衣服便留不得生命，衣服重要還是生命重要？你那身土布土衣，也值不了多少，老不死賠你就是了！」

崔自珍這時也不知船老大說什麼了，失聲又喊道：「天！那我的衣服拋在河裏了？……還尋得到麼？」

船老大又好氣又好笑，道：「這般緊張幹麼？老夫早說賠你一身衣服啦！你的衣服那兒還尋得着？早被河水衝得無影無踪了！」

崔自珍一聽，他原來已站了起來，聞言又噗的跌在地上，失魂落魄的叫道：「你賠不起！你賠不起！我衣服內藏有二百兩的銀票！如今全完了！」

船老大一聽，也不禁目瞪口呆！他自然也知道二百兩銀票意味着什麼，他就算把全家的家當典賣了，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小半！

船老大好半晌方道：「哥兒……你！你這不是說笑吧？我上次見你還是衣衫襤褸，怎會突然有這二百兩的銀票？」

崔自珍喃喃的把經過說了，道：「……老伯救人心切，我也怪不得你。也是小子命滯如此，今生只怕難過安樂日子……但只怕怎向那崔大叔交待？前後四百兩銀就這般丟了，教他如何相信？」

船老大歎了口氣道：「這大筆銀兩，老不死委實賠不起了！你那崔大叔如不相信，便請他派人找我去作證便了……但天呵，哥兒所說若句句屬實，那運命的不濟，普天下只怕也不多見……你日後有何打算？」

崔自珍深知船老大的艱困，他就算想幫他亦無能為力，他長長的歎了口氣，道：「罷！罷！罷！命滯如此，夫復何言？過一日挨一日便是了！」

崔自珍把船老大的褲子穿了，赤着上身，失魂落魄的離開了渡口，如今銀票已失，這廣府城也根本不必進去了！

* * *

崔自珍垂頭喪氣的返回家去，重新苦挨着日子。

苦日子他倒不怕挨，他是和尚出身，天下間有誰苦得過和尚的生活？

他怕的是見到那位神仙般打救他的崔大叔，到此地步，他委實不知自己如何向他交待！

但世人最怕的事，却偏偏很快就來。

崔自珍在困苦絕望中挨了幾天，眼看已到與賴布衣相約見面的日子。

第五天一早，崔自珍胡亂吃了一點粗硬的冷飯，就要出門上靜慧寺去。崔自珍這時已有點失了在塵世生活的自信，他甚至欲見了賴布衣面後，有個交待，便從此到靜慧寺重歸空門，此生永不再踏入這變幻無常、令他無所適從的塵世生活。

但他甫出門口，臉色便倏的變得蒼白！

因為門外站着一位中年男子，這人竟就是他最怕見到的崔大叔。

崔寶華臉上毫無表情，根本不知他此刻是驚是喜是悲是怒。

崔自珍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打翻了六慾瓶，也不知是難過是羞愧還是悲傷，他自料無論自己說什麼，崔寶華也不會相信了，欠他的四百兩銀他也決計清還不了。

崔自珍噗的跪在崔寶華面前，就叩起頭來，但却沉默不語。

崔寶華苦笑道：「你為甚叩頭？又為甚不說話？」

崔自珍喃喃道：「我的遭遇，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別人更不會信，我還說什麼？」

崔寶華歎了口氣，道：「別人不信，我却信……」

崔自珍失聲道：「崔大叔信？難道你已知道？」

崔寶華道：「我信！因為擺渡的船老大昨天進城，把一切都告知我了！」

崔自珍驚道：「小的遵守諾言，並未把崔大叔的來歷洩露，船老大怎會知道？」

崔寶華苦笑道：「你只要一說是來自城裏姓崔的，而且還肯白白送出四

百兩銀的大傻瓜，廣府城內除了崔某人外，只怕再難尋出第二個來！而且我還相信，世上決計沒甚妙法，可使運命生成貧賤淒寒的人過上好日子……你以後有甚打算？」

崔自珍哭道：「唯有過一日挨一日吧了！至於欠崔大叔的四百兩銀……」

崔寶華苦笑道：「那四百兩銀就此一筆勾銷！你只當今生從沒碰上姓崔的這大傻瓜便了！況且我知道你今生根本就無法償還，因為就算憑崔某的財力，也決計不能令你發財致富，崔某人甘心認栽，我與人訂下的賭約輸了！」

崔自珍一聽，却驚得目瞪口呆，他作夢也想不到，自己的運命，竟成了別人這般豪賭的賭注。

崔自珍喃喃道：「那與崔大叔相賭的人是誰？」

崔寶華歎了口氣，道：「事已至此，何必多問？況且與我打賭之人，顯見胸有成竹、洞若觀火，已把你的運命瞧透了，才故意佈下這個妙局，引老子上當！這人才是這場賭約的主兒，可惜我却把他忽略了，只知道那出面打賭的人叫司馬福！還有一個如你一般的憨小子，人倒老實，可惜他自始至終不發一語！可惜可惜……」

崔寶華感慨着道，就欲轉身離去。如今賭約已輸了，他唯一可做的就是回去靜待司馬福等人來尋他。

崔自珍却忽然把崔寶華喊住了。

「等一等，崔大叔！」崔自珍忽然若有所悟道：「你說的三人之中，是否有一位姓賴的？」

崔寶華搖頭苦笑道：「這人沒報名姓，崔某的脾氣也決計不去問他，怎知他是不是姓艾還是姓賴……哎呀！不好，若是此人呵，那崔某當眞是珠寶當垃圾，瞎了八輩子眼矣！你快說，此人叫賴什麼？」

崔自珍感激崔寶華的豪爽，不管怎麼說，他在自己身上已花了大筆銀兩，却能坦然處之，這份豪氣，崔自珍就連作夢也不敢想像，於是他不忍再有所隱瞞，便把自己的前因後果一一說了，末了道：「這三人乃生死患難之交，既然其中一位是司馬福，那其餘的兩位，年輕人是李二牛，那先生便是天下聞名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也！」

崔寶華一聽，已忍不住大叫道：「是他！是他！果然是他！幾年前我就聽此人在廣府妙施引龍入體大法，令一家頻臨破產的綉莊起死回生的奇事，豈料如今再度降臨廣府，崔某人竟與他當面錯失，與他打起賭來矣……哈哈！輸得好！輸得妙！若有人敢與尋龍大俠打賭呵，普天下便只有崔某這大傻瓜也！」

崔自珍不明白崔寶華的心事，但見他一聽賴布衣之名，便心神大振，頹喪的神色一掃而空，相反却洋洋自得，不禁在心中苦笑道：「他白扔了四百兩銀，不但毫不心痛，反而像拾到珍寶一般的狂喜，普天下只怕再難尋出第二位像他一般的妙老板！」

崔自珍心中正自迷惑，崔寶華却一步跳到他的身面前，把他的手死死執住道：「這般說，你現下就打算上靜慧寺見他麼？他會來麼？此人神龍見首不見尾，遊戲人間，或者已不知所踪了，豈會為你這小子操心？」

崔自珍道：「小子也委實不知他是否前來相見，但據先師道，賴大俠平生最重承諾，言出必行，他既約小的二月之後寺中相見，小子決計要去赴會的！」

崔寶華一聽，心道：「這小子與崔某似乎有點緣份，看來要結識賴布衣，不必等待，好歹着落在這小子身上便了！」

這般轉念，崔寶華道：「崔某好歹也算照應過你，是麼？」

崔自珍連忙點頭道：「崔大叔待我已算仁至義盡，小子委實感激不盡！」

崔寶華微笑道：「你要多謝我也很容易，你順道帶我一道上靜慧寺便可矣！那四百兩銀從此你休要放在心上，就當崔某付給你的引路費如何？」

崔自珍猶豫不決道：「崔大叔這般說，小子如何敢拒絕？但只怕賴先生要怪小子多事！」

崔寶華呵呵一笑道：「賴大俠與崔某有賭約在先，遲早他亦會來尋我，現下在靜慧寺見面，不外提前三數天罷了。」

崔自珍想了想，自忖崔大叔所說的亦未嘗無道理，於是便答應與他一道上靜慧寺去。

靜慧寺在廣府城北，距此地足有二、三十里。

雖然崔自珍慣走山路，以為崔寶華乃有錢的老板，那慣走山路？於是便故意放慢腳步，好等他一程。

豈料崔寶華却一疊連聲催他快走，因為他急欲結識賴布衣，而且他的腳力也甚硬朗，那把這崎嶇的山路瞧在眼內？

兩人只花了小半天功夫，便趕到廣府城北的靜慧寺來。

崔寶華但見這昔日香火甚盛的寺院，如今已破敗不堪，心頭登時有悵然若失的感覺。

崔自珍重臨自己的出身地，心中也自感觸萬千。

兩人各有心事，走入寺院的大雄寶殿時，均默默無言。

大雄寶殿殘破冷落，靜寂無聲，偶爾有一兩聲不知藏於何處的麻雀叫鳴，除此之外，便連鬼影也不見一隻。

兩人在大雄寶殿的階前又等了一會，眼看已是傍晚時份了。

崔寶華已有點失望了，他一屁股坐在階上，歎了口氣，道：「這時份賴大俠怎會前來？也是崔某合該倒霉，當面錯失，失之交臂！眼看是無緣與他相見了！」

就在此時，大雄寶殿外面却忽然傳來說話聲。

只聽一把年輕人的口音道：「你道這崔哥兒會否依約前來相聚？」

另一聲蒼勁的聲音道：「只怕未必前來！他若發了財，早就享福去了，那會再想到這荒寺上來？這場賭約，我等只怕輸定了！」

接着又有另一把從容淡靜的聲音道：「未必！未必！此子不發，是命數使然，此子若憑橫財而發，賴某便算瞎了眼矣！」

崔寶華一聽，已知進來的三人是誰！當下喜得直跳起來，三幾下子便衝出殿外，迎着三人大笑道：「是你！必定是你！賴先生呵賴先生，你把在下騙得苦矣！」

這三人果然是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人。

司馬福一見衝迎出來的人，便大吃一驚，失聲叫道：「……不好！那話兒來了！」司馬福一個閃身，就欲往後開溜。

崔寶華却呵呵一笑道：「司馬老哥休走！我已見到你矣！」

司馬福被他用話釘住，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自嘲的苦笑道：「老夫若不走呵，却到那兒去尋一座碧玉翡翠寶藏？」

崔寶華道：「你不必逃走，寶藏已然尋着矣！」

司馬福奇道：「我爲甚不走？你怎麼樣尋到那寶藏？」

崔寶華笑笑道：「這場賭約崔某輸了，憑崔某之財力，委實難令運衰之人發財致富，過安樂好日子……但崔某又輸得心服口服，因爲與我打賭之人，並非司馬老哥你，而是崔某心儀已久的尋龍大俠賴布衣！既然賴大俠肯與崔某相見，崔某比尋着一座碧玉寶藏更高興！」

崔寶華說話時，崔自珍亦從大雄寶殿迎了出來。

崔自珍走到賴布衣面前，羞愧的垂首歎道：「小子空負了賴先生一番美意矣！不但尋親遺骸無着，命途多劫，在陸地被鷹戲，在船上被水欺，見財化水，雖經一番掙扎，依舊四大皆空！小子已無他念，向賴先生有個交待後，便就此重歸空門，暮鼓晨鐘，了此殘生罷了！」

賴布衣聽二人之語，已然明白一切，他微微一笑道：「崔哥兒休要自悲！你命中註定斷不能憑橫財而富，賴某一早已盡知矣！之所以有此佈局，乃賴某遊戲人間無傷大雅之舉罷了！你又何必耿耿於懷？」

崔寶華這時亦接口道：「是極！是極！那四百兩銀是崔某心甘情願花的，你難過什麼？況且崔某早就說過，若能尋着賴大俠，這四百兩銀便當付你的引路錢！你從此不須再記掛於心矣！況且明放着尋龍大俠賴布衣在此，好歹也會助你把窮根斬斷了！」

眼見崔寶華這般豪氣，司馬福這才鬆了口氣，他大步走到他面前，俯身向他一揖道：「難得崔老板如此重言守諾，言出必行，老夫佩服！佩服！先前的欺心之談，亦請崔老板一發忘記了！」

崔寶華大笑道：「能與賴大俠相見，崔某高興還來不及，還有心思去思想這遊戲之舉麼？崔某早就忘得一乾二淨矣！那契約呵，呵呵！崔某這番回去，就把它燒了！」

賴布衣仔細端詳崔寶華一會，不禁暗暗點頭道：「此人面目端莊而豐滿，怪道如此有人情味，更難得他重言守諾，豪氣充盛，雖富而不驕，足見乃有根基之人！但可惜眼深而破顴，龍宮亦晦暗，此人子嗣必虛也！」

這般轉念沉吟，賴布衣不禁微微一笑，道：「在下確是賴布衣！然則花四百兩銀一見賴某，崔老板以爲値得麼？」

崔寶華古怪的一笑道：「値得！値得！不但値得，如賴大俠肯慨然相助，在下還可賺一大筆哩！」

司馬福奇道：「崔老板已着實損失了四百兩銀，怎的又可賺一大筆？」

崔寶華哈哈一笑，道：「人道女兒乃千金，生子萬金難求，若這四百兩能令在下帶來一子半女，那豈非幾十倍的豐利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崔老板想必已久虛子嗣矣？」

崔寶華歎道：「眞人面前豈敢藏相？實不相瞞，在下雖討了三個老婆，但屁也沒放一個，在下打三十歲起，望子便望到頸都長了！素聞賴大俠有旋乾轉坤之能，在下大膽厚着面皮，求賴大俠務必賜在下一子半女，若賴大俠不肯答應，在下便跪下向你叩頭了！」

賴布衣點點頭，慨然道：「難得與崔老板偶然邂逅，想必有緣，賴某既叨了崔老板一杯香茶，好歹便助你求一子承後便了！」

崔寶華一聽，高興得眉開眼笑，又感慨道：「人說賴大俠不忘一茶一飯之恩，崔某先前還道盛名之下，恐其實難符，如今目睹奇人，崔某人信服得五體投地矣！」

司馬福亦替崔寶華高興，呵呵一笑道：「如此恭喜崔老板矣！我這位賴兄果然有一種好處，但凡他答應之事，便有如眞金白銀也！」

崔寶華喜道：「是極！是極！崔某委實高興之極！不如幾位便請返城，在下陪各位痛飲十杯如何？」

司馬福悄悄一推李二牛道：「如何？老夫早道我等必有一頓好嚼，如今果然麼！」

李二牛道：「你估道這頓酒飯好嚼麼？嚼了這一頓呵，只怕我等便要跑斷腿矣！」

司馬福笑道：「不要想它！不要想它！今朝有酒今朝醉也！酒飽飯足，

脚力便自然有了！」

賴布衣眼見將在廣府逗留時日，有個落脚點也方便行事，便欣然點頭答允。

設法尋找　雙親骸骨

崔寶華猶如拾到金元寶似的把賴布衣領回崔府。

返到家中，崔寶華又特地着三位夫人出來與賴布衣相見。

然後擺出酒宴來，恭請賴布衣坐了首座。

這一頓直吃到月色西斜，各人尚意猶未盡。賴布衣臉上也有了酒意，他見崔寶華的三位夫人已避席離去，便微笑道：「崔老板三位夫人想必終日口角不息麼？」

崔寶華一拍大腿歎道：「果然如此！賴大俠果然眼力驚人，在下爲此已心煩極矣！但不知賴大俠如何一眼便瞧破了這點？」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崔老板府上滿屋皆深紅，墻壁如是，家具亦如是，且明燈特多，紅乃屬火，燈亦火，因此府上火氣充盛，陽剛之人處之倒不覺什麼，但陰屬之人，處之則成水火之勢，水火勢難容也，着落在三位夫人身上，便終日口角爭鬥不止矣！」

崔寶華一聽，怔了半晌，心道：「難道居屋的顏色陳設亦有這般深奧玄機麼？」他心下雖有點疑惑，但也暗自決定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當下計算停當，也不表示什麼。

這一頓各人開懷暢飲，直到三更時份，方各自返房歇息。

第二天一早，崔寶華趁賴布衣等人出街上遊玩，馬上着人把府上的深紅色陳設裝飾全改成了與紅相反的藍色，連擺設的明燈也搬掉了三分之二。

賴布衣傍晚返崔府，眼見崔府已煥然不同，心中暗自微笑，但見崔寶華不說什麼，他也就默不作聲，乍作不見。

過了數天，崔寶華趁三位夫人不在，悄悄的把賴布衣引到一邊，打拱作揖的謝道：「多謝賴先生指點！多謝賴先生指點！賴先生輕輕一言，便把在下多年來的隱患掃掉矣！」

賴布衣微笑道：「怎的了？」

崔寶華喜滋滋的道：「在下自聽了賴布衣偶然一語，便把府上的裝飾、陳設改變了，這一改呵，可就把三位賤內的火氣化掉了！她三個不但數日和睦相處，還破天荒的互諒互敬！大夫人病了，二夫人和三夫人竟主動請纓，去替大夫人請醫延藥，還把藥親自捧到大夫人床前！大夫人感動極了，三人抱頭痛哭，發誓日後決計以姐妹相處，決計不再向對方發一句惡言……天！這一下子變得這般親密和睦，連在下亦以爲是身處夢中哩！」

崔寶華說着，又連連的撫掌，高興得不知所以。

賴布衣亦替他高興，心道：「這崔老板果眞是一位妙人兒！」

崔寶華忽然又悄聲道：「這一變呵，在下的子嗣，是否便有希望矣？」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早哩！早哩！子嗣一事非同小可，豈有這般輕易？日前之舉，不過是吾道中的雕蟲小技而矣！」

崔寶華滿臉希冀道：「然則如何處之？但憑賴先生吩咐，在下無不依從！」

賴布衣沉吟道：「此事却急不得，子嗣關乎一族之血脈，與崔家祖墳墓穴風水有莫大關連，若非實地查勘，賴某亦不敢輕下決斷。近日崔哥兒氣息已漸平和，該是賴某替他籌劃之時矣，正好趁機一道了却崔老板的心願。明日一早，賴某便上你家祖穴實地一察，如何？」

崔寶華一聽，那裏還有二話？忙搗蒜似的點頭答應了。

賴布衣又忽然想起什麼，道：「崔哥兒賴某另有安排，不知崔老板肯否相助一臂之力？」

崔寶華大笑道：「賴先生客氣了，但憑賴先生提點之事，便已値千金，因在下知賴先生並非求財之人，因此不便與賴先生計較言酬罷了，但賴先生吩咐，崔某莫不遵從！」

賴布衣眼見崔老板如此豪氣，很感歡喜。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把崔自珍叫到面前，諄諄的囑咐他務必不要灰心，繼續尋找雙親的遺骸，又把一包銀兩交給他，以作路費，末了道：「你此行但尋到雙親遺骸便返城中與我相見！千萬莫怕辛苦，須知先人不安，後人豈會快樂？你須緊記了！」

崔自珍唯唯答應，他接過銀兩，噗的跪在地上，向賴布衣叩頭道：「賴先生待小子恩義如山，小子無以爲報，唯有向你叩頭了！」

崔自珍道罷，翻身爬起，依依不捨的走出崔府。

賴布衣眼見崔自珍這般孤苦伶丁模樣，憐惜之心大發，不禁長長的歎了口氣。

崔寶華見狀，慨然道：「既然賴先生擔心這崔哥兒，那便把他留下罷了，反正在下的珠寶店亦缺人手，讓他從後生做起，學得一技傍身，日後也不愁兩餐也！」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賴某並非故意支走他，實是不得不如此！他日後須接雙親血脈龍氣，若不盡孝心，便勢難成事，賴某要他千方百計尋找雙親骸骨，其用意乃在於此也！況且此子命根屬木，近不得金，只宜近水，若有機緣，他日後必定憑水而創一番事業……此乃日後之事，不說也罷，我等便上崔家祖穴去來！」

衆人出了崔府，一路朝西北而行。一會便出了城，又向西北走了二

、三十里。

忽然聽到前面已傳來水流聲，賴布衣放眼一瞧，但見前面雙崖雄峙，一水中流，甚有氣勢。

賴布衣點頭道：「山水交匯，龍氣郁郁，可惜殺伐之氣太重，若在此地築墳，富則富矣，但必絕子嗣！」

崔寶華一聽，登時目瞪口呆道：「在下祖墓，正位於對峙雙崖之左面……這！這！這豈非子嗣無望麼？」

賴布衣沉吟道：「此時不宜妄下判斷，待上崖頂一察，便知端詳矣！」

崔寶華這時那敢怠慢？當下引領賴布衣等攀爬而上，幾經辛苦，才攀上幾十丈高的崖頂，果然甚有氣勢。

但見崖如壁立，左右對峙，中夾一水；雙崖如門，中流似刀；門窄刀銳，水流湍急，浪擊石崖，浪花如雪。

李二牛乍臨此景，心胸一寬，頓感精神一振。

司馬福似被眼前景象震懾，半晌沒有發話。

賴布衣却暗暗皺眉，顯然已胸有成竹。

崔寶華把賴布衣領到崖頂靠平台的一處墓穴前，臉露迷惑道：「這便是此穴矣，當日先父去世，在下便延聘廣府有名的神算子先生勘點墓地；他千辛萬苦，方才尋得此處穴地，神算子當日斷言，崔家得此穴地，日後必發爲巨富……但豈料却是絕嗣之穴！」

賴布衣沉吟不語，司馬福却笑道：「然則崔老板自得此穴，便沒得一點好處麼？例如生意日益興隆之類。」

崔寶華歎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在下得此穴時，店中生意已甚興隆矣！得此穴後，生意上也沒多大發展，幾年來平穩渡日，也沒見什麼好處，倒是店中伙記與人客爭吵日多，有時甚至鬧上官府，若非在下在廣府還有幾分臉面，早就惹上官非災禍矣，是以在下日漸爲此心煩，甚覺焦燥！」

司馬福笑道：「如此說，這神算子該打屁股矣！崔老板未得此穴，已是大富，他誇口此乃大富之穴，不外是信口開河、趁火打劫！」

崔寶華作聲不得，只搖頭歎氣。

賴布衣却忽然接口道：「司馬兄差矣！這位神算子並沒存心欺騙，此穴果然是可發大富之穴！可惜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把好好一座龍穴糟塌了！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吾道根基淺薄者害人不菲，即此謂也！」

崔寶華又驚又奇道：「當眞這般厲害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忽然興緻大發，便對司馬福、李二牛道：「你二人權當護法如何？」

李二牛點頭答應，司馬福却驚道：「老不死根基尚淺，每次權充護法，皆兇險百出，幾乎拖累賴兄你，此事可免則免也！」

賴布衣微笑道：「此時不同彼時，今次不外是牛刀小試，無傷大雅之學，司馬兄靜靜立於崔老板身傍，屏息靜氣便可矣！賴某保你不但無事，且可一睹活現龍脈之奇趣！」

司馬福無奈道：「既賴兄這般說，老夫便勉爲其難便了！」

賴布衣一笑，對崔寶華道：「崔老板欲知祖穴之根基來龍去脈，便請於墓前跪下便了！」

崔寶華心中又驚又喜，驚者此人竟可把潛而不見的龍脈活現，莫非此人眞乃活神仙不成？喜者若眞有此技，自己能與這神通廣大的活神仙攀交，也不知是幾生修來的福氣！

崔寶華當下答應一聲，就在自己的祖墳前跪下了。

賴布衣又道：「崔老板請把眼睛閉上了！」

崔寶華聞聲，果然把眼睛閉了起來。賴布衣又着李二牛、司馬福二人分站崔寶華左右，屏神靜氣，替崔寶華護法。

賴布衣見諸事停當，便拾起石頭，在崔家祖墳上面擺成一個犁頭形，犁頭恰恰指向雙崖夾峙，浪急飛流之處。

賴布衣然後向墳上犁頭一指，輕喝道：「相輔相承、相生相尅！犁頭指處，潛龍活現……去！」

賴布衣話音剛落，犁頭突然射出一道藍線，閃閃有光，直向下面的飛流急瀑中射去。突然，打急湍飛流中濺起一道如箭般浪花，直射向犁形石頭的崔家祖墳上來。

就在此時，跪在墳前的崔寶華神色突變，他本就雙眼緊閉，這時更有如墮入夢中，臉上忽紅忽青忽白忽黑，渾身搖晃，似乎遭遇到甚麼猛烈事故般模樣！

司馬福眼見崔老板這般模樣，暗自心驚道：「若這般樣子呵，必是遭逢甚麼天大不測之兇兆！這姓崔的抵受得住猶自可，抵受不住便連護法之人也難逃其禍！」

但偸眼瞧賴布衣，却依然一副神定氣閒模樣，司馬福心中又添多了一點疑惑，暗道：「我這賴兄到底弄甚玄虛？」

好一會，崔寶華才霍的睁大雙眼，驚慌失措的大叫道：「這般慘烈……嚇煞人也！」

司馬福奇道：「崔老板呵崔老板，你到底閉着雙眼碰見什麼？」

崔寶華心有餘悸道：「……我正跪在墳前，突然在那山崖下面，衝起一團黑氣，直向崖頂撲來，其狀猶如一位黑面天將，面目狰獰，手執大刀，在我面前狂舞！那刀光劍氣，刺人心魄，令人不寒而慄、心膽俱裂！」

司馬福驚道：「眞有如此怪事？却是怎的了？」

崔寶華尚恍惚迷惑，賴布衣已然點頭微笑道：「崔老板並非虛言，他所見乃潛龍活現之像也！刀光劍氣，亦

即殺伐之氣，殺伐之氣乃來自崖下之急浪湍流。雙崖陡而險峻，雙崖猶如石門，盡閉急浪湍流所生殺伐之氣，無處渲洩，於谷底澎湃衝撞，直透崖上墳穴，崔家血脈受此感染，如何抵受得住？是故萬千子孫根亦被殺伐殆盡矣！崔家焉得不斷子絕嗣！」

崔寶華早就聽得目瞪口呆，作聲不得。司馬福却又道：「此穴既如此兇險，賴兄又怎說此乃大富之穴？」

賴布衣道：「殺伐之氣乃屬陽剛，陽剛太烈，於子嗣一脈最爲不利；但陽剛却可催發財氣，再者水乃財源，如此充溢水流之地，承納之人，若然處置得當，自然可發大富！但可惜此穴委實兇險非常，稍一不愼，便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是故非得萬事配合方有所成。崔家本可生意興旺，但可惜店舖金龍橫跨，陽剛之氣本就甚重，與崔家龍脈殺伐之氣相衝相撞，少則終日官非不斷，重則橫生災劫，財源散盡，此乃崔家日漸兇險之根源也！」

賴布衣興之所致，妙施神技，侃侃而談，司馬福、李二牛與賴布衣一道久歷滄桑，倒也不覺什麼，但崔寶華乍聆此眞知卓識，神乎其技，早已心旌搖晃，拜服得五體投地！

好一會，崔寶華才恍然大悟般道：「賴先生眞天人也！在下立即着人移葬他處，以免禍害無窮也！」

賴布衣微笑道：「這又不然！崔家先人，已與此脈連成一體，若妄加移動，有如肢解先人，先人痛楚，後人災禍立致，因此千萬不可妄動！」

崔寶華一聽，驚得面色發白道：「然則便沒法能救麼？賴先生千萬救在下一把！」

賴布衣點頭道：「賴某適逢其會，既已點破根由，自然不會坐視不理！崔家氣運，其實只須略加改動，便足可從此暢旺矣！此地龍脈雖然兇險，但若施反煞之法，便可破之！」

崔寶華忙道：「在下洗耳恭聽！」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此地殺伐之氣太重，可於墳前墳後廣植綠樹，待綠樹成蔭之日，便是化解殺伐之時矣！崔府宅居已然陰陽和諧，也就無須改動，只是崔家寶華店舖，不宜金龍橫跨，須改掛綠色橫匾，以中和店內久潛之過烈陽氣！崔老板只須依法施爲，賴某保你從此家運暢和！」

崔寶華一聽，直喜得如痴如醉般的點頭道：「是極！是極！在下誓必如法施爲……崔家氣運若有暢順之日，皆賴先生所賜也！」

正當崔寶華喜極而拚命表示謝意時，却忽然突生奇景！

只見對面崖後幾十里遠處，突然衝起一團紅光，在半空中翻動盤旋，猶如一顆紅珠突嵌蒼穹，然後忽地向下沉降，如此反覆數次，才突然一沉而失其踪。

賴布衣一見，大喜道：「踏破鐵鞋無覓處，誤打誤撞，却僥倖發見其踪！」說着不禁手舞足蹈。

崔寶華未見過賴布衣這般狂喜之態，不禁大奇道：「賴先生發現了什麼寶貝？」

賴布衣喜得直點頭道：「是極！是極！果然是寶貝現身也！實不相瞞，賴某今番重入廣府，乃爲追踪一龍脈而來，但可惜雖然有跡可尋，一時間却難覓其踪。豈料方才賴某一時興起，催發你家祖墳龍脈，潛龍活現，遂引起龍脈呼應！想必乃其不甘寂寞，眼見對方如此活躍，它亦要躍躍而動矣！」

祖墳龍脈　難覓其踪

賴布衣說着，拔起腳就走，一面扭頭對崔寶華道：「崔老板先請回去，按吾法施爲便了！賴某須得趁這千載難逢之機，尋龍去也！司馬兄！二牛！快走！快走！遲則便難覓其踪矣！」

賴布衣說着，已然走出了十幾丈遠。司馬福、李二牛兩人連忙飛奔上前，與賴布衣一道，如飛的走遠了。

崔寶華被三人弄得怔了半晌，不知所以。他並不知道尋龍之士，若見了潛龍活現，其狂喜之意，猶如他見了久盼的有子承嗣！

崔寶華搖頭歎道：「若不知道他便是賴布衣呵，旁人見了，準以爲他是十足十的大傻子矣！」

崔寶華無奈，只好先行返城，點派人手，以便立即按賴布衣指點之法施爲。他自然有點疑惑，心道：「這賴大俠神龍見首不見尾，他這一去呵，不知是否還會依言回轉？」

* * *

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三人一路急如流星，直向東面趕去。

不覺已趕了大半天路程，漸而道路也崎嶇起來。

但見四周山嶺聳峙，沿途丘陵起伏。山勢雖不甚高，約千尺左右，但山勢奇峻，壁陡如削，又多山澗，懸崖峭壁之下，湍急飛流，煙霧騰騰。

漸而又見眼前三峯鼎足峭立，雲氣往來，三峯四周，大小數百峯巒環立，形態萬千，變幻無窮；山中懸崖怪壑，亂石叢林，迷離洞穴，飛瀑幽泉。

司馬福一見，恍然若有所悟道：「賴兄呵賴兄，這一路向東急趕，這不就是東樵羅浮山地域麼？」

李二牛笑道：「二牛敢肯定，這便是上界三峯羅浮山矣！舊地重遊，那火龍怪獸或許會識得故人光臨哩！」

司馬福一聽，猛地打了個寒噤，那火龍怪獸的恐怖，他時至今日依然心有餘悸！他忙道：「賴兄……今回莫非又上羅浮山麼？」

賴布衣一笑道：「司馬兄休慌，賴某擔保你見不着那火龍怪獸便是！」

司馬福猶豫道：「怎的說？」

賴布衣道：「火龍怪獸千年一現，上次現身距今僅數年，若要見牠重現呵，除非我等乃大羅金仙不壞身矣！」

司馬福一聽，亦失笑道：「此獸若眞千年方一現，屆時我等只怕連骨頭也化掉了！只好把這場慘酷大災難留給後人享用矣！」

賴布衣一笑道：「況且我等亦非上羅浮，司馬兄只管放心！」

司馬福笑道：「老夫千不怕萬不怕，只怕那恐怖東西，若這寶貝不現身呵，老夫自然放心極了！但不知賴兄此行何處是終極？」

賴布衣沉吟道：「按當時所見紅光，必隱於羅浮背後！但潛龍隱若，未到準確判定方位，亦不敢肯定其踪也！」

說話間，已繞過了東樵羅浮上界三峯的側翼。

三人續向東行，漸漸眼前景物已是甚覺陌生。

李二牛道：「此地是甚麼地方？我等在粵川多時，似乎從未踏入此地。」

司馬福笑道：「什麼似乎？根本就未踏入！這兒是甚麼地方，賴兄可知道麼？」

賴布衣沉吟道：「依地勢而論，此地位處粵川之極東，瀕臨東海邊沿，勘輿大勢地理圖上有標載，此地應是潮州地域矣！」

司馬福一聽，喜道：「賴先生果然好眼力好學識！此地老夫亦從未到過，但只認得前面的湘子橋而矣，人道韓湘子書『洪水止此』四字石碑於潮州橋畔，想必便是此橋了！但不知韓湘子的書字石碑是否仍在？」

李二牛一聽，饒有興趣的緊走兩步，到前面十丈遠處的古橋畔查找，一會喜叫道：「賴先生！司馬叔！果然有『洪水止此』四字石碑豎於此處也！」

賴布衣、司馬福走過去一瞧，橋畔的石碑已甚殘舊，上面卻果然刻了四個大字，道：洪水止此。

司馬福笑道：「韓湘子落魄之時，在潮州遇上呂洞賓學道，他得道於潮州，自然要以本身法力阻御洪水，因此便大書洪水止此四字於此。但不知是否眞有其事？抑或是後人牽强附會之談？」

賴布衣道：「是否眞有其事難以考究，但潮州瀕臨東海之濱，百川歸海，再無阻滯，洪水易於渲洩，自然不足爲患，因此這洪水止此四字，倒也並非虛妄之言。」

司馬福笑道：「潮州地理大勢，被賴兄輕輕一句，已盡得精髓矣！但不知潮州的風水氣運又將如何？」

賴布衣沉吟道：「初到貴境，豈能遂下判斷？但此地既瀕臨浩瀚東海，境內峯巒交錯，乃南龍主幹羅浮沉而復起，突昂於東海之濱，饒得南龍主幹之貴氣，復納浩瀚東海之財氣，潮州一地，所出人材，非富即貴，雖略嫌單薄，但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司馬福奇道：「既有這般好處，爲甚又有略嫌單薄之說？」

賴布衣道：「粵川地域，受南龍主宰，南龍自北千里而來，精華畢發於此，故高峻秀麗，諸地所無，潛龍結穴之地因此絡繹不絕也；但可惜南龍有二大缺陷，一在朝山低遠，因此拱衛無力；二在山水形勢空虛，因而收束無力；是故粵川地域，富貴必無三代！潮州地域乃南龍所屬，自然難免受其所制也！」

司馬福笑道：「匆匆人生，若能富貴一代已是萬幸，若富貴兩代已是奢求，更遑論三代富貴麼？」

賴布衣喜道：「司馬兄此言深合吾道之要旨也！」

李二牛道：「這老兒大概是信口開河吧！」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失禮！失禮！老夫若然信口開河，亦深合賴兄之道，那老夫不日便可稱司馬大俠矣！」

司馬福爲逗李二牛開心，正信口胡吹間，突然停住，屏息靜氣的凝視前面。

原來前面山林深處，突然出現一隊人影，爲數不下十幾名之多，正匆匆的向東急急趕着奔跑而去。所走路徑，卻恰恰是三人前行之處。

李二牛眼尖，道：「這班人荷鋤背鏟的，趕着前去幹麼？有數人還腰掛利劍哩！」

司馬福道：「腰掛利劍者，必是江湖人物，這等人最是難纏，平日愛道什麼義薄雲天，但一到節骨眼上，觸着一個利字，便一概忘掉，管你親爹老娘，一般的斷然下手，一般的冷酷無情！況此路正是入山小徑，這等人必有甚企圖，說不定乃尋甚的寶藏而來也，我等莫要觸着這等人手上才好！」

李二牛驚道：「如此如何是好？前面是入山必經之路，左乃陡壁，右乃千丈急流，只有正中這一條小路！」

賴布衣想了想道：「這等人有甚企圖，大致與我等不相干，我等便跟在後面，靜悄而進便了！這山路九曲十三彎，我等就算跟在後面，這班人也未必便會察覺。正好趁機瞧瞧他們有甚勾當！」

當下賴布衣三人，不向後避，反而快步追上前去，待拉近幾十丈距離，便悄然跟踪而進。這時距離拉近，可以聽到這班人的趕路喘息聲，但因隔了一個小丘陵，這班人卻不可能發現後面有人跟着尾隨。

前面這班人停下，賴布衣等亦連忙隱住身形，然後再悄悄跟進。

這般停停進進，眼看小路越來越崎嶇，沿途的山丘亦越發多了。

突然，這班人決然的向擋在面前的一座山峯攀爬而上。

這座山峯甚高聳險峻，形似鳳凰展翅，正是賴布衣引路羅盤所指的必經之地。

賴布衣不知這班人上這山頭的目的，但這山峯他卻是非上不可的。他皺了皺眉，也顧不得有甚兇險，毅然的尾隨而上。

一會功夫，這班人和賴布衣等便一前一後，攀上這座山峯的平台。

突然，這班人在前面停下了，賴布衣等也連忙伏下，隱住身形，仔細的側耳察聽。

這班人在前面悄聲的爭論着什麼，聲音太小，賴布衣等人根本聽不眞切。

但忽然有一把粗獷的腔調傳了過來，這人道：「……錯不了！老子明明瞧見一團紅光降於此地！便挖了老子的眼珠也敢肯定！」

衆人沉寂了一會，接而又有另一把陰柔的聲調叫道：「老大之言，自然不差，那紅光降落之處，必有甚好處！說不定乃千年寶藏也！大家依老大之言，在四周搜尋，必有所獲！」

衆人起了一聲哄叫，但隨又沉寂下來。然後有一個粗壯的聲音響起來道：「老大之言，我等自然相信！老二也這般說，我等自然照幹不誤！但有句話，卻非得先問明不可！」

只聽老大、老二喝道：「老三有甚話，只管坦白道出！彼此兄弟，有甚不可商量？我老大、老二最重義氣，若然依得斷無不答應之理也！」

只聽老三道：「好說！好說！這便請教老大、老二，若尋到寶藏，如何分配？衆兄弟甘冒生死到此，自然希望發財，不如就趁未尋到寶藏之前，先說清楚，也省得事後衆兄弟爲此拚個你死我活！」

老三這一說，登時又有十幾把腔調轟的呼應起來，「是呵！老三之言，甚是有理！」「我等聽老三的！」「老三夠義氣！果然沒騙我等！」亂七八糟的，吵了個不亦樂乎。

在平台的一座小丘陵後面，賴布衣聽了這班人對答，不禁一陣沉吟。

李二牛卻悄聲笑道：「司馬叔！你那大理碧玉寶藏的話兒來了！」

司馬福亦悄笑道：「是極！是極！果然是那話兒應驗矣！聽這等人口氣，似乎這寶藏是老大、老二首先發現的，但人單力弱，老三卻能帶動一班人，因此老大、老二非得把老三說動前來一道尋寶，但老三顯然不信任老大、老二，因此寶物尚在五里霧中，便先行討起價錢來了！」

李二牛道：「果然！果然！司馬叔一言便把這等江湖人的心態道破了！」

司馬福悄笑道：「好說！好說！不然，老夫怎配稱江湖老怪？如今且看這老大、老二如何回答，好戲尚在後頭哩！」

李二牛一聽，好奇心大起，便道：「我等爬上這丘頂，便可瞧見這班人動靜矣！」

司馬福驚道：「這等人已自勾心鬥角，說不定扯翻臉便有一場廝殺，若然發現我等，自然先殺我等，豈非送羊入虎口麼？」

李二牛笑道：「放心！司馬叔是水怪，二牛卻是山精！如今天色已漸昏暗，我等在這丘頂只露出眼睛，諒這班人斷不會察覺！」

賴布衣沉吟間，忽然接口道：「賴某亦欲知道這班人到底尋甚麼寶藏，便依二牛之言，上丘頂靜觀可也！」

三人於是悄悄的爬上丘頂，居高臨下，登時便把這班人的動靜瞧清了。

這時，那十數條大漢，正骨碌碌的瞪着眼珠，盯着老大、老二！

只見老大喝道：「老三！難道你信不過我老大麼！」

老三道：「老大！老三只知打開天窗說亮話，說好了，十幾位弟兄的心也就安穩啦！」

老大忍不住就要發作，但老二卻示意他隱忍，他陰柔的道：「好極，這話原本便要說清的，既老三問到，我就明話明說便了！寶藏是老大與我先行發覺，若非如此，各位若欲沾點邊兒也沒可能！因此寶藏的一半，應該老大與我二人相分！其餘一半，就歸老三和衆兄弟所有，如何分派，那是老三你與衆兄弟的事！各位，這法子可公平麼？」

當下衆人亂哄哄的，有贊成的，有反對的，七嘴八舌的爭吵起來。漸而，衆人的注意力都聚到那其餘的一半如何分配上，衆人爲此爭得面紅耳熱，有道自己佔多少，有道決然反對，吵得不可開交，有的更動起粗來，扭打作一團！

在山丘頂上的司馬福瞧着，卻不由得笑破了肚皮！暗道這老二果然是個厲害腳色，比老大這粗人精明多了！他三言兩語，不但使他與老大脫身事外，且故意挑起火頭，留下亂子，讓老三這班人去爭個你死我活！他看準這班人利字當頭誓死不相讓的弱點而大加利用，這種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法子，當眞歹毒！

衆人鬧得不可開交之際，倒是老三知機，他深知這般內鬨，不但於事無補，反而令老大、老二處於更有利地位，他自己論實力似乎無法與他們抗拒，他唯一所恃的，是這十幾位兄弟的團結一致！他於是突然發聲道：「各位！先停下手來！有事慢慢商量！誰再動手動腳，就是跟我老三過不去，我絕對饒不了他！」

老三果然有服人之能，衆人聽他這一下暴喝，果然就停手不再相鬥，但依然在蓄勢以待，隨時準備再拚死相鬥。

老三道：「各位既然敢冒生死來到此地，便應同心合力，先行尋出寶藏！至於日後如何分配，我老三絕不多佔半點！」

老三這一表示，衆人的爭吵聲也就停了，大概衆人已經醒悟寶藏尚未尋着，若先就拚個你死我活，便做了鬼也感冤哉枉也。

衆人於是發一聲喊，荷鋤的荷鋤，扛鍬的扛鍬，向四周散了開來，在山頂的平台上仔細的翻掘尋起寶藏來了。

* * *

尋寶的人，在四周仔細的翻掘搜尋，但挖掘了好一會，卻毫無發現。

這時天色已黑了下來，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幸好衆人早帶備火把，於是燃起來，把周遭照得通明。

在火光映照之下，十數條大漢瞪着牛眼大的眼睛，伸長脖子，巴巴的逐寸逐寸的搜挖着山地，便連巴掌大的一塊石頭也絕不放過。

突然，在山地平台北面，有人突發一聲喊道：「是了！是了！是這兒了……」

話音未落，在那人發聲之處，突然又發出一聲慘厲的呼叫，隨即隆的一聲沉響，那人似被下面甚麼東西活生生的扯了進去，他原來立腳之處，竟然露出一個黑古弄東的洞口！

衆人眼看寶藏在前，甚麼生死兇險，全拋諸腦後，發一聲喊，便紛紛擁奔上前，這個時候，這等人倒當眞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計！

衆人離那洞口尚有丈把遠時，洞口突然射出一道强烈的紅光，光華燦爛，刺人眼目！

「是了！這果然是藏寶之所！」

衆人發一聲喊，就擁上前去！

就在此時，老大、老二卻突然抽出利劍，攔住衆人之路，厲聲道：「藏寶乃我兄弟二人先行發現！理應由我兄弟二人首先進去！誰敢不避，休怪利劍無眼！」

老大、老二的武功似乎甚爲了得，衆人被他這一喝，有的就膽怯，猛的立住腳步。

老三卻不吃這一套，哈哈狂笑道：「老大，老二這般說，只怕是存心獨吞了吧？天下那有這等事兒！各位，不怕死的，上！」

老三一聲暴喝，衆人有他壯膽，登時一擁而上。老大、老二立刻劍當刀用，朝衆人砍殺，當場被他兩人斬翻了兩個。但老三亦衝上前來，砍了老二一刀。

「殺！」後面的人紅了眼，齊聲怒吼，向前疾衝！

眼看血肉橫飛在即的剎那，驀地人羣中有人一聲狂叫，大吼道：「來了！來了！寶物出洞來了！」

吼聲未落，地底突然響起連番驚雷，大地撼動，奪人心魄。

衆人大駭，怔住了，吶喊聲倏地靜止，卻又起了驚叫，這一瞬間，洞中轟然一聲，沙石橫飛，磨盤大的巨石直衝霄漢！

驀地，近丈方圓的巨大火柱，托着一具被燒成焦炭的人骨向上急衝，洞口猶如蓮花盛放，裂開飛濺，聲勢駭人。

賴布衣等雖在後面的山丘上，距地面高出二、三尺，但那火柱卻比這山丘高出許多，上面托着的那具燒焦的人骨架清晰可辨！

司馬福、李二牛嚇得呆了，目瞪口呆的半天說不出話來。掙扎了好一會，李二牛才驚叫道：「……只怕是火龍怪獸那話兒來了！」

司馬福回過神來，失聲道：「……這更像火山噴發哩！若如此呵，只怕我等死無葬身之地矣！」

賴布衣仔細瞧了一會，便沉吟道：「……不像！不像也！火龍怪獸千年一現，上次出現距今僅數年，豈會再現？但也不像火山噴發，火山噴發依例先有小噴，然後才有大噴，但這等一下子猛噴，卻不像火山噴發……但到底是甚怪兆？便連賴某也莫名其妙也！」

這時，靠近洞口的幾條大漢先就遭了殃，火柱一升，立即不見踪影，大概已成飛灰煙滅了！

其餘的狠奔犬突，跑得慢的便被火頭擊中，登時渾身冒火，倒地翻滾，其狀慘不忍睹！

老大、老二跑得快，先就逃了出來。老三也不弱，倒虧他有點義氣，臨危之際，硬是招呼拉扯了七、八條大漢退了出來。雖然均被烈火灼傷，但比起那被燒成焦炭的冤鬼，可就不知幸運了多少倍！

這時火柱已緩緩降下，但見洞周方圓烈焰飛騰，濃煙密佈。

大地仍在震動，更夾輕輕雷鳴。

老三一數逃出來的人，竟然只跑出一半，其餘的只怕已連灰也化掉了！他不禁跌足長歎，仰天大叫道：「該死！我竟誤信人言，以爲有寶藏，白白送了衆多弟兄生命！我當眞該死！」

鳳凰重生　龍脈大發

在他左面幾丈遠處，老大、老二正獨自站在一面，聞老三大叫，便冷笑道：「老三，要死還不容易？若不用利刀抹脖子，便跳下火洞！請吧！」

老三正急痛攻心，聞言大吼一聲，抱刀回身撲向老二，人刀合一攻出一刀！

老二一聲暴喝，手中劍截擊而出，刀劍相碰，錚的一聲大震，火星飛濺，響聲震耳，兩人同時向後飛退丈外，雙足落地，身子仍搖晃不定，兩人臉色均爲之一變。

老三正欲再次撲上，遠遠的老大卻大叫道：「住手！看！天呵！這到底是甚寶貝？」

衆人聞聲，齊向洞口瞧去，賴布衣等人的眼睛也緊緊的盯住。

在煙霧瀰漫中，突然現出一隻紅光閃閃的怪物，雙翅猶如火焰，撲騰而上，光華灼灼，奪人心魄！其狀似鳥非鳥，似獸非獸，渾身浴火，華麗恐怖盡集一身！

李二牛在山丘上面瞧見這怪物，驚叫道：「天！這是甚麼東西？這般豔麗卻又這般嚇人！這到底是怪獸還是怪鳥？」

司馬福驚極而笑道：「……你瞧牠頭如蛇，身如龍，卻偏偏有毛有翼有翅！天，這倒像是非鳥非獸的第三類怪物！」

李二牛失笑道：「非鳥非獸的第三類怪物是什麼？司馬叔說了還不等於沒說麼！」

司馬福怔怔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賴布衣卻沉吟不語，心中突地浮上一物的名字，但又不敢立即肯定，一時間也說不出話來。

下面那班人中，忽然又有人大叫道：「看呵！這怪物吐出東西來了！」

賴布衣聞聲，心中一動，連忙定睛向前瞧去。

怪物的口這時又一張，果見一團火焰噴出，在火焰之中，跳躍着一粒珍珠似的東西，光華灼灼，刺人眼目。怪物仰頭張嘴吞吐着白珠，白珠在烈焰中翻騰旋舞，蔚爲壯觀！

賴布衣一見，心中恍然而悟，又猛吃一驚，悄聲叫道：「火浴鳳凰！火浴鳳凰！這果然是平生僅見的火浴鳳凰！」

司馬福又驚又奇道：「什麼火浴鳳凰？鳳凰雖爲百鳥之王，但亦是鳥雀一類，若經火浴呵，牠就變了死鳳凰矣！」

賴布衣搖頭歎道：「司馬兄差矣！眼前所見，不外是大地潛龍活現之虛像罷了！鳳凰若經火浴而重生，雖歷千辛萬苦，但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火浴鳳凰重生之日，便是龍脈大發之期，承受之人，莫道尋常人家，連乞丐也立可成富貴無比的名門望族！此乃火鳳凰是也，其口中所含，即鳳凰龍穴之精華，若得此珠入墓，他日定必驚天動地，萬人難望其項背也！」

賴布衣說話間，下面那班人已然蠢蠢作動！原來這班人以爲怪物口中白珠必是天上有人間無的珍寶，立生搶奪之心。

老大、老二、老三首先發難，以爲怪物已然靜伏，便飛撲而上，欲攫抓怪物所含白珠。另外的大漢，自然不甘落後，發一聲喊，竟一擁而上，奮不顧身的搶奪！

賴布衣一見，不禁搖首長歎道：「這班人必死無疑矣！鳳凰寶珠尋常人萬難承受得起，輕則百病纏身，重則立時斃命！這班人不知死活，竟於此時欲加謀奪，便猶如飛蛾撲火矣！」

賴布衣話音未落，火鳳凰口中的白珠竟然飛離其口，滴溜溜的在半空中旋轉飛舞！光華灼灼，猶如斗大的夜光珠旋舞於半空！

這班人舉頭仰望，均渴欲得到，漸而便手舞足蹈，忘乎所以；繼而喜極而泣，竟似平白龍袍加身，做了君臨天下的皇帝老子似的！轉而彼此怒目相對，倒像生怕對方把自己的皇位謀奪了去！突然發一聲喊，衆人便咬牙切齒的抱刀挺劍向對方撲去！

今回當眞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也不管對手是誰，非拚個你死我活絕不罷休！

衆人瘋了似的互相亂砍亂殺起來，不一會，老三這面先就有幾條大漢倒地，老二拚死刺向老大，老二的利劍卻搶先一步刺進老大的心房！老三失了目標，改刺老二，老二被他刺翻倒地，老三自己卻被自家一面的大漢砍了一刀……老三負痛，突然清醒，登時拔足就逃，一面大叫道：「有鬼！有鬼呵……」

衆人見他逃跑，都像殺紅了眼的賭徒，抱刀挺劍的向他追撲而來！老三嚇得如狠怒突，衆人緊追不捨，鬼哭神嚎的滾滾而去遠了！

司馬福、李二牛的心魄亦幾乎脫腔而去！兩人目瞪口呆，嘴巴大張，卻硬是說不出話來，猶如變了活死人似的！

賴布衣見狀，忙伸手向兩人肩上重重一拍，沉喝道：「幻像豈可當眞？速速醒來！」

司馬福、李二牛被這重重一喝，才猛然一驚，勉强回過神來，均面無人色道：「怎的了？怎的了？我等乃在夢中麼？」

賴布衣搖頭苦笑，知兩人魂離甫返，不敢喝破，便只輕輕慰道：「眞亦夢，夢亦眞，眞眞假假，又何必相分？」

兩人一聽，均感心頭猛地一震，便豁然而醒悟過來了，怔怔的直瞪着賴布衣。

賴布衣搖頭歎氣道：「魔由心生，這班人乍睹鳳凰龍珠，無法承受，便生心魔，遂而拚殺，你倆人卻被這班人的殘殺震懾，心魄幾欲喪失也！」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方知自己也幾乎成了那班人一般的瘋了，不禁嚇出一身冷汗。好一會，司馬福才定過神來，顫聲道：「這鳳凰龍珠如此兇邪，近牠作甚？」

賴布衣卻微笑道：「不然！白珠乃火鳳凰龍穴精華所聚，等閒無緣之人自然近牠不得，但若非心生輕侮之念，倒也無礙遠而觀之！」

司馬福吐舌道：「眼見方才那班人的慘狀，誰還敢近它？休道近它，便連見着也膽顫心驚也！」

賴布衣微笑道：「禍福一道，其實皆由自取，若那等人不起貪念，來這兒尋甚寶物，也便不會恰逢龍珠現身之禍！再如我等，雖亦目睹，但並沒强求，只遠而觀之，心存正念，則安然無恙，如此看來，禍福豈非咎由自

取麼?」

司馬福點點頭，道:「果然!果然如此!但賴兄所道强求不得，難道順求便可以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司馬兄且看，方才那火鳳凰何在?」

司馬福一聽，這才猛地憶起，方才迷忽間，並沒留意那火鳳凰的去向，如今那兒只剩了一個似乎仍在噴煙的洞口。

賴布衣見司馬福、李二牛兩人均大惑不解模樣，便微笑道:「潛龍活現，火浴鳳凰，火浴鳳凰已然重生矣!那白珠即其精華，已然重潛大地，遂成萬金難求的鳳凰龍穴!」

李二牛忙道:「賴先生!莫非那白珠隱身之處，便是鳳凰龍穴麼?」

賴布衣點點頭微笑道:「二牛此言，正深合尋龍要旨也!」

司馬福亦豁然而悟道:「然則尋着白珠的踪跡，便即尋着龍穴麼?」

賴布衣含笑點頭道:「正是!正是!今回誤打誤撞，雖遇兇險，但僥倖卻尋得一處眞龍寶穴!他日潮州地域，必出一代能人!」

司馬福卻猶豫道:「話雖如此，但白珠現已隱而不見，偌大山地，卻如何追尋?」

賴布衣呵呵一笑道:「司馬兄放心!賴某敢斷定，白珠隱身之處，必然不出十里之內!」

賴布衣說罷，便取出羅盤，仔細的測算周遭的方位，他心中的意念似乎越來越强烈，他手上的羅盤也動得越急，不一會，十里之內的潛龍走勢，他便似了然如胸。

然後賴布衣便盤坐於山地上，閉目沉思起來，也不知他思忖什麼。

司馬福、李二牛瞧見賴布衣這般神態，便不敢驚擾他。兩人呆坐着，百般難捱，便站起來，四處走動。

這時，寒月已然東斜，山野的夜色已漸呈灰朦。李二牛無聊之餘，便開口逗司馬福道:「司馬叔可知目下是甚時份?」

司馬福笑道:「你這算是考我麼?老夫一大把年紀，難道不曉得這是深夜子時時份麼?」

李二牛道:「司馬叔憑何推斷?」

司馬福道:「天色轉灰，月掛樹梢，不是子夜時份是什麼!」

李二牛卻笑道:「非也!非也!月掛東樹梢，天色轉灰朦，我敢斷定，距天色大明已然不遠矣!此時應是寅時末矣!」

司馬福怪笑道:「二牛發甚傻話?此乃子夜時份，距天明尚足差兩個時辰!」

話音未落，天色突地由灰朦轉成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司馬福笑道:「如何?這般黑如墨汁呵，偏你還說天明在即!」

李二牛微笑道:「這不過是黎明前黑暗而矣!」似乎已胸有成竹。

片刻後，漆黑一片的山野突然從東面的山間撕開一個缺口，缺口現出一片紅光，漸而缺口越來越大，擴展到橫跨整個山頭，在紅光中，察的一聲輕響，在缺口正中處，湧上一個渾圓的火球，光芒四射，山野大地一片嫣紅姹紫，豔麗非常。

李二牛臉上的笑容更歡。司馬福卻啞口無言，一陣面紅，暗道:「慚愧!慚愧!十八黃毛小子倒綳八十老兒!枉老夫江湖混了幾十年，卻栽在這黃毛小子手上!」他有點不服氣的道:「你憑什麼知道得這般清楚?」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久處水鄉，在水中自然比山地低了幾截，因此同樣徵兆，在水鄉見了是深夜子時，但在山地卻已經是晨早寅時末矣!其實這只是地域之差，也並非什麼大的差錯。」

司馬福見二牛不趁機挖苦他，心中一喜，道:「二牛所說甚是!難得你日漸謙讓，可喜之極，待會出了山，老夫請你痛飲一頓如何?」

「呵呵!司馬兄打算用酒肉封住二牛之口麼?」

身後傳來賴布衣的說話。司馬福扭頭一瞧，但見賴布衣反抄着雙手，神定氣閑的含笑望着他。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鷄腿打人牙根軟，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麼!」

賴布衣、李二牛亦哈哈大笑。這老少三人，相處日久，患難與共，肝膽相照，心中絕無隔閡，嬉笑怒罵，皆隨心而發，過後便一笑了之。

司馬福道:「賴兄一派輕鬆模樣，莫非已尋出龍穴去向麼?」

賴布衣微笑道:「果然!此山南有缺口，北缺拱衛，西峯低矮，無甚氣勢，唯東面羣山拱衛，華表捍門，瀕臨大海，正是潛龍向往之所也!」

司馬福、李二牛聽了，心中亦自歡喜。

* * *

此時天色已然大亮。三人在山地上坐下來，取出乾糧，分吃起來。

賴布衣吃了幾塊薄餅，便踱到山丘高處，他往北面昨晚火浴鳳凰之處一望，但見慘酷劇鬥殘跡猶在，觸目心驚，不禁搖首暗歎道:「火浴鳳凰，潛龍活現，彈指間死人無數，卻造就一代英才!此實爲一將功成萬骨枯之異數也!」說罷唏噓不已。

賴布衣轉身折返司馬福、李二牛身邊，道:「兩人吃飽了麼?」

司馬福、李二牛笑道:「可矣!正好行事也!」

賴布衣笑笑，便取出兩塊羅盤，分遞兩人道:「你二人各執一塊羅盤，依羅盤所指方位向東仔細尋覓，但羅盤指針改向，務須立地停下，否則恐有不測也!」

司馬福、李二牛接過羅盤，點頭答應，各執羅盤，向東面分成兩路行進。

賴布衣自己亦手執羅盤，在二人之間向東搜尋。

李二牛走的是東面左角位置。這位置恰與火鳳凰現身的坑口成一直線。

李二牛走在這條直線上，自然想起身後那堆被燒成焦炭的人骨，心中不禁悚然暗驚。但既是賴布衣指定的路向，他絕不敢偏離。

況且他跟隨賴布衣多年，耳濡目染，一直久待有朝一日自己亦手執羅盤，尋龍追脈，若能眞箇尋出龍穴呵，也不枉了賴先生教導一場的苦心。

李二牛步步小心，走一步瞧一眼，漸漸他感覺腳底甚熱，而且越來越熱，再向前走，只怕連鞋底也燙穿了!

他欲避開卻也不得，因爲他剛移開一步，羅盤的指針便搖晃起來。李二牛沒法，只好咬牙抵受腳底的灼熱，依足羅盤指示方向行進。

李二牛再向前走了幾十丈;他感到腳底不但越來越灼熱，渾身也燥熱難擋，熱汗嘩嘩的被蒸發出來。

李二牛暗道:「今番必被蒸乾矣!罷!罷!罷!生死也走一遭罷了!」

他咬緊牙關，冒着灼熱，繼續向前。一會後，他實在被燒灼得難以抵受，無奈朝羅盤指針上一瞥，希望出現奇跡，指針拐向，不必再走這該死的路線!

這一瞥之下，李二牛便驚叫一聲，原來指針嘩嘩的轉得飛快，這時便連方向也分不出了!

李二牛不知如何是好，他突地想起賴布衣臨行吩咐:「若指針拐向，務須立地停下，否則恐有不測!」

李二牛想起這話，如何還敢再動?因爲這時羅盤指針休道拐向，簡直有如風車般飛轉!

說也奇怪，當李二牛剛一停下，在他所站的一尺之地，立刻便覺灼熱全消，一股雄渾的暖流直透心田，他不但不覺難受，反感通體舒泰，受用非常。

李二牛樂壞了，心中只管想道:「休再動!休再動!如此受用，終生站於此便了!」

這時，司馬福在李二牛的右面幾百丈處，亦站定大叫道:「賴兄!羅盤指針已然拐向矣……唉呀!指針正是指向二牛所站之處，他也站定了，但不知他爲甚麼不發聲招呼?」

賴布衣這時亦已察覺甚麼，沉吟間，聽司馬福大叫，他抬頭朝左面幾百丈遠處一望，果見二牛呆呆的站着一動也不動。

賴布衣心知有異，大急叫道:「二牛，你怎麼了?快回話來!」

李二牛却仍渾然不覺，依然站着不動。

賴布衣心中又驚又急，他猛地把羅盤往山地上一插，羅盤指針竟亦指向李二牛所站之處，賴布衣一見，沉吟道:「這便是大地潛龍三點交滙之處矣!正是二牛所站方位，三點交滙，潛龍立現……哎呀不好!二牛遇險矣!」賴布衣失聲大叫道。

賴布衣已然判定李二牛所站之處，便是三點交滙之地，三點交滙，潛龍活現，等閒之人近它不得，輕則重傷，重則立斃。

賴布衣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也顧不得再行反複核證羅盤方位，拾起羅盤，便如飛的向李二牛那面跑去。

司馬福見賴布衣驚慌失措模樣，向二牛那邊飛奔，心中亦大急，連忙跟着跑向李二牛那面。

賴布衣、司馬福二人連鞋也跑丢了，却渾似不覺，他們三人的生死交情，確是萬金難求，實乃世間最珍貴之物。

賴布衣、司馬福終於一齊跑到二牛身前。賴布衣瞧二牛所站的方位一瞧，又往四周掃了一眼，更證實了自己的判斷!又見二牛雖然痴痴迷迷，却臉露笑容，彷佛極之受用的模樣，心中一動，連忙又抄起羅盤仔細的量度起來。

司馬福見二牛這副痴迷模樣，認定他必已凶多吉少，便大叫道:「二牛，你怎麼了?答話啊……」連叫了數聲，李二牛却依然毫不理會，亦不動一下。

司馬福更着慌，不顧一切的便伸手要拉扯李二牛，豈料他的手指剛觸及二牛的身子，立刻猶如被烈火灼了一下，痛得他幾欲失聲痛叫起來。

司馬福不禁哭道:「二牛呀二牛，莫非你已變了火牛了麼?你在時雖惹老夫生氣，但你不在老夫却更痛心，老夫還說好請你去大吃一頓，如今你竟無福消受，剩下老夫與賴兄二人，面前就擺着大盤美味燒雞也難以下咽……」司馬福接着又喃喃的訴說。

賴布衣這時也顧不得理會司馬福，他亦忙得滿頭大汗，他左量右度的，忙個不了。

司馬福一見，心下更認定李二牛凶多吉少，不禁更放聲大哭道:「……是了!是了!賴先生這般忙亂不已，必是眼見你已沒救，痛心之餘，趕忙替你測定墓穴矣!可憐你尚未娶親，更無子嗣，但有龍脈福蔭，亦無後人承受……」

賴布衣被司馬福的呼天搶地痛哭弄得一驚，他抬起頭來，才見了司馬福痛不欲生的模樣，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道:「司馬兄亂嚷甚的?誰說二牛不能陪你吃燒雞?誰說我在替他測定墓穴?從此刻起啊，你便一年請他吃一頓燒雞，也把你吃窮了!二牛經此一役，不但不會夭折，反而大添其壽呢!」

司馬福愕然道:「賴兄此話當眞麼?沒騙我麼?」

賴布衣道:「賴某騙你作甚?騙你

又不能當飯嚼！」

說罷，賴布衣再不理司馬福猶在驚愕，從布袋中摸出四道紙符，在二牛所站的方位東南西北貼了上去，然後凝神祝禱一番，伸手往李二牛身上一點，輕聲喝道：「鳳凰珠歸鳳凰穴！速速去來！」

龍穴脈氣　萬人所求

說時遲，那時快，賴布衣這般猛一喝，李二牛突地打了個寒噤，然後便失聲叫道：「……怎的了？我怎會站立於此？是了，方才那羅盤指針風車般轉，此地必有甚麼蹊蹺！」說着，便一步跨了出來。

賴布衣一見，喜道：「好極！好極！二牛今番因禍得福，錯有錯着矣！」

司馬福見李二牛眞的已然清醒，心中大喜，忙趨前執住他的手道：「二牛！你清醒了就好，方才老夫還以爲你已成了火牛，可急煞人也！」

李二牛道：「方才我並沒有遇甚麼兇險啊！只是初覺燥熱難擋，隨後便一轉而爲暖流，融流入體，非常舒服，但願多受用片刻，再不想移動半步便了，享受還來不及，有甚麼兇險？」

司馬福又好笑又好氣道：「你這死牛當眞不知死活，方才你其實已九死一生矣，不信，你便問問賴先生好了。」

賴布衣點點頭道：「司馬兄所言不差，方才你端的走在鬼門關前，你所踏一尺之地，恰乃鳳凰龍穴開竅之處，因此立時便見其效，渾身燥熱難擋。不但如此，鳳凰珠歸穴未穩，一遇外力，便即重托附體，幸好你心存正道，並無貪圖龍珠之念，否則若一動念，你體內便生吸力，龍珠即會托附入你之體內，是時你如何禁受得起？必成一焦炭而後已……方才我以大法施爲，已然鎮住龍珠歸穴，再不能逸遁，因此你才能安然脫身而出！」

李二牛一聽，這才恍然大悟，知自己方才委實從鬼門關上走回，忙向賴布衣謝了救命之恩。

賴布衣笑道：「你也不必謝我，因你之故，賴某已然尋得鳳凰龍穴矣！而且你因錯承鳳凰龍穴脈氣，日後延年益壽，百歲可期！千萬人夢寐以求長命之方，却被你誤打誤撞得個正着！」

司馬福一聽，咬牙道：「早知如此，老夫便走這左面矣！」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羨它怎的？這番機緣，非我所求，但不得不受，但若非賴先生在此及時施救，休道長命百歲，只怕我已變成死火牛也！」

賴布衣道：「二牛說的甚是，這是他的機緣，他人遇之，只怕便沒有這般好運氣矣！」

司馬福笑道：「不羨！不羨！老夫羨他怎的？老夫好歹也活了幾十年矣！」

當下三人哈哈一笑，司馬福又道：「這鳳凰龍穴如此厲害，得此穴之人，豈非驚天動地，富貴無比麼？」

賴布衣肅然道：「得此穴之人，不但富貴無比，且爲國家棟樑，名垂青史，萬世留芳，雖歷千年而不衰也。」

司馬福道：「請賴兄道其詳！」

賴布衣往四面一點道：「此處三面高山環繞，東面迎向浩瀚東海，三山拱衛，是爲卓旗、令旗、戰鼓、貴器皆備，別具一格；東迎瀚海，財運不絕，富格卓然。再者火浴鳳凰然後重生，萬千精華凝聚成珠，歸潛此穴，其龍氣之盛，百年難得一見，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矣！」

司馬福道：「賴兄莫非已思慮承受此穴之人麼？」

賴布衣點頭道：「賴某正爲此思忖也！」

司馬福奇道：「然則賴兄心目中可有這天大幸運兒人選？」

賴布衣沉吟道：「賴某在臨安天牢，便夢見彩鳳降臨此地，如今果然等着這處鳳凰龍穴，火浴鳳凰然後重生，這豈非與和尚還俗，歷盡艱辛方有大成恰合其緣麼？況且賴某當日有感而發，賜玄靜和尚曰自珍，亦恰含珍珠之意，此龍珠歸隱之穴，正好與崔自珍有合體之緣，不但如此，只怕其人尚有一段珍珠奇緣哩！」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均替崔自珍歡喜，却又情不自禁的羨道：「如此，該這姓崔的小子天大福氣矣！」

賴布衣微笑道：「崔自珍未得此穴，所歷千般艱難、萬般辛苦，兩位可知道麼？按賴某推斷，此子不但父母自幼早喪，而且愁苦憂患已歷三代矣，三代艱辛方有所成，旁觀之人以爲幸運，身受之人所歷痛苦，却非旁人所可以想像也。」

司馬福笑道：「是極！是極！若要老夫受足這三代之苦方有所成，老夫也不去求甚麼富貴，只求眼前逍遙快活算了矣！但如今這崔哥兒正四鄉遊蕩，不知所蹤，如何尋得着他？」

賴布衣微笑道：「司馬兄不必擔心，賴某已有主意矣！此地之事已了，待作妥標記，便可下山去也。」

李二牛搬來石塊，依賴布衣吩咐，與司馬福一道，在穴位四周以石壓符，作妥標記。

司馬福忽然饒有興緻道：「此山以前寂寂無名，但我等甫臨此地，便令此山日後驚天動地，賴兄何不施贈一名？」

賴布衣微笑點頭，他略一沉吟，便頭一昂吟道：「鳳凰浴火不須慌，錦繡重生鋪龍床，潮州風水從此發，鳳凰山上飛鳳凰！」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喜道：「好一句鳳凰山上飛鳳凰，這便叫鳳凰山也。」

潮州這一座山峯，當日就因賴布衣這一首風水氣運鈐記，得名爲鳳凰山。

日後潮州風水大發，賴布衣之名更廣爲傳頌，連與鳳凰山遙遙相對的一座寶塔，亦因此取名爲鳳凰塔。

在潮州地域，提起賴布衣，便知鳳凰山，提起鳳凰山，便知鳳凰塔，三者緊密不可分，爲後世之人千古傳頌。

* * *

當下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三人離了鳳凰山，折向西行，一路向廣府城而來。

隨着人流，入了城中，賴布衣等也不急着與崔老板會面，却先在城中尋了一家客店，暫且歇下。

三人吃了晚飯，身子困倦，也無心出街遊玩，司馬福、李二牛倒在床上，片刻便已呼呼大睡。

眨眼已是二更時份，客店外面路燈昏暗，行人也漸稀了起來。

賴布衣見司馬福、李二牛已然熟睡，這時只怕打雷也弄他們不醒，便悄悄的爬了起來，獨自走下客店大堂。

掌櫃正坐在櫃枱後面結賬。賴布衣走近前去，招呼一聲，道：「請教掌櫃，此地可有土地城隍一類的神祇供奉？」

掌櫃笑着抬頭，瞥了賴布衣一眼，道：「土地城隍是到處供奉的，此地又怎會例外？客官問這怎的？」

賴布衣道：「在下週遊異鄉，每到一處，例必先拜祭土地，方能入睡，否則便終夜輾轉難眠。」

掌櫃看來亦是一位信神之士，聞言喜道：「入鄉隨俗，進廟拜神，原是我漢室子民遺風。客官想必是有心人，好好，有心人神亦佑之！土地廟這城中無數，最近一處便在店中往東二里之處，那兒日夜香火不絕，最易相認。」

賴布衣謝過掌櫃指點，即走出店外，果然向東而行，走了二里左右，果然見一廟堂，雖然破舊，且是二更過後，但香火依然不絕。

賴布衣進了廟堂，但見神龕上供着一位土地神，却是一個女像，不禁心中大奇道：「別處土地神均是男像，且是老人，怎麼此處却供着一位中年女土地？」

賴布衣百思不解，便向一位進廟燒香的老婦打探道：「請教老嬷嬷，別處所供的土地乃男像，此地怎的却供了一位女土地？」

那老婦極恭謹的上了香，又叩了頭，祝告一番，才爬起來，瞟了賴布衣一眼，才道：「老哥哥想必是外鄉人麼？不然，爲甚麼竟不知這位大慈大悲的女土地神？」

賴布衣微笑道：「在下果然是外鄉客入城，每到一地，例必向土地上香，既來此處，自不例外，却見了這位女土地神。」

老婦點頭道：「如此甚好，看來你也是誠心之人，便告訴你無妨，此地原供的是男土地神，但供奉了幾十年，却毫無靈應，漸漸人們便對他心灰意冷，因此破落。月前，忽然有人夢見一位中年婦人，自稱奉了閻王之命，來此接任土地，又道前任土地因只顧安逸，不理民間疾苦，已被召回地府，革職爲鬼卒矣。初時人們尚感疑惑，但後來衆人都力言自己亦曾見過，因此便姑妄信之，改奉了這位女土地。這女土地的模樣是衆人憑夢中記憶而塑，想必與原神不大相似。但豈料這女土地並不計較這等表面功夫，自供奉之後，果有靈應，雖非有求必應，但小災小難的，却求之盡除，因此香火便越發鼎盛矣。」

賴布衣謝過老嫗，獨自沉吟道：「世上竟有這般玄妙之事……」

這時廟內已空無一人，賴布衣便走了上前，上了一炷香，却不下跪，站立禱告道：「吾乃賴布衣是也，若土地有靈，求尊神代通傳一位陰間婦人，其姓秦名姬，有女名蘭兒。有勞！有勞！特以此相謝……」

賴布衣說罷，即掏出一道符咒，在土地神案前燃化了。

賴布衣這一道紙符，甚有來頭，名曰：驅魔護體咒，生人承之，可除百病，陰人承之，立增功力。

就在紙符成灰時，忽然廟外飄進一陣陰風，但並不太凜然，略覺寒意而矣，這陰風直飄到賴布衣身前停下，一晃眼間，已化作一位婦人，向賴布衣冉冉拜道：「小神秦姬，拜見賴太素公。」

賴布衣一聽，定睛朝這婦人一看，心中又驚又喜，道：「原來是妳麼？秦姬莫非已得道成神了麼？」

秦姬道：「小神當日聽從太素公之言，離了古寺，母女一心相依靜修正果。一日，持太素所贈玉石，又蒙綠茹仙姑相助，救一船百人於風浪中。就因此德，立傳閻王地府，閻王念我母女立下陰功，破例恩准我母女一人輪廻轉世，又因輪廻之期已過太久，又特恩准可以附體托世。老身自忖已久慣陰間生活，便讓蘭兒附體於廣府城內李姓人家，其女名叫李小珠身上轉世爲人。閻王又念我母女情深，將賜我爲廣府城中土地，雖陰陽相隔，亦可時時相聚。前因後果，皆太素公再造之恩也！」

賴布衣聞之亦喜道：「一念之德，終成正果，當眞可喜可賀！賴某不過適逢其會，舉手之勞罷了，尊神不必耿耿於懷。」

秦姬土地連稱不敢，又道：「太素公方才欲傳小神，更以大法增小神法力，未知有何差遣？」

賴布衣道：「賴某正有事相煩！」當下把崔自珍之事與秦姬說知，道：「尊神若能助其一臂之力，指點迷津，也成全了他一番孝心，事成之日，更

請代爲通傳，即着他盡速返城。」

秦姬微笑道：「此事容易，所謂陰有陰路，陰人尋陰間之物自然不難也，太素公放心，此事包在小神身上便是了。」

秦姬道罷，忽然又想起一事，面露懇色，道：「小女現已得名小珠，在廣府陶樂居酒樓李家居停，太素公若有緣遇見，未知可否相助照應一二？」

賴布衣微笑點頭道：「賴某他日相會，當爲她盡一點微力罷了！」

秦姬一聽，大喜，連忙謝道：「得太素公俯允，小神心願足矣，此恩此德，沒法言報，就請太素公受小神代小女一拜。」

秦姬說着，竟欲跪下叩拜，賴布衣連忙閃過一旁，正言道：「尊神切勿如此，自古有道，神不拜人，否則定必折壽，尊神心意，賴某心領了。」

秦姬爲女兒之事情急，這時亦猛然醒悟，忙道：「小神一時魯莽，太素公休怪。小神這便別過，可於廣府城內等候崔公子消息便了！」

秦姬道罷，身子一晃，已然化作一陣陰風飄然而逝。

賴布衣不禁感慨道：「可憐天下父母心，就算身處地府，亦對兒女牽腸掛肚，如此看來，視父母爲陌路之人，當眞豬狗不如也。」

賴布衣向神案上的秦姬化身謝了，便走出廟來，此時已是三更時份了。

賴布衣悄悄返回客店，司馬福、李二牛睡得死豬一般，賴布衣也沒驚動他倆，躺上床去，一會也自入了夢鄉。

第二天，司馬福最早醒來，見李二牛依然打着呼嚕好睡，便拍了他一記屁股，吆喝道：「燒雞來了！」

話音未落，李二牛已一骨碌的翻身跳起，揉着雙眼嚷道：「……燒雞在那兒？快拿來吃了！」

司馬福不禁哈哈大笑，李二牛才知司馬福算準他最喜吃燒雞，故意拿這來逗醒他，當下亦忍不住哈哈大笑。

賴布衣被他二人吵醒，便也起來了。三人梳洗完畢，司馬福便道：「一覺好睡，再沒丁點疲勞，賴兄有甚麼差遣，便趁早吩咐下來便了。」

賴布衣一見喜道：「好啊！司馬兄今回却勤快也。」

李二牛笑道：「這老兒，明知此刻已返回廣府，算計着要吃一頓美味的，自然要硬充好漢，討好賴先生你啦！」

司馬福呵呵一笑道：「你這死牛，又非老夫肚子裏蛔蟲，怎的便知老夫心事？人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我這却是手腳勤快必有報酬！」

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道：「好！好！手腳勤快，正是我等人處世之道也！但現下却不須勞頓，只管逕闖崔府，去飽吃三幾頓如何？」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要進崔老板這妙人的府上，登時眉開眼笑。

但司馬福鬼靈精，有點不放心道：「未知崔家在崖上祖墓之事如何了？這一別半月，若賴兄之法已靈，自然好酒好肉相待；但若未靈啊，這一進去，豈非送羊入屠房麼？」

賴布衣微笑道：「賴某喜歡崔老板這妙人，所點之法乃速成之反三煞，靈與不靈，屆時便知分曉矣！」

三人一道走下店來，吃早點時，司馬福忽然想起一件事，又道：「賴兄不是欲尋崔小和尚返城麼？却未見賴兄有甚動靜。」

賴布衣笑笑道：「放心便了，此事賴某已有安排，擔保崔自珍不消三日，便返城來了。」

司馬福失笑道：「賴兄，只道你從無虛言，只怕今回是例外吧！」

賴布衣一怔，道：「司馬兄何出此言？」

司馬福道：「這小和尚尋他父母遺骸，人海茫茫，猶如大海撈針，上次尋了兩個月也毫無所獲，這次只出去十數天便有所獲？他若一日尋不着雙親遺骸，便一日不回，他又不是千里眼、順風耳，他怎知賴兄你等他？他又怎會返回？他若空手怕苦而回，此人就算是見到也沒用矣！因此依老夫之見，若我等在城中空等不動啊，便一百年後，這城倒了大半，他也不會返回！」

賴布衣哈哈一笑，道：「是極！是極！他若不回，我等心焦；但他若空手而回，我等却又心痛；既然左右爲難，想他怎的？且看其運氣如何便了！」

三人吃過早點，結了賬，便走出店外，一路朝寶華珠寶店這面走來。片刻功夫，不覺已然走近了。

司馬福乃有心人，他趕緊往那店外門面一溜，便悄聲笑道：「那門面果然改了，橫跨的金龍已然不見，却換了一副綠色匾額，但不知這匾額上寫甚麼名堂？」

三人果然遙見寶華珠寶店已然變得面目一新，少了金碧輝煌，却添了祥和氣息。

李二牛眼尖，一眼就瞧清了匾額上的字體，悄聲道：「這匾額上寫着『童叟無欺、公道交易』這八個大字哩！」

賴布衣凝神一瞧，果然是「童叟無欺、公道交易」這八個大字，便暗暗點頭微笑道：「可矣！不必進去打擾人家做生意，這便上崔府與崔老板相見便了。」

司馬福走在街上，心中依然忐忑不安，賴布衣又沒說破，這店中門面改得怎樣，這一進崔府，却又立刻面對另一難題，難道賴布衣有奪天地造化之能，但子嗣一事，却如何可在數天半月便知端詳！

但賴布衣神色泰然走在前面，司

馬福無奈只好緊緊跟着。

三人到得崔府外面，家丁似乎已認得三人，遠遠一見，便如飛的奔入裏面通報。賴布衣走到門前時，崔寶華的三位夫人竟然已守在門內相迎矣。

大夫人向賴布衣含笑一福，道：「老爺今早上府衙辦一點稅捐之事，他已吩咐下來，但賴先生駕到，賤妾等三人必親自出門迎接！」

賴布衣連稱不敢，司馬福見了這陣勢，心內稍安，跟着走進崔府。

三位夫人招呼賴布衣等坐下，又殷殷的獻上香茶，三位夫人還伴在一旁侍候。

賴布衣着實過意不去道：「三位夫人請坐下說話便了，若這等客氣，只怕折殺在下三人也！」

大夫人含笑不語，二夫人却羞怯的一笑，道：「老爺說過，若賴先生駕臨，留他不住，招待不週，便唯賤妾等是問，賤妾等豈敢相違？因此賤妾等就算跪在地上，亦要留住賴先生多住數日，這般站着侍候，只怕已嫌禮數不週矣，賴先生休怪才好！」

三夫人亦唯唯稱是。

這可把賴布衣弄得坐立不安。司馬福心中亦突突一跳，他見李二牛旁若無人大剌剌的坐着喝茶，不禁暗地咬牙道：「這小子，也不怕活活折殺也，這般隆而重之，只怕是留客之妙法，留待這姓崔的返來，便要追究了！這三位夫人好端端的站着，這子嗣一事，八成是毫無着落也！」

就在司馬福暗自焦慮不安時，外面却飛快的搶進一位男子，司馬福一見這人，心下更着忙，原來此人正是妙人崔寶華老板！

* * *

崔寶華大步流星的走到賴布衣的面前，噗咚一聲便跪了下來道：「賴先生請受在下一拜！」然後，不待賴布衣客氣發話，却就飛快的站了起來，面上一陣潮紅，似乎他在夫人面前叩拜客人是他平生的第一次，這對他來說自然不知有多艱難，但似乎若非如此，却又無法表示心中的萬分感謝！

崔寶華這翻身站起，便哈哈一笑道：「賴先生眞信人也……三位賤內想必沒有怠慢之處吧？」

賴布衣苦笑道：「休道怠慢，三位夫人若還這般隆而重之下去，賴某只怕便要轉身而逃也！崔老板請三位夫人自便吧，因賴某之故，太難爲三位夫人了！」

崔寶華聞言，呵呵一笑道：「應該！應該！若非如此，豈可稍表我等謝意？但賴先生心性淡薄，三位夫人便返內堂去吧！」

三位夫人一齊向賴布衣拜辭，才退入內堂去了。

賴布衣這才鬆了口氣，他歎道：「崔老板有話直說便了，其實無須行此大禮！」

崔寶華長歎一聲道：「賴先生乃崔家一脈的天大恩人，若非如此，教崔某如何心安？實不相瞞，三位賤內不惜拋頭露面，侍候賴先生，其實乃她們自己心意，她們道若非如此，也難表達心中的謝意。」

司馬福這時才稍覺心安，他見崔老板對賴布衣的感激絕非造作，深知若非於他有甚大好處，他亦斷不會如此隆重。於是便微微一笑道：「崔老板何出此言？」

崔寶華雙目一亮，道：「當日與賴先生分手後，在下便急急趕返城中，實不相瞞，當時在下亦心存疑慮，心道賴先生之法果眞如此靈驗麼？」

司馬福忙道：「自然靈驗！但也不急在一朝半夕也！」

崔寶華不理司馬福的打岔，只管按自己的話題道：「在下返回後，便立刻召集人手，分作兩撥，一撥負責改換店鋪門面；一撥逕直上那如門的雙崖上去，負責修改祖墳工作。店鋪改換門面之事易辦，不消半日，便已換了下來，在下見那綠色匾額有點空蕩，便大着膽子，在上面添了八個大字……」

李二牛笑道：「我等已見到了，是那『童叟無欺、公道交易』八個字麼？」

崔老板點點頭道：「李兄弟好眼力，果然已見着了。在下大膽加上，但未知可合賴先生的風水氣局？這暫且不論。在下的心思全在那改墳之事上，於是便馬上去崖上祖墳處，着一班人手在墳前墳後廣植綠樹，在下還怕綠樹難以全活，便特地重金聘了四位民伕，駐守崖上，日夜照護，如此不出十日，崖上所植百棵綠樹已生機勃勃，相映成蔭矣！」

司馬福接口道：「崔老板這一番施爲，久後便必見其功也！」

崔老板哈哈一笑，道：「若久而見其功，怎顯賴大俠出神入化之能？」

司馬福驚道：「崔老板若一心只求速成，那就未必如願也！」

崔老板道：「如何不能如願？」

司馬福怪笑道：「自古有道：風水佬騙你十年八載，這尚算時間短的了，崔老板難道不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古語麼？」

崔老板笑道：「這只是平庸之士信口開河罷了！賴大俠豈可與之相提並論？」

司馬福心驚道：「賴大俠亦非神仙，他就算有多大神通，也斷不能點石成金也。」

崔老板却微微一笑，道：「未必！未必！司馬兄只怕太小看賴大俠之能矣！在下正有天大喜訊，但無法在人前直言，憋在心裏，幾欲悶死了。幸好賴大俠已然在崔某面前……」

司馬福一聽，更驚道：「你有甚麼話對賴兄說？」

崔老板笑笑，俯身在賴布衣耳邊輕言了幾句甚麼，末了，又輕聲道：

「依賴兄之見，是否如此？」

賴布衣微笑點頭，道：「果然！果然！崔先生只管放心可矣！」

他倆在低語輕言，李二牛倒沒甚麼，却把個司馬福急得抓耳搔腮，終於忍不住道：「賴兄啊賴兄，若不對勁開溜，可莫忘了招呼老不死一聲也！」

賴布衣微笑不語，崔老板却一怔道：「說甚麼開溜之言？莫非司馬老哥嫌在下招呼不週麼？」

司馬福尷尬的咧嘴一笑，終於忍不住把心事亮出來道：「罷！罷！罷！老夫心裏有話，好歹也說白了！老夫只怕那番施爲若不靈驗，崔老板便舊賬新賬一道結算也！因此老夫一見人家悄聲私語便覺心驚膽戰也。」

崔老板呵呵一笑，道：「司馬老哥多心矣！在下方才實非存心隱瞞，實是此話有點難宣於口，若眞箇如此，說出來倒沒甚麼，但若妄自惴測，說出來便被人引作笑柄矣！因此非得當面向賴先生聆教清楚，然後方可直言也。如今好矣，在下的喜訊，既由賴大俠稱是，那便千眞萬確，萬無一失矣！」

司馬福又好氣又好笑道：「崔老板啊崔老板，你只怕是弄昏了頭，顛而倒之，倒而顛之，說來說去，還未說出是甚麼大喜訊！」

崔老板哈哈一笑，道：「是極！是極！在下果然是喜昏了頭也，在下那店鋪，依賴先生之法改了門面，你猜如何？五日前，店中伙計齊心合力，做成了一宗大生意，與一位富商成交了一筆幾千兩黃金的生意，這可是敝店自開張以來最大宗的生意啊！」

司馬福笑道：「這果然值得高興，這幾千兩黃金的大生意，崔老板想必是着實大賺了一筆矣！」

崔寶華猛一擺手，道：「不說它！不說它！生意事小，子嗣事大也。司馬老哥可知道？在下三位賤內，十日前，已全數夢熊有兆矣！」

司馬福一聽，登時目瞪口呆，好一會才道：「三位夫人全數夢熊有兆，何來之太速？崔老板啊崔老板，你莫不是盼子心切，算錯了三位夫人月癸之期了？」

崔寶華斷然搖首道：「錯不了！錯不了！在下已請了名醫聆教，力言按脈象而言，三位賤內確實已懷有身孕也！司馬老哥若不相信，賴先生亦可作證也。」

司馬福失笑道：「賴兄又非婦道郎中，他如何作證此道？」

賴布衣微笑接口道：「果然如此，崔老板並無虛言也。」

司馬福目瞪口呆道：「爲何竟如此速發？」

賴布衣道：「崔家其實已得龍脈，可惜未善加承納罷了，先機已種，再經以反三煞之法助之，去其龍脈殺伐之氣，殺伐之氣既去，子嗣自會立時發旺也！況且方才賴某與三位夫人相見時，已察其面色隱見青紅，此乃婦人懷孕之兆，再者崔老板子嗣宮由灰黑一轉爲光艷，便知其子嗣臨世在即矣！」

崔寶華一聽，喜得眉開眼笑，直撫掌道：「如何？如何？司馬老哥可相信了麼？」

司馬福搖頭苦笑道：「賴兄啊賴兄，你若從醫道，只怕普天下的名醫都失業矣，別的不論，單就驗孕一道，普天之下，只怕便無人能及你項背……」司馬福一頓，忽然釋然的呵呵一笑道：「賴兄既有此神通，何不一發爲崔家判明男女，也好等崔家有個準備。」

賴布衣微笑道：「此事不難，依賴某所判定，崔家子嗣，乃三男一女！」

賴布衣此言甫出，不但司馬福聳然動容，崔老板更是喜得目瞪口呆，連話也說不出一句，倒是司馬福有心成全崔老板，便趕忙道：「賴兄此說有甚根據？」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先古秘傳相法有云：生女右掌有青紅，生男左掌青紅；又兩眉下垂多生女，兩眼尖長生貴兒；三位夫人獻菜之際，已露其相矣！若賴某眼力不差，日後大夫人必生男兒，三夫人亦然；倒是二夫人喜獲雙胞，一男一女，合共三男一女，分毫不爽。」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均呵呵大笑，向崔寶華賀道：「恭喜崔老板，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來了個子孫滿堂也。」

崔寶華早歡喜得熱淚盈眶，不知所措的緊執賴布衣手道：「賴先生所斷，必無虛言，崔家血脈，均賴先生所賜，賴先生於崔家恩同再造也！」

賴布衣眼見崔寶華有子承嗣，且一來便是三男一女，亦自替他歡喜，笑吟吟的道：「崔老板不必客氣，賴某不過適逢其會，舉手之勞吧了！」

崔寶華喜極而泣道：「不然！於旁人而言或許不算甚麼，但於崔某而言，年過四十，事業已有所成，唯一缺者子嗣也！如今却一發而大旺特旺，這還不教人歡喜欲狂麼？」

司馬福這時已然滿心舒暢，再無半點疑慮，他笑着接口道：「多謝之言，時日正長，慢慢再說也不遲，只是我等在荒山野嶺捱了半月，肚子中的剩餘酒菜均被榨乾了，崔老板便不想法子解救一二麼？」

崔寶華一聽，笑道：「在下喜昏了頭，連這也忘掉了，這還不容易？在下立刻便去遍請廣府四大名厨返府，替三位設一席廣府八大名菜盛宴如何？」

司馬福、李二牛正要稱好，賴布衣却接口道：「崔老板厚意，賴某心領，但眼下尚非歡宴時候，因三個時辰後，崔自珍必然趕到，他手捧親骸，不宜進崔府，務須盡速下葬親骸，克盡孝道，他日方可望大成！但殮葬費

一事，却甚費周章，待賴某替他籌劃妥當，再歡聚相宴吧了！」

崔寶華一聽，便呵呵一笑道：「賴先生既身在崔家，這殮葬費一事，還須到別處籌謀麼？約需多少，賴先生吩咐下來，崔某包在身上便了。」

賴布衣見崔寶華這般熱心豪爽，心中歡喜，暗道：「此人心胸寬闊，待人眞誠，倒不虧賴某一番栽培！可惜此人富則富矣，但貴則無望，日後難免被人欺負！罷！罷！罷！賴某爲人爲到底，乾脆因利成便，一併成全他罷！」

賴布衣思忖妥當，便微笑道：「難得崔老板這般熱心，委實令人佩服，但此事却有爲難之處……」

崔寶華笑道：「有甚爲難之處？再多花費，崔某亦心甘情願，況且若非崔小哥兒，在下亦不能拜識賴先生，自然就莫說這連番大喜之事，因此說來，崔小哥兒與崔家甚有緣份也，我這助他一筆殮葬費，也是天公地道也！」

賴布衣搖首道：「賴某爲難之處，非因錢銀一道。但龍脈者，貴在一脈相承，先人下葬於龍穴，後人務須克盡其力，以盡孝道，方可順接其祖宗龍脈之氣，若非如此，重則天裂其墓，不容其葬；輕則無福消受，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是故崔小哥親骸須其歷盡艱辛尋回，而殮葬一事，亦須由其一脈籌措。崔老板與他非親非故，是故他斷不能無功受祿也！」

崔實華一聽，不禁怔了一怔，似乎不解贈人錢財亦有這許多講究！他沉吟片刻，忽有所悟，遂決然道：「賴先生既道貴在一脈相承，崔某與他同姓，五百年前想必是同一血脈，如今我再認他爲侄，其父則我義弟，如此權助侄兒，未知是否可算一脈相承？」

賴布衣一聽，大喜道：「若崔老板肯如此紆尊降貴認他爲侄，此事成矣！」

司馬福與李二牛却肚子打鼓道：「這一頓酒宴眼看暫時是吃不成了！但也該先塡塡肚子再作打算，眼看已是中午時份，可憐我等肚子裏尚只有一頓早點而矣。」

崔寶華何等脚色？他一見司馬福、李二牛坐立不安模樣，便知他二人心意，馬上笑道：「三位想必肚子餓了？這便請進內堂用飯如何？賤內早就吩咐下人預備好酒菜矣！」

賴布衣等欣然答允，進內堂用膳畢，崔老板又陪賴布衣出大廳用茶。

賴布衣心中不安，便對崔實華道：「崔老板不出店中看看麼？你有事請自便好了，我等隨便坐坐，待崔小哥到來，再請崔老板出來商議。」

崔寶華笑笑道：「不礙事！不礙事！在下那店中有頭櫃等老成伙記照應，大可應付矣，今時不同往日，自店中改了門面，衆伙記倒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齊心協力，崔某放心得很矣……但賴先生怎知崔哥兒行將返回？」

司馬福笑道：「我這賴兄呵，今天一起床，便道崔小哥即將携親骸而返，他倒像夢中先知先覺似的！」

崔寶華信又不是，不信又不是，詢問似的望着賴布衣。但賴布衣却含笑不語，似乎已然成竹在胸。

滿懷心事　辭別寶華

就在此時，一名家丁匆匆跑了進來，道：「崔公子已然返回矣……」

賴布衣一聽，毫不驚奇，應聲道：「好極！這便相煩老哥代崔公子接轉手中骨塔，放於崔府偏廳神案之上，再着崔公子進大廳相見便了！」

家丁已上了年紀，知賴布衣此人在崔府中的份量非同小可，聞言連忙答應着轉身而出。

司馬福這下子可就傻了眼，他一把揪住賴布衣的袖口，涎着口臉笑道：「賴兄呵賴兄！莫非你已得道成仙了麼？」

賴布衣笑道：「我如何便得了道成了仙？」

司馬福道：「若非如此，爲甚你有這夢中先知先覺之大神通？」

賴布衣微笑道：「夢中先知先覺不敢當，夢中先勞先覺或許會有的。」

說話間，那崔自珍已然由家丁引領，神色匆匆的走了進來。

崔自珍一見賴布衣，便連忙走到他身前，跪下叩頭道：「……賴先生爲小的當眞盡心竭力矣！」

賴布衣伸手扶起崔自珍，慰道：「苦盡甘來，從此又漸入佳景矣！」

司馬福又驚又奇，道：「崔哥兒怎知賴先生正在崔府等你？莫非內裏另有乾坤麼？」

崔自珍道：「此事果然甚爲奇特，小的也委實難明所以，但深知此事必與賴先生有關而矣……」

司馬福急道：「甚麼所以、而矣！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倒快點說出來吧了！」

崔自珍點點頭，道：「小的自當日與賴先生分手，離開崔府，也不知此行何去，只是任着性子，信步而行。這一路行去，不覺已離了廣府地城，向當地人打探，才知那地方叫南海郡。小的一路順着河流而行，因小的是從河流而來的，父母的遺踪想必亦在近河流之處，因此便循此線索找尋。在南海郡走了一整天，不覺已到河流拐彎之處，前面有三條河流交滙，小的也不知沿那條河流下去，因此就失了線索。小的彷徨無計，只好一路向人打探，是否識得一戶家破人亡、寡婦自盡殉夫的崔姓人家，可惜碰到的人均說並不知情……」

崔自珍說着，觸動傷心處，不覺又流下淚來。他伸手抹去，才接下去道：「就在昨天晚上深夜時分，小的茫

無目的走到一個土地廟前，忽然無故絆了一跤，在昏然中，忽然見到一位婦人，拄着拐杖，在小的身上連點了數點，道：『汝先母遺骸便在廟後荒地一土坡裏面，汝挖掘後可用骨塔盛之！賴布衣大俠於城中崔府等你，明日一早，汝須盡快趕回城中去也。』！言畢，這婦人化作一陣陰風就不見了！小的乍然醒來，便依言到廟後，果見一土坡，小的便以手挖土，雖十指磨破，僥倖却果然尋着先母的遺骸……第二天一早，小的便連忙抄近路趕回來與賴先生相見……」

崔自珍喘了口氣，道：「賴先生，小的知道，必是賴先生你暗中施爲以助小的成事！」

司馬福這時便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崔寶華亦聳然動容，呆呆的望着賴布衣。一時間，眾人均默默無言。

賴布衣一聽，才知事情並非一如預料般順利，如今只得崔家先母遺骸，先父遺骸却未尋着，這承接龍脈一事便大打折扣，心中不安，但又不便於此時說破。他又知眾人均甚感驚愕，便微笑着把秦姬之事說了出來，但却把秦姬女兒已然附體化爲李小珠一事隱去。

眾人一聽，這才恍然大悟。而崔寶華不禁仰首歎道：「豈料賴大俠上通天庭，下接地府，縱橫大地，崔某有幸結識，當眞僥倖之極！」

賴布衣憶起秦姬之言，當下仔細一瞧崔自珍，只見他額上喜鸞星果然已隱隱躍動，顯然已隱伏一段婚姻奇緣，心中一動，便有了計較。當下賴布衣含笑問崔自珍道：「崔哥兒孤苦伶丁，是否極欲得一位親人？」

崔自珍歎道：「小的貧賤清寒，誰肯認我作親人？這念頭小的不知夢迴多少次矣，但可惜只是作夢而矣！」

賴布衣微笑道：「然則你覺得崔大叔待你如何？」

崔自珍歎道：「崔大叔爲栽培小的，竭盡人事，可惜小的運滯，辜負了崔大叔的一番美意，小的欠他的情，只怕來生方可圖報了！」

賴布衣道：「今生未了，何謂來生？既崔哥兒對崔大叔如此感激，賴某便替你作主，拜崔大叔爲你的親叔，你道如何？」

崔自珍一聽，又驚又喜道：「小的若有崔大叔爲親叔，他日必竭盡子侄之道，以報他栽培之恩……但崔大叔如何肯認我這個貧賤侄子？」

崔寶華一聽，呵呵一笑道：「好！好！你既有此意，還不跪下拜見叔叔麼！」

崔自珍一聽，果然跪下，恭恭敬敬的向崔寶華叩了頭，道：「小侄拜見叔叔！」

崔寶華伸手扶起崔自珍，喜道：「好！好！好！崔某自忖此生子嗣無望，豈料數月之間，子侄接踵而來！好不快活！」

當下崔寶華又着人請三位夫人出來，受了崔自珍拜見嬸嬸的大禮。三位夫人亦喜崔自珍聰明伶俐，克盡孝道，當下撫慰了崔自珍一番，這才退入內堂而去。

崔寶華道：「你既拜我爲叔，目下你有難處，爲叔豈可袖手不理，殮葬義兄義嫂之事，爲叔一力擔承，賢侄只管依賴先生主意行事便了！」

崔自珍猶豫間，賴布衣微笑點頭道：「崔公子還不拜謝叔叔麼？」

崔自珍連番奇遇，弄得已有點不知所措，聞言連忙向崔寶華拜謝。

賴布衣見諸事妥當，心中欣喜，便向崔寶華告辭道：「賴某暫且別過崔老板，令侄自珍尚有一宗夙願未了，賴某這便帶他出去行事。」

崔寶華依依不捨道：「賴先生此行可有回返之期？」

賴布衣微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若賴某有相求之處，自會前來打擾也！」

崔寶華見賴布衣不肯定下次再見面之期，心中大急，忙道：「在下答應廣府八大名菜盛宴尚未踐行，賴先生這便捨崔某而去麼？這教在下如何心安？」

賴布衣想了想，不忍逆却崔寶華的心意，便道：「素聞廣府有一家名酒樓叫陶樂居，賴某答應，崔公子之事一了，便在陶樂居與崔老板歡聚如何？」

崔寶華一聽，深知賴布衣言出必行，心中這才稍覺安樂。當下他又連忙着人到賬房中取來一疊銀票，雙手捧呈賴布衣，含淚道：「些微薄禮，以壯賴先生行色！若賴先生拒絕接納，在下便只好着三位賤內出來，一齊向賴先生你叩頭了！」

賴布衣見崔老板意懇情切，也就不忍令他難過，伸手接過銀票，却瞧也沒瞧，就遞給李二牛。然後才道：「如此，多謝崔老板厚意了！崔老板也不必難過，賴某浪跡江湖，若有緣份，自然千里亦可相會也！」

崔寶華深知已萬難留住，只好作罷，他忽然憶起一事，忙道：「日後在下產下兒女，請賴先生賜名！」

賴布衣甚喜崔老板的爲人，便含笑點頭答允。他略一沉吟，想起崔家血脈，實來自祖墳龍脈，心中一動，便朗聲道：「崔家發旺，乃來自崖上龍脈，崔家祖墳所處之地，雙崖如門，中夾急流，殺伐之氣煞絕子嗣，幸而絕處逢生，龍脈重發，遂得一女三男，子嗣大旺。承納此緣，生女可命名爲照，三男名曰石、門、重好了！」

崔寶華喃喃道：「女名照，三男名石名門名重……合起來，豈非『石門重照』麼？好極了！四字盡點出此段千古佳話！」

當下崔寶華又殷殷的向賴布衣謝了，這才把賴布衣伴送出府外老遠，然後依依難捨的與賴布衣、司馬福、

李二牛道別，崔自珍又向崔寶華拜別了，崔老板這才悵然若失的返府而去。

離開崔府老遠，早在交頭接耳的司馬福、李二牛突然擠到賴布衣身邊，瞥了落在後面的崔自珍一眼，司馬福這才猛的一拍手道：「賴兄呵賴兄！你道崔老板給你的銀票有多少？倒虧你連眉毛也沒動就接了過來。」

賴布衣微笑道：「銀票多少是他的心意，管他怎的？賴某不忍逆却，這才接了！」

賴布衣說得輕鬆，司馬福却被弄得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好一句不忍逆却！賴兄你道這銀票是多少？乖乖呵！老夫一生人也沒見過這等數目的銀票……」

賴布衣被司馬福這模樣弄又好笑又好氣，道：「到底多少？司馬兄難道被這數目弄瘋了麼？」

司馬福又瞥了後面的崔自珍一眼，見他只管低着頭走路，這才傻笑道：「老夫若瘋了便能見着這銀票的數目，便瘋上十八輩子也心甘樂意……啊哈！這是一疊整整一萬兩的銀票！我與李二牛早暗地數清了，一共五張，每張二千兩，合共一萬兩，這大數目便挖了老夫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老夫若有了這筆銀兩呵，便在床上躺十八輩也不必發愁矣！」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這容易之極，若司馬兄你願意，這疊銀票便歸你所有便了！」

李二牛亦笑道：「是呵！如此，司馬叔你便可以立刻返回老家，安樂享福矣！」

司馬福一聽，怒道：「你這死牛！誰說我要返老家？誰說我要安樂享福？若要拋下你等不顧而去呵，老夫寧願一把火把這見鬼銀票燒了！」

賴布衣欣慰的一笑，尚未及答話，崔自珍已快步趕了上來，向司馬福豎起拇指頭道：「你們方才之言，自珍其實已聽清了，佩服！佩服！這才當眞叫萬金不易的生死患難情也！」

司馬福這才轉怒爲喜，又嘻嘻一笑，點了一點崔自珍的腦殼，怪笑道：「你這小子，隨了我等，也學得如此刁鑽古怪了？你知道甚麼？這萬兩銀雖多，但要老夫獨自一人享用呵，却沒甚樂趣，況且這區區萬兩銀，怎可與我這賴兄相比，你可知他的斤兩價值？他簡直就是一座金山銀礦，錢銀雖多終有一日會花光，金山銀礦却用之不盡，若貪那區區萬兩銀的，準是普天下最蠢的大傻瓜！老夫若幹此大傻瓜才幹的蠢事，老夫豈非大傻瓜中頂尖大傻瓜麼？」

賴布衣、李二牛聞言，瞧見司馬福這怪模樣，均哈哈大笑，司馬福自己亦呵呵的傻笑起來。

崔自珍這才明白，自己身邊這三位風塵俠客，委實是萬金難易的生死患難之交，自己能與這等人爲伍，是他的天大福氣。

四人說笑着，不覺已走過了幾條街，賴布衣眼見諸事順利，但偏偏崔自珍先父的遺骸却依然沒有着落，心中悵然若失，憶起此事，他便沒了心情說笑。

司馬福等那知賴布衣此時心事。只道他急着尋找那欲去的陶樂居酒樓便了，司馬福心中暗奇道：「這賴兄千不揀萬不揀，怎地偏偏揀中這陶樂居？莫非這裏面又有甚乾坤麼？」但他不敢再輕易道出了，只在心裏悶着。

司馬福急欲知道結果，便自告奮勇，搶着向路人打探。陶樂居果然甚有名氣，一問便無人不曉。

四人向城東太平街走去。遠遠的果然便見一座三層高的大酒樓，四人便走過去，進了陶樂居酒樓。

陶樂居樓下是早茶飯市之處，上面二層則供客人住宿，經營的是純正的飲食住宿生意。

裏面地方寬敞，桌椅碗筷收拾整整有條，最討客人歡心的，是酒樓的伙記手脚勤快，坐下不消片刻，熱手巾便先遞了上來，然後立刻便有香茶送上。

這時已是晚飯時份，賴布衣等見靠近櫃面處有空位，便過去坐下。伙記招呼妥當，很快就送上香茶。賴布衣緩緩的呷着，一面仔細察看這酒樓的動靜。

「嘿！果然名不虛傳！這陶樂居呵，別的不說，單是這一杯香茶，其香滑之處，別家字號就無法媲美！」

在賴布衣後面的一位客人向他的伙伴贊不絕口道。伙伴也接口道：「這便是酒樓經營有方之道，聽說這陶樂居的快樂茶是老板的獨生女兒巧手泡製的，女兒家心思巧，色香味自然別有風味，因此生意大旺，遠近聞名！得女如此，便十個傻小子也比了去了！」

另一人又道：「聞說老板這女兒先前嬌滴滴的弱不禁風，乃因老板太溺愛之故，數月前大病一場，死而復生，不但性情大變，模樣也變得越發艷麗，眼見爹娘年老，便自動出來酒樓主理一切，倒越發料理得生意興旺！你說！這是否奇怪之極？」

賴布衣聽者有意，見那客人提起老板的女兒，便扭頭一瞧，見是一瘦一胖的兩位富商模樣，便向他倆抱拳道：「請教老板，這酒樓老板的女兒姓甚名誰？」

那瘦子客人就哈哈一笑，賣弄的道：「這有誰不知？這女中丈夫名李小珠也……但你問這幹麼？瞧你一把年紀，不會動她的主意吧？休道嚇你，這李小珠眼高於頂，城中眾多公子哥兒，撲蝶般的向她追求，她冷眼也不瞧，還會瞧着你這一把年紀麼！呵呵！」

這客人的侮慢，賴布衣並不以爲意，哈哈一笑，道：「在下隨口問問而

矣，並無他念。」

李二牛、司馬福却氣得直瞪眼！他兩人最見不得有人對賴布衣的無禮，司馬福眼珠一轉，便附耳在李二牛耳邊說了一句甚麼，李二牛果然就大聲的拍桌子叫罵起來道：「誰敢開言狂妄？如這先生開口呵，便一百個李小珠也擔保沒問題的答應了？倒是這隻瘦猴，皮包骨不到四兩重，李小珠姑娘把你剁碎做包子也嫌不夠斤兩呢！」

瘦子客人一聽李二牛話中有話，勃然大怒，瞧模樣他也是廣府城中有頭有臉之人；他瞪着李二牛怒道：「你敢侮辱於我？你也不睜大雙眼瞧瞧，你面前是甚麼人物？城中上下，誰不識我銀號老板宋財旺？光憑宋財旺這三字，就把你這大頭楞比下去了！李小珠姑娘就要一百個宋財旺，也不會要你這大頭楞！」

李二牛怒道：「我又不是說我自己！我是說有才學之人，他自然比你强上百倍！」

瘦子嘿嘿冷笑，道：「甚麼才學，能當飯嚼麼？現下的姑娘家心兒精巧，還會要甚麼才學，不要白花花的財富麼！你這大頭楞如不相信，把這李姑娘請來，由她定奪，誰輸誰贏，憑她一句話！你可敢麼？」

李二牛下不了台，怒道：「請就請！怕了你麼？」

宋財旺把胸口一拍，大笑道：「好！好！快去請！快去請！若你輸了，如何？」

李二牛硬着頭皮道：「若我輸了，就爬出這陶樂居！若你輸了，又將如何？」

宋財旺怒道：「若我輸了，不但照樣爬出店外，這座上所有客人的晚飯錢，全部算我宋財旺的賬！若你輸了，也要請滿座客人，如何了？」

李二牛一聽，怔了一怔，心想若是眞要請呵，少說也得千把兩銀，這豪賭他如何敢答應？

賴布衣起初不欲多事，但眼見這宋財旺這般口氣，又見這事扯到「李小珠」身上，心中一動，便微笑接口道：「若拿人才與錢財打賭，我等便答應了！」

李二牛一聽，大喜道：「是極！是極！我等答應了！」

司馬福却在心頭打鼓道：「只道出口氣，豈料却是拿這錢銀開玩笑！若贏了，不外賺一頓吃的，若輸了，便白扔了上千兩銀，倒便宜了這座上的白食客！」

司馬福正要搶着把這打賭扯混，但有好事者聽到這打賭，均大樂，因爲輸贏他等均有一頓大嚼，何樂而不爲？於是早就如飛的跑入賬房，把一位貌美如花的年輕女子請了出來！

尋獲親骸　撮合良緣

衆人一見，均同時在心內道：「好俊秀的姑娘！」

這姑娘輕盈的走到宋財旺面前，向他一福，微笑道：「宗大爺有何事相教？」

宋財旺似乎亦被這姑娘的氣質懾服，不敢輕慢，聞言忙還了一揖，笑道：「不敢！不敢！倒是驚擾李小珠姑娘了！」

原來這姑娘便是李小珠。

李小珠輕輕一笑，樣子更甜蜜，柔聲道：「宋大爺有話請直說，宋大爺是陶樂居常客，不必客氣麼。」

宋財旺客氣的打個笑臉，便道：「其實亦沒甚大事，不過是一句話的打賭吧了，宋某且請教小珠姑娘，依你之見，姑娘家擇婿，取人才還是取錢財？姑娘只答了這話，宋某便不敢相煩了！」

賴布衣一見這李小珠姑娘，心中便突突的一跳！心想這李小珠果然與那古寺的幽魂蘭兒極爲相似！心中一動，便故意輕聲說道：「荒郊古寺，夜半遊魂，世間相逢，巧遇故人！」

李小珠一聽，心中便像突地被人敲了一記，心血一陣翻湧，依稀似記起一段往事，一位曾遇的恩人！她向賴布衣瞟了一眼，神痴意醉的輕聲道：「敢問先生，小女子似乎在那兒曾與先生相見一面？」

賴布衣微笑道：「往事已矣，還提它作甚？若然心存正氣，又何處不相逢？姑娘你道是麼？」

李小珠不禁連連點頭道：「是是，小女子似乎曾聽一位大恩公囑咐這話，小女子終生不敢忘記！」

這時，宋財旺見李小珠與那「一把年紀」的人好像一見如故，悄聲細語，心中大急，忙道：「姑娘這便請回答也？難道姓宋的這位熟客，還比不上一位外鄉人麼？」

李小珠見宋財旺動氣，便微微一笑，道：「開酒館的，全靠四面八方客人捧場，客人無分先後貴賤，但進了陶樂居的，小女子均一視同仁，宋大爺你說這合情理麼？宋大爺方才所問，姑娘家本不該妄評，但既是宋大爺相問，小女子便大膽說說也吧。自古道女子擇婿如擇衣食父母，總得愼重而三思，錢財麼，是誰都希望得到的。但錢財到底是屬身外物，唯有人才是世人之根本，人有才學，又肯努力，又何愁沒有錢財？因此，依小女子之見，錢財不能不想，但世之根基人才却更重要，未知宋大爺以爲如何？」

李小珠這一番話，溫柔得體，極有說服力，在場的衆人均點頭贊道：「好一句人才方是世人之根本！果然不愧爲陶樂居的女中丈夫！」

宋財旺聽這答話，便知自己已然輸了，正欲趁衆人不留意時悄悄溜走。

李二牛眼尖，一眼瞥見宋財旺欲開溜，忙大聲叫道：「宋大爺！願賭服

輸，你許下的賭注，難道還想反悔麼？」

衆人眼見一頓晚飯已有着落，却幾乎被宋財旺賴掉，齊發一聲喊道：「願賭服輸，宋大爺怎會反悔？」即有人跑到門口，守住了大門。

宋財旺沒法，無奈道：「罷！罷！罷！在座的這頓晚飯便算是宋某的賬罷了！」說着，果眞伏在地上，爬了幾步。

衆人忍不住，就有哈哈大笑的。

李小珠却笑盈盈的走過去，雙手扶起宋財旺，柔聲道：「方才不外是一場玩笑，宋大爺又豈會當眞？宋大爺今日高興，陪大家開心，又慷慨解囊請各位吃飯，在座的人都是感謝宋大爺的！你等是否如此呵？」

衆人見李小珠說得娓娓動聽，均心悅誠服，齊聲道：「姑娘之言是也！謝過宋大爺晚飯之贈也！」

宋財旺原本滿臉羞慚，經李小珠這般三言兩語，不但替他解了圍，還挽回了面子，不禁又感激又高興。他這人雖脾性偏執，但也不失風度，他心中一高興，便一拍手掌，道：「好！好！既然各位如此給宋某人面子，宋某感激不盡，各位便請開懷大嚼，不必留着肚子也！」

衆人又呵呵大笑，從此使到陶樂居的生意比平日好了一倍。

賴布衣眼見李小珠這般略一調解，便化解了一場怨隙，更使滿室和氣，滿堂生春，不禁暗暗稱贊道：「此女果有慧根！可惜未能細察其詳，不知他日花落誰家？」

就在賴布衣這般轉念時，陶樂居外面忽然有人失魂落魄的大叫道：「各位！各位……各位快來瞧也！河底竟然浮起一隻瓦罐，瞧樣子沉甸甸的，不知裏面是甚寶貝？」

這人一喊叫，陶樂居裏面的客人就呆不住了，紛紛搶了出來，湧到不遠的河邊，七嘴八舌的吱喳吵嚷。賴布衣等人也跟了出來。

這時天色已漸昏黑，但依稀可見河上，果然有隻密封的瓦罐在沉浮。

這時，人羣中有好財心切的，斷認這瓦罐必有甚好處，就跳下河去，要去搬動那瓦罐。豈料手剛觸及瓦罐，登時痛得殺猪般的嚎叫起來。「熱！痛煞我也……」喊叫着，活見鬼似的爬上岸來，呆呆的望着那瓦罐，登時就像傻了似的。

人羣中又有人大笑起來，道：「這等浸在水中的瓦罐，竟會燙人！豈非騙人的大鬼話麼？這人準是發財瘋了！」

有人又道：「或許他是故佈疑陣，嚇得人人都迷了，他自己就一個人獨得了去也！」

人羣中有自負聰明勇敢的又跳了幾個下去，伸手就撈瓦罐，不撈猶可，一撈之下，登時又痛得殺猪般叫了起來！

這時，一傳十、十傳百，都道河上有燙手的寶貝，那消一會，河邊便站滿了千百好事之徒。爭着向河中指手劃脚，亂叫亂嚷，但誰也再不敢輕舉妄動。

賴布衣瞧了一會，眼見這等情景，心中也覺奇怪，便與司馬福、李二牛、崔自珍一道，向橫跨河面的橋上走來，在橋上可以看清楚一些。

四人站在橋上，忽然吹來一陣陰風，把橋上的衆人眼睛刮得刺痛難睜。

但賴布衣却似渾然不覺。他耳邊忽聽有女子聲音道：「小狐仙綠茹、土地婆婆秦姬拜見賴太素公！」

賴布衣一聽，微笑道：「是你們麼？既已到此，何不現身相見？」

女子聲音道：「此地生人氣甚盛，吾等半鬼之物，豈敢觸犯？感崔公子志誠，又欲報太素公再造之恩，憑所贈玉石，請動綠茹仙姑大駕，終在番禺地域，再尋得崔公子先父遺骸，現存放瓦罐之中，因恐人毀之，故以法相護，請太素公速令崔公子於橋下親迎可也！」

賴布衣抱拳謝道：「兩位果然守信！小賴某代崔公子拜謝了！」

說罷，賴布衣低聲對崔自珍道：「河上瓦罐，便是你先父遺骸！你可於橋下岸邊親迎可也！」

崔自珍一聽，又驚又喜，連忙跑下橋去，在岸邊跪了下來，共拜了八拜，這才緩緩的走下河去。幸而河水並不太深，僅及胸腹。

這時岸上也曾吃過大虧的人均咬牙道：「這小子不知死活，又去貪心上當矣！」

崔自珍伸出手去，豈料瓦罐不但不燙手，反而緩緩的向他的手心飄來，崔自珍抓牢了，抱在胸前，一步一拜的涉水上岸。

衆人一見，又羨又忌，都歎道：「是他的財入他的袋，半點勉强不來也！」

崔自珍把瓦罐抱了上岸，登時便有人把他截住，發聲大叫道：「此等橫財，見者有份，你這小子敢一人獨吞麼？」

崔自珍告道：「可憐，這是甚寶物？不過是先父遺骨罷了！」

衆人大笑道：「騙鬼麼？既早知是你亡父遺骨，你會犯險下河打撈？分明是一派胡言！莫管他，且打開來瞧瞧，若是你亡父遺骨，我等甘願叩頭謝罪，若是寶物，那就見者有份，容不得你一人獨吞！」

見者有份，這是人人都喜歡聽到的字眼，於是許多人都圍了上來，截住崔自珍，硬要他打開瓦罐。

崔自珍偷眼欲尋賴布衣等人，但這時賴布衣衆人阻在外面，擠不進來。

崔自珍沒了主意，只好放下瓦罐，哭道：「爹爹呵，此瓦罐若是你的骸

骨，孩兒就當眞該死矣，但此情此景，又豈容孩兒安然脫身？爹爹萬勿怪責孩兒也！」

崔自珍說罷，拜了幾拜，才萬般無奈的伸手挖去瓦罐的封泥，漸漸便露出裏面的物事，有人探頭一瞧，便驚叫道：「倒霉！倒霉！果然是一罐白骨也！」

這人說着，就要溜走，衆人見狀，也悄悄的打算開溜。却就在此時，一陣陰風從衆人的膝間刮過，衆人均覺腿膝一軟，便噗咚噗咚的跪下了一大羣人！

賴布衣一見這等情狀，又驚又喜，歎道：「崔家果然當發矣！遺骸剛露，便千人朝拜，雖乃誤打誤撞，實是大貴之兆，冥冥之中，竟有如斯玄妙！」

賴布衣感歎間，衆人已自紛紛爬起，垂頭喪氣的走了，單獨却有一位姑娘留了下來，賴布衣一看，這位姑娘却是陶樂居的女丈夫李小珠！

李小珠盈盈的走到賴布衣身前，款款一拜道：「請問先生是否賴布衣大俠？」

賴布衣暗吃了一驚，心道莫非她記得前生之事？便微微一笑道：「姑娘如何識得賴布衣其人？」

李小珠歎道：「小女子並不相識，但這名字很熟悉似的常在心頭徘徊！昨晚却突見一位似曾相識的婦人飄到小女子的床前，呼小女子道：『明日是你的畢世奇緣至矣！但有瓦罐自河中浮來，能以手抱罐之人便是你的托身夫君，與他一起的同伴，其中一人便是你前生的大恩人賴布衣是也！賴太素已答允娘親所求，代爲照應於你，你的終生大事，可請賴大俠替你作主定奪！吾去也！此後再無相見之期矣……』這婦人說罷，幽幽的歎了口氣，便忽然不見了！小女子悵然若失，心中大痛，恍如失去一位至親之人似的……豈料今晚果然碰上這奇怪之事！」

賴布衣這才明白，這是土地婆婆秦姬爲前生女兒佈下的一番妙局，心中不禁感慨萬千，暗道這世間母愛二字，當眞把甚麼的金山銀礦都比下去了……賴布衣心中對這李小珠又憐又愛，便坦然道：「實不相瞞，在下果然是賴布衣是也！賴某與姑娘有一段夙願，姑娘之事，包在賴某身上便了！」

李小珠一聽，大喜道：「小女子今日果然與賴先生相遇，實小女子之福氣！」

這時崔自珍已捧着瓦罐走過來，跪下向賴布衣謝道：「幸得先生相助，今日方得尋回父母遺骸，此恩此德，終生難忘！」

賴布衣道：「此亦崔公子你精誠所致、金石爲開吧了！目下諸事停當，你明日便可上你叔叔府上，取回亡母遺骸，然後便可行事矣！」

崔自珍翻身站起，他這時才與李小珠正面相對，兩人眼神相觸之下，均感心頭一動，相相痴望，倒似是前生相識似的！

賴布衣含笑把崔自珍向李小珠引見了，李小珠笑道：「不知怎的，小女子倒像與崔公子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

崔自珍亦羞怯的道：「在下亦似曾見過姑娘芳容……」

一旁司馬福見狀，推了推二牛，笑道：「二手呵二牛！你與那宋財旺的打賭，如今已見其果矣！」

崔自珍、李小珠一聽，均知這話含意，兩人登時臉上一紅，不敢作聲，但却忍不住偷偷的向對方瞟上一眼，似乎均急欲知悉對方的反應，然後兩人均含羞的一笑。

司馬福見了，拍手笑道：「好！好！這一笑呵，便果然如此了！」說罷哈哈大笑。

賴布衣亦莞爾一笑，他有心成全兩人一段夙願，便任由司馬福、李二牛調笑。

李小珠忽然殷殷的對賴布衣道：「如賴先生不嫌棄，今晚便請上小女子家，等爹娘與賴先生相見如何？」

賴布衣知李小珠心意，她是欲請賴布衣替她做媒人矣，當下微微一笑，欣然答允。

這晚，賴布衣、崔自珍等人果然上李家，與李小珠的爹娘相見。

李父李母年已老邁，原來他是中年得女，如今精力漸衰，生意上已全交由李小珠打理。

李父素聞賴布衣在廣府的大名，一見賴布衣如今就在他面前，喜得如拾獲金元寶似的。賴布衣替她的女兒做紅娘，他如何會不答應？又見崔自珍臉如滿月，一表人才，且待人謙恭有禮，還肯入贅李家爲婿，雖稍嫌羞怯，但那是年輕人心性，也怪不得他，更有賴布衣滿心贊許，李父李母早一千百個願意了。

李父對賴布衣道：「她兩人婚事已定，吉日佳期，便請賴先生擇定如何？」

賴布衣微笑道：「此時尚不宜成親，待崔公子雙親骸骨下葬後再作商議便了！」

此時崔自珍已有崔、李二家鼎力相助，這殮葬費一事也就不必費心了。

第三天一早，崔自珍便親赴崔府，把亡母的遺骸迎回，與亡父的遺骸合置於瓦罐，外面再以上等棺木盛了。

諸事停當，賴布衣便擇定吉日良時，準備第二天一早就出殯上潮州鳳凰山下葬。

當晚，李家門外忽然有人求見，李父迎了出來，原來却是寶華珠寶店的老板崔寶華。

李父與崔寶華是相識的，崔寶華見了李父的面，便哈哈大笑道：「豈料

崔某這個茶客，如今却與你李老板攀上親家也！」

李父微笑道：「老朽久已不出酒樓視事了，如今全盤生意均由小女打理，崔老板近日事忙，已不見許久矣！見面之日，果然便做了親家，崔老板認了自珍爲侄，這是他的福氣。」

崔寶華呵呵一笑，道：「他有了你這位岳丈大人，更是他天大的福氣，但李老板也有不是之處……」

李父一聽，忙道：「老朽有甚差錯？」

崔寶華道：「自珍賢侄先父先母出殯，亦即崔某人的兄嫂出殯，如此大事，也不通知崔某一聲麼！幸好崔某知機，悄悄的這便不請自來也！」

李父笑道：「此乃賴先生吩咐，不欲驚動親朋，故老朽才悄悄行事。未來親家休怪！休怪！」

崔、李二人均爽快之人，哈哈一笑也就絕無芥蒂，當下李老板引崔寶華進去與賴布衣、李母、李小珠等人相見了，自有一番寒喧客套，也不必細述。

司馬福與李二牛悄笑道：「這崔老板巴巴的前來，一半是爲了送殯，另一半呵，却是衝着賴兄而來，他如今見了賴兄呵，直比親爹親娘還尊崇幾分也！」

第二天一早，崔、李二家，以及賴布衣等，僱了仵工，抬起棺木，便直赴潮州鳳凰山而來，一路上順利平安，二天後就抵達潮州鳳凰山上。衆人果見有四塊石頭壓着四道靈符。

賴布衣指點仵工，在那靈符正中開掘，不久成穴。賴布衣見時辰已到，便朗聲道：「崔公子速將親骸入土！」

崔自珍答應一聲，手扶棺木，緩緩放入穴中，然後親自動手，覆上泥土。

墓穴剛成之際，穴頂正中忽然升起一團紫氣，冉冉的在墓頂四周盤旋。

賴布衣一見，忙低聲叫道：「崔公子、李姑娘，你二人既有婚盟，速速跪下拜禱，此乃鳳凰龍穴與你夫婦陰陽交滙之時也！」

崔自珍、李小珠聞聲跪下，在墓碑前拜禱一番。說也奇怪，就在崔、李二人拜禱之時，在墓頂盤繞的紫氣竟長了眼似的，飄到二人頭上，旋繞了幾匝，然後便緩緩的鑽回墓穴去了！

賴布衣這時才鬆了口氣，道：「可矣！大局已定，不日便可見靈驗之處！」

崔自珍、李小珠均跪下向賴布衣拜謝。

返回廣府不久，賴布衣就爲崔、李二人擇了良辰吉日拜堂成親，崔寶華喜氣洋洋的爲他的侄子崔自珍主婚，兩位新人向岳父岳母及主婚人叩拜了，又恭敬的向賴布衣叩拜。

李父、李母、崔寶華各賞了一些金銀財物，賴布衣却微笑道：「賴某並無財物打賞，但保你夫婦日後丁財兩旺，不愁衣食，不久必出貴人吧了！」

崔、李二家衆人聽了，均忙向賴布衣拜謝大恩。

賴布衣這輕輕的一句，也就引出一段火浴鳳凰重生龍穴發出一代貴人的千古佳話。

崔自珍自此仿如脫胎換骨，判若兩人，日間在陶樂居主理生意，晚上則攻讀詩書，成了文商兼備的受人尊敬的生意人。陶樂居生意也更爲暢旺，日加興隆，不出兩年，即成了城中首屈一指的酒樓。

就在這年，李小珠一胎產下一男一女雙胞胎，女的取名茹姬，男的取名與之，這崔與之，便是日後的名相崔與之！

崔老板的三位夫人，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大夫人產下一子，三夫人亦產下一子，唯二夫人一胎產下一男一女，一月之間，崔寶華連得四位子女承嗣，他簡直高興得瘋了！自此之後，崔、李二家遂成一家，互相提攜，成了廣府首屈一指的名門望族！

而崔寶華祖墳所在處，亦因賴布衣的賜名而得名爲「石門重照」，成了廣府歷代相傳的八大奇景。此乃後話，一筆帶過，也就打住。

賴布衣等隨崔、李二家返回廣府後，眼看諸事已了，又親手撮合了崔、李二家的好事，心中着實得意了好一陣子。但不久他就變得悶悶不樂，甚少言笑。

崔自珍、李小珠夫婦不知底細，還以爲自己侍候賴布衣不周，心中頗覺惶恐。

司馬福却心知肚明，他暗地裏對李二牛咬牙道：「我等這頓安樂茶飯吃不長矣！」

李二牛道：「你怎知道？」

司馬福冷笑道：「你瞧賴兄這副模樣，分明是靜極思動的神氣！你若教他白坐着吃安樂茶飯呵，只怕便活生生的要了他的老命！」

李二牛却笑道：「我也生悶了，倒想有事幹幹，鬆鬆筋骨哩！」

司馬福咬牙道：「好！好！準有得你幹！你嫌遲了變那死火牛麼？」他眨了眨眼，忽然又詭秘的一笑，悄聲道：「但若二牛你合作呵，老夫便有法子逗他開心，這安樂茶飯便多幾天嚼嚼也！」

李二牛笑道：「司馬叔却有甚好法？」

司馬福笑道：「你附耳過來，老夫自然有妙法授你……」李二牛果然湊耳過去，司馬福便在李二牛耳邊低語了幾句，末了道：「今晚，你便行事可也……若依老夫之言，必能留住賴先生的去意！」

李二牛想了想，果然點頭答應了。這天晚上，李二牛趁賴布衣與崔

自珍夫婦閒聊時，忽然悄悄的跑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時份，崔老板這好人就眉開眼笑的跑來了。他一見賴布衣，便興高彩烈的道：「今日果然有幸請動賴先生你！崔某已在陶樂居聘了廣府四大名厨相助，這一頓八大廣府名菜盛宴，必能令賴先生滿意！」

賴布衣一怔，道：「崔老板太客氣了，這赴宴之事也不必急在一時！」

崔寶華一聽，心中大急，連忙瞥了李二牛一眼，李二牛大概有事懸在心內，臉色脹得通紅。司馬福一見事情將要爆出，連忙走過來，向賴布衣陪着笑臉道：「既崔老板一番心意，而且又在陶樂居擺宴，所謂肥水不流別人田，都是崔、李二親家的賬，賴兄又何必太過却其美意？」

賴布衣歎了口氣，無奈道：「賴某亦非有意掃興，只是不欲令崔老板你太過破費而矣，既酒宴已然擺下，賴某只好多謝了！」

崔寶華見賴布衣答應赴宴，這才鬆了口氣。當下伴着賴布衣，與李老板老夫妻倆，司馬福、李二牛等，直上陶樂居而來。

「貴客到……」

賴布衣等尚離陶樂居幾丈遠，站在門口的一位伙記便大聲吆喝道。

吆喝聲未落，陶樂居門面忽然奏起迎賓樂曲來，其聲悠揚悅耳，甚爲動聽，令人心神一振。

賴布衣一怔，道：「怎的如斯隆重？」

李老板微笑道：「這是小女與夫婿自珍想出來的迎賓法子，引賴先生一笑也！」

賴布衣不禁眞的一笑道：「這曲子叫甚名堂？」

崔寶華微笑道：「自珍侄說，這叫『賓客臨門』哩！」

賴布衣笑道：「曲子甚好！平添一派呈祥瑞氣！但生意之道，貴在迎客不分貴賤，一視同仁，這曲名若叫『娛樂昇平』豈不更妙？」

李老板夫婦一聽，大喜道：「好極矣！這曲名就叫娛樂昇平好了！」

因賴布衣這一賜名，廣府音樂便從此多了一首『娛樂昇平』矣！

賴布衣走進陶樂居，崔自珍、李小珠夫婦早守在門口大堂處迎候。夫婦二人一左一右，伴着賴布衣，喜氣洋洋的直入陶樂居貴賓廳，貴賓廳是李小珠想出來的妙法，她着人用屏風把大堂一角分隔開來，便成了雅靜的貴賓廳了。後來，這妙法便被酒樓食肆沿用下來。

賴布衣見崔自珍夫婦對生意一道甚有見地，心中大慰，臉上便有了笑容。

衆人恭請賴布衣坐上首座，崔寶華以主人身份陪於右首，李老板陪於左首，餘下才是李母、崔自珍、司馬福、李二牛等坐列。

一會後，菜色便如飛的陸續捧呈出來，每款菜色果然是賴布衣等人前所未聞，見所未見，每一款崔寶華等都搶着向賴布衣等引介，直把司馬福、李二牛弄得連眉毛也發出光來！「雪裏藏珍」、「片皮桂花鴨」、「瓦罐掘水魚」、「五彩鮮蝦仁」、「鳳城蜜軟鷄」、「百珍龍虎鳳」……

每出一道菜色，李二牛就吐一下舌頭，尚未動筷，他肚子裏回流的口涎幾乎已漲滿了！但司馬福却又暗地咬牙，心道如此佳餚，若無美酒，豈非大煞風光？

這時，有伙記恭而敬之的雙手捧了二瓶古色古香的東西進來。崔自珍、李小珠夫婦各捧一瓶，含笑向賴布衣呈上道：「這是在下夫妻二人花了一月功夫，特地炮製了二瓶香酒，恭請賴先生即席賜名！」

司馬福雙眼一亮，目灼灼的直盯住了！

賴布衣欣然接過香酒，倒了一小杯，呷了一口，略一沉吟，便朗聲道：「此酒其色深紅，艷麗明亮、閃閃有光；其味溫雅而芳馥、甜濃如蜜、猶如貴夫婦二人，貴氣滙聚，獨樹一格，其夫曰珍，其妻曰珠，賴某就稱它爲『珍珠紅』美酒吧！」

賴布衣此言甫出，滿座鼓掌稱好，自此之後，這千年佳釀珍珠紅便留傳下來，歷久不衰了。

賴布衣大感欣慰，悶懷頓去，席間談笑風生，歡笑不絕，登時令陶樂居滿堂生春。

李二牛這才歡喜萬分的暗地對司馬福道：「司馬叔這解悶妙法倒也管用，甚少見賴先生這般得意了！」

司馬福呵呵一笑，心道如此定可再多享幾天安樂茶飯，正欲吹噓自己幾句，忽然神色一變，咬牙道：「哎呀！不好！這安樂茶飯只怕當眞嚼不長矣！」

原來這時屏風外突然闖入一位黃髮碧眼男子，却渾身肢體潰爛，臭氣熏天，因此無人敢阻他去路！

衆人目瞪口呆間，此人已走到賴布衣身前，噗咚一聲跪下，連連叩頭，砰砰觸地有聲，淚流滿面的哀告道：「小人蒲壽庚，原籍阿拉伯人士，隨父母經商居廣府，至今已三代矣！小人不幸染上痲瘋頑疾，久醫無效，父母憂傷而歿，世人皆視小人爲毒物，置身無所，天地不容！聞道賴大俠有起死回生之能，小人這條賤命，便唯有交付賴大俠手上矣！」說罷泣不成聲。

這位外籍阿拉伯男子委實可憐，但尋龍大俠賴布衣施救與否？能否施救？在座衆人在驚愕之餘誰也不敢判定，唯看賴布衣自己的一番決斷了！

(本文完)

三國演義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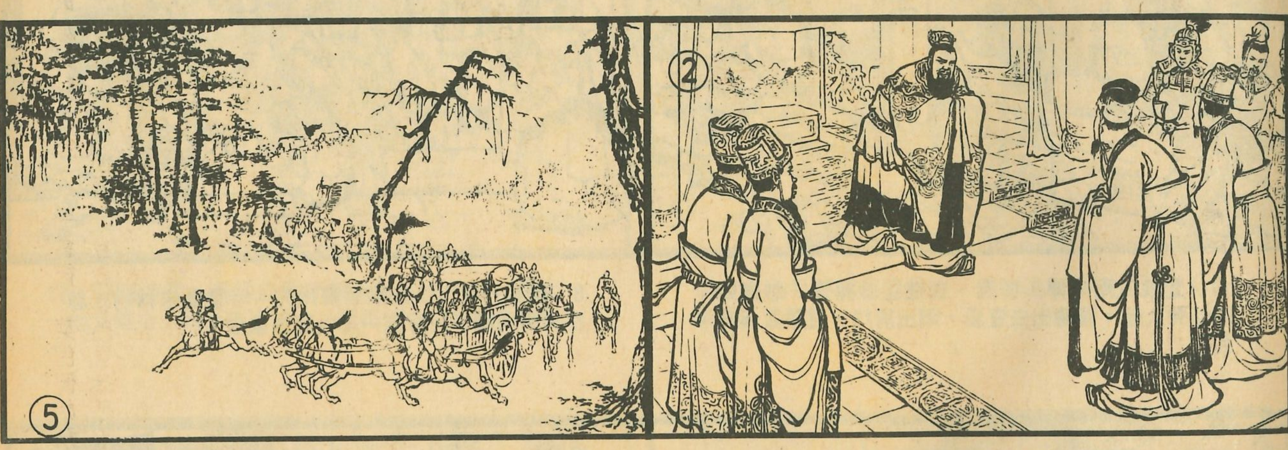
三讓徐州（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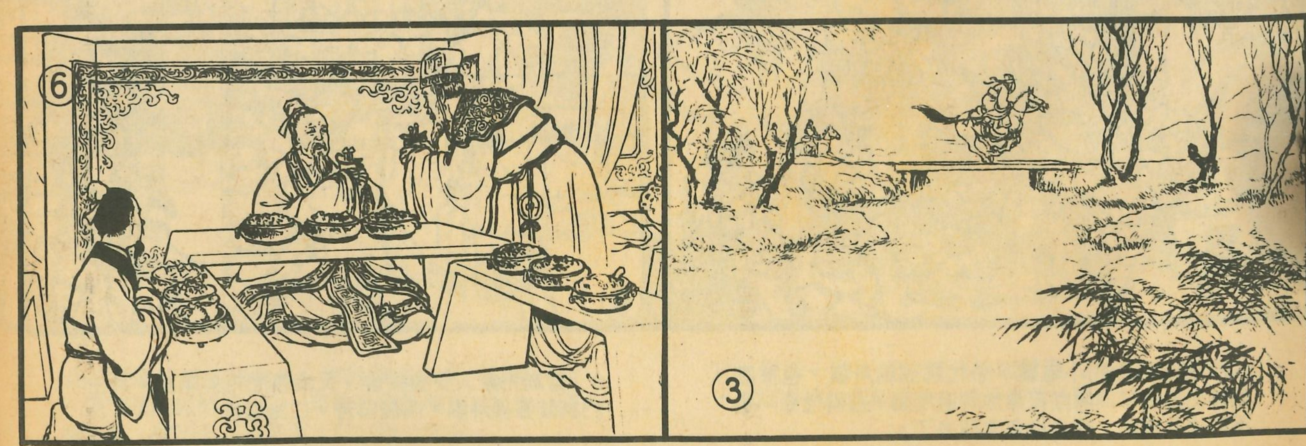
1　曹操領了聖旨，出兵鎭壓黃巾，招降了很多人馬，挑選其中精悍，組成一支「青州軍」，其餘的都令回鄉務農。朝廷加封曹操爲鎭東將軍。

4　應劭來到瑯琊，找到了曹嵩，把曹操的信交給他看。



2　曹操又在袞州招賢納士，文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劉曄等人，武有于禁、典韋前來投效。一時人才濟濟。

5　曹嵩便同弟弟曹德和一家大小四十餘人，帶着僕從一百餘人，車子一百餘輛，徑向袞州進發。



3　曹操見自己的勢力漸漸強大起來，便派泰山太守應劭到瑯琊去迎接他的父親曹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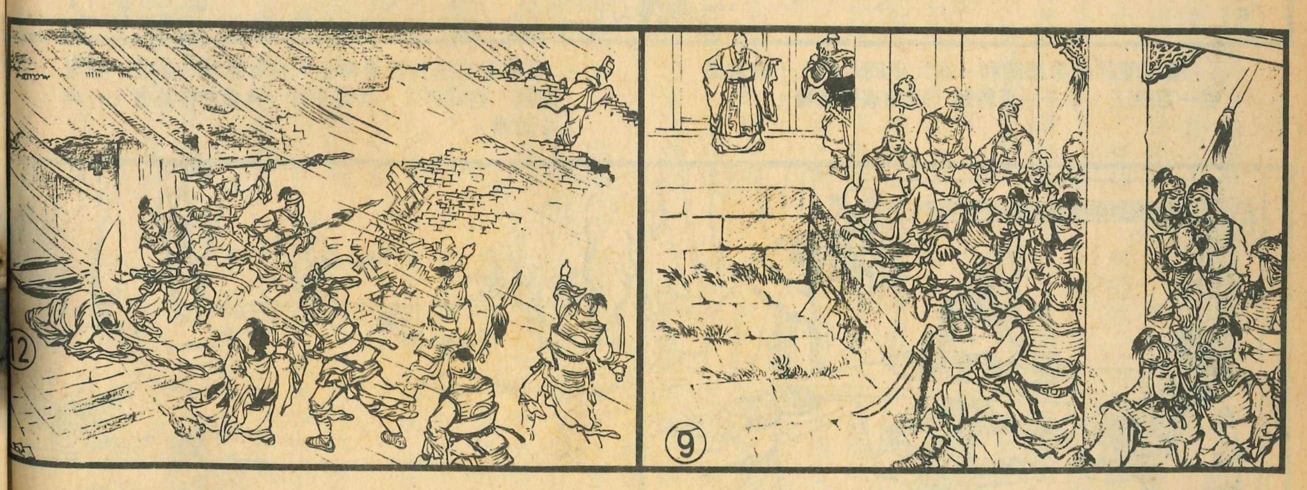
6　路過徐州，徐州太守陶謙，爲人仁厚，早想結好曹操，正愁沒有機會，這次聽說曹操的父親從境內經過，便親身把他迎進城去，大擺酒筵款待了兩天。



7 曹嵩告辭的那天，陶謙又親自送到城外，還派了都尉張闓，帶領五百名兵士護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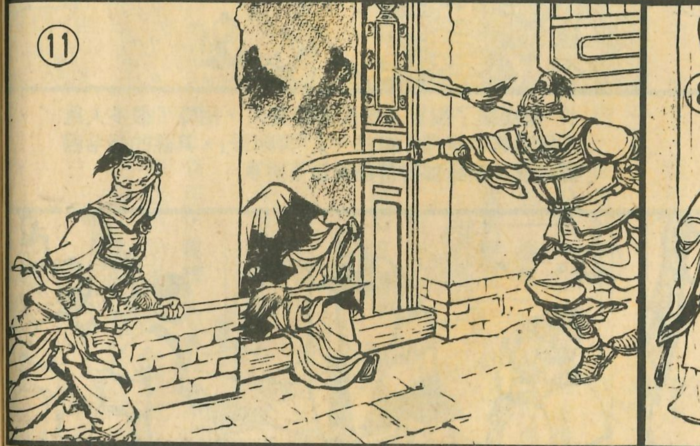


8 曹嵩一家大小走到華費地方，時當夏末秋初，忽然天降大雨，只好到一座古廟去歇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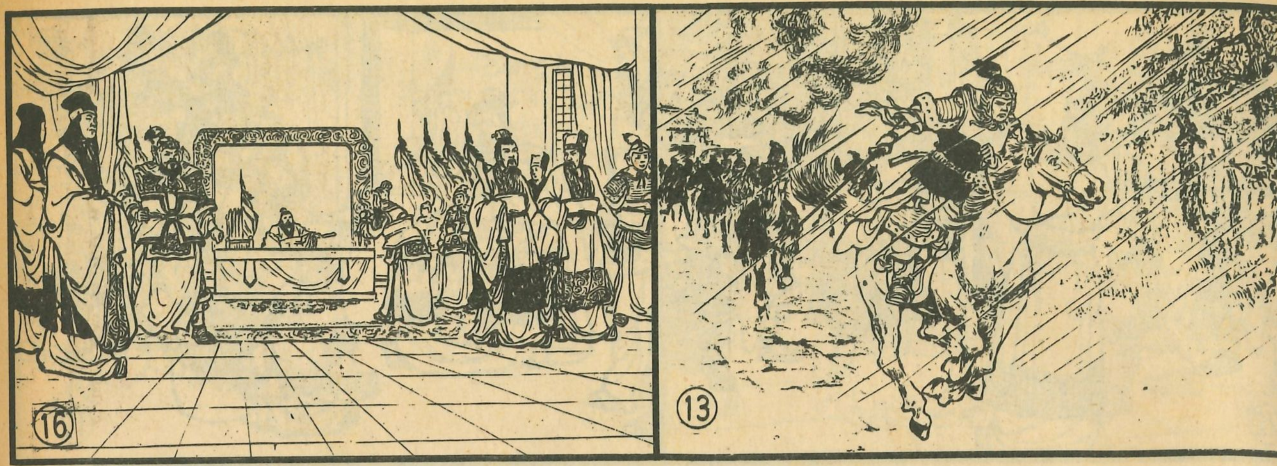
9 曹嵩把家人安置妥當，又命張闓屯兵兩廊。兵士們衣裝都被淋濕，個個叫苦，口出怨言。

10 張闓看到兵士們口出怨言，便把幾名頭目召集在一起，商議殺死曹嵩全家，搶了財物，一齊逃往山中落草。衆頭目自然高興，就決定半夜動手。



11 當晚風雨未停，曹嵩、曹德正想睡覺，忽聽四面喊聲大起。曹德出去查看，剛出房門，就被亂兵殺死。

12 曹嵩和他的小老婆，急忙逃到廁所裏，也被亂兵搜出來殺了。應劭死命地爬過墻頭，逃得性命，也不敢去見曹操，徑自投奔袁紹去了。



13 張闓殺了曹嵩一家，搶了財物，又放火燒了古廟，帶着五百名兵士逃往淮南去了。



14 應劭手下有幾個兵士，僥倖逃了出來，把這件事報告了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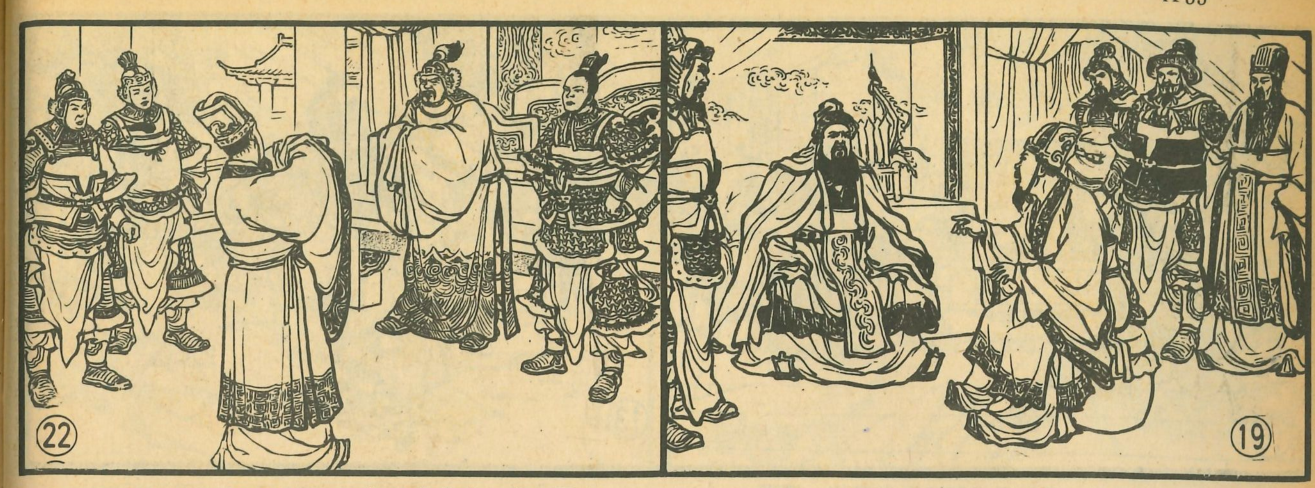
15 曹操一聽，好似晴天响起霹靂，立刻哭倒在地，把陶謙認作罪魁禍首，咬牙切齒地要起兵報仇。

16 他立刻傳令：曹仁帶領部下駐守兗州，濮陽；荀彧、程昱領兵三萬，駐守鄄城、范縣、東阿；夏侯惇、于禁、典韋爲先鋒，其餘將士一起隨從出征。



17 分撥停當，曹操立即率領大軍殺奔徐州。路上，他又傳令：如果攻下城池，要把城中百姓全數殺光。

18 當晚曹操安營歇息，忽報陳宮來見。曹操一想，陳宮是陶謙的好朋友，可能是替陶謙來做說客，要想不見，覺得礙不過情面，只好請他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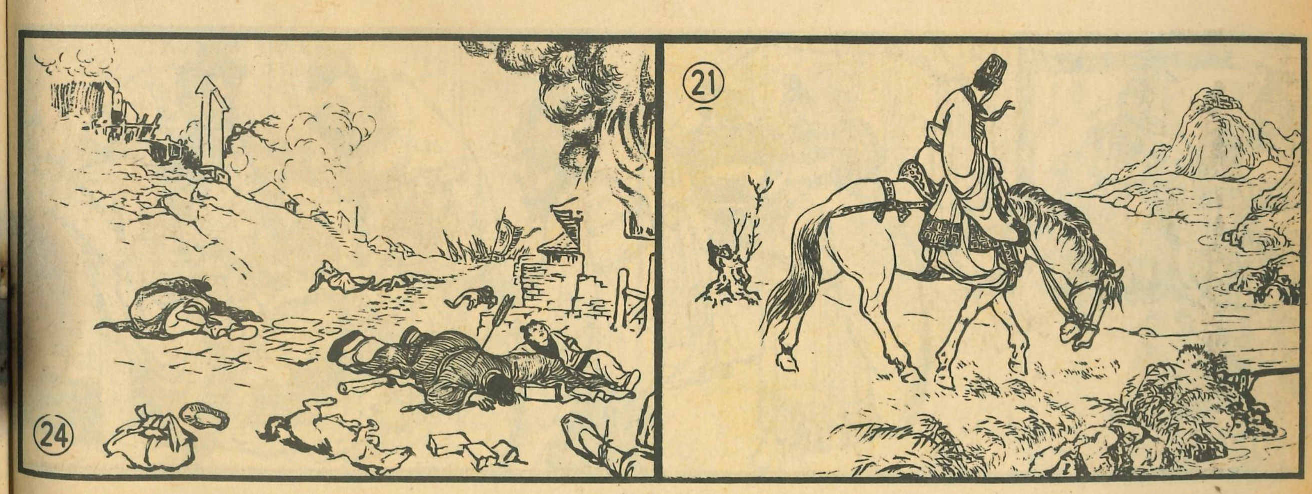
19　陳宮一見曹操，便道：「聽說明公去攻徐州爲令尊報仇，可是令尊被害，是張闓幹的，實在不是陶謙的罪過。再有，老百姓和你有甚麼冤仇，一定要把他們殺光呢？」

22　他到陳留見了張邈，正好呂布也在哪兒。原來呂布自從逃出長安，袁術、袁紹都不肯收留。後來他投奔張揚，他的家眷也從長安來會，却被李傕得知消息，寫信要張揚殺死他，他只得帶着家眷來投張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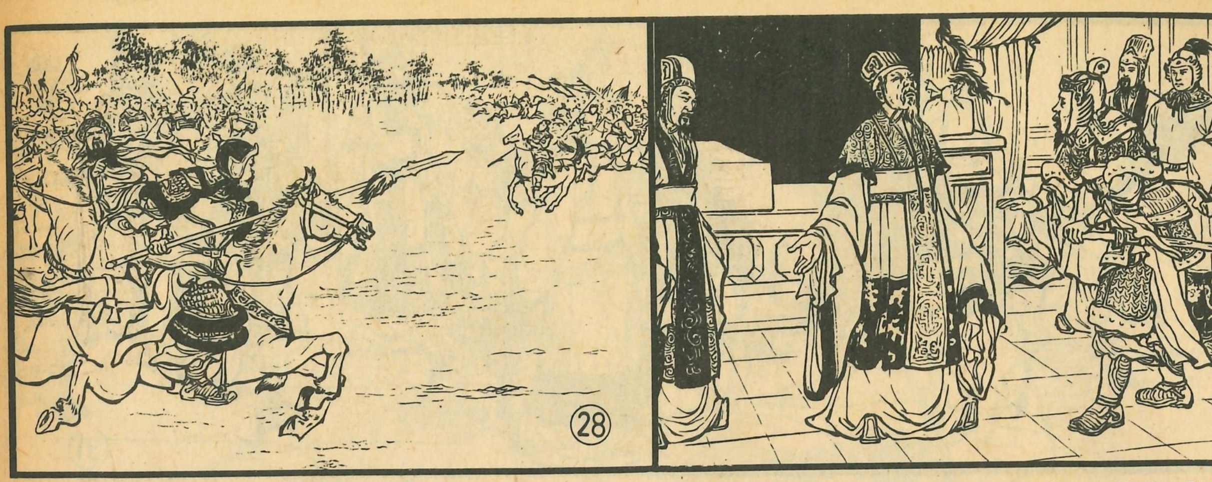
20　曹操怒氣冲冲地說道：「我發誓要把陶謙開膛挖心，消除我的仇恨。你替他說情，我不聽怎樣？」

23　陳宮認爲呂布是當世的勇士，便勸張邈，乘曹操東征，兗州空虛，叫呂布去襲取兗州，擴充勢力。張邈也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立刻點了人馬，叫呂布、陳宮率領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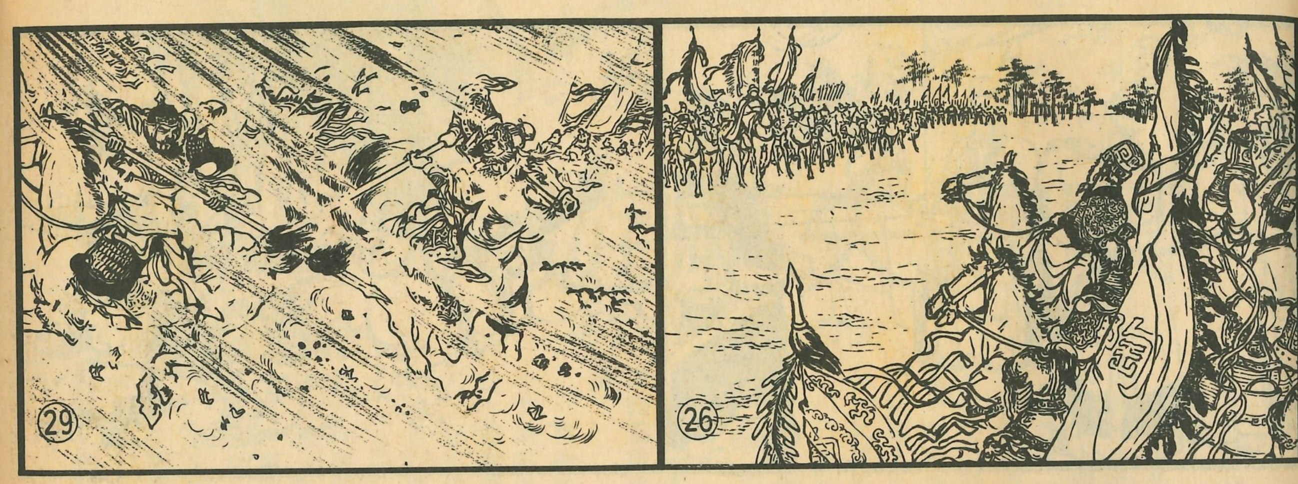
21　陳宮失望地辭了出來，感到沒有臉去見陶謙，便轉道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

24　再說曹操的大軍一路殺奔徐州，凡是經過的地方，果然被殺得鷄犬不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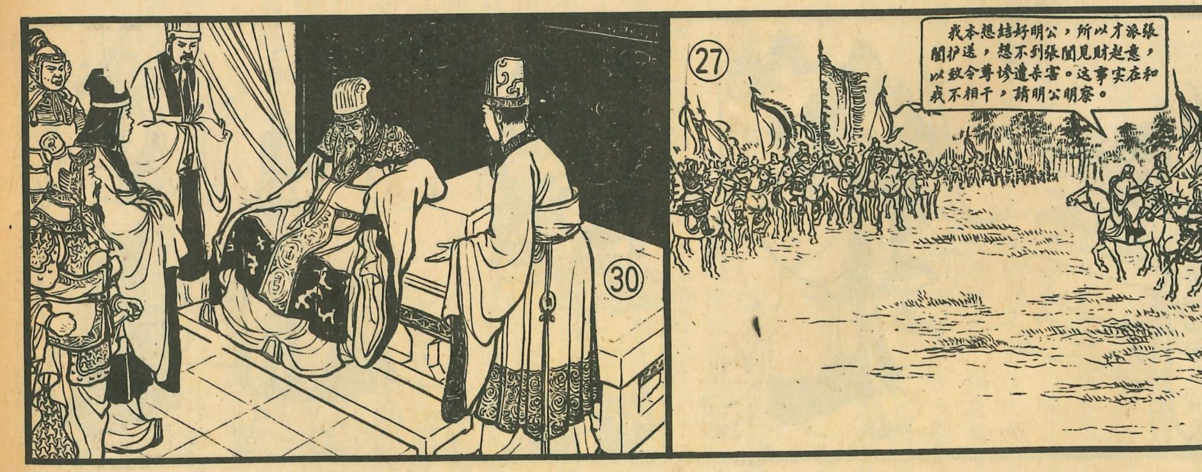
25　陶謙在徐州聽到這個消息，仰天大哭道：「都是我不好，連累徐州的百姓遭此大難！」部將曹豹道：「敵兵既然臨境，我們總不能束手等死！我情願和他們拼死一戰。」

28　曹操大罵道：「老匹夫殺了我的父親，還敢胡言亂語！誰去把老賊活捉過來？」夏侯惇答應一聲，飛馬出陣。



26　陶謙只得領兵出城迎戰。曹兵都身穿孝服，遠遠望去，就像大地上鋪上一層白雪一樣，中軍豎着兩面白旗，上寫「報仇雪恨」四個大字。

29　陶謙慌忙退進城去。夏侯惇隨後追來，曹豹挺槍迎住。這時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刮得人連眼也睜不開。兩人無法交鋒，只得各自收兵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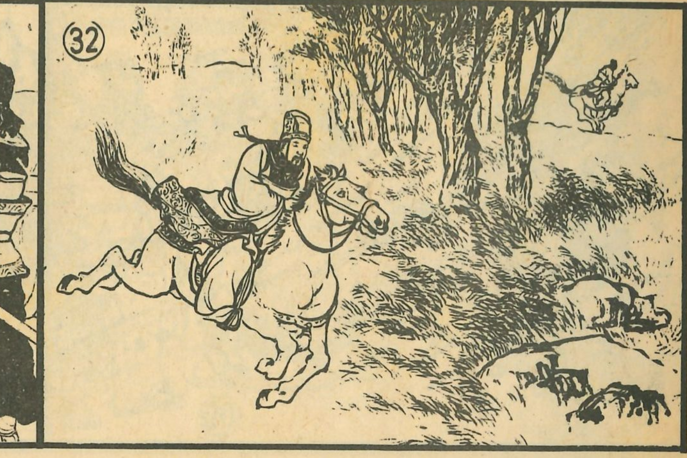


27　雙方擺開陣勢。曹操縱馬出陣，破口大罵。陶謙在馬上向曹操行禮，一邊婉言解說。

30　陶謙回到城裡，聚衆計議道：「曹操兵力强大，恐怕我們很難抵禦。我情願捆綁了到曹營去，聽憑他們宰割，也好拯救百姓的性命。」



31 別駕從事糜竺主張去向北海孔融，青州田楷求援，他說：「府君在徐州多年，百姓都很愛戴，只要小心防守，等兩處救兵來到，曹操一定會被迫退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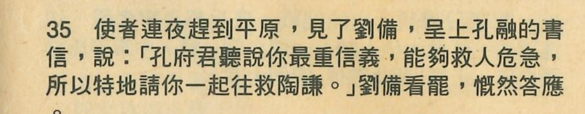
32 陶謙依從了糜竺的主張，寫了兩封信，派廣陵人陳登到青州去，糜竺往北海去，自己率領軍民守城。



33 糜竺到了北海，把陶謙的信交給太守孔融，請他從速發兵相救。孔融知道曹操兵多將廣，很難對抗，有些爲難。忽然他想到劉備是當世的英雄，如果請他同去，一定能夠殺敗曹操。

34 孔融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平原去，請劉備同往徐州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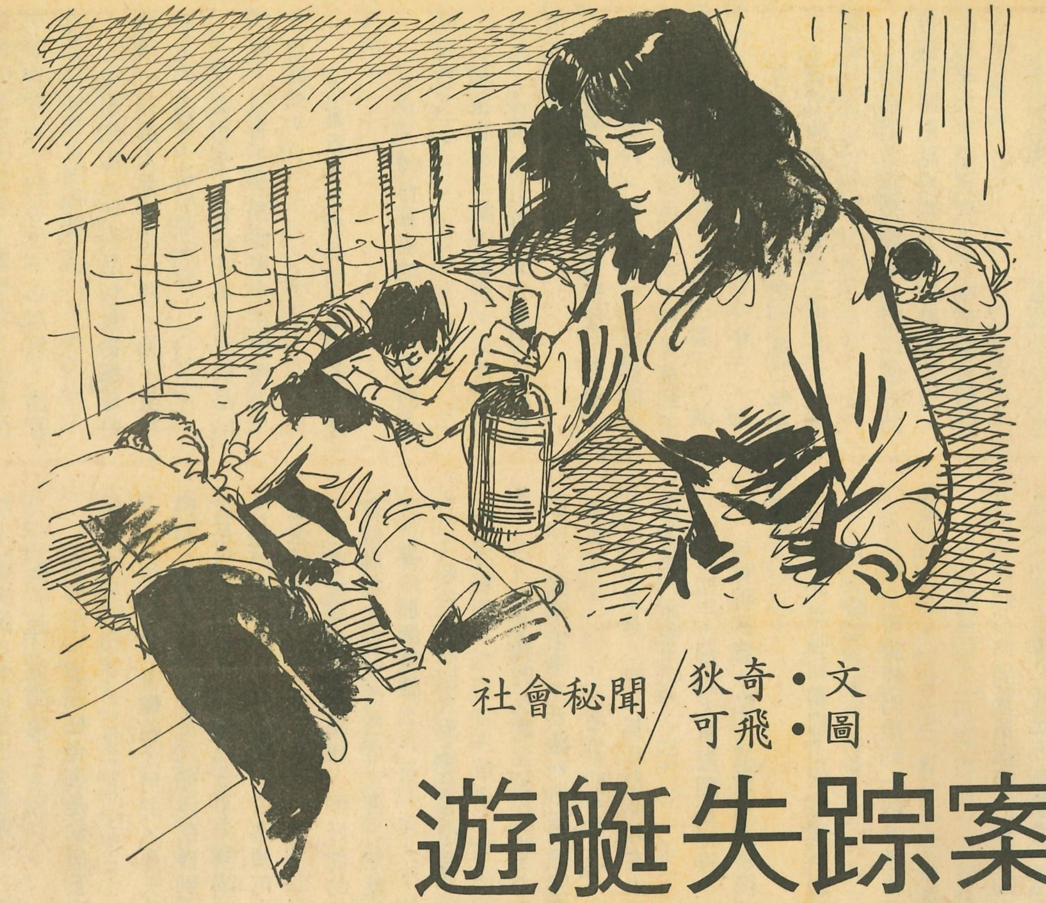




35 使者連夜趕到平原，見了劉備，呈上孔融的書信，說：「孔府君聽說你最重信義，能夠救人危急，所以特地請你一起往救陶謙。」劉備看罷，慨然答應。



36 可是他也感到自己兵力單薄，便對來使說道：「你先回去告訴孔府君，請他先行一步，等我到公孫瓚那裡去借幾千人馬，隨後就到。」 （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遊艇失踪案

佈下假局　替妹報仇

香港的卜公碼頭，是一個遊艇的集散地。

今天是輝昌公司人事部的週年遊河旅行，當然亦選擇了卜公碼頭作爲職員登上遊艇的地方。

最後一位到達集合地點的是江美惠，她負責把那塊橫布在船上懸掛起來，布上寫着「輝昌公司」。

當美惠懸掛好那條橫布後，遊艇已駛離卜公碼頭，這時已是八點零七分，比預定的時間延遲了七分鐘。

船長和他的助手小姐都面有慍意地拉長了臉孔。

「你們不是說準八時正出發的嗎？」

大家都不敢做聲，因爲他們都知道因爲美惠的遲到，所以延誤了七分鐘。

整艘船上只有公司的一名男職員，其餘都是女的，那男職員就是溫國松。他對美惠說：「我們都在等妳一個人，因爲恐怕咱出發時間遲，會影響到達目的地的時間，所以……」

「是呀！不要以爲海上的位置多，可以什麼時間出發就什麼時間出發，如果晚一點出發，好的海灣都會被人搶先一步到達的。」船長頗有不滿地埋怨着說。

船長戴着一副墨汁眼鏡，看起來也有些莫測高深，或許因爲正在駕駛的關係，當他跟別人打招呼時也不喜歡取下他的太陽眼鏡。

這時，負責招待的小姐站了起來，她想把船內的氣氛轉爲快活些，於是她就拿起揚聲器，用撒嬌般的聲音說：「今天非常多謝各位的光臨，大家現在乘坐的是本公司的中號遊艇，本來，貴公司訂用了大號的，但因爲今天你們人數少，所以相信這個型號會較爲適合，而且會令各位更舒適。今天的換船事件，是得到貴公司的負責人同意的，請多多原諒。」

「小姐，請問貴姓名啊？」

國松在對方一番獨白後，提出了發問。

「噢，對不起，我忘了介紹自己，我叫做程雅麗，洋名叫瑪麗，你們叫我做瑪麗就好了。」

身爲導遊的瑪麗，用她那嬌滴滴的聲音，加上臉頰上的酒渦和微笑，立刻令甲板上增添了不少快樂的氣氛。

大家亦開始互相交談起來，沒有了先前的那份沉默和嚴肅。

「這種船剛好配合我們使用。」

「是啊，我們部門人數又不多，這艘船就正好了。」

這艘船最多可以載三十名乘客，但是今天到來的，就只有廿二名，所以這類的中型遊艇就最適合了。

船行了二十分鐘以後，負責招呼的瑪麗又跟船上的各人說：「現在請各位任選可樂或者其他飲品，我們的服務就是要令各位賓至如歸。」

坐在一旁的何麗萍，她是輝昌公司的人事部副經理，她也說：「這是公司所支付的，請各位不必客氣，儘管喜歡喝什麼就喝什麼。」

大家知道一切飲品和食物都是免費後，每個人都要了一杯，除了坐在船尾的玉蘭，甚麼都不要。

正當每個人都正在喝自己飲品的時候，只有玉蘭獨個兒坐在甲板上，吹着海風。

「不喜歡喝些飲品嗎？」瑪麗奇怪地問。

「不是，我會暈船的，所以不敢多吃東西。」

瑪麗看着玉蘭的臉色，非常關心的說：「我們船上有很多不同份量的暈浪丸，是很有功效的。」

說着就走到船長駕駛室，取出一包白色的藥粉，再拿起一個紙杯倒滿水，把那包藥粉倒下去，然後拿到玉蘭的面前讓她喝。

＊　＊　＊

九時十分，輝昌公司的電話响起來，對方說要找溫國松，那是女人的聲音。

因為對方說是急事，所以值日的接線生將電話接到公司的副經理室，因為李如年副經理今天剛巧回來整理文件。

李如年告訴對方，溫國松今天也不會回來了，因為他安排了公司的職員去旅行。

「但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來坐船啊！」對方的口氣似乎很不高興。

「對不起，你們是……」

李如年知道國松今天是安排公司旅行的。

「我們是百善輪船公司的，今天你們的公司旅行團說是九點以前會到，但是現在已是九點零九分了，請問今日他們會到嗎？我們在卜公碼頭可不能呆等的。」

李如年聽完電話後，剛好他的秘書蘇珊也回來幫忙整理文件，他就告訴了蘇珊那個電話。

「船公司說已九點多了，但連一個人也沒看到。」

「九點？我昨天聽溫國松說是八點以前，因為怕陽光太猛烈。」蘇珊回憶着說。

「如果是八點，為什麼到現在九點還未見人影呢？」

李如年立刻到人事部翻查紀錄。

「明明寫着八點，這通知上寫得很清楚。」

李如年叫秘書搖了個電話到船公司，再去瞭解一下。

「船公司說他們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

「甚麼電話？」

「他們公司的營業部說，今天的集合時間原本是八時是沒有錯的，但是昨天負責的溫國松先生來了電話，要求更改為九時……說八時集合不太方便。」

「溫國松為什麼要改換時間，而且現在都已經快十時了，還不見他的人影。況且又是他打電話到船公司要求改變時間的，你說奇怪不奇怪？」

蘇珊也覺得奇怪，她告訴李如年說，會不會是有人惡作劇用溫國松的名義打電話到船公司。但是現在，已經拖延了一個小時，現場集合地點卻還不見一個人。

「這樣吧！還是向經理報告吧。」蘇珊建議說。

「還是等一下，在事情沒有弄清楚以前……對我們公司來說，太匆忙的報告也許會增加不必要的困擾，我們不如趕去卜公碼頭看看再說吧。」

李如年趕到卜公碼頭，找着了船公司的人，船公司的人說：「你們公司是怎樣搞的？到底在打什麼主意？是不是向別家船公司訂了船？」

「別家公司？絕對沒有！」李如年對着船公司的人肯定的說。

「但是事實上却是如此。剛才我到附近買煙，賣煙的老板對我說的。」船公司的人用手指着碼頭上的小店又說：「我問他有關遊船的事，他說，你們公司在一小時半以前，就已經出發了，而且船上還掛着輝昌公司的紅布條……」

「是呀，溫先生和電視台的劉小美都坐上去了。」小店的老板走過來說！

「劉小美？」李如年很奇怪，為什麼會有電視台的藝員上了船呢？

「你當眞看到船上有輝昌公司字樣的橫布條？」李如年半信半疑地問。

「有，有，看得很清楚。」老板肯定地答道。

「那艘船是什麼時候開的？」李如年再問。

「大約有個半小時了……對，我想起來了，因為我每天都是在早上七點半開鋪的，就是專門做準備上船旅行的人的生意，而我記得溫先生在船未開以前，曾經來過買一包香煙。」

「眞的？」

「對，溫先生常常來買煙的，只是今天最早來，而且還說今天是旅行的好日子，所以比平時由屯門坐船來中環的時間早，到那個時候，船似乎已到了，我後來親眼看見他上船的。」

這個老板詳細的說明，最實在又最具體。

總之，一隻遊船在八時載着輝昌公司的職員出發。但是，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　＊　＊

在船上，玉蘭接過了瑪麗的那杯暈浪藥的藥水，但沒有喝下。

玉蘭不是不喝，而是在家裏她已經喝過了。

況且如果多喝一杯，她也不知會有什麼後果。

玉蘭想着想着，決定不喝那杯送來的藥水。

她原本是不想參加這次旅行的，因為她根本很怕暈浪，甚至有時坐巴士也覺得不舒服，所以她就沒有外出旅行的興趣。而且通常往返都要花上數小時，所以對她來說，她倒覺得不去也罷。

但是與她稔熟的劉小美卻盛意相邀，熱心得令她也不好意思拒絕。

本來劉小美與溫國松是坐在船頭的，不知道他們兩人在談些什麼，談得相當投契，有時還嘻嘻哈哈的。後來小美見到玉蘭有點不妥的樣子，就走過來看她。

「怎麼樣？不暈了嗎？」小美渾身散發着濃濃的香水味，猛然刺激着玉蘭的鼻孔。

「沒事了，你有心。」玉蘭答道。

「別這樣說，你沒事就好了。趙公子托我今天特別要照顧你呢。」

小美說着說着，像很疲倦的樣子。

＊　＊　＊

早上八點半從卜公碼頭開走的遊艇，除了賣香煙的老板外，還有許多人看到那艘遊艇出發。

李如年完全一頭霧水，祇有猛賠不是。

「沒有信用的公司，太可惡了！」船公司的人一邊責備着，一邊怒氣冲冲的離開。

李如年也覺得溫國松太沒有責任，為什麼和一家船公司訂了船，忽然又改用了其他的船公司呢！

同時，如果是要換另一家船公司，也該交代一下，不可以完全沒有責任的。

李如年回到公司再核對一下有關旅遊的資料，知道他們會在中午到南丫島的一間酒樓午飯。

李如年打電話到酒樓，告訴對方如果輝昌公司的人到達時，請他打電話回公司去。

接聽的人說：「沒有看到輝昌公司的人啊！」

「他們還沒有到，他們說中午十二時到的。」

「請等一下，我看看記事簿。啊，有了，輝昌洋行，不過，昨天不是取消了嗎？」酒樓的人說。

李如年一聽到他的回答，背部立刻涼了一大截，對方又接着說：「溫先生來電，說這幾天公司有許多人不舒服告了假，所以參加的人會很少，所以才迫不得已臨時取消的。」

「哪裏有這回事，根本公司就沒有人告假。」

「你們公司是否有人告假我們並不知道，總言之溫先生取消安排是一個事實。」

「是溫國松本人打電話來的嗎？」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是否是他，但他說自己是溫國松是沒有錯的。」

「哦，我知道了，不過如果他們來到的說話，請你通知他們打個電話返公司，好嗎！」

李如年沒有辦法，祇有拜託對方這樣做，而愈想愈莫名奇妙。

＊　＊　＊

玉蘭坐在船尾，她的身體隨着船的搖動不停地晃着，眼睛閉着卻一直不停在反覆思考，剛才劉小美脫口說出「趙公子托我今天特別照顧你」，是什麼意思呢？

而劉小美說完這話以後，走回船頭，很快就呼呼睡着了。

趙公子究竟是誰呢？玉蘭一下子也沒法猜想得到。

另一方面，李如年已將這件事報告了總經理，他明白到那已經不是一件單純的事。

「這到底是什麼的一回事？溫國松一面取消旅行，但另一方面又出發了，也不知道那裏是目的地……」

總經理是一個神經緊張的人，他開始担心起來了。

「經理，或許他們找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所以便找個其他的理由推掉了酒樓吧。」

「就算是這樣，也該先通知一聲，決不可以全無責任感的。」總經理歎着氣說。

「不過，這也實在奇怪，他一方面打電話約了別條船，一方面又打電話取消午飯，他有可能這樣做嗎？」

「如果不是溫國松，難道又會有別人在搞鬼嗎？」

「實在是想不通，會不會是意外呢？會不會……」

「不會吧。總之，所有問題的關鍵，都在那隻船上。」

「那麼我們就要調查所有的遊船租賃公司，如果知道是那一間公司的遊艇，那不是可以查出原因來嗎？」

但是，香港的遊船租賃公司着實不少。而且，如果是私人借出來的遊艇，那就更難查了。

李如年見事態嚴重，立刻再請示總經理，說：「總經理，我看我們要報警了，查查那些掛有布條的遊艇，待找到那船後事情就會明白了。」

「不過，你認為應該怎樣跟警方說呢？而且現在我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總而言之，總經理認為警方是不會管這些事的。

在這個情形下，李如年見沒有其他的辦法，唯有靜觀事態的發展了。

＊　＊　＊

在遊艇中，一切都似乎相當平靜。

坐在一角的玉蘭，卻總覺得情況有點不對勁似的。因為負責招待的小姐剛才還很親切地遞送飲品，但現在卻很沉靜地坐在一旁，這些舉動不但令玉蘭深感意外，同時亦非常的不瞭解。

在這時，當玉蘭再小心地觀察周圍的人時，卻發現一件令她非常驚訝

的事。

同時間，負責招待的小姐亦突然走了過來，對玉蘭說：「小姐，有什麼需要效勞的嗎？」

「……」玉蘭只是搖搖頭，想說，但又不敢坦白說。

負責招待的小姐以銳利迫人的目光望着玉蘭。

而玉蘭只是喘着氣，當她再望着對方的時候，她知道某種不可思議的事即將發生。

玉蘭很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發展，只是一直不明白究竟爲什麼會發生這回事。

不過，當她正在猶豫之際，不可思議的事似乎正接踵而來。

那位小姐又走到玉蘭的座位前面，手上拿着一個裝滿可樂的紙杯。

「我想妳剛才沒有喝下我給妳的暈浪藥吧？」

「是的……因爲我已經喝過了……」玉蘭顫抖地答。

「那眞對不起，我希望妳能夠喝下這杯可樂。」

「喝下這杯可樂？」

「唔。」

那小姐點了點頭。

而玉蘭登時覺得對方傳來了一股壓力，壓得她透不過氣來。

玉蘭再望望四周，她愈覺事情的不對勁，因爲其他的人全部都睡着了，只有她一個人是清醒的，更令她驚奇的是其他人竟然在這樣搖晃的海面上絲毫也沒有感覺似的。

她們是否因爲喝了安眠藥呢？玉蘭這樣想着，這時那位小姐又說：「小姐，我希望妳暫時昏睡一下。不過，我可以保証，妳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危險的，我絕對可以保証……」

「但是妳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玉蘭看着茫茫大海，覺得自己完全沒有援手，而且絕對沒有一個逃生的機會。

「小姐，妳不要想逃走了，在這茫茫的大海中，難道妳可以逃跑嗎？如果妳要跳下海裏，我相信妳一定會死掉，因此我勸妳還是乖乖地喝下這杯可樂，好好地安心睡個覺吧。」

「但是……」

「妳喝吧。」

玉蘭明白自己希望知道這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妳讓大家都昏睡着，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件事，妳就不必過問了。」

「不過，如果妳不說，我一定不會喝的。」玉蘭擺出一副强硬的態度。

「這些事，妳不必過問！」

「但是，我一定要知道，我担保我決不會打擾妳，也不會逃走，請不要讓我睡覺，我是會像睡覺那般保持安靜的。」

玉蘭也想不出任何的辦法，在無可奈何之下，她只有哀求對方，而且這時海面上波濤洶湧，根本上就沒有逃生的機會。不過，只是想到對方一定要她睡覺，她就感到恐懼和十分的不安。

「妳眞的可以保持鎮靜？」對方打量着玉蘭。

「會的。」玉蘭用肯定的口吻答道。

「好吧！那麼妳先印下指紋給我吧。」

「印下指紋？」玉蘭詫異地問。

「對。」

對方將玉蘭手上拿着的可樂放下，然後拿出一個黑色印泥盒子。

「請妳拿出妳的右手，將指紋印在這張紙上。」對方接着又拿出一張白紙，讓玉蘭印下指紋。

「這……」

「小姐，請妳照做吧。」

「好，不過我可以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嗎？」

「唔……妳認識曾美莉嗎？」

「曾美莉？」

玉蘭當然記得，她是兩個月前墮樓慘死的同事。

「告訴妳，曾美莉是我的妹妹，駕船的是我的丈夫，我就是曾美霞。」

玉蘭仍然不明白。

「小姐，我再詳細的告訴妳，我妹妹自加入輝昌以後，不知道是誰引誘她，使她變得妖艷輕佻，甚至貪慕虛榮，直至後來，她竟然被迫要和男人睡覺，那時候，我妹妹想脫離魔掌，但一切已經太遲了。由那時開始，她就一直被迫過着自己不願意過的非人生活，她着實是很悲哀、很可憐。」曾美霞的眼淚奪眶而出，聲音也變得沙啞。

玉蘭聽到這番話，馬上就聯想起輝昌一些女同事，那些令她作嘔的對客人的嬌嗲態度。

「我雖然不知道是誰，但我有美莉生前的一張紙，一張通知她到酒店賣淫的紙，本來我想一把將它撕毀，但後來我發現這張紙才是我找出証據的好機會。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指紋，而祇要我知道是誰的指紋，我就可以替妹妹報仇了。」

「那麼如果妳找到指紋的主人，妳會怎樣？」

「小姐，妳喝下這杯可樂吧，我相信妳不必要知了。」

玉蘭知道再追問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便毫不猶疑地將整杯可樂飲下。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發現她和其他的人都躺在南丫島的一個沙灘上。而祇有一個人失了踪，那就是劉小美。

這件事結束了，不過自此以後，亦再沒有劉小美的踪跡。

（完）

上文提要：和順鏢局鏢頭宮和順因其愛徒趙長生行爲不檢而將其逐出鏢局。宮繼而替老鳳祥金店的段老闆押送「金絲甲」往長安給八王爺以求換取段少爺性命。原因是年前八王爺小女遇害，並失去一對金豆，此贓物半月前竟在老鳳祥出現，八王爺遂拘捕了段少爺。宮受託押鏢，不料途中數幫人馬擬劫「金絲甲」，驚險重重……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飛・圖

英雄無奈

金絲甲以假亂眞　立奇功共諧秦晉

果然，後面傳來馬蹄聲，不旋踵間，一匹棗色大馬馳過來，馬上是個頭如巴斗巨漢，這個人最引人注意之處便是那一對銅鈴也似的大眼睛，因爲那一對眼皮眞是薄，薄得好像包不住那對眼珠子似的快要破了一般，好一個大蒜鼻子，橫着比豎着還佔地方，那兩隻大鼻孔，足可以插進大拇指，右耳下一道刀疤，却被他的鬍子掩住了，當然，他也有引人注意的傢伙，那把厚背大砍刀就掛在他的馬鞍上，一件風帽上插了一枝絨花，那件披風上還有幾個破洞，只不過披風是毛料，冷天還是挺管用的。

怒馬在和順鏢車後面緩下來了。

馬上的巨漢粗手捻着自己的鬍子，又伸手拍拍自己的坐騎，面上那種做作出來的和善表情，實在叫人難以相信他是眞心的和善。

他馳近宮和順了。

宮和順滿面緊張的用手抓緊吊在胸前的錦緞包袱，那模樣就好像一個小孩子保護着自己玩具不讓人搶走一樣。

巨漢在馬上吃吃笑，那樣子就算不叫人全身不自在，也會叫人頭皮一麻。

巨漢看看宮和順懷中的包袱，露出一個十分滿意的笑，點點頭，就是沒開口打招呼。

宮和順沒有點頭，他只露出個苦笑，好像他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江湖上有許多潦倒的人，就是那模樣。

他望着拍馬馳去的巨漢，低沉的冷笑，道：「這傢伙就是『九頭獅子』羅飛雄。」

他的語氣十分肯定，兩個鏢師丁長青與林大仁二人吃一驚。

兩個人不約而同的遙望過去，果然，巨漢在追上半里遠處的「黑狐」屠玲瓏之後便緩下來了。

「果然他們是一夥的。」

「他們也太目中無人了。」宮和順冷冷的露出個冷笑。

林大仁雙眉一挑，道：「他們似乎是爲我們開道了，總鏢頭。」

「不錯，關外道上的規矩，這趟買賣是他們的了，恁誰也休想再插手。」

丁長青憤怒的道：「我就不相信山東响馬頭子胡大魁會放棄。」

林大仁接道：「當然，『太行火鷹』丁百仁他們也不會放棄，姓丁的等了多年，他還用盡心機派人去臥底，這時候要他放棄，門都沒有。」

宮和順道：「武林至寶，人人都想奪爲己有，他們是不會放棄的。」

林大仁道：「他們也不會聯手，否則我們就慘了。」

宮和順道：「所以我們今天仍然只走六十里。」

他這一決定，同行的沒有一個同意，只不過誰也不敢違背宮鏢頭的這一決定。

宮鏢頭看看天色，自言自語的道：「關外遼東七煞我已見了三個，不知另外四人躲在甚麼地方？」

他昨夜在土坡暗處已發現「玉面狼」南風，當時他老人家還眞的吃一驚。

* * *

空氣中充滿了窒息感，對於這種山雨欲來的光景，恁誰都會覺得沉悶與不安，倒不如早早照上面，痛快的幹一場，也比這種不痛不癢却又有着煎熬的味道好得多。

除了宮和順之外，餘下的幾個人都如此想。

連趕車的也有些不耐煩，如果這時候宮鏢頭叫他快馬加鞭，他會毫不猶豫的把鞭子抽打在馬背上。

趕大車的不時回過頭，他望望宮鏢頭，那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眞叫人看了不舒坦。

宮和順當然看見了，只不過他裝做不見，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樣「和和順順」的。

* * *

前面有一道小河，彎彎曲曲的從一道山口流出來，河水不深，但兩岸都有高高的蘆葦，如果有人躲在裏面，還眞難叫人發現。

蘆葦上有一層雪，壓得一片蘆葦搖搖又倒，就在這時候，忽見前面那女的回過馬來疾奔。

宮和順當然也看見了。

他一直注視着半里外的屠玲瓏與羅飛雄二人。

宮和順不等屠玲瓏奔到，便拍馬往上迎去。

宮和順也及時的拔出寶刀，却發現屠玲瓏笑哈哈的高聲道：「總鏢頭別誤會。」

這女人竟然也知道宮和順的身份，只不過宮和順却冷冷的道：「屠玲瓏，妳想幹甚麼？」

噗嗤一聲笑，屠玲瓏已攏住她的坐騎，她的騎術眞高明，就那麼的馬頭對馬頭停在宮和順的面前。

屠玲瓏攤開兩手，證明她的手上並未拿着她的蜂尾毒針，她還笑着抖抖衣袖。

她那黑得十分細膩的面皮上掛着相當友善的表情，發出美妙的聲音，道：「前面有人動你的腦筋了！」

宮和順冷冷道：「那是我的事。」

「也是我們的事。」

「怎麼說？」

「我們怎會讓別人對你下手？那將置我們於何地？」

宮和順立刻一聲冷笑，道：「你們要替我護鏢？」

「我們不讓別人得逞。」

「只怕是黃鼠狼給雞拜年吧。」

屠玲瓏吃吃笑道：「何必說得那麼難聽，我回頭，只是要你們停下來稍等，等我們把那三個不長眼睛的先解決掉，你們再走也安全多了。」

宮和順小心翼翼的用左手按住胸前的包袱，他冷沉的道：「我們走得不快，屠玲瓏，我們絕不會在夜裏趕路，天未黑我們就落腳。」

屠玲瓏一笑，道：「這兩天你們每天走六十里，我們知道你怕出紕漏，只不過……嘿……」

她不說下去了。

她立刻改口又道：「稍等一盞熱茶的功夫，好嗎？」

她好像在乞求宮和順了。

宮和順當然希望他們去拚個你死我活，最好都死絕。

他輕點着頭，道：「屠玲瓏，我樂意，小心別被敵人反吃掉。」

屠玲瓏吃吃笑着撥轉馬，她十分滿意宮和順的合作，她已經馳出五丈遠了，還回眸送上一個逗人的媚眼。

宮和順就發覺這個女人眞風騷。

宮和順也不懂，屠玲瓏長得那麼嬌又美，她爲甚麼偏偏就喜歡既粗壯又高大的「九頭獅子」羅飛雄。

羅飛雄不但高大，那副尊容也不敢恭維，大概與城隍廟裏的七爺八爺差不多。

江湖上有許多美麗的女人，偏就喜歡醜陋的男人，屠玲瓏與羅飛雄就好像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一樣，令人直叫可惜。

宮和順就在心中爲屠玲瓏叫可惜。

屠玲瓏已追上羅飛雄了，只不過宮和順並未叫大車停下來，他叫大車再放慢，因爲他想看看前面到底是誰想打他身上東西的主意。

敢攔他的鏢的人，黑道上找不出幾個，和順鏢局在中原的招牌雖不算金字的，可也是汴梁城唯一的，那麼是誰敢攔他的鏢？

還眞有人攔他的鏢，只不過這一回不用他出手。

* * *

一大片蘆葦叢中有一塊大岩石，那石頭實在擺得不是地方，因爲一半在水裏，另一半幾乎擋住路，便在這岩石上面蹲臥着一個瘦小的人。

遠遠看上去，這人實在不像人，因爲他身上披着一件狼皮，連頭也蓋在狼皮裏，倏然一看就好像一匹野狼臥在那塊石頭上。

不遠處也有一個這麼樣的人，只不過這人在抽煙，面上露出個叫人看了不知道是哭還是笑的模樣。

就在這人的後面却站着個豹目大漢，他雖然也披着狼皮，但一張狼皮只掛到他的大腿上，一把長柄大刀抓在他那隻蒲扇大的手上。

屠玲瓏已在馬上吃吃笑起來。

她邊笑邊道：「喲！那不是『泰山三匹狼』嗎？」

立刻，就聽得三聲大叫，那叫聲眞嚇人，就好像高山上的野狼叫。

於是，三個披着狼皮的人都迅速的騰空飛掠，立刻攔在羅飛雄與屠玲瓏二人馬前。

抽旱煙的漢子一瞪眼，低沉着聲音，道：「遼東七煞。」

屠玲瓏吃吃笑道：「關老大，別來無恙。」

那抽旱煙的漢子叱道：「廢話，有恙也不來了。」

他用旱煙袋指指後面的宮和順一行，又道：「我們的目標是他們，你們可以走了。」

屠玲瓏吃吃笑道：「關昌輝，你如果不是糊塗蛋，便是裝糊塗，你是要從我們嘴巴裏掏取肉了，嗯？」

姓關的大眼一瞪，冷笑一聲，道：「前後兩百里，道上哥們都知道這是我兄弟的地盤上，怎麼的，遼東七煞要撈過界呀！」

突聞得羅飛雄吼道：「媽格巴子，這又不是第一回，你咋唬個鳥。」

只這一聲罵，長柄大刀已發出「咻」的一聲劈過來，那架式就好像連人帶馬一齊劈，「泰山三匹狼」的魏一虎出手了。

魏一虎身高七尺，站在那兒像鐵塔，撲上來就像一頭獅子，那把刀也有七尺半那麼長。

長柄砍刀照準羅飛雄連人帶馬劈，便也聽得姓羅的一聲吼，抖韁一個怒馬雄立，魏一虎的長刀差半寸沒砍在馬頭上。

「噗嚕」一聲響，空中飛起一團人影，也灑出一片嚇人的冷芒，羅飛雄的厚背砍刀出手便是十七刀罩向魏一虎，聽吧，兩刀拚撞就好像有人在打鐵。

出刀出招，羅飛雄的架式相當凶悍，別以爲魏一虎是個山東大漢，遇上羅飛雄立刻被殺得哇哇大叫，他被迫得往一片蘆葦中暴退五丈。

「黑狐」屠玲瓏仍然坐在馬背上，她的笑意盈然，俏嘴巴不時的牽動嘴角，一副不屑的樣子。

關昌輝看得直皺眉，連猴兒相的錢通也翻動着一對眼珠子，更露出了吃驚的模樣。

那面，「九頭獅子」羅飛雄便在一陣狂砍怒殺中，生生將魏一虎逼到水裏去。

河水不深，只不過一尺多一點，沿着岸邊還結着一層薄冰，但魏一虎還是打腳板底有着刺骨的涼寒。

魏一虎只有招架之功。

他如果不是有蠻力，早就完了。

羅飛雄如果要取他的命，也不會一陣狂殺把他逼到水裏去，這情形誰也知道。

羅飛雄只是表明一件事，那就是要泰山三匹狼識相，因爲形勢十分明顯，遼東七煞有七個人，泰山三匹狼只是三個，羅飛雄就已經夠他們招架了。

不錯，「黑狐」屠玲瓏在馬上吃吃笑了。

她邊笑邊攤開右手掌，道：「二位，可認識我這些比牛毛粗不了多少的蜂尾毒針？」

就那麼一線陽光，剛巧照射在她的手掌上，也令人大吃一驚，只見一片紫光迸射，這女人的毒針至少有十根握在手掌中。

關昌輝冷冷一哂，道：「少來，泰山三匹狼也不是叫人嚇大的，盡早收起妳那毒玩意兒。」

屠玲瓏又是一笑，道：「江湖本就是這麼一回事，有本事的坐大堂，沒本事的站兩旁，二位，我不希望把精神花在這裏。」

這眞是既挖苦又威脅，關昌輝於是又火了。

錢通也翻白眼了，他抖落了披在身上的狼皮，便也露出腰帶上插的十二支一尺長的鋼叉。

關昌輝的旱煙袋立刻插在腰帶上，他左手提着狼皮，右手已握了一把鋒利的尖刀，沉聲道：「操妳的娘，人爭一口氣，佛要一爐香，就憑妳這幾句話，關大爺把老命豁上了，幹吧。」

他向屠玲瓏逼過來了。

屠玲瓏立刻失聲大叫，道：「阿雄，痛快的宰了他們啊！」

她這是告訴羅飛雄下毒手了。

遠處，羅飛雄齜牙咧嘴怒視着河中的魏一虎，聞得屠玲瓏的話，便伸手向魏一虎招招，道：「大個子，你上來，咱們岸上再幹。」

大冷的天，羅飛雄是不會往水中追殺的，就算他能把魏一虎擺平，他也必然會全身衣袍盡濕，這時候叫他去甚麼地方換衣袍？

魏一虎厲吼一聲平掃一刀，果然逼退羅飛雄。

他躍回岸上了，便撥風也似的又掃出一刀。

羅飛雄叫了一聲「厲害」，忽然一個半旋身，厚背砍刀已沾上敵人的長柄砍刀，發出「沙沙」響。

響聲突然中斷，緊跟着一聲怪嚎：「呀！」

魏一虎眞淒慘，他倒在地上連着翻滾，鮮血從他的後臀連到右後大腿上往外冒，那道血口子足有一尺那麼長。

羅飛雄砍倒魏一虎，他連多看一眼也沒有，一蹴便落在關昌輝的面前。

他太關心屠玲瓏了。

他也最聽屠玲瓏的話，也許就是因爲他對屠玲瓏一片忠心，才博得這位俏女人的喜歡。

講實在的，羅飛雄眞的像個大狗熊，能得到美人歡心，連他自己也不相信，而屠玲瓏這女人並不是專門喜歡醜男人，只因爲這世上能找一個眞心愛她的人實在不易。

羅飛雄就眞心的愛她，因爲羅飛雄可以爲她死。

屠玲瓏認爲，與其找一個玩弄她的男人，爲甚麼不找一個死心塌地愛

自己的人。

所以屠玲瓏這幾年便跟在羅飛雄身邊，現在……

現在羅飛雄又在爲她拚命了。

那面，魏一虎的叫聲令關昌輝與錢通二人一窒，便見羅飛雄已飛掠過來。

關昌輝左手抓着一張狠皮，那是對付屠玲瓏手中的蜂尾毒針的，豈料屠玲瓏仍然坐在馬背上不下來，如此一來，變成羅飛雄一人的差事了。

一張狠皮兜上去，關昌輝厲吼如虎的道：「殺！」

他只一矮身便衝向羅來的羅飛雄。

羅飛雄刀法果然犀利，他在敵人衝進懷裏的刹那間，雙腳連環碎步往後閃，厚背砍刀已抖出九朵刀花，生生把敵人擋得往側閃。

就在這時候，空中發出「颯」聲，有一支短叉已插中羅飛雄的左臂上，叉尾還在顫動不已。

羅飛雄連多看一眼也沒有，十一刀連成一片迎頭殺向錢通。

四支短叉被他彈飛，錢通正要再出叉，忽然迎面飛來一片彩雲——屠玲瓏出手了。

她一飛冲天，繼而撒出一溜紫芒……

「啊！」

「哎唷！」

不只是錢通，關昌輝也跟着大叫一聲，兩個人立刻捧面往山中奔，那錢通還厲嗥：「老子的眼睛！」

關昌輝並未中毒針，但他的背上却挨了一刀，衣袍已破，血肉捲開來，大叫着往前逃去。

魏一虎走得很慢，他一手柱着長刀把，一瘸一瘸的走得十分辛苦。

＊　＊　＊

羅飛雄並未追殺，他的目的不是殺人，他的目的只是宮和順懷中的東西。

他並不擔心「泰山三匹狠」的報復，因爲他們今天殺不過，將來一樣不是他的對手。

屠玲瓏奔到羅飛雄身邊，小心的爲他拔出那支小飛叉，有一股不算厲害的鮮血往外溢，只不過羅飛雄並未叫痛，他還露出一口黃板牙，冲着美艷的屠玲瓏一笑。

屠玲瓏不但用布巾爲羅飛雄擦拭，她也用她那靈巧的舌頭去舔，表現出關懷備至而又痛心的樣子。

匆匆的包紮，淡淡的回過頭去看，誰說黑道沒有多情女？屠玲瓏就夠體貼的了。

＊　＊　＊

屠玲瓏也回眸看看停在附近的宮和順一行人，她露出個十分好看的笑靨，伸伸手，便扶鞍上了馬。

羅飛雄也上了馬，他只冷笑的看看鏢行的人，大蒜鼻子猛一抽，便當先往前馳去。

屠玲瓏却對宮和順一笑，道：「宮鏢頭，有我二人爲你們開道，你們只管放心往前趕路，就算是走夜路，也不會有人敢動你們一根毛。」

宮和順拚命按住懷中「寶」，眞怕這女人下手來搶，倒引得屠玲瓏哈哈笑了。

她邊笑邊又道：「宮鏢頭，我們爲你趕走了三匹狠，這件事你是親眼看到的了。」

宮和順點點頭，道：「三個不自量力的東西，就算沒有你們，我一樣也能打發他們。」

屠玲瓏吃吃一笑，道：「總鏢頭，千萬別小看那三匹狠，死在他們手下的大有人在。」

宮和順道：「屠玲瓏，我有自知之明，而且我也從不輕視任何一個敵人，妳請吧！」

屠玲瓏發出一聲銀鈴也似的笑聲，挾馬便往羅飛雄去的方向追下去了。

宮和順面色又變了。

他在敵人面前總是一副驚恐的樣子，一旦敵人走了，便是冷笑連聲。

他現在又在冷笑了。

＊　＊　＊

「一個臭女人，她這是在嚇唬人了，哼！」

丁長青咬着牙道：「總鏢頭，我以爲趁着他們『遼東七煞』未到齊之前先出手，殺一個便少一個。」

林大仁也同意的道：「總鏢頭，我同意丁兄的話，我們不能等他們到齊了再動手。」

宮和順仍然在冷笑。

對於兩位鏢師的話，他似乎無動於衷的道：「我們這是保鏢走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他的語氣厲烈，也說出保鏢人的心聲。

是的，幹上保鏢這一行，也就是在刀口子上混生活，誰要是害怕，盡早回家抱孩子去吧！

＊　＊　＊

繞過一道小山坡，前面一個小鎮，宮和順抬頭看看天色，一聲乾笑，道：「今夜住在這兒了。」

跟在他身後的人全部怔住了，因爲今天還未曾走六十里，今天頂多走了五十里。

丁長青就大不以爲然的道：「總鏢頭，我們不是說好了走六十里嗎？」

趕大車的也回過頭來叫道：「還未曾走上五十里呢，總鏢頭，前面十五里地方大山邊有個關口鎮，正是歇腳的好地方。」

林大仁也加上一句，道：「就趕到關口鎮吧，只不過多走五里路。」

不料宮和順回頭一瞪眼，道：「寧可少走十里地，也不多行五里路。」

他忽然指着遠處大山，道：「今天我們歇足勁，明日有得一場拚，聽我

的話就錯不了。」

丁長青沉聲道：「總鏢頭，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憋在肚裏難過得慌。」

「你吐出來。」

丁長青氣忿的道：「娘的，二八月間狗連蛋，我們正像一隻發了情的老母狗，後面一批批跟定了大公狗，好像吃定我們了。」

宮和順道：「比喻不雅，可也實際。」

他回頭又問兩個徒弟，道：「史進東、白成功，你二人是甚麼個感受，可以說出來給師傅聽聽。」

白成功已憤怒的道：「師父，眞是不像話，徒弟心中有些窩囊。」

宮和順一笑，問史進東，道：「進東你呢？有甚麼感覺？」

史進東憤怒的道：「師父，我是猴舔蒜罈子，越舔越不是味道，眞想拚個他媽的。」

宮和順心中眞高興，他就是要培養四個人的鬥志，他要把士氣激厲至最高點。

他現在就發覺四個人眞想找人打架。

交手之前，他不能叫自己的人膽怯，搏殺時候講求機先，但未搏殺之前的士氣更加重要。

宮和順走道保鏢二十年，他當然知道這一套。

宮和順笑了，却不管身後四人正自咬牙切齒的只想出手搏鬥。

＊　＊　＊

大車在那條沒有城牆的小鎮南面停下來了。

小鎮上，午飯時間剛過，街道上正有十多人擠在一起曬太陽，冬陽最暖，比個火爐還要舒坦。

右邊一家客棧，有個小二已迎上來，笑道：「果然來了，快請進，飯已經擺在桌上了。」

宮和順驚訝的道：「誰叫你把吃的擺上桌？」

這時候，他身後的丁長青四人也楞住了。

＊　＊　＊

宮和順翻身落馬，韁繩拋在店小二手上便舉步往客棧中走去，果然，他發現店子裏一張大桌上擺着熱騰騰的酒菜，剛起鍋的白麵饅頭兩大盤還正冒着熱氣。

林大仁已搶上前，道：「總鏢頭，這會是誰？」

宮和順忽然一笑，道：「不知道，不過有一點我清楚，請客的人不願意和我們面對面。」

丁長青冷冷的道：「這是一餐令人心驚膽顫的飯，總鏢頭，我有些心驚肉跳，却又有着憤怒感，不吃也罷！」

宮和順已走近桌邊，他拉開椅子坐在正面。

「坐，不吃白不吃，吃飽了喝足了我們睡大覺。」

後面跟進來的小二一聲笑，道：「怎麼的，今天住在小店了？」

他指指北面又道：「你們不住大山邊的關口鎮了？」

宮和順一把揪住店小二，面無表情的冷叱道：「誰告訴你我們要住關口鎮？叫你擺這桌飯菜的是個甚麼樣的人？」

店小二吃驚的道：「是……是個黑黑的女人。」

宮和順鬆開小二，他淡淡的道：「果然是她——『黑狐』屠玲瓏。」

他指指桌面，立刻換個笑臉，道：「大伙兒吃，我就猜得到，這女人與羅飛雄一定住在關口鎮，哼，她可眞會要手段，這種先煞煞別人士氣，製造他人驚慌失措而產生恐懼的手段，怕是用錯對象了。」

宮和順一語道破，便聞得丁長青冷笑，道：「怕是她弄巧成拙了，她在撩撥我們發怒了。」

宮和順就是怕自己的人膽怯，他見丁長青雙目幾乎噴火，便十分滿意的道：「所以我們必須養足精神，千萬不能毛躁，哼，明日我們就可以趕到石門鎮了。」

林大仁邊吃邊點頭，道：「從石門鎮往東北方走，一條大道通北京，路上就不怕他們了。」

不錯，石門鎮仍未脫離太行山區，石門鎮也是個大市鎮，一年前八王爺的小女兒逍遙郡主就是快要趕到石門鎮的時候被殺的。

逍遙郡主是要趕回京中過新年的，却不幸連同她的四名護衛被殺死在距離石門鎮西南六十里處的黑龍谷中。

八王爺一兒一女，爲了掌珠被殺之事，他老人家請旨回京，半年多來，爲了找尋兇手，暗中不知下了多少功夫，却始終難破案。

一年了，這件轟動直魯豫的大血案好像沉寂下去了。

此刻，宮和順又安排他的人馬住下來了。

他們今天只走了五十里不到。

宮和順命店小二弄了一個大火盆放在大客房中，又命店小二在炭火上煨上兩隻大錫壺，壺中暖着老黃酒，炭火的四週燒着白菓栗子落花生，暖酒湊香菓，六個人圍在大火盆邊說故事。

宮和順眞是老江湖，他製造輕鬆一面，目的當然是要各人的情緒放鬆。

果然，一時間大伙兒忘了自己是幹甚麼的，盡在火邊嘻嘻哈哈的說些黃笑話。

嚴冬白天短，過午只不過兩個時辰就天黑了，宮和順便命各人早早上床養足精神，他說得十分肯定：「明日是第六天，也是最凶險的一天，過了明天，我們快馬加鞭。」

大伙兒的精神大了，每個人帶着興奮入夢鄉。

宮和順却不一樣，他直到三更天還瞪着眼。

他還偶爾在棉被窩裏面搬指頭算算，算着他一共走了幾天，也算着時間走的對不對。

天知道宮和順肚子裏藏着甚麼玄機。

＊　＊　＊

這家小客棧眞缺德，三間客房的後牆下面養了十幾隻老公雞——原是準備臘月二十三祭灶用的，只不過還差一天沒宰殺，一大早十幾隻公雞比賽着叫，撕破喉管也似的叫得客房中的客人難成眠。

天未亮，宮和順就已經坐在大床邊，他眞想殺了那些老公雞。

他看看床上擠睡的人，發現個個在翻動，一笑，便走到火盆邊加上炭又熱上酒。

宮和順本就睡不着，這時候他等着天明好上路。

終於熬到天亮了，宮和順今天可不一樣了，他連連催着大伙兒盡量吃飽，連馬匹也要仔細侍候好草料。

宮和順第一個跨上馬背，他高聲對趕大車的吩咐：「快馬加鞭，今天看你的了。」

「哈！」

「叭！叭！叭！」

趕大車的一聲吼，長鞭空中接連三抽，就好像三聲炮響要出征似的，果然人有精神馬又歡。

宮和順笑了。

丁長青和林大仁等也抖擻精神拍馬疾馳，彆了四五天，今天似乎要舒展些甚麼了。

這一行，大車奔馳在前面，宮和順等五人在後面，還不到半個時辰，一行便過了關口鎭，這就說明他們已趕了十五里，沿着大道往山中奔。

山道盤旋着一路往山上，宮和順還不時的吆喝着大伙兒：「快！」

這一段也是太行山區險要地方，高山上有山洞，連懸崖峭壁上也鑿有洞，那些四四方方的洞口，也曾住過人，只不過這些年已不見人跡了。

趕大車的也知道，今天要趕到石門大鎭就必須快馬加鞭，因爲這兒到石門，路程兩百七十里，中間還得翻七道大山嶺，更何況還有黑道强人在前面。

「哈！」

趕大車的喝叱聲四山廻鳴，宮和順就以爲他的聲音比小店後面的公雞叫聲還大幾分。

＊　＊　＊

大車奔馳上山坡路，又順着坡路往下面衝，一連衝了七八里，然後又往山坡上奔，大冷的天，除了馬兒噴鼻與蹄聲外，沒有任何人吭一聲。

就在奔向第四個山嶺的時候，宮和順忽然一聲厲吼：「慢！」

趕大車的拉住刹車桿，沒命的挺直腰桿穩住大車。

大伙兒吃驚，已望見道上倒了一棵大樹。

那麼粗的樹，絕不會突然倒下來。

宮和順抬頭四下看一遍，他面上露出個冷笑。

他也低沉的道：「這兒是黑龍嶺。」

趕大車的立刻應道：「總鏢頭也知道。」他指着右面，又道：「那個深谷就叫做黑龍谷。」

宮和順道：「你敢確定那邊是黑龍谷？」

趕大車的笑笑，道：「小子每年都會經過幾次。」

宮和順道：「你守住大車，我們先過去。」

於是，和順鏢局的人跟着宮鏢頭往上面奔去。

突然，大車後面又傳來一聲「轟隆」，只見懸崖上面一棵大樹落下，阻塞了退路。

就在這個時候，從右面山石上出現四個穿翻毛皮襖大漢，爲首的正是「九頭獅子」羅飛雄。

羅飛雄已吼聲如雷的道：「宮鏢頭，咱們廢話就免了，你解下包袱，我放過你們。」

宮和順抬頭，七丈高處四個人他都認識——那就是屠玲瓏、「玉面狠」南風，不遠處站的是「金錢豹」王揚春。

嘿嘿一聲笑，宮和順道：「老夫以爲你已經廢話連篇了，不是嗎？」

羅飛雄冷沉的吼道：「不上路的東西，你何不再看看那面？」

宮和順幾人轉頭看，深谷懸崖邊的一座巨石上緩緩的站出三個人，不錯，「大牛」水雄、「瘋虎」周朝貴與「猴精」錢一貫三人已齜牙咧嘴要出手了。

宮和順伸手在解包袱了。

他這動作令一邊的丁長青與林大仁也吃一驚，他二人心中明白，總鏢頭說過「鏢失人亡」這句話。

宮和順已擧起包袱，高聲在馬上道：「金絲甲在此，但却得先放倒我宮和順，來吧！」

遼東七煞一齊仰天大笑起來了，那當然是得意的表情，只不過在這一片笑聲裏，附近又傳來一聲厲吼，道：「休忘了，這是老子的地頭。」

就在這聲吼叱中，斜坡裏躍出五條人影，是的，「太行火鷹」丁百仁率「過山虎」李大江與「痴虎」文來貴二人也趕來了。

「跳澗虎」白一虹與「金毛虎」石海也來了，他二人是抱傷而來，那白一虹還有些瘸腿的樣子。

猛古丁又是一聲雷吼，一棵大樹後面，山東响馬頭子胡大魁與杜三娘也趕來了。

其實還有一批人，那是三個披着狼皮的傷者，他們三人躲得十分妙，三個人躲在石縫裏。

三個人不敢出來，因爲他們三人自知不是這些人對手，更何況三個人都帶着傷。

這三個人當然是泰山三匹狼關昌輝、錢通與魏一虎。

「太行火鷹」丁百仁抖動着大紅披風，雙手十指發出銀芒也似的閃光，嘿嘿冷笑，道：「羅飛雄，遼東七煞竟也趕來攪和，你們憑甚麼？」

「九頭獅子」羅飛雄哈哈大笑，道：「武力，如此而已。」

丁百仁咬牙切齒，道：「好狂的口氣，但在丁大爺眼中，只不過幾個狂妄小兒。」

羅飛雄却嘿嘿冷笑，道：「姓丁的，你率領着四隻虎，其中已傷了兩個，我們可是七人在此，你衡量一下。」

不料胡大魁突然對丁百仁高聲道：「丁兄，你我在這件東西上俱都花了一番精神，豈料姓羅的七人暗中伸手撿便宜，這不正是那夜所言——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丁百仁聽到胡大魁話中有話，立刻接道：「胡兄，所幸我們並未彼此殘殺下去，我們都有再戰之力。」

胡大魁哈哈大笑，道：「遼東七煞經常撈過界，不就是認定我關內哥兒們不團結？」

丁百仁道：「這也是丁某心裏話。」

胡大魁立刻高聲道：「眼前我們只有一條路。」

丁百仁道：「合則兩利，分則兩失。」

胡大魁便重重的點頭，道：「這也是胡某的心裏話。」

只是簡單幾句話，丁百仁便與胡大魁扭在一起了，這變化令宮和順也感到意外，只不過他並未說出來。

形勢立刻變了，變成七對七的局面。

「九頭獅子」羅飛雄心裏不是味道，立刻大吼，道：「昨日死敵，今日成了合伙人了。」

丁百仁道：「形勢所逼，理所當然了。」

胡大魁也接道：「這就是江湖，我的兒，你們還等甚麼？老子急不及待了。」

他的三十二斤重大砍刀正指向羅飛雄，看得丁百仁暗暗歡喜。

「九頭獅子」羅飛雄同樣也是厚背砍刀，只見他高擧大刀猛一掄，口中厲烈的雷吼一聲：「殺！」

刹時間人影翻飛，金鐵交鳴中，一對一的搏殺便也立刻展開了。

胡大魁對上羅飛雄，兩個人都是雙手抱刀狂砍不已，二人的身材也高大，地上的積雪早被他二人踢掃得往空中飛濺，刀芒在叮噹暴響中迸灑不斷——這兩個人卯上了。

「黑狐」屠玲瓏找上了「太行羅刹」杜三娘，這一黑一白兩個女人的打法不比男人遜色，那屠玲瓏的一把蜂尾毒針只一照面便出手，只可惜被杜三娘揮起抖篷全擋落，杜三娘絕不再給敵人機會，她的鎖喉環配合着雙刄尖刀，逼得屠玲瓏左閃右掠不及伸手入懷中再掏取毒針，她已是手忙腳亂的尖聲叫罵不已。

「痴虎」文來貴對上「遼東七煞」的「金錢豹」王揚春，文來貴一對短戟，看準了敵人的飛爪，只照上面，文來貴的肩頭上就被抓下了一塊皮肉，文來貴左手短戟側掃過王揚春的左面頰，這二人就帶着鮮血幹上了。

「過山虎」李大江是個大胖子，雙方一開殺，便不由得找上遼東七煞的「大牛」水雄，姓水的手持巨棒，一路悟空棒法打得李大江近身不得，李大江果然被水雄的氣勢所壓，就在敵人巨棒呼嘯中盡往倒在路中央的大樹兩邊躍，一時間水雄已經發起牛性子，打得樹幹皮飛枝斷。

「跳澗虎」白一虹照準「遼東七煞」的「玉面狠」南風，出手就是三朵槍花罩上去，只可惜他受傷未癒，反被南風捲進懷裏對準脅下掃一刀——那本是要命一刀，却被白一虹用槍身阻擋一半，便聞得他罵道：「入你娘的！」他不刺了，舞起銀槍把敵人擋在三尺外。

「金毛虎」石海也曾受過傷，眞不幸他遇上了遼東七煞中的「瘋虎」周朝貴，在遼東七煞中，以周朝貴最凶悍，只一動上手，他便不顧自己死活的。

周朝貴的砍刀下劈上削，大毛嘴巴出氣就像拉風箱還帶着唾沫星子噴出來，石海只擋了敵人三刀，左手的短斧已飛落地上，他掠身閃避，周朝貴却發出嚇人的冷笑聲，九刀合成一刀殺，不料石海也豁上了，他忽然一個回頭躍，猛古丁撞進周朝貴的懷抱裏，姓周的發出粗聲：「唔！」

石海的右手短斧不是砍入姓周的肚皮，他雙手一推，就在他的大腿發出「卡」的一聲響，也正是他把短斧送上敵人肚皮的時候，於是——

於是兩個人自然分開了，兩個人均倒在血泊裏。

「太行火鷹」丁百仁一聲尖叫，一把抓落「猴精」錢一貫手上尖刀，他的左手五指已抓破姓錢的脖子，帶出一溜鮮血飛濺。

丁百仁一招之間便把遼東七煞中的錢一貫擺平，他絕不去看場中的拚殺，他向宮和順奔去。

「宮鏢頭，別來無恙？」

宮和順冷冷的道：「粗安。」

一笑，丁百仁道：「宮鏢頭，你手中的東西我已思之久矣。」

宮鏢頭道：「多久？」

「總有個七八年之久了。」

「汴梁城你有臥底的人，誰？」

「如果我說出來，你們一個也別活着離開，所以你最好別多問。」

「是死是活那得過招以後才知道，

你能告訴我是誰？」

丁百仁雙肩聳動，他在暗中運功，那樣子顯然在他說出以後就立下殺手了。

和順鏢局的林大仁與丁長青、白成功與史進東四個人就守在大車上邊，總鏢頭不叫他們動手，他們只有眼巴巴的看着雙方面搏鬥。

丁百仁吃吃奸笑，道：「我有個兄弟比我善良，他在汴梁學做生意。」

宮和順立刻接道：「你的兄弟學做金店生意？」

「不錯。」

「而且也在老鳳祥金子店？」

「你又猜對了。」

宮和順突然一躍而起，他比丁百仁先發動，只不過他並未揮刀殺向丁百仁，而是奮力把錦緞包袱猛一擲，大聲吼道：「你們去搶吧！」

他的吼聲如打雷，那被他擲出的錦緞包袱立時平飛着往右面的懸崖下飛去——右面正是黑龍谷。

搏鬥中的人們愣然住手，連和順鏢局中的人也驚叫起來了，他們被宮鏢頭這一突兀的動作嚇住了。

丁長青就發出一聲叫道：「宮鏢頭！」

突然，搏鬥的人們齊聲狂叫着往山崖下飛躍，搏殺立刻停止了，誰都想得到那武林至寶「金絲甲」。

丁百仁沒有追，他發出冷厲的笑聲，道：「宮鏢頭，你把他們都唬住了。」

宮和順發覺丁百仁未往崖下撲，心中也是一怔，又聞得丁百仁的話，便冷冷道：「怎麼說？」

丁百仁道：「幹保鏢的行家，你會把保的鏢隨便抛去？打死我也不相信。」

宮和順道：「那麼你可以找，等你找不到的時候我們再拚殺。」

丁百仁吃吃尖笑着，宛似天空鷹叫，道：「我會的，只不過要在你們全都死了以後再搜。」

「殺！」

丁長青與林大仁二人立刻往丁百仁殺過去。

宮和順未攔住兩個人，便聞得丁百仁厲聲道：「找死！」

只見他一把握住林大仁刺近身的長槍，左掌已抓向丁長青的砍刀，但見他忽然一個大翻身，丁長青的砍刀已切過林大仁的肩背帶出一溜鮮血……

林大仁發出一聲厲叫，但已不及抽回長槍，眞絕，他的槍尖已穿過丁長青的大腿，拔出來的時候還帶出碎肉點點……

兩個鏢師沒倒地，兩個人分別被白成功與史進東架住……

宮和順出手了……魚鱗紫金寶刀發出窒人的呼嘯，十七刀一古腦罩上敵人……金刀太歲果然不凡。

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丁百仁還眞不敢伸爪去抓，丁百仁的「大力金剛爪」道上馳名，一般刀槍他伸手就奪，然而對於宮和順的寶刀便有所顧忌了……

騰躍間，宮和順的搶攻只一半，忽然敵人飛上天，四丈高處，只見丁百仁發出尖厲的長叫，十指尖尖的指向宮和順下擊過來……老鷹抓雞就是那個架式。

宮和順舉刀旋殺，頭頂上正要佈上一道刀芒，却不料姓丁的探手掃過宮和順右腕，三條血印立現，已抓落宮和順手中的寶刀……

丁百仁的右掌便在他落地的刹那間疾往宮和順的胸脯上印去了，他用了十二成功力，他要宮和順死。

「蓬！」

「啊唷！」

丁百仁的一掌果然印上去了，只不過他印在一個瘦胯胯又苦兮兮的大個子胸上，那一聲叫便也自丁百仁的口中尖嚎出來了。

丁百仁抖着鮮血淋漓的右手雪雪呼痛，他才發覺宮和順面前站着個瘦子。

「你……你是誰？」

「趙長生。」

「你懂不懂道上規矩？你怎可以在此刻橫插一手？」

「我非插手不可，因爲我是和順鏢局的人。」

是的，趙長生出現了，他在緩緩的解開腰帶，露出上身套穿的「金絲甲」，好一片金光閃耀。

「金絲甲……」丁百仁厲聲又道：「可惡！」

原來這金絲軟甲並不只是以貴重的金絲編織而成，重要的是軟甲上面還鑲有四十八根奪命針，敵人不察以掌擊來，便會被這些尖針彈出而刺中。

丁百仁已發覺右掌在變顏色了。

他正欲向趙長生再出手，忽聞得「啊呀」之聲從山崖下面傳來。

慘叫之聲不只一個，而且十幾聲合在一起，引得丁百仁也低頭看去，只見空中彈升着箭矢無數。

只不過轉眼之間的事，忽見山路兩邊脚步聲傳來，丁百仁吃驚的發現兩方面來的是官兵，他們的手中均持着弓箭，約略的數一數，總也有個兩百人。

丁百仁的右臂全部泛青色了，他萎靡的坐在地上，他還喘着大氣。

有一個錦袍紫面長髯飄胸大漢，一直走向宮鏢頭。

宮鏢頭已迎上去抱拳，道：「八王爺。」

是的，八王爺來了。

八王爺兩天前就把弓箭手們隱藏在山崖下的各個山洞內，他要在他女兒逍遙郡主死亡的地方爲女兒報仇。

八王爺拍拍宮鏢頭的肩，道：「辛苦你了，宮鏢頭。」

他指着趙長生，又道：「你這個徒兒眞好身手。」

宮鏢頭又是一笑，他看着喘大氣的趙長生點點頭。

八王爺走向丁百仁，道：「你就是人稱『太行火鷹』的人？你也是太行山區的老大？」

丁百仁咬牙而厲吼：「老子丁百仁……」

「咻！」

八王爺的刀法不知從什麼地方抽出來的，却見丁百仁的人頭已往山崖下面飛去……

八王爺出刀轉身一個動作，他又面對宮和順，道：「你配合的日子恰到好處，回去告訴段平，叫他去府衙牢裡把他的兒子領回去，還有他的傳家之寶『金絲軟甲』！」說完，他遞了一封信函交在宮和順手上。

＊　＊　＊

八王爺率領着官兵走了，八王爺也落下了眼淚，因爲他懷念他的小女兒逍遙郡主——小郡主死在黑龍谷……

宮和順也走了，和順鏢局本來可以不會有人受傷，只因爲兩個鏢師彆不住才出手。

趙長生爲師父包紮手腕，他沒有開口。

宮和順開口了，他緩緩的道：「長生，回去就把你的喜事辦妥當，小芳也很喜歡你，你們從小就要好……」

趙長生不善言辭，他只低聲說了兩個字：「師父……」

＊　＊　＊

宮和順登上大車，他對趙長生道：「老鳳祥有個姓丁的，你知道嗎？」

趙長生道：「老鳳祥有個二把式叫丁仲仁。」

宮和順嘿嘿笑了。

他吩咐趕大車的道：「快馬加鞭，別誤了我們年前辦喜事。」

他心中可不是這麼想，只因爲老鳳祥二把式也姓丁，而且名字與丁百仁只差一個字，這個人非抓住不可。

但白成功却沒想到這一層，他還拍着趙長生的肩頭，哈哈笑道：「大師兄，娶個老婆好過年，哈……」

「哈……」幾個人一齊笑了。

趙長生只苦笑，他笑中含淚。

＊　＊　＊

宮和順一行走回頭路，他們當然不用再去北京城了。

這一行直往汴梁城，也算老天幫大忙，冬陽照在頭頂上，就好像灑落一片暖洋洋的火苗子，不但暖了人的身，也暖了人的心。

趙長生的心就暖暖的，只不過趙長生並未高興得笑出來，他還是一副木訥的模樣。

趙長生同趕大車的坐一起，他關心兩個鏢師的傷，當然他更關心師傅宮和順的腕傷。

他在大車急馳中那麼靦覥的向宮和順，道：「師父，我們不必急着趕路，你的腕傷要緊，兩位鏢師的傷也得養息。」

宮和順心中更樂，長生這是孝順，這孩子爲了八王爺替女兒報仇，也眞吃了不少苦頭，當初自己就猶豫，大冷的天要他在長廊下挨餓受凍兩天兩夜，這孩子也眞熬過了，而且還及時的見到八王爺，這孩子就不知道什麼叫苦。

當然，這件事如今已經被拆穿了，原是宮鏢頭暗地裡與八王爺商量好的。八王爺堅持要一網打盡，宮和順當然更贊成，如果關洛道上能太平，保起鏢來也輕鬆。

宮和順一高興，便立刻要給趙長生辦完婚事。

宮和順的女兒宮小芳原也是喜歡趙長生的，那夜趙長生吃醉酒衝入她的閨房動粗，那也是宮和順安排的，當時趙長生就不同意，只不過宮和順說的對——總得找個充足的理由才能把他逐出師門吧！

是的，有什麼比向師妹動粗更能令人相信？

宮和順趕走趙長生，汴梁城中沒有一個人對他表同情，當然除了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老鳳祥的二把式丁仲仁。

此刻……

宮和順却對趙長生粗聲一笑，道：「不妨事，等你們的喜事辦完，我的手傷也就好了，哈……」

宮和順邊笑，笑聲中充滿了得意，又道：「長生，有件事情倒要問你。」

趙長生道：「師父有事請吩咐。」

宮和順道：「老鳳祥段平的傳家之寶金絲甲，怎麼會穿在你身上了，不是包在那個藍色印花布包袱裡嗎？」

趙長生一聲笑，道：「是八王爺的吩咐，師父，八王爺早就將太行山區各路黑道人物調查清楚了，八王爺知道『太行火鷹』丁百仁的武功，姓丁的練就『大力金剛爪』絕技，那要比『大力金剛掌』更上一層樓，也是大力金剛掌的再突破，所以姓丁的雙手可奪一般兵刃，只不過難以對付寶刀之類——」

宮和順點着頭，道：「八王爺也知道這件金絲甲的妙處。」

趙長生道：「是的，八王爺早就知道這件金絲軟甲珍藏在中原第一大金店的老鳳祥內，就在逍遙郡主的一對金豆在老鳳祥金店中出現以後，八王爺便立刻知道了。」

宮和順道：「姓丁的殺了郡主，贓物自然要往金子店裡去銷贓，果然被暗中綫眼盯上了。」

趙長生道：「師父，八王爺有書信給老鳳祥的老東家段平，他指明要段平把金絲軟甲送往八王府裡以換取段平兒子段一浩的性命。」

宮和順驚訝的道：「八王爺準備親自去鬥丁百仁了。」

（未完·二）

俠盜燕子飛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碧玉簪（上）

承皇命千里追兇　出重賞遍尋人頭

大明萬曆年間，在北京城裡，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命案，死者是新婚未久的新科狀元賀雲龍。

由於身份特殊，馬上轟動遐邇，自然也震驚朝廷上下，忙煞了六扇門中人。

可是，事情透着古怪，案情膠着，始終無法突破。

順天府破不了案！

錦衣衛一籌莫展！

提督府無計可施！

刑部也束手無策！

最後，在萬般無奈之下，再也顧不得朝廷的體面，只好求助於名滿天下，望重江湖，屢破奇案，屢建奇功，還曾經出生入死救過皇帝老兒的遊俠燕子飛。以飛鴿傳書，十萬火急的，將燕子飛與他的紅粉知己柳青青，遠從外地召回京都。

燕子飛已到，英挺俊拔，年方二十四五。

柳青青也到了，手執長鞭，秀外而慧中。

爲了歡迎江湖上最明亮的這兩顆星，刑部總捕頭神捕張鐵虎，九門提督孫九峯，與錦衣衛指揮石大智，特別在五福樓的一座水上餐廳「龍鳳軒」內設宴洗塵。

不論是張鐵虎、孫九峯，或是石大智，俱位高權大，腳跟一跺，保証半個北京城都會發抖，這樣赫赫有名三位京畿大員，同時來宴請兩位江湖豪客，這在大明史冊上可謂絕無僅有。

而燕子飛、柳青青高高在上，三位大人物小心謹敬的在下首相陪的景象，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酒過三巡，菜上五道，當燕子飛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後，正容說道：「三位大人急如星火將我倆召來北京，就是爲了講述新科狀元賀雲龍亡命的故事？大明江山遼闊，子民何止億萬，作奸犯科的事多如牛毛，辦不了就擱着吧，反正衙門裡懸而未破的案子多的是，不在乎再增加這一樁。」

這話正合了錦衣衛指揮石大智心意，立即隨聲附和道：「是嘛，石某也是這樣想，破不了的案子，擱置即可，何必勞師動衆，白費力氣——」

話說一半，被刑部總捕頭神捕張鐵虎打斷了：「可是萬歲爺卻不答應，龍顏大怒，詔命限期破案，如其不然，要取我等項上人頭。」

柳青青聽得一呆，道：「有這麼嚴重，新科狀元因爲國之棟樑，但陛下素極聖明，也不至於爲了一位狀元公，而要取三位吃飯的傢伙吧？」

九門提督孫九峯唉聲歎氣的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燕子飛急急追問道：「什麼原因？」

張鐵虎一本正經的道：「因爲這位狀元公是皇上的妹夫。」

孫九峯補充道：「賀雲龍風度翩翩，一表人才，娶了皇叔恭親王的女兒朱玉婉郡主爲妻。」

石大智亦道：「是由萬歲爺親自賜婚，還頒贈白銀萬兩錦緞百匹。」

柳青青驚「哦」了一聲，沒再問。

燕子飛不疾不徐的道：「張總，孫將軍，子飛與石大人雖然神交已久，卻緣慳一面，跟二位可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應該清楚小弟做人處事的原則，六扇門中的事一向不願插手，此番寵召不知是何居心？」

神捕張鐵虎畢恭畢敬的敬了二人一杯酒，道：「實不相瞞，是想請燕大俠入主虎帳，總理全局。」

燕子飛吃了一驚，連連搖手道：「什麼？要燕某主辦此案？使不得，張總乃箇中老手，破案無數，石大人與孫將軍更是將門虎子，用兵如神，子飛何德何能，斷不敢担此重任。」

孫九峯正經八百的道：「燕大俠快別這樣說，就是因爲我等無力破此奇案，才想請燕兄出面主持大局，閣下才華橫溢，藝業超羣，尤其機警敏銳，智謀百出，相信必可勝任愉快，游刃有餘。」

柳青青不以爲然，立道：「子飛說過，六扇門有事我們一向不願插手，這一點深信孫大人一定心知肚明。」

石大智顯然有點按耐不住了，沒好氣的道：「柳姑娘，妳可要想明白，誰要是偵破本案，就是天大的一件功勞，包管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完的富貴——」

一句話激怒了柳青青，一雙清澈明亮、而又黑白分明的眸子裡，乍然冒出了火光，怒冲冲的截口道：「要想榮華富貴，就不會仗義江湖，石大人，肥水不落別人田，這麼好的機會，何必拱手讓人，你留着自己享用吧！」

霍地站起身來，一把拉住了燕子飛的手，繼又說道：「道不同不相爲謀，這兒的市儈氣太重，滿腦子升官發財的思想，子飛，咱們走！」

說走眞走，大步一邁，轉身欲去。

張鐵虎那敢怠慢，急忙起身攔阻道：「柳姑娘請留芳步，事到如今，鐵虎也只好實話實說了。」

燕子飛聽他話中有話，甚覺詫異，愕然道：「張總，聽你的口氣，這中間似乎還另有隱情？」

神捕張鐵虎鄭重其事的道：「其中的確另有內幕，邀二位來京，乃是皇上的旨意，陛下素知兩位遊俠四海，淡泊名利，雅不願以聖命相加，是以一再面諭鐵虎，相機行事，不要讓你們受到半點委屈，就連孫將軍與石大人也不甚了了。」

人生在世，倘能得三五知己，已可足慰平生，如今竟得到皇上的知遇，怎不令燕子飛感激涕零，當即慷慨激昂的朗聲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陛下，雖肝腦塗地，亦萬死不辭！」

張鐵虎自是喜不自勝，忙將事先準備好的一個錦盒打開，裡面都是黃澄澄的金元寶，道：「燕兄做事向來有規有矩，鐵虎完全遵照燕大俠的規矩行事，這是黃金一千兩，敬請笑納。」

燕子飛笑意盎然的道：「張兄眞的清楚子飛的規矩？」

「當然，」張鐵虎如數家珍的道：「萬金不嫌多，一文不嫌少，只要事關眞理正義，那怕只是空口一句話，你燕子飛也不會哼半個不字，無論水裡火裡，同樣照闖不誤。」

燕子飛略一遲疑後，伸手摩娑着閃閃發光的金元寶，不快不慢的道：「養鷄要米，養魚要水，道上的朋友必須多方打點，張總既然這樣說，子飛就不客氣收下了。」

冷電似的眸光從石大智、孫九峯、張鐵虎的臉上緩緩掃過，接着又說：「我想先弄清楚一件事，不知能得到三位大人的多少幫助？」

孫九峯搶先說道：「九門提督府的兵馬，包括我孫九峯在內，全聽燕大俠的號令。」

張鐵虎也緊接着表明態度：「刑部所有的捕快，完全歸燕兄指揮調度。」

燕子飛哈哈一笑，道：「謝謝，有兩位大人這一句話，子飛就放心了，但不知錦衣衛的高手我燕某人能否請得動？」

錦衣衛乃特權份子，一向驕橫霸道，目空一切，石大智自然不願將指揮權輕易的交給一個江湖人。但情勢如此，又不得不爾，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勉爲其難的說：「那當然，那當然。」

燕子飛望了柳青青一眼，互換一道眼神，道：「承三位大人不棄，肯與子飛携手合作，銘感五內，沒齒難忘，可否請即刻往命案現場相候，稍待我想親自去瞭解一下那兒的狀況。」

有皇命在身，有大權在握，誰敢不從，誰敢不聽，三人齊聲應諾，立即帶領着守在龍鳳軒四週的侍衛護從，揚長而去。

燕子飛做事好不果斷明快，絕不拖泥帶水，送走了三位京畿大員，馬上將五福樓的大掌櫃錢萬福給找來，將一千兩黃金全部交給他，道：「錢掌櫃，從此刻起，這龍鳳軒我全部包下了，凡是江湖道上朋友的吃住，一概由燕某人全部負責。注意，桌上菜勿斷，杯中酒不乾，菜須佳餚，酒必上品。先給你五百兩，日後多退少補，另外五百兩可換成散碎銀子，放在花廳之內，任人取用。」

乖乖，一出手就是五百兩黃金，即使是皇親國戚，一品大員，也不見得有此大手筆，錢掌櫃簡直喜出望外，連連頷首稱是，躬身退下。

燕子飛也跟了出去，取出一面金黃色的三角旗，上面綉着一隻振翅欲飛的燕子，高高的插了在龍鳳軒側門外的招牌頂端。

這「燕子旗」是燕子飛的金字招牌

，旗子所在之處，就表示燕子飛在此坐鎮，開張營業，江湖上的朋友很快便會在此滙集，爲他跑腿獻計，甚至拚死賣命。

* * *

狀元府在城東。

城東王府井大街的黃圖崗胡同內。

銅獅、玉馬，黑漆大門，豪門巨室的氣派果然不同凡俗。

府內的建築更壯麗，雕樑畫棟，鑲金嵌玉，簡直美不勝收。

可惜籠罩在一片悽冷蕭瑟的氣氛中，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

後院，西耳房，那三間坐北朝南的屋子，便是狀元賀雲龍與郡主朱玉婉的新房。

也是兇殺案的現場。

刑部總捕頭神捕張鐵虎、九門提督孫九峯，以及錦衣衛指揮石大智已到，就在兇案的現場候着。

只見賀雲龍直挺挺的躺在牙床之上。

睡衣未脫，錦被未蓋。

朝服仍好端端的掛在衣架上面。

血跡已乾，變成紫褐色的硬塊，屍體也在酷寒的氣溫下僵硬如冰。

只有屍體，獨不見狀元公項上的人頭。

却在床邊的一張小几上，發現兩副杯筷，還有吃剩的殘酒冷菜。

燕子飛看在眼裡，不由的皺起了眉頭，沉聲道：「這裡的一切，可曾有人移動過？」

神捕張鐵虎大搖其頭道：「沒有，仍然保持原來的樣子。」

燕子飛道：「這樣說來，一開始就是一樁無頭公案？」

張鐵虎點頭認可：「事實確是如此。」

「換句話說，死者是否賀雲龍，尚在未定之天？」

「不，確係賀狀元無疑。」

「張總何敢如此肯定？」

「有郡主的確認爲憑。」

柳青青望着那一方小几，面無表情的道：「毫無疑問，與狀元公共飲的人必係郡主朱玉婉？」

孫九峯挺身作答：「恰恰相反，事後查証顯示，那晚郡主並不在狀元府內。」

「她到那裡去了？」

「回王府探視恭親王。」

「如此，究係何人與新科狀元同桌共飲？」

「這正是我們急於解開的一個謎。」

燕子飛劍眉緊蹙，小心求証道：「郡主回府，偌大的狀元府內總該還會有別人在家吧？」

石大智不假思索的道：「只有賀狀元的一名貼身書僮相伴。」

「人呢？」

「案發之後便告離奇失踪。」

「會不會是他殺了自己的主人？」

「我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可曾下令通緝？」

「正在全面緝捕中。」

柳青青一揚柳眉兒，步步爲營的道：「狀元府內可有財物損失？」

張鐵虎搖頭道：「沒有。」

「既非爲財，想必是爲仇？」

「這個可能性也不大。」

「何以見得？」

「賀狀元生前只是一個窮書生，而且父母雙亡，十年寒窗苦讀，幾乎與世無爭，社會背景十分單純。」

「不是爲財，亦非爲仇，情殺的成份無形中大爲增高。」

燕子飛接口道：「不知這位狀元公在故鄉可有妻室？會不會是秦香蓮、陳世美的故事在此重演？」

孫九峯道：「沒有妻室，只有一位尚未成親的未婚妻。」

「叫什麼？」

「曹雪蓮。」

「可曾傳訊到案？」

「石大人已派人緝捕來京，正羈押在大牢之中。」

柳青青轉對石大智道：「她招了？」

石大智道：「犯婦十分刁蠻，堅不吐實。」

「石大人認爲她就是殺人的兇手？」

「想當然耳。」

「可有眞憑實據？」

「這——」

石大智語爲之塞，難以繼言。

燕子飛聞言大爲不快，臉上登時籠上來一層寒霜，沉聲道：「人命關天，這個玩笑可開不得，除非有眞憑實據，切不可妄下斷語，否則一定會造成寃屈，使眞兇逍遙法外。」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郡主朱玉婉可在府內？」

張鐵虎道：「因悲傷過度，已病倒在恭親王府。」

「整個狀元府內，難道連一個可以問話的人也找不到？」

「有一位郡主的親信女婢在此留守。」

「可否請來一見？」

「可以，當然可以。」

女婢很快便被召至現場，衣著樸素，神態憨厚，年約十七八歲，看上去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大孩子。

柳青青柔聲道：「妳是郡主身邊的人？」

女婢大大方方的吐出來兩個字：「是的。」

「跟郡主多久了？」

「差不多快要十五年。」

「噢，這麼久，也就是說妳在很小的時候便進入王府？」

「不錯，家裡窮嘛，在我三歲的時候便賣入王府爲奴。」

燕子飛道：「如此說來，對郡主的一切妳都瞭如指掌？」

女婢洋洋得意，而又稚氣十足的道：「那可不，我們朝夕相處，一起長大，郡主的眉頭一皺，就曉得她生誰的氣，用不到郡主開口，便知道她想吃什麼，別人常說我阿香是郡主肚子裡的蛔蟲。」

「我想知道，婚後，狀元公對郡主好不好？」

「好，好得不得了，喧寒問暖，無微不至。」

「郡主對賀狀元又怎樣？」

「同樣情深義重，恩恩愛愛，甜甜蜜蜜。」

「恕我燕子飛冒昧直言，在婚前，郡主可有意中人？」

女婢阿香聞言大爲不快，臉紅脖子粗的大聲爭辯道：「沒有，絕對沒有，郡主生活嚴謹，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除姑爺外不曾跟第二個男人拉過手。」

柳青青追根究底道：「難道連說媒的人也未曾上門？」

此言一出，阿香的臉上馬上綻放出得意的神采，意氣風發的道：「笑話，郡主美若天仙，又是萬歲爺的堂妹，誰不想攀龍附鳳，做媒的人比老鼠還多，差點沒把王府的門檻踩壞。」

燕子飛道：「有哪些人央媒求親？」

阿香道：「都是達官貴人，將相公侯。」

「還記不記得他們的身份姓名？」

「眼前就有兩個現成的。」

「誰？」

「一個是九門提督孫九峯孫將軍。」

「另一位呢？」

「是錦衣衛指揮石大智石大人。」

柳青青神色一緊，目注孫九峯，出言問：「這可是事實？」

孫九峯臉上一熱，坦然的答道：「不假。」

眸光一轉，柳青青又轉而詢問石大智：「石大人怎麼說？」

石大智的表現同樣光明磊落，處之泰然：「確有此事。」

燕子飛疑雲滿面的道：「奇怪，石大人與孫將軍，都是將門之後，功在朝廷，尤其才貌雙全，堪稱後起之秀，可謂天造地設的佳偶良緣，怎未雀屏中選，便宜了新科狀元賀雲龍？」

婢女阿香道：「這當中自然別有情由。」

「請據實相告。」

「孫將軍是因爲八字不合。」

「石大人呢？」

「石大人以前曾經娶過一房妻室，不幸亡故，恭親王不願意郡主嫁作他人的繼室，故而作罷。」

燕子飛沒再多言，遣走阿香，望着張鐵虎、孫九峯、石大智，字斟句酌的道：「案情的確古怪，撲朔迷離，既非爲財，也不像是仇殺或情殺，爲今之計，希望三位大人能够即刻幫子飛做幾件事。」

三人同聲道：「請燕大俠示下。」

燕子飛胸有成竹的道：「從速將賀雲龍的頭顱尋回，繼續全面緝拿離奇失踪的書僮，仍須保留現場，嚴加戒備，並將曹雪蓮押往龍鳳軒，我想親自審問。」

* * *

傍晚。

龍鳳軒。

燕子旗的魅力果然不同凡響，掛出去還不到半天的工夫，便聚集了一大羣三山五岳的江湖好漢，黑白兩道的武林豪客。

花廳裡，熙熙攘攘的擠滿了人。

有的在高談闊論，有的在大吃二喝。

錢大掌櫃誠信無欺，完全按照燕子飛的指示行事。

桌上有酒，酒乃上品。

盤中有菜，菜乃佳餚。

四邊牆角上，擺着四隻大籮筐，裡面全是白花花的銀子。

此刻，已被大家瓜分殆盡，所餘無幾。

不過，憑心而論，江湖上的朋友也並非純粹白吃，白喝，白拿，同樣付出了他們一己的心力。

門口有人把守。

四週有人戒備。

大夥兒皆齊心合力，完成準備，打算爲燕子飛效力賣命。

當燕子飛與柳青青相携而入，前脚甫踏入花廳的大門，便立即掀起一陣如雷的掌聲。

「燕大俠好！」

「柳姑娘好！」

「酒好！」

「菜好！」

「白花花的銀子更好！」

「咱們又可以樂乎樂乎了。」

一時歡聲雷動，笑語如珠，大家皆毫不隱諱，赤裸裸的將心裡的想法抖出來。

燕子飛就喜歡這個調調，眞情流露，無虛無假，在大家的簇擁下進入花廳，跟朋友們同桌而飲，同聲歡笑。

人羣中有一位年輕人，瘦高的個兒，寬鬆的衣褲，一雙虎目炯炯有神，看上去顯得有點吊兒郎當，却又有幾分精明。

是燕子飛的好友丘八。

丘八者，兵也，所以燕、柳二人總喜歡叫他「阿兵」而不名。

燕子飛見阿兵嘟呶着一張嘴，並未參加歡迎的行列，兀自站在牆角上，甚覺訝異，趨前搭訕道：「阿兵，你也來了？」

丘八一開口就沒好話，好像吃了炸藥似的：「你掛出了燕子旗，好似軍帖令箭，我能不來嗎？」

柳青青一怔，上前拍着丘八的肩

膀道：「阿兵，好久不見，近來可好？」

孰料，丘八的答覆却出奇的冷峻：「不好！」

柳青青愕然一楞，道：「你怎麼了，那裡不對勁？」

丘八火氣更大，吐字如刀：「我全身都不對勁，一見到這一羣王八兔崽子就心裡有氣。」

燕子飛終於弄明白丘八不悅的原因，道：「哦，我懂了，你又在發牛脾氣，認爲別人在騙吃，騙喝，騙銀子，比花他們自己家裡的錢財還要痛快淋漓。」

丘八氣虎虎的道：「本來就是嘛，這一羣混帳東西，十之八九都是江湖上的垃圾，武林中的渣滓，到處偷鷄摸狗，給名門正派擦屁股人家都不要。」

燕子飛却不表贊同，另有他自己的想法：「阿兵，快別這樣說，人生在世，來去空空，有錢大家花嘛，這是我一貫的原則，何況朋友們也的確爲咱們做了不少事。你忘了，半年多前，順德府那件孤兒寡母沉冤案，僅僅收了人家的一個銅板，大夥兒還不是咬緊牙關，束緊腰帶，水裡來火裡去的拚到底，有誰發過牢騷？又有誰伸手要過銀子？」

言來坦蕩磊落，義正詞嚴，丘八大爲感動，爽朗的聲音道：「燕大哥，你既然這樣想，小弟還有什麼話說，也只有像大哥這樣寬宏大量無我無私的人，才能駕馭得了這羣三教九流的混混，教他們多走正路，少做壞事。」

柳青青欲語未語，忽見大門之外，出現一輛囚車，由一名捕快，一名校尉，以及一名錦衣衛推着，張鐵虎、孫九峯、石大智親自殿後，大踏步的走進來。

坐在囚車裡面的，是一名瘦削、憔悴、悲憤而又憂戚的年輕女子，儘管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從眼角眉尖，仍不難看出她以前的俏模樣。

柳青青迎了上去，指着囚車裡的女子道：「她就是曹雪蓮？」

神捕張鐵虎恭謹有禮的應了一聲：「是！」

燕子飛沉思一下，道：「子飛想跟這位曹姑娘單獨談談，三位大人不會見怪吧？」

孫九峯話未出口，被石大智搶了先：「那裡，不敢，燕大俠儘管請便。」

丘八好機伶，反應極快，立道：「也請三位大人在別間小酌，我們燕大哥請客。」

當即極其殷勤的將三位大人物，請至一間雅室內。

燕子飛則在江湖朋友的協助下，將曹雪蓮帶到樓上的一間密室裡。

摒退左右，關起房門，屋子裡僅僅還剩下燕、柳二人。

燕子飛振振有詞的道：「我叫燕子飛，她是柳青青，我們不會冤枉過一個好人，也沒有放走一個壞蛋，保証不會用刑逼供，但盼妳能實話實說，首先想要問妳，可是新科狀元賀雲龍的未婚妻？」

曹雪蓮牙關緊咬，雙目緊閉，不言不看不動，彷若木頭人兒一般。

柳青青一怔神，道：「妳怎麼不說話呀？」

連問了三次，曹雪蓮方始怒目暴睜，氣沖斗牛的道：「此時無言勝有言，說了也是白說，何必多此一舉。」

「曹姑娘此話怎講？」

「民女過去所言，句句都是實話，奈何他們一概不予採信，此時不想再浪費唇舌。」

「不妨再說一遍，我們也許可以接納。」

曹雪蓮並未開腔，回報一陣緘默。

燕子飛舊話重提道：「妳可是賀雲龍的未婚妻？」

曹雪蓮遲疑了好一會工夫，才從唇邊擠出來兩字：「不錯！」

「是父母之命？還是兩情相悅，私訂終身？」

「兩者都是。」

「妳的意思是說，除父母之命外，也有深厚的感情基礎？」

「可以這樣說。」

「聽說狀元公出身貧寒，是一個窮光蛋？」

「應該這樣說，賀雲龍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由我們曹家來供應。」

「條件是必須娶妳爲妻？」

「不是條件，是他心甘情願的，誰也沒有勉强他。」

柳青青道：「姓賀的高中魁首的事，你們是何時才知道的？」

曹雪蓮想了想，道：「約在月餘之後吧。」

「當時的反應如何，曹府上下定欣喜若狂？」

「我們全家，確曾爲此喜得發瘋、發狂。」

「自然也完成了迎娶的準備？」

「此乃人情之常，理所當然。」

「結果，他返回故鄉沒有？」

「一去不回頭！」

「可曾主動的來京找他？」

「來過一次。」

「見到賀雲龍了吧？」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曹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見到了他，他並沒有見到我。」

「何時？何地？」

曹雪蓮驟然花容大變，滾下來兩行珠淚，泣不成聲的道：「在狀元府，那個忘恩負義的薄倖人大喜的那一天。」

燕子飛待她哭泣一陣，情緒稍見平復後，和顏悅色的說：「爲何不挺身而出，大家三頭六面的把話說清楚？」

曹雪蓮雙目紅腫，以沙啞的聲音道：「那個負心漢是狀元郎，娶的又是皇上的堂妹，我一個弱女子，拿什麼跟人家爭，憑什麼跟人家鬥，逞强理論的後果，等於是自尋煩惱，自討苦吃。」

燕子飛眼珠轉動，心兒打鼓，字斟句酌的道：「於是，由喜變怒，因愛生恨，選了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把那個薄倖人給宰了？」

曹雪蓮斬釘截鐵的矢口否認道：「沒有，絕無此事，那個薄倖人絕對不是我殺的，當天晚上，返回客棧，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便取道回家，準備常伴古佛青燈，落髮爲尼。」

燕子飛盯着她追問：「妳眞的不曾殺害賀雲龍，割下他的頭？」

曹雪蓮極力爲自己辯解：「我一個弱女子，手無縛鷄之力，能殺得了一個大男人？」

「可以請殺手，有錢能使鬼推磨。」

「爲了供那個負心漢讀書趕考，我們曹家早已山窮水盡，別說花錢請殺手，連回家的路費都沒有，幾乎是沿路乞討而歸。」

「姓賀的喜新厭舊，攀龍附鳳，妳難道甘心罷手？」

「不甘心又怎樣，人家官大勢大，指頭永遠拗不過胳臂，可恨那三個狗官，還沒有來得及削髮出家，便被他們捉拿來京，嚴刑逼供，企圖屈打成招，把我折磨得不成人形——」

過度的悲憤，使她的神智有點錯亂，以下的話，悉被嗚嗚咽咽的哭聲所淹沒。

屋內哭聲悽厲，屋外則戰雲密佈，正當此刻，龍鳳軒外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身穿青衣，足履雪靴，背上揹着一把刀，歪戴着一頂英雄帽，年約二十五六，籠着一臉的邪氣，大搖大擺的往龍鳳軒這邊行來。

燕子飛之言不差，朋友們確非白吃白喝的騙子，甫踏上漢白玉砌成的石橋，便被兩名武林豪客攔下來。

其中一人喝問道：「你來幹什麼？」

來人的回答簡短有力：「吃飯！」

另一人道：「對不起，龍鳳軒已經被燕大俠包下，不再對外營業。」

早先發話之人又加了一句：「就是遊俠燕子飛燕青天——江湖上有一首歌謠說：『包公躲，彭公怕，燕子飛來有辦法！』指的正是燕大俠，朋友不會不知道吧？」

原以爲打出了燕子飛的金字招牌，來人定會知難而退，詎料，對方壓根兒不上路，充耳無聞，滿面不屑的道：「哼，無名小卒，不認識，滾——」

滾字出口，招已出手，好厲害的角色，兩位江湖朋友來不及亮出傢伙來，已被人家打翻在地，揪着屁股，扔到橋下去了。

早已驚動了花廳內的各路豪傑。

也驚動了丘八，張鐵虎，石大智，孫九峯。

然而，來人的武功簡直出神入化，匪夷所思，羣豪前仆後繼，拚死抵敵，却始終阻擋不住青衣刀客前進的勢子。

張鐵虎無功而退。

石大智吃了一掌。

孫九峯力有未逮。

丘八也吃了暗虧。

青衣刀客如入無人之境，一眨眼的工夫便闖進龍鳳軒，來到花廳正中。

直氣得石大智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咬牙切齒的道：「大膽狂徒，竟敢對朝廷命官無禮，咱們——」

方待蜂擁而上，以多爲勝，猛聽燕子飛的聲音道：「且慢，遠來是客，自當以禮相待。」

發話之初，人還在樓上，餘音未盡，已一掠而至，到了青衣刀客的面前，抱拳爲禮道：「區區燕子飛，請教尊駕何人？」

青衣刀客面不改色的報出了自己的姓名：「江浪！」

柳青青的臉色却變了，想起了一首盡人皆知的歌謠，放聲朗誦道：「『江湖浪子，武林敗類，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原來是殺手鬼影子江浪，可是良心發現，來自首投案的？」

鬼影子江浪嗤之以鼻：「放屁，老子又沒有殺人，何須自首投案。」

神捕張鐵虎一楞，道：「你是說新科狀元賀雲龍不是你殺的？」

江浪傲然道：「只有白痴才會說這種話，也只有白痴殺手會在殺人之後不遠走高飛，來自投羅網。」

這話言之成理，頂得張鐵虎啞口無言。

燕子飛錯愕一下，道：「既非投案，江朋友此來何事？」

鬼影子江浪不慌不忙，先慢吞吞的坐下來，擺了一個自認爲十分瀟灑優美的姿態，然後才派頭十足的道：「到龍鳳軒來自然是想吃飯。」

「吃什麼？」

「隨便。」

「龍鳳軒不賣隨便。」

「那就吃人吧。」

「吃人？吃誰？」

「燕子飛。」

「什麼？燕子飛？」

「不錯，燕子飛！」

「聽你的口氣，是想向燕某挑戰？」

「就是這個意思！」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張鐵虎、孫九峯、石大智等人莫不霍然色變，怒目而視。

燕子飛眞不愧爲是一代豪雄的身份，依舊異常沉着，鎭靜如恒。

年輕氣盛的丘八却沉不住氣了，

勃然大怒道：「媽的，你什麼東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憑你一條小毛蟲也敢鬥龍鬥虎？」

江淚面帶鄙夷，語冷如冰：「不敢老子就不會來了。」

丘八怒聲道：「你這是自尋死路，欠揍。」

江淚厲色道：「欠揍的是你，看打！」

丘八毫無懼色：「打就打，誰怕誰呀！」

一樣的火爆脾氣，一樣的言出如山，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眞的當場幹了起來。

結局却不一樣，江淚刀未出鞘，身未離座，單憑一雙肉掌，便將丘八震飛出去，做了倒地葫蘆。

丘八心有不甘，本待捨命以搏，被燕子飛及時阻住，對鬼影子道：「江朋友果然有點眞才實學，難怪殺人的生意會越做越大，應接不暇。」

江淚眼一瞪，陡地一躍而起，探手握住了刀柄，道：「廢話少說，咱們辦正事要緊，姓燕的，亮傢伙吧。」

燕子飛既未帶刀，亦未佩劍，更不想作無謂之爭，心平氣和的道：「對不起，子飛平生不與人比武較技，鬥勝爭強，何況——」

「何況什麼？」

「現在也沒工夫。」

「你在忙甚麼？」

「江朋友這是明知故問。」

「哦，想必是正在爲新科狀元的血案焦頭爛額？」

「希望江兄能夠提供一點線索。」

「有屁快放。」

「這一樁血案可是殺手道上的人幹的？」

「現在還不清楚。」

「清楚之後盼能惠予合作。」

「那要看你姓燕的是否肯接受咱家的條件。」

柳青青黛眉雙挑道：「你還有條件？」

江淚答得妙：「江某人從來不做沒錢的買賣。」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好吧，你說，要多少？」

「狀元公的腦袋白銀一萬兩。」

「可以，另外請幫忙再尋找兩個人。」

「那兩個？」

「賀雲龍的書僮，及一個屠夫或善於用刀的人。」

「找屠夫幹嘛？」

「殺人的手法乾淨俐落，燕某以爲必係屠夫或善於用刀的人所爲。」

「成，小事一樁，免費奉送。」

「謝了。」

「別謝的太早，事成之後，必須接受挑戰，一決死生。」

「何必一定要鬥個你死我活。」

「一山難容二虎，這也是條件之一。」

「可有選擇的餘地？」

「沒有。」

「如此，子飛只好恭敬不如從命。」

「再見！」

鬼影子江淚簡直是個怪物，來得詭異，去得突兀，大家還沒有決定如何來對付這位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他已如鬼影一般，遠離龍鳳軒，頓使這一宗無頭血案益增三分神秘的色彩。

江湖上的事委實令人不敢置信，僅一夜之隔，燕子飛重賞尋頭，以及找一個屠夫與善於用刀的人這檔子事，很快便傳遍了北京城。

消息來得也不慢，第二天的下午便有了頭緒。

不是找到人頭。

是尋得一個屠夫。

由一位嗜賭如命的江湖朋友所提供。

這位賭徒就在龍鳳軒，正與燕、柳二人促膝密談。

在狀元府時，二人就注意到，兇手殺人的刀法十分嫻熟巧妙，即便不是屠夫，必然也是一個精於此道的人。

偏巧，賭徒所尋得的屠夫，其言行擧止，亦與燕子飛的想像頗爲近似。

這位屠夫突然發財了，關起房門，不再賣肉。

成爲花街柳巷，青樓妓院的常客，出手闊綽，面不改色。

更是賭場的大主顧，經常大賭，特賭，豪賭，一副暴發戶的模樣。

這時候，他正在城西的一家大賭場裡呼盧喝雉。

身軀龐大，一身油污，獨眼，黑衣，絡腮鬍，再配上一張黑臉，彷若一隻黑猩猩，甚是扎眼，也極易辨認。燕子飛、柳青青在那賭徒的引導下，一踏進門便認了出來。

場中玩的是牌九。

莊家大輸，屠夫大贏，莊家已無錢可賭，拍拍屁股方自離開座位，衆賭客亦待要散去，燕子飛突然跨步而入，坐在了莊家的位子上。

賭徒拉住屠夫，道：「喂，朋友別走，砸掉一個，現在又有新莊家走馬上任。」

屠夫斜乜着眼，冷冷的掃了燕子飛一下，道：「哼，一個細皮白肉的窮小子，能榨出多少油水來。」

賭徒抓住機會吹噓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這位燕大爺的銀子多得是，就怕你沒本事贏。」

燕子飛並未開口，以行動來証明，打開包袱，裡面黃澄澄的，白花花的全係黃白之物，直看得衆賭客雙眼發直，齊皆重返原位。

屠夫坐在天門，正好與燕子飛面對面的道：「小伙子不像是個賭徒，會嗎？」

燕子飛笑道：「不會豈敢當莊，誰肯拿錢財當兒戲？」

「說的也是。」

「還不曾請教朋友尊姓大名？」

「黑三，獨眼龍黑三。」

「幹什麼的？」

「殺猪的。」

本想再繼續追問下去，獨眼龍黑三却不願多言，口沒遮攔的吼道：「好了，別再嚕七八嗦的，又不是查戶口，辦正事要緊。」

燕子飛是聰明人，懂得放長線釣大魚的道理，更知道入境必須隨俗，當下沒再言語，眞的跟他們推起牌九來。

身懷絕技，冠蓋武林，此乃盡人皆知之事，沒料到燕子飛的賭技也不賴，配牌的手法尤其高絕，常有驚人之擧。

再加上手風極順，幾乎要甚麼有甚麼，一開始就是一個長紅大勝的局面，直殺得衆賭客灰頭土臉，屁滾尿流。

偏偏，獨眼龍黑三生性好强，死不認輸，越賭越輸，越輸越大，半個時辰不到，便把所有的銀子輸光了。

燕子飛牌已洗好，手拿骰子，沉聲道：「黑三爺，別發呆，快下注呀。」

獨眼龍黑三好不惱火，粗獷的聲音道：「媽的，少說風涼話，俺的銀子早被你小子贏走了。」

燕子飛謀而後動，計劃周全，下海當莊的目的等的就是這一刻，笑道：「小事情，沒有銀子本莊家可以借給你。」

莊家肯借錢給賭徒的事並不多見，黑三聽得一呆，以爲是自己聽錯了：「你肯借錢給俺？」

「是呀，以賭會友，大家交個朋友嘛。」

「你準備借多少給三爺我？」

「一萬兩夠不夠？」

「夠是夠了，只怕手氣太背，將來還不起。」

「不要緊，沒有銀子可以拿別的東西抵帳。」

「什麼東西？」

「人頭！」

獨眼龍黑三聞言大怒，一拍桌面，呼地站起來，擺出來一副打架的架式，挑眉瞪眼的道：「要人頭抵帳？你——你他媽的原來是來找我的。」

柳青青字斟句酌的道：「別誤會，不是要你的頭。」

賭徒補上一句：「你那顆爛腦袋，也不值那麼多錢。」

屠夫黑三道：「誰的頭有這麼高的好價錢？」

燕子飛道：「新科狀元賀雲龍。」

黑三的臉色陰晴不定的道：「莫名其妙，賀狀元的腦袋怎會跟推牌九扯在一起？」

「你少裝糊塗，燕某問你，賀狀元可是你殺的？」

「無寃無仇的，黑爺爺幹嘛要殺人。」

「你倒推得乾淨，有人出錢請你情形就不同咯。」

「胡說，絕無此事，休得血口噴人。」

「沒賺昧心錢，怎會突然發了財，不再賣猪肉？」

「你娘，黑爺賣不賣猪肉關你屁事。」

「一定要查清楚你錢財的來源。」

「偷的，詐的，騙的，你管得着嗎，失陪！」

比江淚的脾氣還要壞，餘音未落，人已拂袖而去。

不知何時，張鐵虎等人亦尾隨而至，石大智睹狀急聲道：「燕大俠，何不將他擒下，嚴刑拷打保証會和盤托出。」

燕子飛不以爲然：「用刑逼供已經落伍了，案子要破得漂亮，必須掌握眞憑實據，方可下令拿人。」

孫九峯遲疑一下，道：「無論如何，這個屠夫甚是可疑，總不能讓他逍遙自在吧？」

燕子飛道：「當然不，請三位大人即刻加派人手，全面監視，確切掌握住黑三所接觸的人、事、地、物，如有特殊情況，務希隨時通報子飛。」

* * *

跑一趟賭坊，空手而回。

往後數日，亦未曾尋回書僮，找到賀雲龍的頭。

甚且，再也沒有發現一個可疑的屠夫，與善於用刀的人。

案情陷於膠着，連「包公躲，彭公怕，燕子飛來有辦法」的燕子飛也沒辦法了，只有困坐愁城的份兒。

這日，燕子飛、柳青青正與丘八共進午餐，殺手鬼影子江淚彷若幽靈鬼魅般不請自來，一照面便直着嗓門喳呼道：「恭喜，恭喜，恭喜！」

燕子飛聞言道：「喜從何來？」

江淚嘻皮笑臉的道：「喜從頭上來。」

柳青青道：「難不成江朋友已經尋獲賀雲龍的頭？」

江淚很得意的說：「正是這樣。」

燕子飛的精神陡地一振，道：「在那兒？」

鬼影子陰笑道：「哈，不見銀子，怎可洩漏天機，況且——」

「況且怎樣？」

「江某也不可能親手將人頭交給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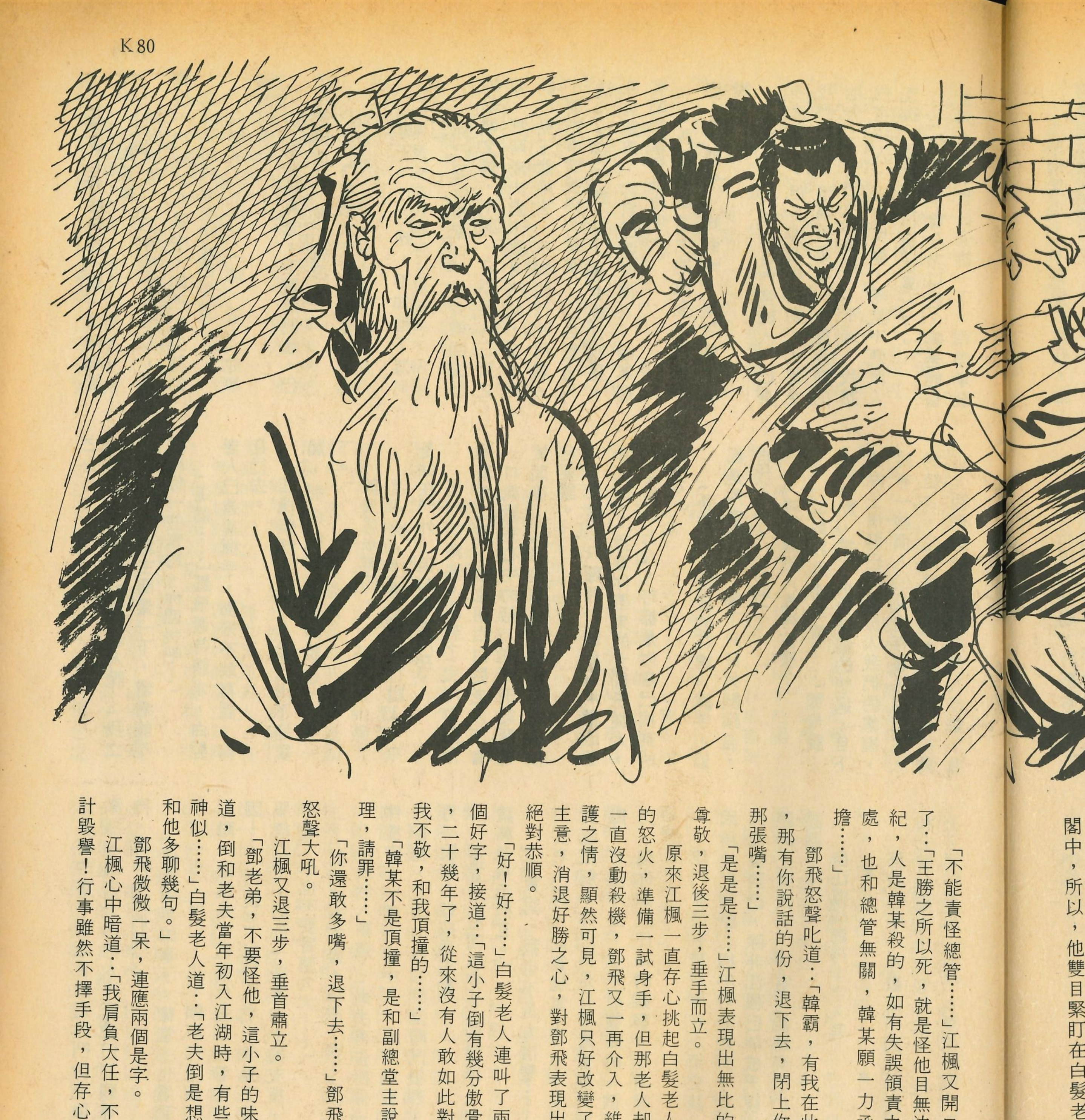
「這是爲何？」

「因爲江某只知藏放人頭的地方，不能確定是否狀元公的項上之物。」

「爲何不看清楚，親自提來？」

「瓜田李下，人命關天，這個玩笑可開不得，咱家若是提着人頭，招搖過市，被捉進官衙，豈不寃哉枉也。」

（未完．一）



劍氣九重天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惑心術探出實力　定心神以抗魔音

上文提要：江楓終於說服鄧飛，引薦七寶和尚等人進入洛陽居，以壯勢力。正當他們密議之際，七寶和尚發覺洛陽樓裡的迎賓閣，四周都有人在秘密警戒着，似乎即將會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出現，原來這個重要的人物，就是洛陽居的副總堂主！七寶和尚等人因爲知道對方是誰，心頭狂跳不已，偏是江楓不認識對方，因而鎮靜如恆，語帶不敬……

「鄧老弟，你帶了這麼多人來，可是早就存心殺人了？」白髮老者的細弱聲音中，有一股陰冷的味道。

「我……我……」鄧飛心中驚恐過甚，舌頭打結，我了半天，我不出個所以然來。

江楓却接了口，道：「迎賓閣的王勝，輕侮總管，知情不報，致使副總堂主大駕光臨，總管亦無所知，殺王勝是整肅紀剛，有何不對！」

鄧飛吃驚的道：「韓副總管少不更事，請萬老恕他無知。」

白髮老者沉吟了一陣，道：「鄧老弟，韓副總管叫甚麼名字？」

他一口一個鄧老弟，叫得十分親近，但不明白鄧飛爲甚麼那樣害怕，以至連聲音也變得顫抖起來，道：「他……他叫韓霸。」

「果然有幾分霸氣……」白髮老者臉上泛現起一個微笑，道：「韓霸，你那一掌叫甚麼名字？」

「沒有名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掌……」江楓道：「只不過是出手快了一些，王勝想不到我會出手，就這樣一掌把他打死了。」

這番話全無敬意，鄧飛想不出如何再替江楓求情和掩飾了，就是七寶和尚，也覺得江楓說得太硬。

但江楓心中，却另有一番打算，如若這位萬副總堂主翻臉殺人，那就一不作二不休，放手把他搏殺在迎賓閣中，所以，他雙目緊盯在白髮老人的臉上，口氣中也沒有敬重的委婉，因爲大不了便放手一戰。

白髮老者似是想到了甚麼重要事情，沉吟了一回道：「對！無招勝有招，那一掌如是早有準備，王勝必有感覺，那一擊也殺不了他，王勝的武功不弱，而且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

鄧飛大概逐漸的定下了心，低聲說道：「屬下恭候副總堂主的裁示。」

「王勝不服從你的令諭，該死！」白髮老人淡淡一笑，道：「你是洛陽居的總管，應該有整飭紀律的權力……」目光一掠身側從人，接道：「把王勝屍體抬走，不要留下痕跡。」

兩個長袍人應聲出手，抬走了王勝的屍體。

江楓看得心中一動，忖道：「看鄧飛的畏懼，顯然這老者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而且兇名卓著，殺人於談笑之中，看他對鄧飛的神情，却又有着庇佑的用心，莫非這老人就是鄧飛的靠山……」

但聞那老者接道：「鄧飛……」

「屬下在……」

「聽說你把洛陽居搞得不好，已經有兩張狀子告到了堂口，總堂主特地派我來查看一下……」白髮老人說：「是我不讓王勝通報過去的，就事論事，他倒是死得冤枉。」

「是是是……」鄧飛急急接道：「屬下粗心，以後全力改進，務求謹愼……」

「不能責怪總管……」江楓又開口了：「王勝之所以死，就是怪他目無法紀，人是韓某殺的，如有失誤領責之處，也和總管無關，韓某願一力承擔……」

鄧飛怒聲叱道：「韓霸，有我在此，那有你說話的份，退下去，閉上你那張嘴……」

「是是是……」江楓表現出無比的尊敬，退後三步，垂手而立。

原來江楓一直存心挑起白髮老人的怒火，準備一試身手，但那老人却一直沒動殺機，鄧飛又一再介入，維護之情，顯然可見，江楓只好改變了主意，消退好勝之心，對鄧飛表現出絕對恭順。

「好！好……」白髮老人連叫了兩個好字，接道：「這小子倒有幾分傲骨，二十幾年了，從來沒有人敢如此對我不敬，和我頂撞的……」

「韓某不是頂撞，是和副總堂主說理，請罪……」

「你還敢多嘴，退下去……」鄧飛怒聲大吼。

江楓又退三步，垂首肅立。

「鄧老弟，不要怪他，這小子的味道，倒和老夫當年初入江湖時，有些神似……」白髮老人道：「老夫倒是想和他多聊幾句。」

鄧飛微微一呆，連應兩個是字。

江楓心中暗道：「我肩負大任，不計毀譽！行事雖然不擇手段，但存心可鑒天日，怎會和你神似……」

但聞白髮老人接道：「韓霸，你武功不在鄧飛之下，怎肯屈就這副總管的位置？」

老狐狸果然多疑。

「提携之恩不可忘，在下誠心追隨，鄧總管任職一天，韓某決不他去。」

「你如此忠心耿耿，老夫倒是不便强你了……」白髮老人道：「老夫本有意調你爲我長隨，現在此想只好作罷……」

目光轉注到鄧飛身上，接道：「你和內宮系統的人，搞得不太好吧？」

「是……」鄧飛回頭揮手，示意七寶和尚和兩個鏢手等全退開去，只讓江楓留在身側，接道：「他們自認出身正宗，完全不把咱們江湖出身的堂口中人放在眼中，所以，引起了幾次衝突……」

白髮老人一皺眉頭，道：「說下去啊！你究竟作了甚麼事？」

「殺死了副總管王龍……」鄧飛道：「他要屬下交出總管職位，束手就縛，屬下忍無可忍，出手殺死了他。」

「你……能一擊殺死王龍……」白髮老人不太相信的接道：「沒有別人幫忙……」

「他正在和韓霸動手，兩人相持不下……」

「嗯！又是韓霸幫忙……」白髮老人點點頭，接道：「韓霸，你和王龍之戰，勝負如何？」

「韓某人可能略遜一籌，幸得總管出手，一擊斃敵。」

鄧飛接道：「王勝是堂口中人，但竟也不把我放在眼中，如不大力整飭，這洛陽居只有交給他們接管了。」

白髮老人沉吟了一陣，道：「你準備如何應付……」

「不敢隱瞞萬老，王龍的屍體，已用化骨粉化了，死不留痕……」

「如是內宮派人來查，你要如何應付……」

「屬下一口回絕，不知他下落何處……」

「你已經呈報堂口，老夫帶回去你的呈報文書，不過，日期要寫三天之前，那時老夫還未動身來此，文中只說不見王龍歸來，不知他行踪何處，不要把事情說得太嚴重……」白髮老人道：「至於王勝之死，老夫親目所見，死有餘辜，你自己選派個人，接掌迎賓閣的掌櫃職位吧。」

「多謝副總堂主的成全，沒齒不忘……」鄧飛一揖到地，無限感激的說。

「堂口上人和來自內宮的人，已有多次衝突，但各地互相較勁，大都是我們吃虧，洛陽居是唯一大獲全勝的地方……」白髮老者說：「不過，我想內宮中人，必有反擊，總堂不便派人支援，這要你自己設法應付了。」

「是，屬下會全力以赴，萬老能留多久，屬下也好安排一下，稍盡孝敬之心。」

「不用了……」白髮老人說：「我立刻就走！和堂主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給你一些幫助，你回去吧！」

「這個……」鄧飛還待請求，白髮老人已連連揮手，鄧飛不敢再說，轉身行去。

江楓緊隨身後，人已行出了迎賓閣，那白髮老人突然說道：「等一下。」

鄧飛急步奔回。

這一次，江楓沒有隨行跟入，只是站在門外，但却暗運內功。

他內功精湛，已到了丈內可聞落葉着地之聲，他也明白白髮老人不會一口氣說完心中的話，在鄧飛離開迎賓閣後，又召他回去，顯然是另有機密要談。

果然，只聽那白髮老人用極低聲音說道：「我看你帶來的大部份從人，都非堂口上人，可都是你自己找到的人麼？」

「是……洛陽居的花婢、鏢手，似都是內宮弟子，屬下只好另闢蹊徑，自找人手，以爲助力……」

「韓霸這個人靠得住麼？」

「他對我非常忠實……」鄧飛說：「這一點，屬下也曾仔細的想過，目下江湖上情勢已大部份入我們的掌握，縱有一些個人的反抗存在，但三五人的組合，也無法成事，何況到目前爲止，他們還找不到該向何人反擊，眞正重要的事，倒是目前這內鬥的兇險激烈，內宮一系的人，好像已不願等待，準備拏我們開刀了。」

「這是遲早的事了，總堂主也看到了這一步，所以，也不願再作退讓和忍耐，這就是不撤換你這個總管的原因……」白髮老人說：「老夫盡量去說服總堂主，給你一些實力上的支援，不過，你也不要寄望太大……」

「鄧飛感激不盡，感激不盡……」

白髮老人歎道：「老夫再告訴你一件機密，所謂內宮中人，也有兩股實力存在，其中一股和總堂暗鬥很烈，另一股勢力却按兵未動……」

「這是怎麼回事呢？」鄧飛道：「還請萬老指示機宜。」

「老實說，我也不是太清楚……」白髮老人道：「就算總堂主，也不見得眞能瞭解，你這裏是目前最重要的據點，日進斗金，也是最複雜的一個地方，但你如能仔細的觀察，定有發現，你去吧！」

他們並沒有施用傳音之術交談，因爲他們判斷江楓不可能聽到十丈外的低聲談話，除非江楓已練成天視地聽的上乘武功，才有可能聽到他們的談話……

但江楓却聽得字字入耳。

* * *

鄧飛心中一片歡愉，因此對江楓和七寶和尚也十分客氣起來，親自奉上了兩杯香茶，笑道：「兩位坐啊！」

這是鄧飛住處的雅緻小廳，此刻廳中只有三個人，所以鄧飛要親自動手倒茶。

「這裏有四個人照顧我的生活，也負責保護這裏的安全，現在，他們都分守這座宅院的四週，只要有人接近這座宅院十丈之內，他們就會傳入警訊，所以咱們可以放心地交談。兩位有甚麼高見，儘管請說。」鄧飛說完，碧綠的目光，緩緩由兩人臉上掃過，臉上是一片欣然自得的神情。

「我留心觀察了這裏的鏢手、侍應，他們的年紀不大，但武功都有着相當的基礎，一對一，我相信足可應付，但如他們一擁而上，我們四五個人的力量就很難對付了。」七寶和尚提出了問題。

「韓霸，你說秦八公手下有一批可用的人……」鄧飛說：「不知他現在病情如何了？」

「秦八公有多少實力，屬下不太清楚，致於他的病情……」江楓沉吟了一陣，接道：「大概還是個不死不活的局面吧！」

鄧飛笑一笑道：「你去醫好他的傷穴，要他召集人手，就在長安組合成一股力量……」

江楓心中忖道：「天空任鳥飛，由他們在外面自由發展，當可聚集起更爲强大的力量……」

七寶和尚聽得心頭一動，接道：「不把秦八公召入洛陽居中，如何能掌握他們的力量？」

「現在情勢有了變化……」鄧飛說：「總堂對我鄧某人十分支持，不但可以保住這個洛陽居的總管位置，還要派人暗作支援，我相信那暗中支援的力量，必會很快到來，至於秦八公這股力量，只是一種準備……」

「我相信秦八公也找不到甚麼傑出的高手……」江楓道：「既然用不着他們，那就用不着和秦八公接觸商談了……」

「韓霸……」鄧飛微微一笑，道：「秦八公也許不足爲害，但他如眞的聚集了一股力量，爲甚麼不把他們置入掌握之中？」

「對！掌握住他們那股力量，可爲我用……」江楓低聲道：「必要時，也可以把他們引入埋伏，一舉殲滅。」

鄧飛未作正面答覆，緩緩說道：「這件事就由你去辦吧！我暫時不和他們見面了。」

韓霸道：「是！屬下這就去見秦八公……」

離開了鄧飛的居處，七寶和尚把江楓引入下榻之處，胡萍、段九，早已在房中等候。

胡元一直自動担負起勞務的工作，在室外警戒。

「江老弟，你認識那位萬副總堂主麼？」七寶和尚低聲問道。

「不認識，不過，想來一定是一位很難纏的人物……」江楓說：「三位對他很瞭解吧？」

七寶和尚歎息一聲，道：「一掌招魂萬方這個人，老弟可曾聽師長提過？」

看七寶和尚的凝重神色，江楓心知那枯瘦有如病夫一般的人，定是江湖上極有份量的人物，但搜索枯陽，却記不得那位師長提過，只好搖搖頭，道：「沒有……」

「也難怪，這個萬方好像有四十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了……」七寶和尚道：「當年九華山的英雄大會，也沒有見他出席，傳說中他是被主持九華盟約的三大高人之一、天狐夫人重創而死，想不到他竟然還活在世上。」

「他傷在天狐夫人之手？」

「是啊！天狐夫人這個名字，江少兄大概聽說過吧？」

江楓道：「聽過她老人家的大名，不過，詳細情形就不太清楚了。」

七寶和尚淡淡一笑，道：「我和尚也想不通，江湖中人，怎會送她個天狐的外號，大概是因爲她武功幻變如天際之狐吧……」

胡萍接道：「她的妖媚也是被稱作天狐的原因之一，據說天狐夫人，有一笑傾城的姿色，傳說她闖蕩江湖時，用不着和人動手，只要冲着對方笑一笑，對方就棄械就縛了！」

「天狐之笑，如花盛放，確有這種魅力，所以中年之後，她就很少笑了，她的武功自成一家，極盡變化之妙……」七寶和尚說：「被稱爲武林三仙之一，實非倖至。」

江楓點點頭，道：「那是說天狐的稱呼，只是頌讚她的美麗了？」

「不全是如此……」段九突然插口說道：「就在下所知，武林三仙中，以天狐夫人的武功最是怪異，也最邪氣，她一生未婚，却自號夫人，本來武林中人，是稱她爲天狐仙子的，她却改號夫人，傳說中有幾位當世高手，都曾作過她裙下之臣……」

「她號稱天狐，不論武功和爲人，都帶點狐性，她也從不掩飾自己，據說當面稱她天狐夫人，她也一笑置之……」七寶和尚道：「不過，瑕不掩玉，她在武林中的作爲，却是頂天立地，大是大非之處，把握得非常嚴緊。傳說中她有一位心愛的男友，因劫色傷命，被她親手處死，然後又親手殮葬，在墳前哭了三日三夜，淚盡血流，顯見情愛是何等的深厚，但她却能親手殺之，她的獨特異行，實是性情中人，以和尚的看法，她是個非常可敬的人物。」

江楓道：「率性以行，表現出了人性一個眞字……」語聲一頓，轉過話題，道：「萬方號稱一掌招魂，必有特殊的武功了？」

「不錯，和尚聽到的傳說是，他學手之間，能取人性命，因爲他練成了一種很霸道的武功『摧心掌』，四十年來，只怕他這種霸道的武功，更具火候了，和尚急着要把這件事告訴你，是要你早有防備，免得驟不及防，傷在他的手下。」

江楓沉吟了一陣，道：「多謝大師，不過，諸位也要當心，盡量避開可能受到的傷害，見面之時，盡量離他遠一些……」

七寶和尚接道：「在迎賓閣中，你多次頂撞那老魔頭，和尚一直擔心你觸動他的殺機呢。」

「現在我知道了……」江楓道：「如果情勢逼人，那就只好先殺掉他了。」

這句話豪氣干雲，却聽得胡萍、段九等怔在當場。

胡萍暗暗忖道：「這年輕人的口氣，實在是太大了，萬方是何等人物，豈是輕易能殺得了的。」

段九也在暗作忖思：「江老弟的武功與才慧，確都高過我們很多，但如想一擧殺掉萬方，那就太誇張了，年輕人啊，總是有一點華而不實的毛病。」

七寶和尚也不相信江楓能搏殺萬方，不過，他却不像段九、胡萍那樣神色明顯的楞在那裏，笑一笑，道：「江老弟，和尚要緊的話，都說完了，你可要去看看老叫化子？」

江楓也瞧出了三人不信的神色，微微一笑，道：「三位都見過了江某人的眞正面目了，如果在洛陽居中見到了，千萬要裝作不識，不可露出破綻……」說完話，大步離去。

目睹江楓的背影消失，胡萍吁了一口氣，道：「這……這是從何說起啊？他要以眞面目來洛陽居中辦事，又如何以韓副總管的身份活動方便？」

「說得也是啊……」段九道：「天同改扮他，只是方便他悄然外出，他如有時間在洛陽居中，又何用天同冒險？」

七寶和尚微微一笑，道：「不用多費思量了，江老弟的神出鬼沒，必有其精妙的設計，他不肯事先說明，是必有原因。」

「江老弟的智慧、武功，無疑問是高出我們很多……」胡萍說：「但他能搏殺一掌招魂萬方，就有些不可思議了，大師的看法呢？」

「和尚也不能作個論斷，不過，以江老弟的性格而言，應該不是輕言誇大的人，這件事，咱們聽入耳中，記在心裏就是。」

他們都是經驗豐富、閱歷廣多的人，對事物的量衡，內心有一定的標準，不論處境如何，都不隨風飄搖，人云亦云。

江楓會見了郭天同，這幾日來，郭天同全心在揣摸韓霸這個人的性格，果然大有進境，不論是擧止行動、口氣、性格，都已有九成神似。

當然，江楓也仔細的說明了韓霸和洛陽居中各方人物的關係，說複雜，是很難應對得恰到好處的，因爲四季花婢，都是不易對付的人物，雖然四季花婢只有九個人，但和江楓的相處，却是有厚有薄，說單純，也很單純，洛陽居人手雖多，但江楓眞正要應付的只有總管鄧飛和四季花婢。

郭天同提出了和四季花婢應對的態度語氣，江楓也詳作解說，然後，江楓悄然的離開了洛陽居，直奔風雪小館。

張四姑爲情動性，全力投入工作，江楓單獨來訪，也頗有一慰芳心的用意，只可恨雪、霜二女跟個寸步不離，張四姑根本沒有和江楓單獨相處的機會，張四姑只有含情苦笑，江楓却一本正經的說出了洛陽居中的變化。

「江湖廣闊，五湖四海……」張四姑說：「想不到洛陽居這座銷金窩，竟成了揭發陰謀的關鍵所在，兩個丫頭的快速易容手法，已有成就，再過七八天，就可以去幫助你了……」

「啊……今天就可以跟着江大哥走了。」

「不行，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張四姑說：「妳們要全神貫注，大概七八天才能出師，如是心神恍惚，說不定還要三兩月。」

二女一伸舌頭，果然不敢再說。

江楓起身告辭，張四姑送到門口，看二女沒有跟來，才歎息一聲，道：「兄弟，我是春蠶作繭自縛，絲盡蠶死，但我幻想着會化隻彩蝶而去，但雪、霜二女，却讓我躭心不已，你……要如何安撫她們？」

「我不知道，江湖陰霾初露曙光，小弟正全力以赴，對方以極爲陰毒的手法，征服江湖，必需以毒攻毒，或可挽狂瀾於既倒，小弟亦知道用的方法不太正大，但幾位恩師傳了我這些技藝，我必須要完成他們心願……」

張四姑接道：「你有很多師父？」

「是的！小弟這一身博雜技藝，怎是一個師父能夠傳授……」

「我有些明白了，你那幾位師父可是……」

「別說出來，妳說錯了，我不願將錯就錯，予以默認，說對了，我現在又不能承認……」江楓道：「大姐，我會告訴妳我幾位師長姓名的，不過，時機還不到……」

「兄弟，大姐就不明白了，你師父是誰，說出來會有甚麼關係，他們收留你，傳你武功，難道不願承認你這個徒弟？」

「這個關係大了……」江楓苦笑一下，道：「我現在的行事方法，有點邪氣，如果能掃除了江湖上的邪魔妖氛，大家也許能夠諒解，至少可以說行事雖不擇手段，但却心存武林大義，霹靂手段，菩薩心腸。但如不能成功別人如何汚衊我，那就很難預估了，別人不知幾位師長姓名，於是罪便在我江楓一人，如果連累到他們的清譽受損，那就非我之願了。」

「兄弟相識以來，我第一次見到你表現儒家的大道……」

「這也算大道麼？」

「怎麼不是，導師重道啊！」張四姑笑一笑，道：「你有這種獨任毀謗的氣慨，叫人敬重，但你那股帶點邪氣的放蕩，却叫人愛煞了……」張四姑緩步行了過來，目中情焰如火。

江楓張開雙臂，緊緊擁抱住張四姑，低聲道：「大姐，眞的苦了妳啦！」

「這是我甘心情願，你如能忙中偷閑，給大姐一點溫存，我就更滿足了。」

江楓抱緊了張四姑的嬌軀，張四姑送上了兩片櫻唇……

「張姨，這一種顏色要如何調配……」

陶醉在溫柔中的張四姑似是突然被針扎了一下，急急推開了江楓。

江楓借勢一個轉身，飛躍而去。

張四姑鎭靜一下心神，回頭看去，只見吟雪、吟霜慢慢行了過來，臉上是一片微微的笑意。

張四姑臉上泛起了一片羞紅，低聲道：「妳們來多久了？」

「剛剛到……」吟雪笑道：「我們先叫妳，然後才走過來的。」

「張姨……」吟霜道：「我們甚麼都沒有看到。」

這一句話，畫蛇添足，張四姑只好轉過話題，道：「回去吧，我要督促妳們盡快學好易容術，去幫江楓一

把。」

「眞的？江大哥是不是很需要我們……」吟雪道：「他一個人要對付很多敵人，實在也很可憐哪！」

「張姨想通了，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該說的張姨都說過了，妳們能不能逃去劫數，全在妳們自己了，不過，話說前頭，張姨可要把這件事，告訴妳們媽媽。」

吟雪嫣然一笑，道：「張姨，我們犯了甚麼錯麼？」

張四姑微微一怔道：「那倒沒有。」

吟雪道：「那張姨要告訴媽媽甚麼？」

張四姑楞住了，吟雪問得很尖銳，張四姑一時間眞還想不出如何回答。

吟霜却笑一笑，道：「哎呀！姐，妳眞的很笨啊！張姨告訴媽媽，一定是江大哥的事情……」

「霜丫頭，說下去，江大哥有甚麼事情？」

「我知道……」吟霜說：「張姨一定感覺到，我們很喜歡江大哥，是麼？」

張四姑心中忖道：「這兩個丫頭聰明絕倫，也到了少女懷春的年齡，和她們明鑼明鼓的說個清楚也好，她們完全明白了，以後的事，也由她們自己決定吧！我這把歲數了，都把持不住自己，何況這兩個情竇初開的丫頭，把這件事告訴她們母親，乾脆把她們帶回山上，那就一了百了。」

有了這層想法，張四姑決心和二女談個清楚，隱誨暗示，已無法應付眼下的情勢發展了。

「妳們是不是很喜歡江大哥？」

「是……」吟霜答覆得很明確：「我喜歡，姐姐也喜歡，張姨不是要我們全力幫助江大哥麼？我們喜歡他，才會心甘情願的爲他付出一切。」

簡潔明朗，字字有力，張四姑反不知如何回答了。

「我們明白張姨的苦衷，所以盡管告訴媽媽，我們也不會怪張姨的……」吟雪說：「媽媽來了，就是張姨不說，我們也會對媽媽說的，爹媽既然答應了我們行入江湖，就應該承受這些可能發生的事情……」

「是啊！張姨……」吟霜說：「種植在青山翠谷的松竹，必須要面對風雨的侵襲，我們也很想知道爹和媽有甚麼好的辦法，能把他一雙女兒保護住，不受風吹雨打。」

這番話似是而非，但却顯示二女强烈的自我意願。

張四姑苦笑一下，道：「我早該和妳們談談的，妳們過去的生活是一片純潔，但張姨忽略了越純淨的生活，就越難應付生活中突來的變化，就像一塊潔白的絹布，沾上的色彩也越顯得明艷，眞的，張姨已經感覺到心力交瘁了，也許妳媽媽有能力解開妳們這個結。」

吟霜顰起了秀眉兒，道：「張姨，妳究竟在擔心甚麼？」

「我怕……」張四姑神色肅然的說：「我怕妳們身陷情網，作繭自縛，要張姨日後如何向妳們爹娘交代？」

吟霜臉上是一片似懂非懂的神色，搖搖頭，說道：「張姨，你不用爲難！媽媽已傳來訊息，這幾天就到長安，到時張姨想說甚麼，就明明白白告訴媽媽吧！也許我們眞的有了甚麼過錯，只是我和姐却一直想不明白，究竟錯在那裏？」

「妳們沒有錯，張姨是防患未然，江楓修習的武功太博雜了，所以，他具有了强烈的男人魅力，但他不是個可託終身的人，也不是一個可以交往的朋友……」

「噢！江大哥是這麼壞的一個人麼？」吟雪道：「那我們爲甚麼還要幫助他？」

「他不是壞……」張四姑說：「只是他肩負了太沉重的責任，他必需完成它，所以，他行事只求成功，不擇手段，他心中只有工作，沒有私人情感，任何人對他動了情，就會受到傷害，這樣的一個男人，是可以共事，而不能寄情在他的身上。」

「噢！我們明白了……」吟雪說：「媽媽幾時可到長安？」

「明天我就去接她……」張四姑說：「她說這兩天到！最遲後天吧！妳們一定可以見到媽媽了。」

「爹呢？是不是跟媽一起來？」吟霜歎息一聲，道：「唉！我問得好蠢啊！爹娘一向是寸步不離的，媽來了，爹自然跟着來了。」

張四姑抓住了機會說道：「你爹娘才是人間最幸福的人，恩愛數十年，相看兩不厭，當世之中，也很難找得出幾對來。」

吟雪、吟霜相視一笑，未再多言。

張四姑心中一動，忖道：「這兩個丫頭笑得好生怪異，難道……」

難道如何？張四姑不讓自己再想下去，二女父母，是她心目中的神仙眷屬，她不願意破壞這個美好的印象。

* * *

江楓更換了一身高雅的衣服，緩步行入了洛陽居。

他這番刻意的裝扮，果然引起了洛陽居的伙計敬重，接待得十分客氣、親切。

他沒有奔赴梅花的約會，却搖搖擺擺的進入了洛陽樓。

這正是中午時分，距離青鳳第一次演唱，還有一個時辰。

江楓招來了一個店伙計，提出了一個從未有過的要求，那就是他要包下樓上第一排四個相連的包廂，還要了一桌豐盛的宴席，開在四個相連的包廂中，撤出四個包廂之間的阻隔壁板，使它成爲一個特大的包廂。店伙

計面有難色，因爲這裏的生意是坐無虛席，江楓提出的要求，更使他們爲難，但江楓願意付出五千兩銀子的高價，使洛陽樓的領班高大斗怦然心動，他心中算過這個賬，四個包廂的售價，不過是二十兩銀子，加上一百銀子的一席酒宴，算上天也不過一百五十兩銀子。

高大斗的年紀不大，但處事果決，逕自作了決定，立刻拆出壁板，已定了包廂的客人，加倍退錢，而且再免費送出下一場的廂位。

一場可能引起糾紛的痲煩，就在高大斗的明快處置下，完全解決。

江楓終於看到了他們處事的能力，也發覺內宮系統中的弟子，的確有不少人才，他們年輕果敢，處事明快。

但江楓收獲更大的是發覺了各處的伙計領班，才是具有一方權勢的人物，每一處的伙計對領班都是唯命是從。

洛陽樓數十個男女侍應，是清一色的年輕人，鄧飛的勢力，全被阻絕，高大斗是這裏可以當家作主的人，但絕非眞正的領導人物，也許青鳳才是眞正的首腦……

他想起了萬方的話和梅花的推測，青鳳似是另一股勢力中人，如果能瞭解青鳳，也許對整個神秘組合的形態，可以有一個大概的輪廓了……

江楓付出了五千兩銀票之後，悄悄離去，以極上乘的輕功身法，在衆多的客人中，閃入了花樹叢中。

果然發覺了高大斗拏着銀票，奔行入棲鳳樓中。

這座長安最大的銷金窩中，充滿歌聲歡笑，也有着鬥爭殺機。

青鳳登台演唱了，目光投注在那四合一的大包廂中，但見酒菜羅列，只見兩個年輕女婢怔怔的站在那裏，却不見化了五千兩銀子擺下這大排場的主人。

心頭閃掠過奇怪的感覺，幾乎唱腔走板，趕忙吸口氣定下心神。

就在她心神稍定時，江楓掀開垂簾，緩步行入了包廂。

這就引起了青鳳强烈的好奇心，雙目凝神，望向江楓。

江楓感受到那兩道凌厲的眼神，雖相距數丈之遙，也有着洞察細微的能力，那是精深內功的徵象。

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梅花的推斷不錯，青鳳正被江楓的設計，引現出實力。

江楓面對着青鳳，微微頷首，瀟洒一笑，「惑心術」的魅力，也全力發揮出來。

四目交注，青鳳忽覺心頭一蕩，但她立刻警覺，轉過臉去。

「好厲害的丫頭……」江楓心中暗讚道：「成就之高，果然在梅花之上……」

兩個侍應的小婢行了過來，把江楓牽入正中坐椅上，斟酒奉菜，照顧得無微不至。

兩個女婢，倒是全心在照應客人，她們感覺到，這是她們見到最動人的男人，最受歡迎的客人，應該以最溫柔的方法，討取他的歡心才對……

兩個女婢，爭相以全力奉獻自己，盡量把嬌軀靠近江楓。

但江楓却渾然不覺，他沒有推拒二女的獻媚，也未拒二女侍酒敬菜，只是端坐椅中，目不斜視，望也未望二女一眼……

突然間，歌聲一變，宛轉清音中，透出了柔媚無比的誘惑。

這是青鳳從未唱出過的歌聲，靡靡之音，却聽得人驚心動魄。

場中聽衆有福了，青鳳展現了另一種迷人的音韻……

乖乖，聽得人發出了沉重的呼息之聲。

江楓長長吁一口氣，忖道：「這等蝕骨動心的魔音，一般人如何能承受得了……」

只聽清音高技，如上雲霄，如痴如醉的觀衆，突然清醒過來。

餘音繞耳中，青鳳已轉身下台。

爆起如雷的掌聲，歷久不絕。

高大斗緩步行入包廂，目光到處，立刻皺起了眉頭。

不像話呀！兩個照顧貴賓的女婢，雙頰緋紅，幾乎是癱伏在客人的身上。

高大斗重重的咳了一聲，二女如夢初醒，急急站直身子。

「下去吧……」高大斗並未責怪二女，青鳳那一陣震敲人心的歌聲，能有多少人把持得住。

他心中奇怪的是江楓竟然會若無其事，這個人似乎完全未受到青鳳那動人的歌聲侵擾，二女在懷，竟然能無動於衷。

高大斗深知青鳳那歌聲中透出的動人魅力，身側如有美女，那是絕對無法控制的。

兩個侍應的丫頭，雖非天姿國色，但她們也都是百中選一的美女，年齡都在十七八歲，正是花兒吐蕊的年齡。

十八無醜女，何況，她們本就不醜。

但更令高大斗吃驚的是，青鳳發出的靡靡魔音，是正對着江楓的，十之八九的威力，被內力束音成線，直攻江楓，其他的聽衆客人，只是被邊緣的裙帶所及，但已幾乎鬧成全場瘋狂，如非青鳳那一聲高拔清音如雷貫耳，喚醒全場的痴迷觀衆，現在，只怕已全場大亂……

但正主兒却是全然不受影响。

深深吸一口氣，高大斗抱拳一禮，道：「閣下好定力。」

江楓沒有回答，甚至連看也沒有看高大斗一眼，高大斗自進入這間特大的包廂叱退二女，江楓也好像全無

感覺一般。

高大斗有點火了，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右手一伸，抓向江楓。

目光及處，發覺江楓雙目圓睜，直直的盯住台上的青鳳。

原來，青鳳又換了一身銀紅色綉白花的夾襖羅裙，重回到台上獻唱。

高大斗右手已然將觸及江楓，突然停了下來。

因爲，他發覺了青鳳兩道明亮的眼神，也正瞧向這裏。

兩人四目相觸，如磁吸鐵。

江楓雙目發直，瞪得又大又圓，似是中了邪般。

青鳳却是微笑如花，臉上洋溢着無限的歡愉神情。

「這小子，是怎麼回事……」高大斗看着江楓心中暗暗忖道：「可是已經被青鳳那傳來的魔音，勾去了魂魄，早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轉頭看去，只見青鳳右手揮動，似是要高大斗去後台見她。

再看江楓，仍然是目瞪口呆的望着青鳳出神。

高大斗心中忖道：「原來這小子被青鳳姑娘的魔音招去了魂魄，弄得人事不知，我還認爲遇上了高人呢！」

沒有再招呼江楓，高大斗悄然退了出去。

青鳳唱完了最後一曲，客人紛紛散去，高大斗再回到特大的包廂中，只見江楓伏案而睡，似是不知道已經散場，不禁微微一笑，暗道：「這小子倒有一付好德性，如痴如醉，却也不叫不鬧。」行近木案，輕輕拍了江楓一下，道：「客官，醒醒吧，已經散場了。」

江楓如夢初醒般，睜開眼睛，看看高大斗，站起身子，伸個懶腰，道：「好累呀！好累……」

高大斗笑道：「客官，青鳳姑娘的歌聲不錯吧？」

「好！好！好……」江楓連叫了三個好字，歎息一聲，道：「只可惜相距了數丈距離，有如霧中賞花，無法看得眞切，誠然是美中不足。」

「閣下可是想見青鳳姑娘？」

「是啊！只可惜……」

「不用可惜了……」高大斗說：「洛陽樓開業以來，你是唯一可以在歌台下面見到青鳳姑娘的客人……」

「我……」江楓茫然不解的說：「怎麼會呢？」

「人走運、馬走膘啊！你不但可以見到青鳳姑娘……」高大斗說：「而且青鳳姑娘還要請你老兄喝一杯呢！」

「這眞是受寵若驚了……」江楓笑一笑，道：「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不過還要等今夜散場……」高大斗道：「今夜亥末子初時分，我在洛陽樓門口等你……」

突然放低了聲音：「此事千萬不可張揚出去，因爲這是從未有過的事。」

「放心，放心，在下定守口如瓶……」江楓由懷中取出一張銀票，交給了高大斗，接道：「萬事拜托，區區謝意，敬請笑納。」轉身大步而去。

目睹江楓的背影消失，高大斗才展開手中的銀票，目光及處，不禁一呆，乖乖，是三千兩的巨額銀票，就這麼隨手賞給人了，當眞是一擲千金，面無吝色，這小子眞是豪情萬丈，一場歌聽了八千兩銀子，勿怪連青鳳姑娘也對他另眼看待了。

錢花在刀口上，三千的賞銀，使高大斗在不自覺中對江楓生出了一種敬服之心。

不論高大斗一身武功如何精湛，但他只是個雜役的領班，他收到過最高的賞銀是五兩銀子，三千賞銀，在高大斗來說，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江楓離開了洛陽樓後找了一座很小的客棧，要了一個房間，靜坐調息，他要養好精神，對付青鳳。

他沒有太多的時間投注在青鳳身上，今夜一會，一定要分出個勝負出來，這是關鍵性的一場纏鬥，一旦落敗，他在洛陽居的苦心佈置，很可能徹底瓦解。

江楓的爲人是冷厲的，他是武林中幾位最有成就的高人全力培養的人才，一身學得了數家之長，他也擔負了江湖中人從未有過的艱苦任務，在萬里陰霾中找出一條光明之路，以恢復武林生機……

他冷靜、堅毅、沉着、銳利，沒有任何門規戒律的約束，有天使之心，用魔鬼手法以毒攻毒，以挽救江湖大劫。

* * *

亥末時分，江楓如約趕到洛陽樓外。

這時，洛陽居的賭場，仍然燈火輝煌，飯莊部仍有人夜飲未散，但最熱鬧的洛陽樓却已燈火闌珊。

高大斗站在樓外一株花樹下，一見江楓，立刻快步迎上，低聲道：「跟我來！」

江楓點點頭，緊隨在高大斗的身後。

高大斗走得很謹愼，一直在陰暗的樹叢中穿行。

江楓心中暗暗忖道：「看來青鳳果然是另外一股勢力的首腦，和四季花婢不是同出一系。」

高大斗停下脚步時，已到了棲鳳樓前。

一個全身黑衣的中年婦人，早已佇候門外，只是她全身黑衣躲在門內陰暗處，有如溶在夜色中，不走到跟前，很難發覺。

「高大斗……」黑衣婦人低聲說：「選八個精幹手下，巡行四週，十丈內不准任何人接近，違令者殺。」

（未完・八）

上文提要：雷損知悉蘇夢枕欲與其談判時，他與狄飛驚經過商量後，決定要找出蘇夢枕的弱點；衆人皆知蘇夢枕長期抱病在身，因此雷損決定拖延時間，或許會有奇蹟出現。王小石、白愁飛自與蘇夢枕一起突圍苦水鋪，衝殺破板門後，蘇夢枕已把他們視爲莫逆，並結拜兄弟，王、白即以爲蘇夢枕欲拉攏他倆加盟「金風細雨樓」……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欲談判聽取意見　了心願促成和婚

在一旁的莫北神忽道：「兩位，這是楊總管楊無邪。」

那年輕人拱手道：「白大俠，王少俠。」

王小石道：「你怎麼知道我姓白？」

白愁飛道：「你怎麼知道我姓王？」

「兩位怎麼開起我的玩笑來了？」楊無邪向王小石道：「你是王少俠，」然後又轉向白愁飛道：「你才是白大俠。」

白愁飛道：「可是我沒見過你。」

蘇夢枕忽道：「但我們卻有你們二人一切重要的資料和檔案。」

他把其中的一本卷册翻至某頁交給楊無邪，楊無邪朗聲讀道：「白愁飛，二十八歲。個性瀟洒傲慢，喜歡負手看天，行踪無定，出手向不留活口，左乳下有一塊肉疣，約小指指甲大小……」

白愁飛冷笑道：「眞有人偸看過我洗澡不成？」

蘇夢枕沒有理會他，楊無邪依舊唸下去：「……曾化名爲：白幽夢，在洛陽沁春園唱曲子，化名白鷹揚，在金花鏢局裏當鏢頭，化名白遊詩，在市肆沽畫代書，化名白金龍，其時正受赫運將軍府重用，亦化名白高唐，在三江三湘羣雄大比武中奪得魁首……」

王小石聽着聽着，臉上越發有了尊敬之色：白愁飛所用名號之多，充份反映了他過去歲月的顚沛，以及懷才不遇。

他深深呼吸，雙手放在背後，才一忽兒，又放到腿側，然後又攏入袖子裏。

因爲，那些事，本來只有他自己知道。

天下間除了他自己，便不可能有人知道。

可是，對方不但知道，而且彷彿比他記得更清楚，並記入了檔案之中。

楊無邪繼續唸道：「……此人在廿三、廿六歲時兩度得志。廿三歲時曾以白明之名，在翻龍坡之役，連殺十六名元將，軍中稱之爲『天外神龍』，統率三萬兵馬，威風一時，但旋在不久之後，成爲兵部追緝的要犯。另外在廿六歲時，以白一呈之名，進入『長空幫』當黃旗堂下的副令主……」

白愁飛輕輕咳嗽，臉上的神色開始尷尬起來。

「後來又脫離『長空幫』，幾成幫中叛徒，不久又爲『六分半堂』外分堂所亟力拉攏的對象，幾乎成爲第十三分堂堂主。還有……」

蘇夢枕忽道：「不如讀一讀他的武功特色和來歷。」

楊無邪道：「是。白愁飛的師承：不明。門派：不詳。父母：不詳。妻室：無。兵器：無。」

白愁飛臉上又有了笑容。

楊無邪緊接着唸道：「他的絕技近似於當年『江南霹靂堂』中一脈分支：『雷門五虎將』中雷捲的『失神指』，只不過雷捲用的是姆指，白愁飛卻善用中指，他的指法也有不同，有人說他把當年『七大名劍』的劍法全融滙指法中——」

白愁飛忽然叫道：「好了。」

蘇夢枕冷冷的點了點頭。

楊無邪立時不唸下去。

白愁飛用唾液稍爲滋潤了一下乾唇，才道：「這份資料在『金風細雨樓』有幾人能看得到？」

蘇夢枕冷冷的眼色彷彿能數清他額上有幾滴汗：「連我在內，三個。」

白愁飛長吸一口氣，道：「好，我希望不會有第四人聽到。」

蘇夢枕道：「好。」

白愁飛彷彿這才放了心，舒了口氣。

王小石咋舌道：「好快，我們才在路上結識，這兒已翻出他的資料。」

莫北神笑道：「所以三合樓之役，趕赴的是我，而不是這位楊無邪。」

蘇夢枕向王小石笑道：「你說錯了。」

王小石奇道：「說錯了？」

蘇夢枕道：「不止是『他』，而是『我們』。檔案裏也有你那份。」

他一示意，楊無邪就唸道：「王小石。天衣居士衣鉢傳人。據查悉，天衣居士此人很可能就是……」

蘇夢枕和王小石一齊叫道：「這段不要讀！」

楊無邪陡然止聲。

蘇夢枕和王小石都似鬆了口氣。

蘇夢枕這才道：「讀下去。」

楊無邪目光跳越了幾行文字，才朗讀道：「王小石的兵器是劍，劍柄卻彎如半月。懷疑是跟蘇公子的名刀『紅袖』、雷損的寶刀『不應』、方應看的神劍『血河』齊名的奇劍『挽留』。」

白愁飛忍不住「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挽留奇劍』。好箇『血河紅袖，不應挽留』。」

王小石聳了聳肩道：「挽留天涯挽留人，挽留陽光挽留你。它就是挽留，我就是使挽留的人，只看誰是要挽留的人。」

蘇夢枕冷冷的道：「不過無論怎麼算，都不應算漏了方歌冷的奇劍『金虹』還有沈虎禪的魔刀『阿難』。」

楊無邪等蘇夢枕說完了一會，才繼續道：「王小石感情豐富，七歲開始戀愛，到廿三歲已失戀十五次，每次都自作多情，空自傷情。」

王小石叫道：「哎唷。」

白愁飛眉花眼笑的道：「怎麼了？」

王小石急得搔首抓腮：「怎麼連這種事情都紀錄在案，那眞……」

白愁飛笑嘻嘻道：「那有甚麼關係。你七歲開始動情，到廿三歲不過失戀十五次，平均一年不到一次，決不算多。」

王小石頓足道：「你……這……」

楊無邪又繼續唸下去：「王小石行俠仗義，與市井之徒也相交甚篤，好管閒事，但與不諳武功者交手，決不施展武藝欺人，故有被十七名地痞流氓打得一身痛傷，落荒而逃的紀錄，是發生在——」

王小石忽然向蘇夢枕道：「求求你好不好？」

蘇夢枕斜望了他一眼，好暇以整的道：「求我甚麼？」

王小石愁眉苦臉地道：「這些都是我的私事，你可不可以行行好，叫他不必讀出來？」

蘇夢枕淡淡地道：「可以。」

楊無邪立時停聲，手一揮，立時有四個人出來，兩人各捧厚帙，兩人守護，走向「白樓」。

——難道「白樓」是收藏資料的重地，就似少林寺的「藏經樓」一樣？

* * *

蘇夢枕微微笑道：「我們的資料組，是楊無邪一手建立的，對你們的資料，收集得還不算多。」他似乎對自己的「手下」十分自豪。

王小石喃喃地道：「我明白。對我們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已記載得如此周詳，對大敵如雷損，資料更不可勝數，更詳盡入微，可想而知。」

蘇夢枕道：「錯了。」

王小石迷惘了一下：「又錯了？」他苦笑道：「我今天跟錯神有緣不成？」

蘇夢枕道：「我們有雷損的宗卷七十三帙，但經楊無邪的查証，其中可靠的最多不超過四帙，這四帙宗卷裏，其中有很多資料還頗爲可疑，可能是雷損故意佈下的錯誤線索。」蘇夢枕眼光已有了嘉許之色，「楊無邪外號『童叟無欺』，他的眼光和判斷力未必能勝狄飛驚，但收集資料的耐性和安排佈置的細心，又非狄飛驚能及。」

楊無邪一點也沒有驕傲。

也沒有謙遜。

他只是低聲地道：「公子，樹大夫到了，你腿上的傷……」

蘇夢枕道：「叫他先等一等，」看來「金風細雨樓」樓主的權威，不但可以請得動御醫親到門診，還可以要御醫苦候他這個病人。蘇夢枕眉頭深鎖，歎道：「剛才在三合樓，狄飛驚藉他垂首的時候不住觀察我腿上的傷勢，如果他認爲有機可趁，雷損立即就會從屋頂上下來跟我動手，可惜，我腿上的傷，卻不如他們希望中的嚴重，這完全是沃夫子和茶花捨身相救之功，但他們也因而……」

說到這裏，語音哽咽，一時說不下去。

王小石忽道：「大哥腿上的傷，也流了不少的血，應該休歇一下。」

蘇夢枕道：「有一件事，剛才沒這

一聲『大哥』，還不能告訴你們，現在你們既已喚了這一句，我倒不能不告訴你們。」

王小石和白愁飛都專神凝聽。

蘇夢枕道：「剛才我說的方小侯爺，他是支持我們『金風細雨樓』的人。」他頓了頓，又道：「不過，這個人絕對不可忽視，也不能忽視。他在朝廷裏說話極有份量，在武林中地位也舉足輕重。」

王小石忍不住問了一句：「爲甚麼？」因爲小侯爺比他還要年輕，年輕人總是對比自己更有成就的年輕人感到不服氣。就算是再有氣度的人，起碼也會有些酸溜溜。

蘇夢枕道：「原因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他有個好父親。」

白愁飛失聲道：「難道是……」

蘇夢枕點頭。

王小石依然不解：「是誰？」

白愁飛道：「你沒聽到剛才楊兄說過：『血河神劍』就在方應看手裏嗎？」

王小石一震，道：「他父親是……」

蘇夢枕道：「便是三十年前武林公認的大俠方歇吟。」

白愁飛冷笑道：「有這樣的父親，兒子何愁無成！」

蘇夢枕道：「不過，方小侯爺也的確是個傑出的人材。方歇吟無心仕途，朝廷爲攏絡他，封他爲王爺，但他視如糞土，他仍仗劍天下，仗義四海，但方應看卻懂得要成大事，必須借助官方勢力，所以他這個小侯爺，也是皇上跟前的紅人。這是手段，方大俠反而無法做到，這是方應看的高明處。」

白愁飛想了想，才道：「你說得對。這種人，年紀輕輕的看透這一點，實在不可輕視。」

王小石忽道：「有一件事，你還未曾交代。」

這次倒是蘇夢枕爲之一怔，道：「哦？」

王小石道：「你剛才不是說，要交給我們一項責任嗎？」

蘇夢枕笑了：「好記性。不是一項，而是兩項，一人一項。」

王小石道：「不知是甚麼任務？」

蘇夢枕道：「你很心急要知道？」

王小石道：「既已與大哥結義，便不想吃閒飯。」

蘇夢枕道：「很好。你看三日後之約，雷損會不會踐約？」

王小石道：「只要有利，雷損便會去。」

蘇夢枕道：「這約定是我方先提出來的。」

王小石點頭道：「如果局勢對『金風細雨樓』不利，你決不會主動提起。」

蘇夢枕道：「既然對『六分半堂』不利，你看雷損如何應付。」

王小石道：「他不會去。」

蘇夢枕道：「他是一方霸主，又是成名人物，怎能說不去就不去？」

王小石道：「他一定有辦法找到籍口，而且，也會加緊防範。」

「這次說對了。」蘇夢枕道：「其中一個籍口，便是他的女兒。」

王小石奇道：「他的女兒？」

蘇夢枕道：「還有一個月，他的女兒便是我的夫人。」他淡淡地道：「相信你聽過『和婚』這兩個字。」

「和婚」原是漢朝與異邦訂盟一種常見的手段，沒想到六分半堂的總堂主雷損對金風細雨樓的蘇夢枕也用上了這種「技倆」。

白愁飛忽插口道：「這種婚事你也同意？」

蘇夢枕道：「我同意。」

王小石也說道：「你願意？」

——這當然有點不可思議。

蘇夢枕道：「我願意。」

他淡淡地道：「這樁婚事，原本就是家父在十八年前就訂下來的。」

「十八年前，六分半堂已是北京城裏舉足輕重，日漸强大的幫會，家父蘇遮幕才剛剛建立『風雨樓』，連總壇都尚未建立，只可以算是六分半堂陰影與庇護下的一個組織，雷損那時候才見過我一次，就訂下了這門親事，」蘇夢枕道：「二十九天後，就是婚期。」

白愁飛冷笑道：「你大可以反悔。」

蘇夢枕道：「我不想反悔。」

白愁飛道：「你要是怕人詬病，也可以找籍口退婚。」

蘇夢枕道：「我不想退婚。」

白愁飛問：「爲甚麼？」

蘇夢枕道：「因爲我愛她。」

* * *

當一個表示他的苦衷就是「愛」的時候，很多話都可以不必再說了。

他的「理由」已經充份。

但當蘇夢枕提到「愛」字的時候，王小石和白愁飛臉上禁不住都有點詫異之色。

——像蘇夢枕這樣一個冷傲、深沉、握有重權的領袖，突然說出「愛」字來，未免讓人一時覺得突兀。

其實，很多人都忽略了，領袖也是常人，不是神，他們可能因站在高處，愈發少人了解，愈發孤寂，樓高燈亦愁，山高風更寒，凡領袖人物，心裏一定更需切友情、親情與愛情。

所以當蘇夢枕說出他心裏感受的時候，臉上所籠罩的神色，眼裏所流露的神采，跟少男在戀愛的時候，竟是沒有甚麼兩樣的。

人只要還懂得戀愛，就是一種幸福。

且不管有沒有被愛。

* * *

白愁飛情知自己問多了，話也說多了，乾咳一聲道：「哦，這，所以嘛，我看……」

蘇夢枕微笑道：「所以，我有必要在跟雷小姐成婚以前，先解決掉『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之爭。」

雷家小姐一旦過了門，兩邊就是親家了——親家的事最好辦，也最不好辦，因爲一旦成了親家，就要講親情，許多事便不能大刀闊斧的處理了。

——更何況這一門「和親」，究竟是蘇夢枕被「和」了過去，還是雷家小姐被「和」了過來，連蘇夢枕和雷損都殊無把握。

蘇夢枕的眼裏閃着跟他姓名一般的迷惘：「聽說，雷姑娘早從杭州動身，已來到京城了，不知她還是不是喜歡唱歌彈琴？」

這句話沒有人能回應。

幸好蘇夢枕立即轉移了話題：「所以，我們就得要造成既成的時勢，逼得雷損不得不談判，非談判不可。」他的目光完全變了一種神情，「就算不談判，也唯有決戰。」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來：「決一死戰，是『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在所難免的結局。」

* * *

這個結局究竟如何，誰都不知道，但其過程無疑一定十分悲慘。

凡是要用人的血與淚所拚出來的「結果」，再完美的收場、再幸運的局面、再徹底的勝利都難以補償那過程裏的悲涼慘痛。

如果「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的對峙一天不解除，就會多流一分血，多死一些人，與其延宕不決，不如速戰速決。

就算「和親」，也只是另一種方式的「戰鬥」。

雷損希望「和親」能動搖蘇夢枕的戰意。

偏偏蘇夢枕又不能不接受。

因爲他不得不和雷損對抗，但偏偏愛上了他的女兒。

命運，似把這幾個人糾結在一起，讓他們浮沉，讓他們掙扎，讓他們糾纏在其中，而它以一雙冷眼看人性在爭鬥中發出火花。

但不管是光芒萬丈，還是黯淡如螢。

* * *

王小石很認眞地說：「『金風細雨樓』與『六分半堂』眞的不能和平共處嗎？」

蘇夢枕道：「如果只是我蘇某和他雷某的事，那麼事情並不難解決，但牽扯到一樓子和整堂口裏的人，就算我們想化干戈爲玉帛，我們的人也不可能就此算數。」

人一多，問題就複雜了。

個人的問題還好解決，但一旦牽涉到社團、家族、國家、民族之間的恩怨，那就更不容易化解了。

這點道理王小石是明白的。

所以他說：「『六分半堂』在外面所作所爲，我算是領教過了，如果我要幫『金風細雨樓』，那是名正言順的事。」

蘇夢枕立即搖首：「錯了。」

王小石奇道：「甚麼錯了？」

蘇夢枕道：「不要太斤斤計較名不名正，言不言順，江湖上有許多事，名雖不正但心正，言雖不順但意順，大凡幫會、組織的鬥爭牽扯必鉅，不可能一方面全對，一方面全不對，也不可能閣幫上下，無一壞人，亦不可能堂裏子弟，無一好人，你要幫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但這未必是主持公道，未必是名正言順，若眞正要幫朋友，根本就不必管這些，幫就幫，扯甚麼公道公理？」

王小石道：「不行。如果朋友行的是傷天害理的事，我豈不是傷天害理？如果敵人是仗義衛道，就算是仇人，我也要相幫。」

白愁飛截道：「我不是，誰幫我，我就幫他。誰對我好，我就對他好。」

蘇夢枕對王小石森然道：「你要是堅持，我決不勉强，從這兒走出去，在金風細雨樓的地盤裏，決沒有一個攔你的人。」

白愁飛冷冷地補了一句：「只不過，今天的事一鬧，六分半堂早已把我們當作住巨讎大敵。」

小石道：「誰說我要走？」

白愁飛冷眼一翻：「不走你又儘在這兒廢話甚麼？」

王小石强硬地道：「我只是要問清楚。」

蘇夢枕道：「你還有甚麼要弄清楚的？」

王小石道：「錢。」

蘇夢枕一怔。

白愁飛失笑道：「沒想到。」

王小石道：「沒想到甚麼？」

白愁飛道：「像你這麼一個人，會那麼注重該拿幾兩銀子的事。」

王小石道：「錯了。」這是蘇夢枕剛說過他的話。

這次輪到白愁飛奇道：「錯了？」

王小石堅定地道：「我只是在問：『金風細雨樓』的經濟來源。」他審愼的神色已遠超乎他的年齡：「我知道『六分半堂』包賭包娼，暗底裏還打家劫舍、偷騙搶盜，無所不爲，如果『金風細雨樓』也如是，都是一丘之貉，我爲甚麼要相幫？」

師無愧臉上已出現怒色，抓刀的手背突然露出怒色，蘇夢枕忽道：「無邪。」

楊無邪道：「在。」

蘇夢枕道：「你扶無愧追去，先叫樹大夫跟他治治，他的血流了不少。」

楊無邪道：「是。」

他明白蘇夢枕的意思。

然後蘇夢枕對王小石和白愁飛道：「你們跟我來。」

他走向乳白色的樓子。

* * *

這樓子裏面每一層樓都有不同的作業。

但作業的性質却是相同。

除了底層是議事之處外，譬如第二層是書庫，金風細雨樓似乎很鼓勵手下多讀點書，第三層是鴿組的聯絡網，任何來自或發予金風細雨樓的函件訊息，都以此處爲總接送；第四層是各家各派武功資料的收藏，金風細雨樓在這方面收集的資料，還加以批注，足以對天下間各宗各派的武學產生極大的影响力。

他們只上了五層樓。

第五層樓裏，有各式各樣的簿子。

賬簿。

也有各式各樣的宗卷。

契約。

只要是做生意、搞買賣的，都不能少掉這兩件東西，而且，想要一個組織成功而有效率地運作，這兩項就必須要充裕健全。

總共有三十二個人在這兒埋首苦幹。

這兒的主音並不是交談，而是算盤踢達的聲响，每個人都是運指如飛，不是在算賬便是在記錄。

周圍的人都很安靜，很安詳，有的人甚至一面抽着煙桿，吸着鼻煙壺，一面工作，這樣看去，工作得雖然悠閑，但決不怠慢。

這兒安寧得似乎並不需要守衛。

可是會眞的沒有人戍守嗎？

王小石和白愁飛都知道，越是看不見的防守，是越可怕的防守。

——這五層樓都不是個人資料的貯存之地。

——個人資料究竟擺在那裏？第六層？第七層？

——上面的幾層樓，又是甚麼世界？

現在誰都看得出來，這樣的一棟樓宇，係掌握了金風細雨樓的總樞，這龐大組織的一切運作，都得要靠這兒的文件和作業來維持。

而且誰都看得出來，金風細雨樓是一個嚴密的組織。

蘇夢枕是一個嚴密的組織人。

＊　＊　＊

白愁飛唯有歎道：「你實在不該帶我們來這地方的。」

蘇夢枕道：「爲甚麼？」

白愁飛道：「因爲這是金風細雨樓的要樞，多一個外人知道，總是不宜。」

蘇夢枕淡淡的道：「你們不是外人。」

白愁飛道：「萬一我們拒絕加入，反目成仇，我們豈不是成了外人了？」

蘇夢枕淡淡的道：「你們不會。」他轉過頭去看這兩個人，問：「你們會麼？」

然後他不待兩人回答，即道：「這個問題你們不必回答，絕對不需要人回答。」

——這種問題只能靠行動表現，不能聽回答，因爲世上再好聽的話，絕對可以從人類口中說出來，正如再難聽的話一般，口是而往往心非。

他長吸一口氣，說得很慢：「我帶你們上來這裏，只是因爲三弟他要瞭解我們的經濟來源；」說到這裏，他又劇烈地嗆咳起來，使人感覺到他的喉頭就似腿上的傷口，不住的冒湧着血，「一個人自以爲他瞭解的時候，通常其實並不瞭解。金風細雨樓的建立，非一朝一夕，怎會讓你們匆匆一瞥，就能掌握得到！」

他平伏喘息，手撫胸口，良久才道：「以前，很多人都以爲他們已經足夠瞭解金風細雨樓，結果，他們不是死了，就是失敗了，或者，加入了金風細雨樓，成爲其中一員。」

他笑笑又道：「其實不僅是這樣子，不但金風細雨樓如此，六分半堂也如此。沒有人可忽略已成的勢力，也不可以忽視傳統的力量。」

「你這些話我會記住。」白愁飛道：「一定記住。」

王小石只覺得很感動。

感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因爲他才不過說了一句話，蘇夢枕已帶他連上了五層樓，目覩了金風細雨樓的五個機要重地。

在蘇夢枕這種人面前，實在不需要說太多的話。

尤其是廢話。

因爲他一對被病火燃燒的銳眼，彷佛已把事物看穿，把人心看透。

王小石忽然覺得並不佩服。

對蘇夢枕，佩服不足以表達這一種敬意。

更準確的字眼是崇拜。

＊　＊　＊

蘇夢枕指着那些一個個長方格子道：「那些便是我們經濟來源的紀錄。由我們經營的事業有鹽幫、運糧、押餉、保鏢、戍防、鐵器、商旅、牲口等，我們製造的兵器包括弓箭、暗器、火砲、內外門兵刃，另外手上更有大批鐵工、石工、木工、船工、籐工、瓦工、織工等，隨時可僱用出去。我們有大批受過訓練的戰士，就連朝廷防禦、邊防軍事，也會借重到我們，今天你們看到刀南神所部的『潑皮風』，就是其中一支隊伍。」

他頓了頓又道：「另外還有大江南北七百五十二間鏢局，請我們督護，水道七十三路分舵，亦跟我們掛鈎。京城裏我們有的是買賣，從當舖到酒肆，有很多都是我們一手經營的，城外有不少耕地，都是我們的人在耕作養蠶。」他笑笑又道：「另外，朝廷有時候，也要派我們去作一些他們並不方便作的事，這些事少不免都會動到金風細雨樓，而這些事，通常代價都相當不少。」

白愁飛忽然問了一句：「莫不是殘

害忠民，剷除異已？」

蘇夢枕臉上驟然變色，冷冷地道：「這種事，不但金風細雨樓不幹，就連六分半堂也不會去幹的。我們只對外，不對內；」他沉聲道：「更何況，這種事，朝廷一向養了一羣鷹犬，自然會替他們幹好事，朝廷也不見得會信任外人。」

然後他問王小石道：「如果你還想知道多一些，你可以跟我來看我們助官平寇叛匪的檔案，還有……」

王小石斷然道：「不必了。」

蘇夢枕道：「哦？」

王小石道：「我之所以不加入任何幫會，是因爲他們的錢財來路不正，我之所以不加入任何門派，因爲我不想自囿於狹仄的門戶之見。」他向蘇夢枕衷誠地道：「我現在明白了金風細雨樓的經濟來源和胸襟抱懷，願跟大哥效犬馬之勞，死而無憾。」

蘇夢枕笑道：「你言重了，金風細雨樓一向極有原則，有所爲而又有所不爲，所以，經濟上一直要比六分半堂不討好一些，」他捂着胸前，臉上似有強忍痛苦之色，但眼神却是愉快的，「不過，在名譽上、在地位上，金風細雨樓却足可自豪。」

王小石即道：「這一點千金難買！」

蘇夢枕哈哈大笑道：「對！這一點千金難求！」語氣一頓，忽向白愁飛道：「你呢？」

白愁飛道：「我？」

蘇夢枕道：「老三已問完他要問的話、應問的話，你呢？」

白愁飛洒然道：「我沒有話要問。」

蘇夢枕睨着他：「那你有何求？」

白愁飛道：「我只求有個名目。」

蘇夢枕道：「甚麼名目？」

白愁飛道：「副樓主。」

＊　＊　＊

他這句話一說出口，在場的人誰都大吃一驚。

不但連莫北神也爲之震動，就連在賬房裏的管事們，也紛紛停下了筆，止住了算盤，抬頭望向白愁飛。

——一個才第一次進入樓子裏的年輕人，居然一開口就想當副樓主，眞把其他功臣重將置於何地？視若無覩？

——白愁飛啊白愁飛，你太狂了！

一個人太狂，絕對不是件好事。

尤其是年輕人。

奇怪的是，很多人都把狂妄當作是一件美事，一種足以自豪的德性！

不過，白愁飛臉上並無狂態。

他只是理所當然。

他說出這句話，跟還沒說出之前一般泰然。

＊　＊　＊

人人都變了臉色。

連王小石也覺得白愁飛的要求太過無稽。

蘇夢枕却沒有。

他神色自若。

「好。」他說：「你要當甚麼，我給你當，不過，你要當得來才可以。」

他語音微帶譏諷之意：「這世上求虛名的人太多，但如無實際本領，仍然一切成空。」

白愁飛冷峻地道：「你不妨讓我當當看。」他負手一字一句地道：「我一定當得來。」

蘇夢枕忽然連點了自己身上幾處要穴，臉上煞白，青筋抽搐，好一會才能說話：「我眞是渾身是病。」

王小石關切地道：「爲甚麼不好好去治？」

蘇夢枕道：「我有時間好好去治嗎？」

王小石道：「至少你應該保重，金風細雨樓固然重要，但若沒有你，就沒有金風細雨樓。」

蘇夢枕笑道：「你知道我現在覺得最有勁的治病方法是甚麼？」

王小石側側首。

蘇夢枕道：「當自己沒有病。」

然後他又笑了，苦笑。

他接下去問：「你們在金風細雨樓，想先着手搞那一個部門？」

他這句話問得很愼重。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正如你要寫詩，就應該懂一點音韻平仄，多知道一些典故字彙，如果要寫字，就要懂得一些筆墨硯紙的常識，如果想發財，起碼要會做生意，有一盤精打細算的數口。

就算是加入幫會，不可能整天都是打打殺殺，要弄清楚的事，從人手到分舵，可算得上千頭萬緒，千絲百縷；正如作爲朝中大臣一般，不止是參奏彈劾、議事問政，而對朝中禮節、同僚位份、律法制度都要瞭如指掌，才能有所作爲。

所以蘇夢枕才有此一問。

＊　＊　＊

答案却不同。

「我想先從這『白樓』的資料着手，弄熟一切調度佈防，來龍去脈，方便他日策劃定略。」

白愁飛這樣說。

他一向很有野心，也很有抱負。

「我希望先從外圍入手，金風細雨樓雖較受朝廷認可，名門大派器重，但在江湖上和一般人心裏，却不如六分半堂根深蒂固。也許是因爲近年來金風細雨樓紮起的確太快，很多事來不及奠基佈局，我想在民間和外間，多作一些紮根的工作。」

這是王小石的意見。

他一向跟市肆百姓較能溝通，而且從不自恃清高、曲高和寡。

他的意見和白愁飛不一樣。

白愁飛主張集中精神、節約時間，先從金風細雨樓的重心與重點下手，方便在決策應事的大方向上成爲蘇

夢枕的強助。

王小石則意屬先由外圍下功夫，摸熟環境、弄通形勢，慢慢從基層調訓幹員，以便金風細雨樓可以屹立不倒、穩如泰山。

這兩個不同的意見，反映出他們不同的個性。

蘇夢枕也有他自己的意見。

但他却欣賞他們兩人的看法。

就是因為他們的意見不同，所以才會聚在一起。

世上的知交，本來就不需要性格一致，只要興趣相投，只要有緣，那便是相知的一切理由了。

* * *

蘇夢枕道：「你們可以從你們所選擇的方式行事，不過，有兩件事得要先做。」

白愁飛問：「逼使雷損不得不馬上談判的事？」

蘇夢枕一向只問人話，不答話，所以他問：「你們認為有甚麼還能令雷損不得不馬上談判？」

白愁飛即道：「假如他麾下的忠心幹部一一死去，獨力難持大廈，雷損想要不談判，也不容易。」

王小石補充：「就算談判，也失去了討價還價的份量。」

蘇夢枕道：「說得很對，所以我們要對付三個人？」

王小石道：「對付？」

蘇夢枕道：「對付。」

白愁飛道：「是三個人？不是兩個？」

蘇夢枕道：「因為還有一個人我已請了另外一個人去對付了。」他有點莫測高深地道：「這是個很好玩的人。」

王小石道：「很好玩的人？」

蘇夢枕笑道：「至少是個很有趣的人。」就不說下去了。

白愁飛問：「我們對付的是六分半堂裏那三個人？」

蘇夢枕道：「六分半堂裏有幾個身居要職的，都是姓雷的，譬如雷媚、雷恨、雷滾。」他一字一句地道：「我要你們去對付雷恨和雷滾。」

「雷媚呢？」

「我已叫人去對付了。」

「為甚麼不對付狄飛驚？」

「因為狄飛驚是個極難對付的人，我們不該在此時此刻做沒有把握的事！」蘇夢枕道：「在我們想殺六分半堂的人的時候，六分半堂也必然正想打我們的主意。如果我們的高手被殺，士氣受挫，談判自然無力，說不定還得自動求延。我們想打擊雷損的信心，却不要反被他挫損了士氣為要！」

「而且，」蘇夢枕繼續道：「如果六分半堂有一天垮在我們手裏，雷損極可能不圖互存，唯一能幫我們穩定局面的，反而是狄飛驚。只要他肯跟我們合作，一切都好辦了。」

「所以要留下他？」

「他活着，對雙方都有利。」蘇夢枕道：「他死了，對雙方都不好。」

白愁飛聽了，歎了一口氣道：「狄飛驚真是個了不起的人。」

一個人能為自己人和敵人所尊重，而雙方都覺得他舉足輕重，不可或缺，自然十分難得。

人只要能做到一點，已經可以算得上是個大人物。

* * *

白愁飛問：「雷動天呢？他是六分半堂的二堂主，殺了他足以駭衆！」

蘇夢枕肅容道：「雷動天是一個很可怕的人，如果還沒有充份的把握，還是不要動他的好。」他凝重的道：「以前，我手上不止有『四大煞神』，還有一位『上官中神』，擅使三百一十七條雪山神蛛遊絲，一手能發一百二十三顆『沙門七煞珠』，想必你們也曾聽說過。」

白愁飛道：「上官悠雲之名，遠在我兒時已名動天下。」

蘇夢枕微嘆一口氣道：「如果他能活到現在，還不知有多出名。」他補了一句：「他就是不信這個邪，去動雷動天，結果給雷動天連同他佈下七百四十七株湘妃竹子一齊活生生的震死。」

王小石咋舌道：「連竹子也死了？」

「在『五雷天心掌』下，如同雷殛一般，所過之處，無有不死。」蘇夢枕道：「不過也有一次例外，洛陽『妙手堂』的人想過來京城搶奪地盤，『大雷神』向萬雷以『五雷轟頂』攻擊雷動天，雷動天以雷制雷，結果向萬雷捱了一殛，負創而去，並沒有死。」

他淡淡地道：「不過，向萬雷却再也不敢來京師一步，不敢再動京城一草一木的主意。」

王小石吐舌道：「好厲害。」

白愁飛冷冷地道：「我倒想會一會此人。」

蘇夢枕道：「你不必急，有的是機會。」他沉聲道：「不管你會不會去找他，但他一定會來找你。」

王小石道：「究竟誰去對付雷滾？誰對付雷恨？」

白愁飛道：「他們都窩在六分半堂裏，如何去『對付』他們？」

王小石又問：「究竟『對付』是甚麼？殺？擒？傷之？還是教訓？」

白愁飛再問：「幾時去？在甚麼地方動手？還有誰去？我們是一起動手？還是分開來行動？」

蘇夢枕笑了。

「怎麼你們問得這麼急，」他說：「我都來不及回答。」

「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向王小石和白愁飛道：「先換掉濕衣服，再看看你們的新房間，然後一起吃飯、喝酒、談天，接着到議事廳來，楊無邪會告訴你們怎麼對付，怎樣做！無論如何，今晚我們得好好叙一叙，對付，再快也得是明晨的事。」

* * *

他們正在翻看雷滾和雷恨的資料。

這是第六層的「白樓」。

拂曉。

曉來風急。

燭火輕搖。

楊無邪就在一旁，看着燭火映照出四壁的「資料」，臉上沒有表情，但眼睛裏却有滿足之色。

資料是比金銀更活的財富。

何況這裏的資料有些極為珍貴，甚至可說是價值連城。

不管是誰，用任何方式去收集得這些資料，都是件偉大的工作。

楊無邪有份參與甚至策動這件工作。

這每一箱資料，他都視如他的孩子，得來何其不易，其間血汗辛酸，他是冷暖自知。

一個組織，永遠需要有他這種埋頭苦幹式的人物，沒有這種人物，便不可能成為健全的組織。

所以當楊無邪看這些花費他無數心血、甚至致使他在武功上荒廢衰退的「成績」，覺得既欣慰，又自豪。

眼前這兩個年輕人在專心的研讀資料，他沒有去騷擾他們。

他知道他們要憑他這些資料，來幹幾件哄動北京城內外的大事。如果他的資料不準確，便很容易作出錯誤的判斷。

有些事往往是錯不得的。

有些錯誤，跟「死」字同義。

所以他希望他們能好好的讀，用心的記。

而且他也喜歡他們正專心的讀、費神的記。

——這彷彿表示了一種尊重，一種讚美，等於是告訴他：他的努力絕對值得重視。

誰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受到重視。

睿智如楊無邪者也不例外。

* * *

王小石和白愁飛的閱讀，顯然已告一段落。

他們把資料交回給楊無邪。

資料不在他們手上，却已深深烙刻在他們的腦海裏。

「這幾天，我們想要對付六分半堂的人的時候，六分半堂的人也正是要對付我們。」楊無邪道：「長久以來，六分半堂跟我們相對峙，他們派出足夠的人手，來監視我們樓裏的重將，我們也派出足以承擔的幹員，來牽制他們堂裏的高手。所以兩股實力，互相對壘，旗鼓相當，誰也不敢貿然出擊。」

白愁飛道：「所以只有我們出擊。」

楊無邪道：「你們是金風細雨樓的強助，而且六分半堂還摸不透你們的底子，在短時間內也調派不出高手來制肘你們，當然是最適合的人選。」

白愁飛道：「我聽說雷損當年的髮妻『夢幻天羅』關昭弟是『迷天七聖』的聖主關七的親妹子，如果『迷天七聖』的高手裏助『六分半堂』，豈不是敵長我消，甚為危殆？」

「不會的。」楊無邪決斷地道：「『迷天七聖』已與六分半堂結仇。關七因恨雷損可能殺害了他的妹子，要滅六分半堂之心，猶勝於剔除金風細雨樓。」

「所以，根據我的資料，除非是『迷天七聖』的內部組織最近有了大變動，六分半堂與迷天七聖絕對是敵，而不是友！」楊無邪道：「這點你大可放心。」

白愁飛咕噥道：「有些時候，在江湖上，敵友不是那麼分明的。」

「但不是關七，」楊無邪道：「關七恨一個人的時候，他的記憶力很好，他的手也可以伸得很長。」

白愁飛道：「但願你說得對。不過我們是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雷滾和雷恨。」

「雷滾今天給樓主嚇破了膽、挫盡了銳氣，他向來都好大喜功，今天受挫，他一定會設法去重振雄風。」

這種男人，不得志的時候通常只會去欺負女人，雷滾絕對是個好例子。

雷滾會去的地方叫做「綺紅院」。

那地方常常擄來或買來一些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子，供有錢的大爺「開苞」作樂。

這妓院本就是隸屬於六分半堂旗下的，雷滾蒞臨，自然是「特別侍候」。

在這種非常時期，雷損一定會嚴禁部下不可胡亂外出活動的，但雷滾還是會偷偷的溜出去，原因是：

他仗恃有雷動天、雷媚、雷恨的遮掩，該不致遭受什麼重大懲罰。

而且，雷滾實在不能不去。

——因為雷滾除了好功之外，還好色，更糟的是他除了在幼弱的小女孩身上之外，根本不能一展「雄威」。

所以他非去不可。

楊無邪要白愁飛在那兒「等」他。

王小石一聽雷滾是這樣的人，立即叫道：「我去。」

楊無邪搖首：「你不能。」

王小石忿道：「你以為我不是他之敵？」

楊無邪仍是搖頭：「雷恨的武功要比雷滾高得多了。」

王小石氣吁吁的道：「那麼我為何不能去殺了這個混帳的傢伙！」

「原因便是你過去，便會殺死他，但我並不要他死，他活着還有用。」楊無邪慢條斯理的說，「何況，我查過資料，你根本沒有去過妓院，怎能承擔這件事，你說是不是？」

王小石只有道：「是。」

他發現「資料」要比他想像中還更有用。

（未完・八）

上文提要：余顧南無意中在一棵大樹下發現一條秘密通道，因而被他看見兩名武林高手因為互相比武而兩敗俱亡。從他們身上，余顧南得到幾本關於下毒、解毒、刀法和輕功的書，對他日後的武藝造詣有很大的幫助；回到女眞後，余顧南把這件事告訴盈哥他們，但將得到幾本書的事隱瞞，阿骨打請余顧南帶路，要去他所說的那條秘密通道……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遇蛇劫因禍得福　經此役百毒不侵

吳乞買也道：「二哥的好意，賢弟還不快接受？」

余顧南這才謝了一聲，便將袍子穿在身上，阿骨打大喜，不斷地說：「這才是我的好兄弟。」

馬行甚快，到晚上休息時，吳乞買與余顧南同睡一個小帳篷，余顧南把蕭九城那張羊皮取出來，道：「四哥，這塊東西是小弟在蕭九城身上搜到的，卻不知寫些什麼，不如送給你吧！」

吳乞買一笑取過去在火旁看了一下，哈哈笑道：「這是賢弟得到之物，還是留給你做紀念吧！」

余顧南忙問：「上面記載些什麼？」

「說他在三十年前到南疆，認識一個瑤族姑娘，叫珠瑪的。那珠瑪不但年輕貌美，而且武功甚高，尤其是輕功，更加出神入化，他對她痴迷，不料後來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來，是個苗漢混生的男人，叫做苗凌漢，那苗凌漢也在追求珠瑪，珠瑪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一直不肯表態，其實珠瑪是喜歡我的，只是礙着苗凌漢而已！」吳乞買說至此，連忙再加上一句：「這句是愚兄學蕭九城的語氣的！可別誤會！」

余顧南笑道：「四哥，難道小弟連這個也分不出來？其後情況又如何？」

「後來他們兩個便相約比武，決定誰落敗的便自動引退，誰知他們不分勝負，但後來已找不到珠瑪。珠瑪只留下一封信，告訴他要去一個遙遠的地方，永遠都不見他們，兩人反而因此而遷怒於對方，相約十年再決生死，誰知這一次仍然難分勝負，所以又約定第三次……」

余顧南嘆息道：「這一次却同歸於盡，這兩人也算是寃家了！」

吳乞買笑道：「女人眞是厲害，男人要打倒男人絕不容易，但女人要擊倒男人却易如反掌！就以這兩名高手來說，天下間有幾個人可以將他們一起擊倒？只怕數不出三五個，但一個珠瑪便可以辦得到！」

余顧南笑問道：「四哥，你爲何會有這麼大的感慨？對了，小弟也得提醒你，千萬別老是將小弟和雅可拉在一起！」

吳乞買一怔，道：「你們年紀都還小，尤其是你，愚兄相信你胸懷大志，絕不會……」

余顧南正容道：「小弟年紀尚輕，對女人還不感興趣，但雅可她……小弟實在不想與她接觸太多！四哥，這件事你可得幫幫我！」

吳乞買道：「賢弟放心，回去後愚兄便勸她！雅可尚容易解決，但耶律玉那方面可就……」

「屆時小弟自有辦法應付！」

吳乞買伸手拍拍他的肩膊，道：「愚兄先祝你好運，我同意你不跟雅可在一起，而專心練武，練好武功，到

遼國尚有機會逃回中原去，無論如何，愚兄都支持你回中原！」一頓又問：「對啦，令師不是齊雲高麼？他住在何處？待愚兄派人去中原通知他，如果他能在半路救走你，這便與咱們女眞無關了！」

這句話十分厲害，再次提醒余顧南不可連累女眞，而又不着痕跡，余顧南到底年紀尚輕，看不出其機心，默默不語。

吳乞買愕然問道：「賢弟，愚兄說錯麼？」

余顧南忙道：「四哥誤會了，小弟只是想起師父，不知他如今下落何處，所以……」

吳乞買道：「不打緊，愚兄若有機會便請人去打聽，賢弟不用擔心，早點休息吧！」當下兩人分頭躺下，余顧南心中記掛着師父，良久才進入夢鄉。

次日，余顧南又帶他們上路，終於來至那棵空樹前，道：「二哥四哥，下面那地洞很狹窄，小弟身子矮瘦，方鑽得過去，四位大概就不行了，不過小弟懷疑地道尚有出口，否則蕭九城他們又如何進得去？」

吳乞買問道：「那麼這條甬道，又是誰開闢的？」

「絕大部份是天然的，一部份是動物和長蟲弄成的！」

阿骨打道：「好吧，你先進去，然後再由裡面找出口，咱們在這裡等你，賢弟可得小心！」

余顧南點點頭，由樹幹滑下去，這次他學乖了，先取出玄鐵寶刀，遇到有石頭凸出之處，便先戳上一刀，因此爬來比以前容易。他終於返回地道，望着那兩堆黃土，感慨良久。他吸了一口氣，先由左首那方走去。

地道由闊而窄，由高而低，至後來只可容一人而過，但比起上面那一條，走來已舒服得多！

地道慢慢向下傾斜，彎彎曲曲，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突然被一堵石壁堵死！余顧南匆匆走了一下，不見有出口，便退回原處，再向右首那邊找尋，那條地道比左首那一條稍寬，但却緩緩向上升，有些地方很高，頂部偶爾見到一兩點天光，地道裡不斷響着嗚嗚的風聲，看來那些小洞是通氣的！

忽然壁上游出一條蛇來，望着余顧南，嘶嘶吐信。這蛇雖沒有上次見到的那一條大，但瞧其模樣，亦必長逾一丈，由於蛇兒由壁洞穿出，橫在身前，余顧南緊握玄鐵寶刀，不敢貿貿然走過去。

那條蛇慢慢垂在地道上，身體不斷增長，腹部極其怪誕地漲起一塊，待那條蛇都爬落在地道上，方知此蛇竟然有兩丈長！

余顧南遇過不少惡人，亦歷過好幾次危險，但從未與大蛇對陣，是以心頭一陣緊張，退了兩步。那大蛇似乎十分痛苦，在地上不斷打滾。

余顧南十分奇怪，忖道：「這畜牲在作甚？」心念未了，大蛇突然自地上竄起，向余顧南撲去。余顧南下意識地橫劈一刀，可是不知是大蛇來勢太快，還是他心慌眼花，那一刀突然劈了一個空！

說時遲，那時快，大蛇已緊緊纏住余顧南，余顧南慌忙掙扎，那蛇越纏越緊，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蛇頭兀起，蛇信幾乎觸及余顧南的面皮！

余顧南生死攸關，那顧得那許多，亦再無畏懼，左臂用力伸起，叉住那蛇的頸部，大蛇力大無窮，余顧南手臂逐漸支持不住，蛇信又觸及其面皮，只覺腥臭無比，中人欲嘔！

余顧南暗道：「莫非我今日喪命於此？」他想起母親之仇，力氣登時增加，可是那蛇似志在必得，越纏越緊，余顧南又驚又怒，突然狠下心腸，一低頭，一口咬在大蛇頦下，用力吸吮。

只覺一股又熱又腥粘糊糊的液體，直灌進喉頭，余顧南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就算死，也得拿牠墊背！」

余顧南「咕咕咕」地不斷嚥着蛇血，只覺得肚子越來越漲，也不知喝了多少蛇血，腦袋又有點醺醺然，但覺頭重脚輕，忽然一跤摔倒，不省人事，其實那條大蛇已被余顧南吸盡血液，亦已油盡燈枯。

也不知過了多久，余顧南仍未醒過來，但壁洞裡又爬出一條大蛇來，正是余顧南上次遇到的那一條！那蛇見到同伴與余顧南倒在地上，迅速爬出來，落在地道上，向余顧南快速游去！

這條蛇比死了的那一條更粗更大，蛇信吞吐不定，發出刺耳的嘶嘶聲，蜿蜒而至。忽然地道上傳來一陣脚步聲，原來是阿骨打等人久候不至，恐余顧南有危險，便由阿骨打帶頭，用玄鐵寶刀開路尋着來。

那蛇見到有人，突然豎起前身，向地上的余顧南噬下去，阿骨打眼明手快，脫手將玄鐵寶刀拋出，向大蛇射去！

那大蛇聞聲偏身一讓，玄鐵寶刀落地，撞進岩石裡兩尺！說時遲，那時快，阿骨打已飛身過去，大蛇捨了余顧南改噬阿骨打！阿骨打意在引開牠的注意力，一進即退，道：「快把小余拉開！」

一個武士連忙用力將余顧南連那條蛇屍拉開，那未死的大蛇見狀改向他撲去，吳乞買拾起余顧南的刀，喝道：「孽畜，不得無禮！」

只聞「刷」的一聲，寶刀砍在蛇身上，彈起幾寸，那蛇居然絲毫無損！另一個武士喊道：「我知道了，這條蛇叫『陰陽鐵甲蟒』，極爲罕見，死了的那一條是陰，這一條是陽！四公子小心，這蛇背部刀槍不入，只有腹部那一邊方可入刀！」

阿骨打道：「四弟，你先纏住牠，待愚兄過去撿起那把寶刀試試！」他悄悄繞過去，那兩個武士亦上前助戰，陽蟒似乎知道自己的弱點，一見有兵刃擊至，立即以背相向，如此一來，吳乞買固然奈何不了牠，牠亦難以取勝。

阿骨打拔起寶刀，站在陽蟒後面等候機會，那蛇兒知機，伏下盤旋起來，不再妄動。吳乞買道：「雅球，快去找塊大石來，我不相信牠刀槍不入，而能擋得住大石的襲擊！」

阿骨打道：「對，大家小心，不信咱們幾個人殺不了一條蛇！」未幾便見雅球抬着一塊大石頭來，那陽蟒一對眼珠子立即瞪着牠。阿骨打又道：「雅球，你站遠一點拋石，咱們開始準備。」

雅球走前幾步，運足勁於雙手，然後大喝一聲，將石推了出去！那蛇忽然畢直彈起，閃避大石。吳乞買眼明手快，標前一步，橫腰劈出一刀！

陽蟒體積太大，亦是牠之缺點，吳乞買刀鋒過處，只見一股紅霧吐了出來，陽蟒也「叭」地一聲跌落地上！阿骨打立即揮刀向其喉頭砍下去！

那蛇剛好轉過身去，刀刃砍在蛇身上，把陽蟒驚得移開幾尺，但表面夷然無損！阿骨打看看刀刃，讚道：「果然厲害！」

那位武士道：「快用陽蟒的血灌給小余喝，喝了之後，他身上的毒便自然解了！」吳乞買依言而辦，把陽蟒的傷口對着余顧南的嘴，又捏開其牙關，過了一陣，余顧南便有了點知覺，開始自己吸吮蛇血。

阿骨打問道：「這對蟒到底是什麼怪物？」

「我聽爺爺在生時說過，這種蛇十分罕見！蟒血有毒，喝了陽蟒之血，只能以陰蛇的血解之；相反喝了陰蟒之血，亦只有陽蟒之血方能破解，而喝過這對蟒的血之後，今後便不怕任何毒藥！」

阿骨打點點頭，道：「如此說來，小余雖然受了一劫，却也得到好處，他這人倒有福氣！」

吳乞買見余顧南腹部漲鼓鼓的，忙問道：「你看他這腹部，還能喝麼？」

那武士道：「他喝光了陰蟒之血，故此亦必須喝相等的陽蟒血方能完全無事！」未幾，那一條大蛇已變成乾癟癟的，再無血流出來，吳乞買隨手將蛇拋掉，但聞余顧南呻吟一聲，醒了過來。

吳乞買忙問：「賢弟，你覺得如何？」

余顧南呻吟道：「小弟……肚子……漲得要死……」吳乞買不知如何減輕其痛苦，只能安慰他，勸他忍耐。過了一忽，他肚子咕咕亂響，吳乞買連忙令雅球，扶他到一旁去解決，然後對阿骨打道：「大哥，這蛇皮可是一件寶物，咱們且將它剝下來，做件衣服，貼身穿上，日後衝鋒陷陣，便不用怕冷箭！」

阿骨打頷首道：「愚兄正有此意！」當下兩人用刀剖開陰陽鐵甲蟒的腹部，刀過皮裂，阿骨打嘖嘖稱奇：「眞是奇怪，背部刀槍不入，腹部却如此脆弱，天下間果眞沒有十全十美之事！」

忽然吳乞買輕嘆一聲：「三哥，快過來看看！」

阿骨打走過去，問道：「什麼事？」他目光落在蛇腹處，見那裡凸出了一大塊，不由咦了一聲，急道：「何須妄測，將它剖開來看看，便清楚了！」

吳乞買用刀將蛇腹剖開，忽然「咯」地一聲，滾出一隻雕刻精美的盒子來，兄弟倆都十分詫異。「二哥，這盒子似是漢人之物，你看雕得多麼精美！」

阿骨打拿起那盒子仔細觀察，那鎖和鎖扣都是青銅，看情況似是舊物，他將大盒放在地上，道：「你們退後幾步！」待吳乞買和那名武士退後，便用玄鐵寶刀將鎖扣劈斷，最後再以刀挑開木盒子。

過了片刻，並無異狀，阿骨打方走前探望，只見盒子裡放着一本書，心情登時輕鬆起來，上前將盒子裡的東西傾出來，原來共有三本書。書本封面是羊皮所製，但裡面却是紙的，寫滿了漢字，乃道：「四弟，你過來看！」

吳乞買學過兩年漢字，取起一，第一本是孫吳兵法，第二本是太祖用兵要旨，第三本很薄，書名塞外整軍治國秘笈，下面尚有一行小字：「契丹宰相漢人韓延徽著。

吳乞買「啊」地叫了一聲：「這是以前遼太祖宰相韓延徽所著，不知爲何會落在蛇腹中！」原來這韓延徽字藏明，祖籍幽州，唐末五代時本在幽州任觀察度支使。後來幽州節度使劉守光自立稱王，不久又自稱大燕皇帝。劉守光派韓延徽到契丹通好，因天皇阿保機(遼太祖)提出的條件太過苛刻，韓延徽不能接受，雙方言語衝突，阿保機大怒，扣留了他，派他去草原牧馬。契丹皇后述律氏見韓延徽爲人沉着老練，有辯才、有骨氣，有意收爲己用，乃在阿保機面前大力推薦。阿保機覺得述律后所說有理，遂屈節下禮以待。

韓延徽在長期優待下，既有感恩圖報之意，又恐返回大燕難得劉守光信任，便向阿保機提供了很多治國整軍之策，不但是阿保機之軍事上之參謀，亦是政治上之輔弼，他乃四朝宰相，爲遼國立下不滅之功績！

韓延徽雖然已死了不少年，但至今塞外各族人民仍無人不知，阿骨打興奮得滿臉漲紅，急問：「四弟，你全部看得懂麼？」

吳乞買草草看了一下道：「看不大懂，這些漢字都很深奧，不過咱們可以問南弟！」說着話雅球已扶着余顧南回來，吳乞買忙問道：「賢弟覺得如何？」

余顧南道：「小弟體內一陣熱一陣冷，甚是難受，不知是否因爲喝了蛇血的原故！」那武士將「陰陽鐵甲蛇」的特性說了一遍，余顧南道：「待小弟先練一陣功，看看情況如何再說。」

阿骨打道：「賢弟但請休息，再有什麼怪物出現，也有咱們替你擋駕！」余顧南就在附近覓地盤膝運功。

吳乞買道：「二哥，這蟒蛇的血既然滋補，其肉料亦有益，反正要等候南弟，不如燒些蟒肉來吃！」阿骨打自然不反對，當下四個人便在地上生起火來，烤了蛇肉來吃，爲防有反應，他們吃了一塊陽蟒肉，忙又吃一塊陰蟒肉，吃飽之後，又留下兩塊給余顧南，然後各自休息。

余顧南眞氣在體內走了一個大周天，經已進入忘我境界，任由眞氣在四肢百穴流轉，也不知過了多久才醒來，吳乞買問道：「賢弟如今覺得如何？」

余顧南站了起來，活動了一下道：「好得多了，只是體內似有一股勁蹩得很辛苦！」

吳乞買哈哈笑道：「這還不容易？就地練一練刀法，消耗一下料有所改善。」余顧南依言練起刀法來，只覺那把玄鐵寶刀如今抓在手中，似是木刀一般輕鬆。吳乞買見他刀出生風，呼呼作響，心中又羨又妒，料不到讓一個囚犯撿了這麼大的便宜！

余顧南練了刀法，又練了拳掌，只覺力大無窮，以前許多使不出的動作，如今都能施展出來，心頭之喜，筆墨難以形喻。吳乞買道：「恭喜賢弟，武功大有進展，日後必能在中原武林爭雄！」余顧南紅着臉謙虛了一番，吳乞買又把蛇肉遞給他。

余顧南忙道：「小弟還飽哩，四哥你自己吃吧！」

吳乞買道：「咱們早已吃飽了。既然你無事，咱們出去吧！」阿骨打着那兩位武士帶着蟒皮上道，他自己則將那三本書納進懷內。心中尋思這件事，估計是蕭九城在某處無意中得到，帶來此地，也許認爲放在身上影响武功的發揮，所以藏在某處，却讓那條陰蟒「吃」進肚子裡。

五人在地道上走了一陣，已到盡頭，却不見有出路，余顧南指着石壁，道：「這裡有道縫！」他伸手一推，那塊岩石竟能移動，遂運足勁用力一推，岩石便滾了開去，日光透了進來。

余顧南首先跳了出去，原來出口是在北山的一堵石壁上，出口離地丈餘，前面是一大片樹林，甚是隱蔽。阿骨打等人走出去，都道：「好地方！」

吳乞買道：「咱們回去之後，便派些人來整理開發一下！」當下衆人尋路下山，依然策騎返回居所。

返回混同江畔，余顧南以爲可以專心練武，誰知晚飯後，帳子一動，雅可走了進來，怒氣沖沖地道：「余顧南，你跟四哥說些什麼？」

余顧南心頭明白，却故意裝傻問道：「我跟四哥說了許多話，不知你想要知道的是什麼？」

雅可毫不畏羞地道：「當然是與我有關的，你說我來纏你？不要臉，你是什麼神仙？太子？臉上又沒有長花，姑奶奶會來纏你？做你娘的夢！」她說話一半女眞話夾雜一半漢語，余顧南尚未聽明白，臉上已一陣火辣辣，吃了她一記耳光，仍無話可答。雅可續道：「以後再無人替你煮飯，也別指望我來探你！」

余顧南冷冷地道：「漢人有句話：士可殺不可辱，我雖不是神仙，也不是太子，却也是個人，在我眼中，你也不是什麼神仙公主，不來往那最好！」

「對啊，我不是郡主，你當然看不起我了！」雅可言畢，一陣風般衝了出去。余顧南呆呆地望着帳子，有點後悔。

良久，余顧南才定下神來，忖道：「我後悔什麼？這種番女，過兩三天便什麼都忘記了，她自己親口說不再來找我，不正是我的目的麼？」當下收拾心情，專心練武。

一連幾天，余顧南教漢字時，雅可都不來上課，也絕不在他帳前經過，這天晚上，吳乞買拿了孫子兵法到帳內，問道：「賢弟，你的麻煩如今解決了吧？」

余顧南道：「小弟不知道四哥怎樣跟她說，總之她來摑了小弟一巴掌，之後便不再來了，多謝四哥！」

吳乞買道：「你的問題解決了，可惜愚兄的麻煩尚未解決！」他將孫子兵法推到余顧南面前，道：「愚兄既識之漢字無多，請你以後每天抽時間替愚兄解釋一篇，未知賢弟可否幫個忙？」

「當然可以，只怕小弟自己也未必能全然理解。」余顧南驚喜地道：「四哥不是要託我買一本孫子兵法麼？」

吳乞買道：「愚兄託人代辦了！不管如何，你懂得的漢字一定比愚兄多，理解亦比較深入，咱們今晚便開始吧！」

余顧南依言爲他解釋了一篇，然後道：「四哥，你可否先借小弟看一兩晚，明天才好解釋！」吳乞買當然不會反對。

自此之後，余顧南變得很忙，每天早上敎漢語，下午爲吳乞買解釋孫子兵法、太祖用兵要旨以及塞外整軍治國秘訣，晚上則練武，他不但練鐘鼎神功，齊雲高的武功，也練蕭九城的輕功、契丹和女眞的刀法，更花時間自己鑽研刀法。

半年之後，余顧南已將那三本書全部講解完畢，這樣他又重新分配時間，下午練武，晚上練內功和思索自創的刀法。

雅可與他足足有三個月沒見面了，後來不知如何，偷偷替他準備三餐，但仍不與他交談。眨眼之間，余顧南已在女眞那裡住了一年，個子比以前長高了不少。這天下午，雅球策馬直奔過來，神色甚是緊張。

余顧南正好在營外練習刀法，見到雅球匆匆而來，忙問道：「雅球，有强敵來犯麼？」

雅球滚下鞍來，道：「朝廷派特使來了，我要去通知太師！」他邊說邊往盈哥的營帳跑去。

未幾，盈哥率子侄及族內的長老出迎去了，余顧南屈指一算，吃了一驚，忖道：「莫非是耶律玉派人來押我去中京？」他越想越覺得可能性極大，登時無心練武，跑回營帳裡去。

過了好一陣，外面人聲喧騰，估計遼國特使和迎接的人回來了，余顧南不願出去，索性盤膝運起功了。又過了一陣，一個人鑽進營帳來，余顧南慢慢張開雙眼，正是吳乞買，只見他臉色十分凝重，余顧南問道：「四哥，發生大事麼？」

吳乞買道：「朝廷派人來接你去中京，未知賢弟意思如何？」

余顧南想了一下，道：「小弟估計到中京之後，無甚機會練武，所以希望能延期一年……」

吳乞買道：「愚兄等亦捨不得你走，不過咱們可得有個道理方可。」

余顧南想不到什麼好道理，只好道：「可否請太師代爲求情？」

吳乞買道：「那可得看看你的運氣了，賢弟，過去吧！」他挽着余顧南的手臂，到盈哥大營。那特使叫蕭里里，原是耶律玉的侍衛，彼此都見過面了。

蕭里里道：「小余，你後天便跟咱們去中京，準備一下吧！」

「可否請特使乞求郡主再寬容一年時間？」

蕭里里知道耶律玉實際並不將余顧南當作囚犯，不敢對他無禮，沉吟道：「若有好理由，本使倒可先回去告訴郡主，她若不肯，屆時再請你去！」

盈哥也替余顧南求情，蕭里里道：「太師不必多言，本使有朝廷之令在身，實無違令之理！」

女眞人自尊心很重，又一直不甘心臣服契丹，盈哥聞言之後，頗覺難堪，幸而此刻外面跑進一個親信來，低聲在盈哥耳畔密語一番，盈哥面色微變，低聲交代了一下，然後轉首對蕭里里道：「特使請稍坐一下，剛好有點事，待本藩去處理一下再來相陪！」

蕭里里忙道：「太師但管去，帳裡的都是老朋友了，本使也不客氣。」

「斡帶、吳乞買，你倆代我招呼特使！」盈哥向吳刺東和阿骨打暗使眼色，他倆會意，跟着盈哥出帳。

三人走了幾步，阿骨打問道：「叔叔，發生了什麼事？」

盈哥道：「遼將蕭海里叛變，逃入阿典部落，海里遣其族人斡達刺來見我，你倆說他來此有何用意？」

吳刺東吃驚地道：「莫非他們要對付蕭里里！」

阿骨打搖搖頭，道：「必是蕭海里知道咱們不甘雌伏，因此來說服咱們與他共同反遼！」

盈哥皺眉道：「若是如此，咱們回絕他好了，如今時機尚未成熟！若要反遼也得待統一了女眞各部，方可舉事！」原來女眞除了分生女眞和熟女眞之外，尚有許多部落，盈哥這一支屬生女眞(在契丹北部，因路途遙遠，受約束力較小，故亦有利發展)的完顏部，另外尚有紇石烈部、阿典部、趙三部和阿鶻產部等等，各自爲政，而女眞亦尚未有眞正的文字，亦未有眞正的軍隊，像盈哥出征阿疏的「軍隊」，其實只能稱是射獵部隊而已，各方面都還十分落後，無法與契丹對抗。

不過阿骨打却另有見解，道：「叔叔，你先將他拖一拖，待咱們仔細計劃後才答覆他！」盈哥點點頭，進入另一座營帳裡，吳刺東和阿骨打兩人在帳外，隱約聽到斡達刺的話，果然是代表蕭海里來勸盈哥起事。

盈哥沉吟道：「此事非同小可，必須徵得族人之同意，請你多住兩天，一二天內必有答覆！」斡達刺尚要解釋，盈哥已長身道：「你們的意思，本藩已很清楚，而我的話亦已說得很清楚，不必多言！」

盈哥出營之後，阿骨打將他拉到一邊去，低聲道：「叔叔，這實在是個機會！」

吳刺東吃驚地道：「二弟，此事須得三思而後行！」

盈哥笑道：「我知道阿骨打的意思，他是要利用蕭海里跟皇帝討價還價！」

阿骨打道：「正是，皇帝若要咱們伐阿典，咱們便要求須准許咱們募兵！」他吸了一口氣，又道：「這是咱們統一女眞的第一步！」

盈哥用嘉許的目光望一望他，返身鑽入大營，蕭里里見他去這麼久，心生猶疑，哈哈笑道：「太師辦好了事？」

盈哥道：「尚未辦好，正想請教特使！」

蕭里里微微一驚，忙道：「太師若用得着在下的，必不推辭！」

「蕭海里背叛朝廷的事，特使料已知道……」

蕭里里截口問道：「他來投靠你麼？」

「他逃到阿典部，如今派斡達刺來說服本藩，與他共同出兵反對朝廷！」

蕭里里驚道：「太師自然不會受他蠱惑吧？若能捉了他，可是一件大

功！」

盈哥道：「本藩正想將此功勞，送一半與你！」

蕭里里有點明白，道：「本使立即回去，向天子討征文，不知太師有何要求？」

「要捉蕭海里，必須先滅阿典，要滅阿典，必須准本部募兵！」

蕭里里立即長身，道：「本使立即起程，請將斡達刺交與我，待我回朝說余顧南協助捕拿斡達刺，如此讓他多住一年，料無問題！」

阿骨打道：「好極了，一切拜託了，我立即去備快馬和捉拿斡達刺！」當下拉着余顧南出去，那斡達刺在此情況，還能飛出天去？掙扎幾下，便讓余顧南打倒，將他交給蕭里里，蕭里里得了人之後，果然立即上馬，盈哥又派了幾名武士護送他上中京，余顧南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蕭里里回中京之後，盈哥立即下令族人準備出征，阿骨打和吳乞買日夕練兵，等候遼帝聖旨一到，立即募兵征討。對阿骨打來說，這是一件大事，他一直有壯志，希望有朝一日，女眞人能與契丹人平起平坐，要達到目的，首要條件是需有强大的軍隊，能與遼兵一較高下。如今是個黃金機會，他當然不會錯過，於是暗中派人去阿典部打探消息，又着人製鐵器，備兵械弓矢。

由於形勢緊張，阿骨打下令族人停止學習漢字，還請余顧南一同練兵，這天練過了兵後，阿骨打輕拍余顧南的肩膊，問道：「賢弟敢隨愚兄等去討蕭海里麼？」

余顧南一則也望女眞完顏部强盛，二則少年心盛，難免好勝，當下道：「二哥你也太看小我了，蕭海里又不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有什麼好怕的？」

阿骨打豎起拇指讚道：「賢弟果然英雄！」

余顧南道：「只怕朝廷未必會派咱們去攻打阿典部！」

阿骨打望西冷笑一聲，道：「契丹人一向望咱們內鬨，豈有不乘此機會者！不過愚兄却想趁此機會統一女眞，只有女眞人團結起來，不再分什麼部族，才有强盛之一天！」余顧南在他身上嗅到一股霸主的氣味，心中半憂半喜。

未幾，蕭里里又帶着聖旨回來，果然是准盈哥先募兵準備討伐蕭海里，並賜了一批兵器。完顏部上下一片歡騰，彷彿有喜慶。

盈哥接到聖旨之後，立即募兵，募得千人，阿骨打將他們編整起來，分派武器，蕭里里有點擔心的道：「二公子，蕭海里是個將才，如今你才募了千人，可不足夠……」

阿骨打豪氣凌雲地道：「人多豈顯我完顏部之威武？你放心，不需多久，立即可將蕭海里擒下！」

蕭里里問道：「不知二公子尚需訓練多久才可出兵？」

阿骨打正想答話，忽然吳乞買自帳外進來，向阿骨打打了個眼色，示意他出營。阿骨打隨即走出帳問道：「四弟，有什麼事？你沒有信心擒獲蕭海里？」

吳乞買將阿骨打拉前幾步，低聲道：「適才有人來報，朝廷派了五千兵馬去攻打蕭海里了，不知裡面有什麼玄虛！」

阿骨打臉色一變，沉吟道：「契丹皇帝看不起咱們，只怕咱們打敗，會助長蕭海里的氣燄！哼哼，蕭里里說得不錯，蕭海里是個將才，朝廷派來的軍隊，未必收拾得了他……也許這對咱們更加有利！」

吳乞買道：「小弟也是這個看法，待朝廷軍隊打敗了，咱們再出兵未遲，如此更顯得咱們的强盛，其他部落才會服從咱們！小弟恐二哥太快答應蕭里里，所以……」

話音未落，忽見老三斡帶匆匆跑來，道：「二哥，四弟，蕭海里知道朝廷派兵攻打他們，又派了使者來當說客，如今正在小弟的營內！」

阿骨打沉吟道：「不管他派多少個使者，總之來一個扣留一個，這個機會絕對不能喪失！」他交代完畢再度入營。

蕭里里問道：「二公子，可要改變主意？」

阿骨打冷冷地道：「皇上已另派大軍去消滅蕭海里了，咱們若果出兵，乃是對朝廷大將不敬，所以稍後再說吧。不過，在我眼中，蕭海里已是一個囚犯！」

蕭里里覺得他口氣太大，因此心頭不悅，但他爲人圓滑，嘴上却道：「二公子之神勇，本使早有所聞，蕭海里當然不能與你相比較，否則他也不會派人來求你！」

盈哥道：「蕭使者但請放心，蕭海里反不了多久的！」

蕭里里邊在完顏部暫時住下來，邊派人去與征討蕭海里的官兵通聲氣。阿骨打也不管他，每日練兵不懈，那一個士兵偷懶，或受不住苦，便先吃一頓皮鞭，再被革職，是以無人敢偷懶，且越練越起勁。

這天蕭里里請盈哥和阿骨打進營談話。「今日蕭光將軍和蕭海里決戰，原來阿典部只有二千個士兵，但蕭將軍却有五千兵馬，且人强馬壯……」

阿骨打截口道：「這仗得勝的必是蕭海里！」

蕭里里嘴角噙笑，道：「二公子怎會知道？」

「蕭海里和阿典部的士兵一定會死拚，而論到才幹，蕭海里又在蕭光之上，况且蕭光一向驕傲，所謂驕兵必敗，使者若不信，咱們可以打賭！」

蕭里里忙道：「本使相信二公子不會看錯！」

「蕭光必敗，而且很快就敗！」阿骨打隨後派人去打探消息。

盈哥又道：「請蕭將軍戰後來我這裡散散心！」他們叔侄看法一致，而且對蕭光必敗此點，毫不猶疑，使得蕭里里也擔憂起來，果然不久即有人來報，謂蕭光被蕭海里打得大敗而逃了。

盈哥道：「爲何不請他來？」

「蕭將軍不肯來，也許敗將無顏……」

蕭里里乾咳一聲，道：「蕭光雖不行，但朝廷戰將如雲，兵多糧足，始終會消滅蕭海里的！」

盈哥叔侄不再與他討論，連忙吩咐下人送上美酒肉脯。蕭光大敗回去，朝廷又先後派了兩撥人兵遠征阿典部，但他們的命運都與蕭光一樣，這時候蕭里里不得不重新估量形勢，當下暗中派人回中京送信，盈哥叔侄只當作不知。

蕭海里也知單憑阿典部一個部落的力量，沒法與朝廷頑抗，是故不斷派人來完顏部聯絡，盈哥態度十分堅決，來一個扣一個，不與說客見面。

這時候，朝廷又下聖旨，着盈哥出兵配合遼將攻打阿典部。盈哥當即下了誓師大會，率兵出征，余顧南也隨他們出征。

雅可忽然從人羣中衝了出來，將一件衣服塞在余顧南手中。余顧南愕然，抬頭望去，雅可已跑回歡送的人叢中去。他低頭一望，只見那件衣服十分怪異，前胸和後幅補了許多碎蛇皮。

吳乞買似笑非笑地望着他，道：「這可不是愚兄吩咐的！不過雅可倒是一片心意，你可知道那些蛇皮是刀槍不入的？趕快穿在裡面吧！」

余顧南紅着臉道：「小弟用不着！二哥和四哥要帶兵衝殺，這件衣服既然是寶物，理該給你們穿！」

吳乞買笑道：「你放心穿吧，咱們早就有了，也是雅可做的！戰場上情況混亂，流矢橫飛，有這件寶貝便安全得多了！」他不將這蛇皮的來歷告訴余顧南，乃因那兩條大蛇之皮，只夠做四件完整背心，而且已經分別給盈哥、阿骨打、斡帶和吳乞買穿上，余顧南這一件，只是雅可用碎片綴成的，只能遮住前後重要的地方，功效大大不如盈哥他們那四件，余顧南不知就裡，心裡暖暖的，覺得吳乞買兄弟待自己不下親兄弟！

女眞完顏部士兵的鬥志，這幾天已被主帥激起，雖只有一千人，但却像一股洪流般向阿典部衝去。

走了半天，忽然側面塵頭揚起，探子來報，原來朝廷的大軍亦趕到。盈哥率阿骨打帶着幾位親兵，策馬迎去，未幾遼將耶律岸出迎，問道：「太師匆匆來見本師，可是有機密相告？」這耶律岸見同僚先後被打敗，又素知蕭海里之能幹，故而對此戰毫無信心，因此態度十分恭謙。

盈哥道：「耶律將軍大可以班師回朝了，捉拿蕭海里的事，交由咱們包辦吧！」

耶律岸雖又驚又喜，臉上却不動聲色，道：「太師此言教本將難明了，本將可是奉旨來征討逆賊的，豈能空手而回？」

盈哥道：「你我雙方合作，人數比阿典部多得多，勝之不武，更何況幾位將軍不知就裡，給蕭海里搶到甜頭，若再倚多爲勝，實有損朝廷顏面，未知將軍認爲如何？」

耶律岸本事平常，但却是有機心的人，聞言故作沉吟，良久方道：「太師對朝廷忠心耿耿，本將佩服之至，只是朝廷亦不容再失，否則，咳，咳……」

盈哥道：「殺鷄焉須用牛刀？只咱們一千人擒殺蕭海里已足矣！」

耶律岸連忙再加上一句：「萬一太師不幸失手，本將可難向聖上交代，尚請三思！」

「若殺不了蕭海里，盈哥願自獻首級以報朝廷之恩！」

耶律岸道：「陣前無戲言，本師雖素聞太師之能，但請勿失信！」

盈哥取出一枝長箭來，當衆折斷拋於馬前，道：「完顏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決不反悔！」

耶律岸大喜，急忙抱拳道：「如此本師先回京師，等候太師的佳音了，祝太師馬到功成，爲朝廷多立功！」言畢命後軍改作前鋒，火速退兵。

阿骨打冷哂道：「這厮本就不敢戰，也不能戰，有他在旁礙手礙脚，反誤大事！」

盈哥道：「二侄子，這一戰就看你的了！可有什麼大計？」阿骨打跳落地，以箭鏃在地上書寫，很快便畫了幅簡單的形勢圖來，盈哥也跨下馬。

「小侄準備帶三百弓箭手騎馬突襲蕭海里，趁對方尚未知耶律岸已退，由側前進，繞路到其營後，太師揮大軍接應！」阿骨打又輕聲對盈哥說出其作戰的細節，盈哥不斷點頭。「太師意下如何？」

盈哥道：「好極了，就依你的計劃進行，事不宜遲，現在便出發！」兩人回去，阿骨打挑選了三百名弓箭手和精兵，包括吳乞買、余顧南和烏布倫和阿泰。三百騎人馬，就像三百把匕首向敵軍投射，又像一股旋風，在草原上吹過，黃沙滾騰。

人是英雄，馬是神駒，三百人馬路上不歇，一口氣奔馳了五六十里，然後馳入一處森林裏歇息吃乾糧，阿骨打並對士兵詳細交代了作戰計劃。未幾天色已晚，阿骨打下令士兵輪流休息，但每人只准睡一個時辰。

月掛中天，夜涼如水，但戰士的心却比火還燙，三百騎人馬又再出動！馬蹄因包了乾草，點地無聲，像一羣幽靈般，迅速地迫近蕭海里大營

背後。

抬眼望去，蕭海里的士兵都已進入夢鄉，營外只有少數士兵在巡邏，阿骨打大喜，立即下令踹營！三百騎人馬，却似千軍萬馬般，突然出現在敵營前，待阿典部士兵發現，也已來不及了！

阿骨打高聲喝道：「射！」三百名弓箭手見人便射，戰馬乘風直向大營衝去，吳乞買又吩咐十多個弓箭手，在箭前縛了火把，專射營帳，刹那間，喊殺聲和驚叫聲響作一片，震驚了草原。

阿骨打士兵在睡夢中驚醒，但聞喊殺之聲震天，驚恐之下，互撞互碰，不是被箭射死，便是被馬踏死！阿骨打並不以此爲滿足，直奔大營。

蕭海里同樣在睡夢中驚醒，來不及披甲，抓起一枝長槍便衝出營帳，邊呼道：「大家冷靜，快吹號角，遼兵不足畏！」

他人剛出營，便聞阿骨打笑道：「蕭海里，要捉你的不是遼兵，是我阿骨打，射！」一陣箭雨過去，將蕭海里和其手下分開。蕭海里大營內的衛兵僅有十來人，如何敵得住三百兵馬？但他不愧是將才，十分鎮定，站在帳門口，雙手持槍，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氣概，他手下士兵見狀，登時鎮定下來，號角此起彼落，反將阿骨打的三百兵馬困住。

蕭海里哈哈大笑，道：「我曾聞阿骨打是個人才，可惜還是欠缺一點火候，我本欲與你共打天下，但你拒和於先，制我於後，今日有你無我，有我無你！」

說話間，四周火把明亮，光如白書，把兵器映得耀眼生輝。阿骨打回頭一望，哈哈笑道：「蕭海里，你還算錯了一步，縱然你手下能滅我，但你必先死於我手中！」他縱馬急馳過去。

蕭海里大喝一聲：「阿骨打，你敢與我單打獨鬥，決一死戰麼？」

阿骨打勒住馬匹，一躍而下，手持一把大刀，道：「我正要親自殺你，以顯我威！」

蕭海里一抖手中槍，道：「你們快動手！阿骨打，你有種的便過來吧！」

阿骨打根本不將他放在眼內，快步衝前，揮刀便砍，不料蕭海里馬下功夫也甚了得，一枝槍使得又急又勁，不讓阿骨打專美。

周圍殺聲震天，吳乞買、余顧南等人都跳下馬，揮着兵器，奮勇作戰，就在此刻，遠處又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吳乞買叫道：「咱們大軍已到，要命的便立即投降！」

盈哥兵馬及時趕到，對雙方的鬥志，起了截然相反的效果，阿典部的士兵連月大戰，已是强弩之末，而且完顏部的士兵求戰之心已久，而且養精蓄銳，一對一阿典部已非其對手，何況如今又有援兵？

阿骨打的刀法十分凶悍，而且耐性極好，他一直讓蕭海里的長槍亂刺亂扎，待對方氣力稍衰，覷得眞切，左手方倏地探前抓住槍杆，右手大刀挾風斜砍過去！

蕭海里用力扯不掉，又見大刀劈來，只好鬆手棄了長槍，可是阿骨打那一刀速度極快，蕭海里鬆手稍慢，右臂已被砍斷！鮮血四濺之下，蕭海里縱然再英勇，在目睹自己的手臂被砍斷落地，也如常人般，先是一呆，繼而驚呼起來！

阿骨打標前一步，再一刀劈過去，蕭海里的首級已彈落地上，阿骨打走前彎腰拾起蕭海里的首級，大聲叫道：「聽着，蕭海里已被我殺死了，你們趕快投降吧！」

蕭海里被殺的消息越傳越遠，投降的人也越來越多，天亮前，戰事已經結束。想不到遼國幾番派兵均征討不了，完顏部只憑一千兵，一夜之間便敉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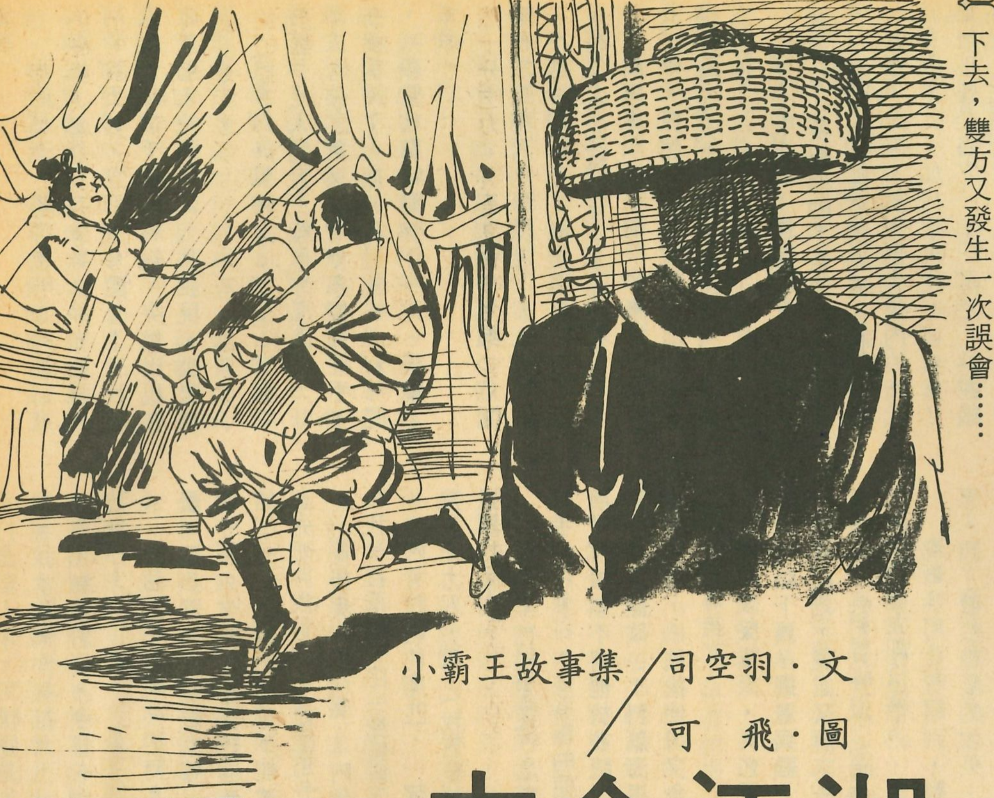
＊　＊　＊

阿典部歸順完顏部，盈哥下令收兵，當大軍返回混同江畔時，歡呼聲震動四野。蕭里里見狀，連忙獻上諂辭，將盈哥和阿骨打大大讚揚一番。

「太師，明天請隨本帥回中京領賞吧！」盈哥正想籍此擴充實力，自然答應。

這天完顏部上下又開慶祝大會，即使是死傷士兵的家屬也與高采烈，一直狂歡到半夜才散。（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小唐在賭坊遇上邪門，賭運不佳，幸有人協助才能脫困，岳小憐在外接應不上，未見小唐，却遇上娜蘭誘入勾欄院，幾乎被高永姦污，幸小唐及時趕到救起，二人同行，見李湘被嘉珞、玄珠兩喇嘛捉住調戲，上前將她救起，責問李湘誘騙岳小憐之事，李湘知道是娜蘭嫁禍，亦不作解釋，只好啞子吃黃蓮吞下去，雙方又發生一次誤會……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可飛・圖

亡命江湖

博彩又遇强敵　高手暗助脫困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一陣私語，多數人都不信。

小唐一直在攤手苦笑道：「這又從何說起……」

莊家道：「當在下的骰子擲出時，就知道可能是『豹子』，兩個停下已形成了『豹子』的局面，但第三枚却轉個不停，各位以爲我是在弄鬼，其實不是。」

有人大聲道：「那是爲甚麼？」

莊家道：「此人必是賭中高手，也是內家高手，以深厚的內力注入賭技中，暗暗使這枚骰子變成另一面，旨在破壞在下的『豹子』！」

有人道：「不對吧！那枚骰子爲何會炸裂開？」

「問題就在這兒，」莊家道：「由於此人的內力雄渾，用暗力過度，一不小心就把骰子震裂了！所以在下的骰子應是『豹子』，贏家應該是我。」

小唐大笑道：「各位聽到了沒有，要是在下弄鬼，早該使他的骰停止打轉，而形成一個不是『豹子』的局面，何必使它打轉引起注意？況且，一個內力深厚的人，必能拿捏恰到好處，怎會把骰子震碎呢？」

「對對！這位說得不錯。」

當然，也有人認爲小唐不無嫌疑，因爲他易容後的樣子，不像個好人，岳小憐的樣子，也是怪怪的。

同情莊家和反對他的各有一部份，鼓噪不休。

小唐道：「此局就此結束，各位請繼續玩，在下還有俗務，只好先走一步了。」

說着就自人叢中往屋外跑去。

莊家厲嘯一聲，自桌上跳起，當頭抓到，於是驚呼奔逃聲此起彼落，因爲賭客們以不會武功的居多。

小唐一看此人的「雲龍三現」，知道不僅僅是精於賭，也是絕頂高手，以「犀牛望月」迎上。

那知此人眞有一套，借力在空中一旋，左脚已堪堪踢中小唐的後腦，脚法詭奇怪異，非同小可。

小唐剛剛閃過這一招，四周已出現了幾個人。

加上此人共爲十人，他們都不用兵刃，因而小唐也不用，他改用初創新招，凌厲無比，而且還配上暗鏢。

「吹鏢」用於對他不很熟的對手，自是相當受用。

因此，才幾個照面，就被他的「吹鏢」傷了三個。又被他新招傷了兩個。

在第七招上，「釣命銀鈎」又出手。

這玩藝兒更冷門，很多人非但未見過，連聽說也都沒有。

因而一出手就釣上了兩條魚，其實作莊那個的確非泛泛之輩，乃是高麗高手，名叫金成東。

他既精於高麗（朝鮮）的武功，也涉獵過中國各派的工夫，所以被清廷延攬爲侍衞了。

其餘九人，也都是一二品侍衞中

較多江湖經驗的人。

被鈎中的正是兩個二品侍衞，一個被鈎在鼻翼上，另一個被鈎在嘴唇上，而且上下唇已被鈎穿。

小唐輕輕抖銀鍊，被鈎上的人尖叫了起來。

本來爲首的金成東應該出手來救他的部下才對，但他非但不作此圖，還趁小唐分神時狠狠攻上。

他一狠攻，其餘未受傷的三四個也放手猛攻。

小唐本以爲他們會妥協，如今一手牽着兩條魚，一手應付四五個，自然十分吃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只好出力一抖收回鈎子。

這一抖，兩條大魚慘叫一聲，鮮血直淌。

一個的鼻翼被鈎裂，另一個雙唇也被鈎下一塊肉。

但是，金成東却在這一刹那，擊了小唐一拳一掌，另一個侍衞又在他的胸腹砸了一腿。

小唐很能挨兩下，但這下子太重了，眼前發黑，天旋地轉。幾乎同時，金成東又擊了他兩掌。

小唐栽出五六步倚在牆上，恍惚看到金成東齜着牙獰笑着向他走來，小唐體內有如火焚。

他幾乎相信，已經沒有餘力接下對方三招了，就在這時被鈎破了鼻翼及嘴唇的人撲來，連攻七八掌，其中又有二三掌擊中了小唐。

血自小唐的口中濺出，這當然是內傷的現象。

現在金成東又站在他的面前，道：「你這小子太可惡，非但沒有把我們當差看在眼裏，你眼中還有皇上嗎？」

「沒有！」小唐答得十分乾脆。

他的確瞧不起皇上，因爲他比老百姓還俗氣。小唐相信，隨便找幾個老百姓，都能比他幹得更好些。

金成東道：「小子，你出的風頭太大了，也該讓你嚐嚐囚犯的滋味，第一步該先廢了你的武功……」

「廢武功」三字入耳驚心，這對練武者來說，等於死刑。

所以當金成東獰笑着亮出爪子時，小唐以殘餘眞氣施出了他自創的一招。

這一招剛才本也用過，應該不會有太大威力。

事到如今，他不能不盡最大的努力，因爲這是他自創六招中最厲害的一招。

絕對的意外，他這一掌掃出，好像有人站在他的背後，抓住他的右臂，助他一臂之力一樣，力道之大，他自己都能感覺出來。

金成東本來很篤定，乍感對方發出奇大的力道，不禁大驚，他不信會藏拙留力到受傷時才出手。

儘管他絕對不信，但是這勇猛的玄奧內力却是一點不假。

金成東在瞬間運足九成的內力迎上。

「蓬」地一聲，小唐的身子在牆上反震，連大樑都「格支」作響，紛紛落下塵土，口鼻中的血噴濺了他自己一臉。

這是個十分慘烈的場面。而金成東却被震出五步之外，把個長凳子都壓碎了而坐在地上。

這結局幾乎是現場上十人任何人都不能相信的。

因此，又有三人像瘋狗一樣地撲上，但是，也像死狗一樣地飛了回來，第二批上去也差不多少。

金成東不信邪，以同歸於盡的攻勢再次迎上。

在大震聲中，金成東也噴着鮮血滾出七八步外。

小唐跟蹌走出賭場，沒有一個敢追。

他知道，今夜又有人援手，而且十分巧妙。

非但打鬥有人暗中相助，就連賭骰子，現在也可以証明，在對方的骰子打轉而使之爆裂，小唐作不到。那自也是高人相助。

是誰呢？在他的記憶中沒有這麼一個人。

出了鎮，天色更黑了，因爲天要變，烏雲密佈。

就在這時，雨點已落了下來，而側面小路上却出現了一個人。這人分明也來自鎮上，只是抄了小路在此等他而已。

這個人竟又是嘉珞喇嘛，眞是陰魂不散。

「小子，今夜你能跑得了嗎？」

小唐道：「總要試試看——」大雨已經落下！二人也動上了手，老實說，小唐連三成的把握都沒有，所以接了對方一掌就被震出五六步。

嘉珞狂笑着，道：「小子，我要帶你進京——」一把抓來，堪堪沾衣，突然尖嗥一聲收回手去。

原來他的手指像戳在鐵砧上。

這怎麼會，除非小唐已練成了護身罡氣。

小唐比他更吃驚，不知這位高人如何能在暗中助他而不被發現，這未免太奇也太玄了。

嘉珞也不信邪，再次走近，緩緩地砸出一掌，小唐不能不接，此刻大雨傾盆，視線受阻。

小唐撩臂一格，嘉珞又尖叫一聲跌跌撞撞栽出七八步之外，似乎臂骨都受了傷。

嘉珞頭也不回，跟蹌奔馳而去。

小唐搖晃着走出數百步，發現岩壁下有個山洞，當他進入山洞時，有個人已坐在洞內大石上。

小唐先是一怔，繼而恍然大悟。

近日來一些疑團現在已全部解開了，那幾次反敗爲勝的賭局，以及危機四伏時的迭次巧妙相助，大概都是這位前輩。

對，除了她以外，任何一個人都作不到。

石上盤膝而坐的中年美婦正是「鬼仙艷靈」慕容雪琴。

小唐拜了下去道：「晚輩叩謝前輩再造之恩。」

「起來，起來！不要多禮。」

小唐站起，跟蹌了一下，因爲他的傷勢頗重。

慕容雪琴道：「你傷得很重。」

「晚輩還撐得住！」

「不要逞强，重傷之後再淋雨，會傷身體，快坐下來，讓我爲你治療一下。」這語氣聽來很舒坦。

小唐坐在大石之前，背向慕容雪琴。

慕容雪琴先讓他服下五粒藥，然後伸出一手按在他的背上，剛開始時小唐幾乎忍受不住。

那是一種奇熱的氣體，在奇經八脈中流竄。

但盞茶工夫之後，却又感到十分舒暢。

只不過約一個時辰之後，他好像睡了過去，因此，他被慕容雪琴抱着，他自己也不知道。

慕容雪琴先抱小唐一會，再要小唐抱她一會，如果旁邊有人，一定弄不清她在幹甚麼。

三個時辰之後，她才把他放下，然後坐在小唐的正對面，雙手搭在他的雙肩上，正好是肩井穴的位置上。

小唐悠悠醒來，他從未有過這種境界和感受。

那是一種無法描述的奇妙境界。

他睜開眼來，發現慕容雪琴雙手搭在他的雙肩上。

有兩股暖流，自肩井穴上流入。

他打量這位前輩，有一股中年婦人的成熟美，也有比少女更豐腴的胴體美和風韻。

不知爲甚麼，他對這位前輩有一種孺慕。

或者說有一種嚮往。這種嚮往也許是由於剛才在類似夢境中所體會到的。有種被摟抱，或者摟抱別人。

他立刻就收攝心神，而且自責，怎可以有此意念？這是他的救命恩人，這太不應該了。

當然，這不是小唐胡思亂想，更不是想入非非，而是一些奇妙的境界使他不由自主地有此意念。

小唐連忙閉上眼，他以爲不看這位前輩，應該不會有那思維，但他閉上眼，慕容雪琴却睜開了眼。

她那深邃的眸子在小唐的臉上及身上掃視了幾匝，也閉上了眼，她的臉上有一抹很淡的笑意。

小唐十分驚奇，如此沉重的內創，居然能在短短的三個時辰內痊癒，眞是太不可思議了。

因此他更是感激和敬佩這位前輩。

所以他怔怔地望着慕容雪琴。也就在這時她睜開眼也以一雙清澈有神，或者可以極具吸引力的眼神凝視着他。

他以爲這眼神似乎不應該是一位前輩凝視晚輩所應有的，而是……而是……他說不出來。

「好多了吧？」慕容雪琴的聲音很柔和，小唐感到很舒坦。

「多謝前輩！」

「我救你是因爲你是武林正義的一個守護神，我助你在賭桌上反敗爲勝，也是爲了善堂的濟世救人事業，而不是幫助你作壞事！」

「晚輩知道！整個武林，都該感佩前輩的大德。」

「這就言重了！身爲武林一份子，爲武林造福，盡點力量，乃是義不容辭的事。算不了甚麼。」

「如果前輩能出面主持善堂，那就更……」

慕容雪琴道：「這倒不見得，如果由我出面主持武林善堂，也許反而有不良的效果也說不定。」

小唐道：「晚輩這就不懂了……」

慕容雪琴道：「武林中人十分重視面子，爲了面子，有人不惜犧牲生命。善堂由清虛道長一個出家人主持，十分合適，由我主持，很可能有很多過去赫赫有名而如今殘障的高手不願前去——」

「這……會這樣嗎？」

「會的，有很多人自尊心强，不願吃那嗟來之食，但主持人若是出家人，那就另當別論了！」

小唐道：「的確如此，前輩考慮周到。」

慕容雪琴道：「所以，以我的身份來說，在幕後協助較好，反正不論是明的或暗的，只要出力就成。」

「是的前輩。」小唐道：「晚輩有件事想請前輩解惑。也許有點冒昧也未可知。」

「問吧！我不會怪你的！」

「前輩以爲，『十不全』司馬天的功力如何？」

「這個……」慕容雪琴肅然道：「司馬天很會藏拙，他目前功力之高，只怕武林中少有其匹！」

小唐道：「難道前輩也制不住他？」

慕容雪琴道：「這似乎不能用『制不住』這種字眼，應該用『擋不擋得住』這種字眼才對！」

小唐吶吶道：「這老賊有這麼厲害？」

慕容雪琴道：「此人不但身懷絕技，而且詭詐百出，要不，以前爲甚麼誰也不知他的狼子野心。」

小唐道：「司馬天的武功是不是學了那二十餘位高手的絕世武學之後才高起來的？」

慕容雪琴微微搖頭，道：「學了那二十餘人的招式之後可以說更高更圓活些，但未學前已是絕頂高手了。」

「不知當今武林中是否還有人能制住他？」

「也許老一輩的已經沒有了！」

「老一輩的都不成，年輕人就更談不上了吧？」

「不然，英雄出少年！這話應該不假。」

「可是年輕人的經驗太差，怎會是他的敵手？」

慕容雪琴道：「經驗差也是事實，但年輕人的爆發力强大，耐力也比較强，他的剋星必是年輕人。」

小唐道：「武林中似乎還沒有那麼一個年輕人。」

慕容雪琴道：「已經有了！」

「不知是哪一位？何人的門下？」

「不就是你。」

小唐一楞，連連搖手道：「前輩可別和晚輩開玩笑。」

慕容雪琴道：「你現在已有良好的底子，只要不斷地努力，吸收，深研而再吸收，不久的將來即可與他相頡頏！」

小唐又連連搖手道：「前輩，這是不大可能的！」

「甚麼叫不可能？只要你肯學，我可以傾囊相授。」

「這……晚輩不成器，只怕有負前輩厚望。」

「其實在當今武林中再找你這樣的年輕人已經很難了！你聰明過人，反應一流，嗜武逾命，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屈不撓，永不向現實低頭，也只有這種人才能出人頭地，大放異彩。」

「前輩太誇張晚輩了！」

「現在我就先傳你五招劍法。我看看你要多久才能學會，當然，你也不必緊張，快慢都無所謂。」

她越是這麼說，小唐越是有所謂。

慕容雪琴把這五招演練了兩次，就叫小唐自己練。

小唐緩緩地，一式一式地分解開來演練，居然一式也不錯，慕容雪琴幾乎以爲小唐以前偷看過她練劍。

要不，怎麼會只看兩次就能一點不差地演練出來。

慕容雪琴有點吃驚，道：「我當初學一招就要半天才能一點不錯，學五招要一整天，而你居然才半個時辰不到就能得這五招的神髓，我果然沒有看走眼。」

小唐却以爲這沒爲甚麼，這五招雖然很妙，但並不是很難，甚至他以爲，若他下點工夫，可以找出這五招絕學的破綻來。

這正是慕容雪琴吃驚之處。

甚至於在她的內心深處還有妒忌。妒忌之心人人俱備，已不如人，誰都會有妒忌之心，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而已。

小唐道：「晚輩也只是僥倖練對了而已。」

再次演練兩遍，都能作到她所要求的。足見小唐確是塊練武的坯子。

慕容雪琴道：「以你的天資，只要十天半月就能把我全部的武功學光了，眞了不起！」

「還不是前輩栽培之功？」

「好吧！我要成全你，就會成全到底，我們可以暫時分手了。以後進賭場仍要小心，强中還有强中手。」

「晚輩知道，不知以後如何和長輩連絡？」

「我要找你不難。你去吧！」

「不知前輩可曾看到岳小憐？」

「沒有看到，你快去找找看……」

小唐大禮拜別，慕容雪琴道：「以後不可行此大禮，我們可以平輩論交——」

「平……平輩論交？」小唐驚愕不已。

「怎麼？你是不是嫌我太老了，不配和你交朋友。」

「不……不！晚輩只是以爲那太不敬。」

「恭敬不如從命，這句話你應該懂吧？」

「懂……懂……只不過……」

「不要甚麼只不過，我以爲能和年輕人交往，可以使我更年輕，你不願意看到我更年輕嗎？」

「當然願意，我是怕別人說我不敬……」

「怕別人說閑話，那就不必活了！何必管那麼多？你看我有多大歲數，不必介意，自管實說。」

小唐打量一陣道：「看來應該不會超過三十五六。」

「十八歲的人有個三十五歲的姐姐成不成？」

「當然成。」

「以後見了面就叫我大姐吧！或者現在就叫！」

小唐沒有叫，他叫不出來，本來是叫前輩的，再改叫大姐好彆扭，一時難以出口，他苦笑不已。

「我不怪你，大概是改變稱呼很不習慣，下次見了面可不要忘記改變稱呼呀！」

「晚輩記得！」

「你說甚麼？」

「噢……小弟記得……」

「這才對……」慕容雪琴下了大石，姍姍走出洞口，道：「你每叫我一聲大姐，我就會年輕一些……」

小唐心頭一跳，她的眼神中似乎有一股炙熱的光芒，她回眸一笑，揮揮手長身而起，眞有如御風飛行一樣，幾個起落就不見了。

* * *

小唐又在找岳小憐。他以爲在他身負重傷，而天又下大雨那一刻，似乎小憐就不在他的身邊了。

只是那時候他的精神恍惚，行將不支倒地。

他以爲小憐應該沒有走遠，除非被高手擄走了。

事實如何，也只有岳小憐自己知道。

當小唐在雨中重傷力搏時，岳小憐本也受了傷跟在後面還沒有到達現場，却在一處峭崖之下被一陣大風吹下了絕崖。

崖高數十丈，崖下是山澗，而且怪石嵯峨嶙峋，小憐暗叫「完了」，「卜通」一聲落在水中。

但是，由於山澗很淺，她的身子由高處落下的力量太大；身子砸到水底鵝卵石上昏了過去。

在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床前一雙老夫婦，正在關切地望着她，齊聲道：「醒了！醒了！不礙事哩……」

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這對老夫婦是武林中人。

「是……兩位長輩救了小女子嗎？」

「是的，姑娘昏迷在水中漂流，老妻到澗中去取水發現，就把妳救了回來。姑娘怎麼會……」

岳小憐想坐起來拜謝救命之恩，但是一用力，不由大驚，她居然無法坐起來，莫非癱瘓了？

再試三試也是一樣，她大叫着道：「我坐不起來，下半身不聽使喚了……我完了……」

岳小憐悲泣起來，一個美貌小女如果眞的癱瘓了，那可眞的是生不如死，一切都完了。

老婦吃驚地道：「下身眞的不能動了？」

「是啊！我的頭和雙手都能動，腰部以下就不能動了。」

老婦試了一下，道：「姑娘，妳果然是下身不能動了！妳到底有甚麼痲煩？怎麼會昏在澗中？」

小憐道：「我叫岳小憐，本和朋友在一起，我是在後面被一陣大風自崖上吹落山澗之中……」

老人道：「姑娘，武林中人，必有一身武功，怎麼會被風吹下絕崖？這似乎不大可能吧？」

岳小憐道：「也許是由於小女子在落崖以前已受了傷之故。」

老人道：「那當然也有可能，姑娘當時覺得崖上的風的確很大，或者步履已經不穩了嗎？」

岳小憐道：「當時崖上似乎並沒有風，可是我落下絕崖却是被一陣大風吹下去的。甚至我可以體會到，在我被大風吹下的剎那，腰上好像被重擊了一下。」

「姑娘是不是被人施襲而落下絕崖的嗎？」

「不是，好像不是，當時我確知四周無人。」

「這就怪了！」老人道：「照姑娘所說的情形，似乎有人向姑娘施襲，把妳打下絕崖。而且在妳未落崖之前，腰上已遭重擊而脫節成爲半身痲痺了。但妳却未看到人，是不是這樣？」

「是的，老前輩。我已相信可能有人施襲了，却又看不到人，這個人太厲害，她爲甚麼要向我下手，她是誰？」

「姑娘再試試看，」老婦道：「看看下身能不能動？」

小憐又哭了起來，道：「我變成一個廢人了！我怎麼辦啊？我就是要死……也要見小唐最後一面啊！」

老人道：「小唐是甚麼人？」

「他是我的好朋友，也算是我的未婚夫！」

「他的大名是……」

「他叫唐杰！」

兩老同聲道：「『賭海一條龍』唐杰唐少俠？」

「是的，就是他，兩位前輩如能找到唐杰，他一定會好好酬謝兩位的，而他也一定會在附近一帶找我的。」

老婦怫然道：「岳姑娘，我們救妳只是基於一份道義，並不是貪圖甚麼酬謝。」顯然有點不悅了。

由此可見，這一對老夫婦爲人之耿直了。

「請恕晚輩失言。」岳小憐道：「還沒有請問兩位前輩的台甫如何稱呼？」

老婦道：「武林中人稱我們爲『漁樵遺老』，我老伴叫汪洋，老身叫李葵。就隱居於此。」

岳小憐道：「原來兩位前輩就是『漁樵遺老』，久聞大名，心儀已久，能在此遇上二老，也是我岳小憐的造化。」

「姑娘也不必客氣。」老婦李葵道：「我們無兒無女，看到年輕人也很喜歡，姑娘就作我們的義女如何？」

岳小憐高興得叫了起來，而且淚水盈眶道：「恕女兒不能作大禮參拜，義父義母在上，女兒只能獻上一瓣心香，向老人家行禮了……」

「好好……很好！」汪洋呵呵笑道：「想不到我們兩個古稀老廢物，到了風燭殘年居然從天上掉下一個女兒來！天老爺可眞是照顧我們呀！」

李葵道：「乖女兒餓了是不是？」

汪洋道：「我去做飯，老伴，妳也別閒着，不是有新鮮的羊乳？何不先給女兒喝下去墊墊飢！」

「是啊！你看我，一時高興都忘了！還有些鮮羊奶哩！」

岳小憐自幼喪母，看到這份天倫之情，不禁熱淚盈眶。却不知小唐在附近找她，每一寸之地都不放過。

* * *

已經是第三天三夜了，小唐不停地尋找，這天晚上他遇上了娜蘭，他知道娜蘭隨便些，但他不太討厭她。

「小唐，終於又遇上了你！你在這兒幹甚麼？」

「找一個人。」

「找誰呀，也許我能幫你找到！」

小唐道：「找岳小憐。她失踪了！」

娜蘭道：「你們不是在一起嗎？她怎麼會失踪？」

小唐說了一切。娜蘭道：「要不是落入了敵人之手，那也可能是因受傷不能自衛而被野獸吃了！」

小唐道：「吉人自有天相，小憐不是薄命的人！」

「那就好！我們分頭去找找看，反正我一定要盡全力找到她，」說着二人就分了手，小唐很感動。

但不久他發現李湘在他的身後側默然佇立。

小唐立刻感到渾身不舒服，道：「有句話我本來不想說，現在，我是非說不可，一定要說出來了。」

「你應該說的，而我也幾乎能猜到你想說甚麼。」

「也許！但妳絕對不知道我的表達方式。」

「不要緊的，我連『卑鄙齷齪』這等字眼都能忍下來，還有甚麼更難聽更能侮辱我的字眼呢？」

小唐一字字地道：「小憐失踪，希望不是妳的傑作。如果不是妳，我希望從此以後，妳不要再在我的視野中出現！」

這是多麼重的一句話。

這句話對李湘的自尊有多麼大的傷害。

李湘目蘊淚光，但她忍了下去道：「我不怪你，但我仍要對你說幾句話，務請你聽下去。」

「希望這也是最後一次聽到妳的聲音！」

李湘的心頓像被小刀戳刺似地，但她仍然要盡她最大的容忍，最大的努力，使他不受傷害，道：「人心太險詐，希望你能時時小心，處處小心，不要被笑臉矇蔽了！有所謂：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千萬不要太固守成見，也不要太相信一個……」

小唐已經不耐而向前奔去。

他希望能盡快把她的聲音拋在腦後，他以爲那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討厭的聲音了。

李湘長長地吁了口氣，終於淚水淌了下來。

她是個倔强的少女，長大以後沒有流過淚。

她不在乎他侮辱她，却在乎他根本不會把她剛才說的話放在心上。她知道，她的人格在他的心目中已經貶值得一文不值了。

她流了一會淚，向左前方奔去，她還要去找。

她並非要証實自己的淸白，而是岳小憐是小唐的寶貝，找不到岳小憐，小唐就不會有一時一刻的安寧。

她在這一帶又整整地找了兩天兩夜。

滿月掛在天上，山中景色幽邃而美好，但李湘却是心情惡劣到了極點。此刻，她來到一座小山神廟前。

她蹲在廟前，合什道：「上神保佑小女子盡快找到岳小憐姑娘，小女子立刻削髮出家……」

說着竟在石階上磕着響頭，「蓬蓬」有聲。

在暗中看到的小唐，暗暗哼了一聲，心道：「少來！妳大概發現我在暗暗跟踪妳，才會演戲給我看！說不定岳小憐是陷在妳的手中……」

但是，小唐對娜蘭也不無懷疑，於是他又去跟踪娜蘭，至少他以爲這兩個少女都有嫌疑。

* * *

汪洋和李葵二老的生活改變了很多。

比喩說，平常他們很少說話，笑聲更是很少有。但自有了個義女，小茅屋內外却充滿了歡愉之情。

但是，他們却發現有人在附近尋尋覓覓。

在這五六天當中，至少有三四個不同面貌的人在附近尋找，尤其是山澗的亂石之中。

這天汪洋帶着鐵鍬，在小茅屋約一箭之地的土坡處作了個土堆，也可以說是一座墳。

當然，還有個石碑。

他一邊作墓，一邊流淚，這時來了一個人，道：「老頭，這幾天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受傷的少女？」

汪洋悲傷逾恒，似乎沒有聽到。

這年輕人大聲道：「老頭子，我和你說話你沒聽見？」

汪洋這才抬起頭來道：「小哥在和我說話？」

「廢話！不和你說話和誰說。」

「小哥你……你說甚麼？」

「甚麼小哥，你把我當作男人了？」

「不……不……老夫眼花……沒看清楚……」

「最近三五天內，有沒有看到一個十七八歲受了傷的少女？」

汪洋搖搖頭道：「沒有看見……」

姑娘道：「附近山中只有你老頭子一戶人家，你沒有看見，我才不信！你不說實話我就要揍你！」

汪洋道：「姑娘怎麼可以這麼說，老漢實在沒有看到受傷的少女，只遇上一個死的……」

說着淚水又淌了下來。

「死的？你遇上一個死的少女？」

「是啊！這不是一座墳嗎？墳內不就是她嗎？」

姑娘向碑上望去，而且唸着：可憐的無名少女之墓……道：「她怎麼會沒有名字？」

汪洋道：「老漢遇上她時，她躺在澗邊的亂岩之中，早已氣絕，老漢不忍她曝骨荒野，就把她葬在此處，我以前既未見過她，怎知她的名字？」

「對對！老頭，還是你聰明。」

「不是老漢聰明，是姑娘沒有轉過彎來。」

「原來死了……那就沒事了。老頭你的心眞好！」

汪洋抹着淚道：「老漢夫婦久居荒野，六親無靠，早年希望有一兒半女，老來這希望也破滅了，忽然間遇上一個少女，却又是個死的，老漢不能嘆命苦！也爲這無名少女惋惜……」

姑娘道：「老頭不必難過，你們可以到孤兒院去要人的……」就在這時，老婦李葵出來道：「老頭子咱們的寶貝……」

她發現丈夫直使眼色，甚是不解。

汪洋道：「老婆子，是不是咱們的寶貝豬母生了一窩小豬？要不妳怎會這麼高興。」

李葵見他邊說邊使眼色，立刻接道：「是……是啊……這母豬可已三年多沒生了，今天生了三頭小豬崽子怎會不高興。」

汪洋道：「那可夠你忙豁的了！」

李葵發現了一座墓，茫然道：「老頭子，這是甚麼人的墓？以前爲甚麼沒有看到？」

汪洋一驚，道：「以前怎會看到？前天我在澗邊亂岩看到一具少女屍體，也不知道她的身份，就只好把她葬在這兒，今天再來坯坯土，立個碑，說不定她的父母還在倚門倚閭等她回去。」

說着又淌下淚來，而且又在使眼色。

李葵楞了一下，她的江湖經驗豐富，立即會意，雖不知老件爲何編造這些謊言，却相信必有原因。

李葵順着道：「好可憐的一個姑娘……八成是失足落水……好可憐啊……」

汪洋抹着淚道：「也許更可憐的是她的父母……」說着淚水又泛濫起來，眞是如喪姱妣。

這個姑娘揮手離去。李葵道：「老伴，你這是幹甚麼？」

汪洋道：「我發現這幾天有幾撥人來找人，雖不敢說是找小憐的，但十之八七是找她的。」

「是找她的又如何？誰也會有親人哪！」

「老伴，我發現找她的人不像是甚麼親友，而是仇人。爲了永絕後患，只有在此作個假樣。」

李葵楞然道：「你說剛才那個……」

「妳以爲他是男是女？」

「看來是像男人也像女人，不像男也不像女人。」

「她說她是個女人。」汪洋道：「我不知道她是誰，也沒問她找小憐幹甚麼？却以爲未必是善意的。」

「老頭子，你剛才說過這幾天看到好幾撥人在附近尋尋覓覓，就是指剛才這個不男不女的人？」

「她只是其中之一。」汪洋道：「而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和那幾個人是一夥的？只相信他們找人的目的是一樣。」

「甚麼一樣？」

「看看死了沒有？」

「你這麼肯定？」

「是經驗這麼告訴我的。」汪洋道：「根據小憐述說落崖的情況，她是被人以奇妙的劈空掌震下絕崖的，本來自崖上落下，生望太渺茫。但那人也許非要看到屍體才能相信……」

李葵道：「是不是我剛才差點穿了幫？」

「不錯，要不是我及時示意，而妳的反應也夠快，那個不男不女的年輕人必然聽出破綻，那就糟了。」

「老頭子，咱們可也不是好捏的柿子！」

「話不是那麼說的，爲了小憐的安全，還是不惹是非爲妙！」

「老頭子，我剛剛來時要說甚麼你能不能猜出來？」

「莫非小憐的半身痲痺有轉機了？」

「對，她在熱水池中泡了一個多時辰，說是右腿可以稍微動彈一下了，老頭子，這算不算好消息？」

汪洋激動地道：「吉人天相，小憐會好起來的，將來她康復了再爲她招個養老夫婿，咱們不就可以抱孫了？」

老夫婦的歡樂聲響徹原野。

但是，二老回去時，岳小憐却不見了，這件事對這兩老人有多大的震撼。李葵道：「老頭子，這是怎麼回事？」

汪洋想了一下，冷峻地道：「一個可能是，剛才那個不男不女的怪女人已聽出咱們交談的破綻，他去後立刻到這兒來把小憐弄走。當然也可能是別人把她弄走了。」

「老伴，咱們怎麼辦？」

「命中註定，天生勞碌，咱們當然要把小憐找回來，就算是天涯海角……」汪洋已自床下拿出了兩把雁翅刀，丟了一把給李葵。

兩人略一拾奪，各背了個小包袱，出門而去。

* * *

岳小憐在娜蘭手中，現在岳小憐似乎已經明白了一些事。她此刻赤裸着躺在一個山洞中的地上。

娜蘭坐在一邊啃着大餅，一邊啃一邊打量她。

「無怪小唐非妳不可了！果然生了一身的媚骨。」

岳小憐不出聲，落入這個女人手中，不如死了好些。

她本以爲在兩老身邊可以享盡天倫之樂，而半身痲痺也在逐漸好轉中。但噩運突然又降臨在她的身上。

「我告訴妳！我很壞！我是個壞女人！」

岳小憐道：「任何人一生中都會或多或少作過一些錯事或壞事，這不要緊，問題是能不能改過！」

「妳少對我說教！」娜蘭道：「妳想想看，我娘是那種女人，三個晚上沒

有男人，她就會茶飯不思！」

岳小憐不出聲。

「而我的父親更絕，身爲滿人貴冑，却隱姓埋名在武林中鬼混，竟以善堂爲幌子，把一些有殘障的高手集中一起，而屠殺精光！」

小憐以爲，娜蘭以父母爲恥，至少良知未泯，道：「娜蘭，我很同情妳。正因妳父母有過失，妳更應該行爲檢點，中矩中規……」

「去妳媽的！這些話對我說有甚麼用？」

「爲甚麼沒有用？妳難道不是人？」

「妳說我的父親是人還是我的寶貝母親是人？」

「娜蘭，你的表現太激烈了些！父母有過失！與妳何干？能不爲父母的行爲所感染，這才是頂天立地的人！」

娜蘭變了邪，也可以說她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地瞇着眼道：「咱們來玩個遊戲，好不好？」

岳小憐知道不會是甚麼好遊戲。但是她告訴自己，必須運用智慧，抓住任何可利用的機會才能脫困。

岳小憐道：「甚麼遊戲？」

「我作小唐，你扮我。」

「妳不可能是小唐，我也不可能是妳。」

「只是遊戲而已。」

「妳是不是想玩『磨鏡』遊戲？」

「對，只不過我們要像是男女間的遊戲一樣。」娜蘭說了玩法。她侃侃而說，好像小孩子玩耍一樣，根本不在乎。

岳小憐道：「我還以爲妳挺內行呢！」

「怎麼？妳會比我還內行？」

「正因爲妳總是以爲自己內行，所以妳才不太內行。」

「妳根本還沒有嚐過，妳會玩？別唬我成不成？」

岳小憐不理她了，娜蘭道：「妳說，妳懂甚麼？」

「我懂得玩，而妳只懂得被人玩！」

「這有甚麼分別？」

「笑話！試問强姦者和被强姦者有無分別？」

「當然有。」

「那麼妳所扮演的只是被强姦者而已。」

「可是我採主動……」

「那又有甚麼分別？」岳小憐冷笑道：「至於其他忌諱，妳更是一無所知了。居然自詡爲內行！可笑！」

「說說看，大行家！」

岳小憐道：「房中術中的陰陽『交接之道』，冲和子有此口述：天災呈現於上，地變發生於下，人在其中，陰陽交接，不可亂來……」

娜蘭道：「怎麼才算不亂來？」

「例如：打雷時不可行房受胎，這是所謂『天忌』。」

「妳懂得不少。只不過我也懂這些道理。」

「悲怒及酒醉時也不可行房，這是人忌！」岳小憐道：「另外還有『地忌』，在寺廟、佛塔、深井、爐灶或廁所旁，以及墳墓及放棺材之處也不可。」

娜蘭道：「我才不信哩！」

岳小憐道：「信不信是妳的事。『五痨七傷』即是由此而起：喜傷心、怒傷肝、悲傷肺、憂傷脾、驚恐傷腎等等……」

娜蘭道：「岳小憐妳眞的懂？」

「實話！妳要不要玩眞的，」岳小憐道：「不過妳有女人的老毛病，我看妳還是先把病治好再談吧！」

「妳……妳怎知我有月經不調的毛病？」

「嘿！我在京內有兩位義父都是名醫，其中一位還是爲皇上看病的御醫哩！這點小毛病算甚麼？」岳小憐道：「這自妳的唇上及舌苔上都可以看出來。」

「妳能治嗎？說說妳的方子！」

「當歸二錢，茯苓二錢、陳皮二錢、白朮二錢，山藥二錢、芍藥二錢，菟絲子八分、杜仲八分、甘草五錢。芍藥及菟絲子要先浸酒後炒，杜仲也要炒後再和其他藥合起來，以三碗水煎成一碗。」

「有用？」

「嘿！如果沒有用，後宮的妃嬪不把他的鬍子拔光才怪！」

娜蘭道：「妳怎會懂房中術？」

「是一位姊妹送我一本書，名叫『玉房秘訣』。上面眞是要甚麼有甚麼，甚麼稀奇古怪的事都有。」

娜蘭被她吊上了胃口，道：「說說看都有些甚麼古怪的事，有沒有女人自己梳弄的把戲？」

「當然有，有機會我會送妳幾個『角先生』。」

「『角先生』是甚麼玩藝？」

「連『角先生』妳都不知道，眞差勁。附耳過來。」

娜蘭貼近，岳小憐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娜蘭大爲驚奇。

儘管娜蘭荒唐，但出身權貴世家，這些事當然不會知道，自是倍感新鮮而又十分折服，人只要學壞就會像水一樣往低處流。

娜蘭道：「妳是不是用過？」

「當然，但只是淺嚐而已，因爲不能破身。」

物以類聚這話眞是一點不假，當她發現岳小憐和她差不多時，居然盡一切可能治她的半身痲痺，甚至還把她弄到「回春散人」羅子超處。

羅子超聽說小憐是小唐的朋友，自然爲她治療，這是因爲羅子超和袁老爹算是同門(但不是一位師父)，正因爲如此，二人的暗器都差不多，像「吹鏢」及「釣命銀鈎」等都能通用，而李湘和小唐也都跟他們學過。

至於向小憐施襲之人，羅子超也

想不出來。以羅門醫術之高明，才半個月，在吃藥，熱浴及針灸下，小憐已經痊癒了。

然而，在羅子超不在家時，娜蘭却點了小憐的穴道把她弄走。娜蘭被小憐吊上了胃口，以為她眞是此中老手，深通「玉房秘訣」呢。

其實岳小憐只是在小唐身邊聽到一些皮毛，但唬娜蘭却綽綽有餘。

岳小憐也知道，若不運用智慧，逃不出這魔女之手。於是她對娜蘭大吹法螺，說是使用「角先生」有許多技巧和忌諱。

娜蘭深信不疑。

小憐表示會用者奇趣橫生，不會用的會弄出毛病來。

她說的固然也是實情，却誇大了些，而且她知道和娜蘭說話，越下流越獲得她的信賴。

娜蘭眞的被她吊上了胃口，暗暗制住她另一個穴道，而解了原先被制的穴道，使她能走動也能跑跳，只是跑不太快，動武也只能發揮五六成功力。

岳小憐知道却不拆穿。娜蘭要看看她的「角先生」。所謂「角先生」就是女子用以自瀆之物。

岳小憐那有這東西？不過是騙她，以便找機會逃走。只不過小唐却眞有一個「角先生」。那是他在榮親王府中無意中得到的。

大概也是府中的怨女所有。小憐騙她，說是有五個之多，用荷包包着，埋在一條小溪的岸邊草中，她帶娜蘭來找。

就在此處却遇正了小唐，因為小唐和小憐常來這小溪邊。這兒的風景極為優美，娜蘭看到小唐，自知上當，只好溜了。

小唐乍見小憐無恙，一時喜極把她抱了起來。小憐道：「小唐，我差點就永遠也見不到你了！」

「發生了甚麼事？」

岳小憐眞是餘悸猶存，把一切不幸說了一遍。

小唐大罵娜蘭是壞女人，道：「小憐，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上次把妳賣入勾欄中的女人也許不是李湘，而是娜蘭。」

「她冒了李湘之名？」

「對，因為她恨李湘，正如恨妳一樣，她有的缺點別人沒有。她有的優點別人都有。所以她恨一切！」

岳小憐道：「世上任何事，似乎都有正面及負面的價值，比喻說，過去我聽到你談及『玉房秘訣』，總是責你不學好。但是，此番我要是不懂點皮毛，把娜蘭唬住，八成我現在還在她的手中呢！」

小唐道：「對！世上的學問，很難下定論何為正，何為邪？其實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比喻說，很多有學問的人却走上邪途，學問反而幫他作壞事。」

岳小憐道：「這話眞是不錯。此刻『漁樵遺老』不知會急成甚麼樣子？沒有他們，只怕早已沒有我了！」

「走，我去拜見二老去。」

當然，他們撲了空，而且發現他們的兵刃不見了。

岳小憐泫然道：「兩老曾經發誓過，今生不再重履江湖，這次二人帶着兵刃離此小屋，自然是為了我，我一定要盡快找到他們，奉養天年，以報大恩。」

「對，我們理應如此，我們走吧！」

＊　＊　＊

濟南是古來人文薈萃之地，儘管每個朝代都不免兵燹連連，繁華却仍然不減。

小唐和岳小憐飯後落了店，小二送來一個方勝兒(即為摺疊成形的信箋)道：「客官，是一位食客交小的送來的……」

小唐打開一看，是這樣寫的：我們的長輩非常欣賞你的賭技，決定邀你重賭一次，如你敢來，可於今夜三更正到鎭北李家大宅來，賭局一千萬兩，空前絕後，盍興乎來，具名人是榮貝勒。

岳小憐吶吶道：「是那主兒邀賭？」

「看來正是如此。」

「會不會是榮貝勒設下陷阱想陷害你？」

「也不無可能。但是，如果是眞的，這次賭空前絕後，賭局一千萬兩，善堂的經費就沒有問題了。」

岳小憐道：「我總以為不可能！別總往好處去想。」

小唐道：「小二，交這東西的人呢？」

「已經走了！」

「他是甚麼樣子？」

「三十來歲，看樣子很氣派，還帶了兩名跟隨。」

「好！你去吧！」

小二走後，小唐道：「此人眞是榮貝勒，我有點信了！」

岳小憐道：「我不同意前去涉險。」

小唐道：「一千萬兩十分誘人。如果到手，暫時就不要進賭場了。妳是知道，我並非喜歡常進賭場。」

「我知道，但是，進入那李家大宅，不啻進入龍潭虎穴！小唐，我以為沒有理由自投羅網。」

小唐不出聲，他在思考。這件事有點荒唐。

皇上沈迷賭博，說出去無人會信。

但至少小唐相信，因為他和那主兒賭過一次，而且由那次相賭，已可體會到那主兒的確十分愛好。

愛不愛好是瞞不了老賭徒的。

「小唐，我總以為身為皇上，他不可能邀你賭博！」

「他不是和我賭過一次？」

「那只不過是適逢其會，却不可能再主動邀你。」

小唐微微搖頭，道：「只怕是眞的！」

「何以見得？」

「妳想想看，如果不是千眞萬確的事，誰敢以皇上邀人賭博的名義來賺敵人？就是有十個腦袋瓜子也不夠殺的呀！」

岳小憐不出聲，事實上她也以為如此。

沒有人敢以皇上邀武林中人的賭海一條龍賭博為幌子來使對方入陷的，這幾乎是毀家滅祖之罪。

很久之後，岳小憐才道：「你一定是想通了吧？」

「是的，我想通了！」

「想通是陷阱不打算去了？」

「不，想通不是陷阱，我一定要去。」

岳小憐道：「小唐，我以為衝動並不是勇敢！」

小唐道：「小憐，我以為凡事顧前怕後也不能算是謹愼。總之一句話，我以為自己的判斷十分正確。」

岳小憐大聲道：「看來你非要我守寡不行了。」

小唐親了她一下，道：「妳不會守寡的，婚後只怕妳應付不了！叫苦連天，大叫吃不消呢……」

「你胡說甚麼？」

「我不是胡說，我在某一方面有超人的能力。」

岳小憐打了他一下，有點害羞，道：「小唐，你有點邪！」

「我從未對妳說過我是如何的正派吧？」

「小唐，求求你，不要去，那絕對是個陷阱。」

「小憐，我敢發誓，這次得手之後，我不再進入賭場，要弄錢幫助善堂可以另想辦法。」

岳小憐知道，他決定的事沒有人能改變他，道：「小唐，至少我們不能不設想這是一個陷阱對不？」

「對！所以我們也應有個準備。」

「可是你太孤，且敵暗我明。敵衆你孤！」

小唐道：「妳別忘了！我是在和誰賭？」

「是的，一旦你和皇上對賭，至少在賭的時候不會被襲，因為那會驚了聖駕，罪過不輕，假如，你去了之後根本看不到皇上呢？」

小唐道：「我以為不可能！還是那句話，他不敢以皇上的名義作幌子來向我邀賭，畢竟我是『賭海一條龍』！」

「你憑甚麼這麼狂這麼托大？」

「因為我心中充滿了愛，我不避險阻而為善堂效命，也就是為整個武林殘障賣命。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有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讓，慈就是愛，所以諺云：雌為弱者，為母則强！為母即有慈愛之意。」

「了不起！你居然以武林殘障的褓姆自居了？」

「那當然不敢，只要以慈愛為出發點就夠了！」小唐道：「妳在外戒備，我發暗號擊掌三聲，即代表我有麻煩。」

岳小憐道：「小唐，如果人家眞的是在釣你，不要說我這個援兵不成，就是再加上三五個只怕也是白搭。」

小唐道：「小憐，人多固然是聲勢浩大，但有時也能以寡敵衆，尤其可以利用自己之長攻敵之短。」

岳小憐道：「甚麼是我們之所長，甚麼是敵人之所短？」

小唐道：「『吹鏢』和『釣命銀鈎』就是我們之所長，必要時我們聯手，可以把對方的主幹先挫敗以便脫身。」

二人計議妥當，調息養神一個多時辰已到三更。

二人並不一起，相距百十步來到鎭北李家大宅。

「釣命銀鈎」是小唐教小憐的，而小唐又是跟袁老爹學的。

＊　＊　＊

這李家先祖中過狀元，所以又稱之為李狀元府。

但因李家這一代斷了香烟，偌大宅第却無人居住。

在此邀賭的確是個很適當的地方。

小唐敲了三下獸環，一個蒼頭開了門方道：「可是唐少俠？」

小唐道：「正是在下！不知主兒到了沒有？」

蒼頭肅然道：「主子邀客，那有不先到之理，請！」

小唐跟老人穿過兩座院落，被接待在一個大廳之內。

這兒和其他院落不同，非但院子打掃得十分乾淨，似乎也添置了點花木盆景，室內地上有地毯。

就連桌巾和椅墊也都換了新的，而且主位是黃緞椅墊。

這都顯示那主兒確在這兒，邀賭之事不假。

這工夫榮貝勒進入大廳抱拳道：「幸會，而且佩服！」

「貝勒何出此言？」

「因為換了任何一個人都不敢赴約！」

小唐道：「令主人寵邀，在下不能不來。」

榮貝勒道：「這也正是本爵心折的地方！」

小唐道：「只可惜在下身上沒有多少賭資！」

榮貝勒笑笑道：「少俠何必再帶賭資？你本身就是一筆十分可觀的賭資了……」

小唐道：「是不是指在下的人頭賞格數字？」

榮貝勒道：「這麼說有多難聽？」

「多少？」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火德星君和老狠神等人在火燒觀門外大鬥神功，不防火神洞內却鑽入寧不歸和東方矮朔二人，將玉盆的朱菓偷在手中，火德星君和師弟連忙追趕，老狠神等人也跟着緊追，東方矮朔巧妙的將朱菓轉給寧不歸，二人得手而去。這邊溫如玉裝扮白衣教主見朱菓得手，便同姬紅薇、倪汝霖乘船回姥山，會同倪采珍、杜志遠一起登岸……



斧環傳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解釋交換人質　坦說蠱毒解藥

倪汝霖傳聲道：「姑娘注意，七十二把尖刀，乃是魔教迎賓之禮，表示貴賓蒞止，足不沾土，妳必須飛越『法限』，落到第一柄刀尖之上，一步步走去，中途不能碰倒尖刀，才不失禮。」

溫如玉暗想這些尖刀，還難不住自己，當下微一吸氣，既不晃肩，又不點足，身子憑空升起兩丈來高，緩緩落到第一柄尖刀之上，從容舉步，朝茅篷走去！

山風吹着她月白儒衫，洒脫之中，另具一種高傲氣概，確有雄霸江湖，一教之主的風度！

倪汝霖瞧得不禁暗暗點頭，這位溫姑娘一身武功，看去還不在自己之下，當下也就吸氣點足，飛越樹身，落到刀尖之上，跟着往前走去。

溫如玉走到第七十二把尖刀盡頭，已到達茅篷前面。

八個黑衣僧人一齊合十躬身，道：「法王已在茅篷恭候，請教主入篷。」

溫如玉飄然落地，只微微頷首，算是還禮，就昂首闊步，朝茅篷中跨去！倪汝霖跟在溫如玉身後。

茅篷裏面，陳設極爲簡單，正中間一張案上，供着一尊純金鑄成的歡喜佛，作男女交歡之狀。

溫如玉目光一瞥，任她平日豪放不羈，也不禁瞧得一陣臉紅心跳，暗暗啐了一口，慌忙移開目光，差幸有白紗遮臉，別人還瞧不到她羞窘之色。

再看長案兩旁，盤膝坐着兩個老僧。

左邊一個身形瘦長，面目枯槁，身穿一襲黃色僧衣的，敢情就是魔教法王枯佛嘉摩尊者了。

右邊老僧，身形高大，面貌陰鷙，身穿一襲大紅袈裟，正是自己見過的魔教長老嘉檀尊者！

就在此時，枯佛嘉摩已緩緩睜開雙目，望了溫如玉一眼，合十當胸，笑道：「難得，難得，老僧遠入中原，教主還是老僧第一次見到的武林人物，請恕老僧失迎！」

話雖說的客氣，但神情却甚是傲慢，身子端坐蒲團之上，動也沒動。

溫如玉雖是假扮白衣教主而來，但瞧他這副自大模樣，心中也未免有氣，只是自己此行關係重大，是以隱忍着不好發作，當下略爲抱拳，冷漠一笑，道：「在下久聞法王盛名，無緣識面，此次聽說法王駐錫姥山，特來拜候。」

枯佛嘉摩笑道：「好說，好說，教主令尊白骨神君，威震西陲，當年曾蒞天龍寺隨喜，和老僧有過一面之緣，不想數十年後，老僧又見教主雄霸武林，實在可喜可賀！」

溫如玉雖已知道白衣教主姐妹，就是當年白骨神君的一雙孿生女兒，但因自己終究所知有限，不敢搭腔，聞言只是冷冷一笑，拱手道：「在下無

事不敢驚擾法王清修。」

枯佛嘉摩尊者徐徐的道：「教主可有甚麼事嗎？」

溫如玉道：「在下舍妹數日前在廬江失踪，迄今未聞下落……」

端坐右首的嘉檀尊者，忽然目光一抬，陰笑道：「你是懷疑到咱們身上了？」

溫如玉道：「在下事後據報，當晚曾有貴教中人路過該地，在下因此特來問訊一聲，舍妹年輕無知，如有冒犯，在下也好向貴教陪禮。」

嘉檀尊者道：「那倒不必。」

溫如玉背負雙手，話雖說得婉轉，神態却也相當冷傲，聞言不禁仰首冷嘿了兩聲，道：「白衣教雖然草創伊始，但如果擒下天龍寺的人，在下敢作敢爲，也決不至推諉，想來舍妹當眞不在這裏了？」

她此話一出，兩位尊者臉色同時一變。

嘉檀尊者道：「老僧又何須推諉？」

溫如玉那肯放鬆，追着問道：「那麼舍妹果在此地了？」

嘉檀尊者目射寒光，陰惻惻道：「在如何，不在又如何？」

溫如玉傲然道：「在下原是問訊來的，舍妹要是不在，也就罷了……」

她說到這裏，忽然住口。

嘉檀尊者含怒意道：「如果在呢？」

溫如玉神態自若，淡淡道：「那也沒有甚麼，在下來意也只是求法王允予交換罷了。」

枯佛嘉摩雙目之中，閃過一絲詫異，沉聲道：「交換？」

溫如玉背負雙手，點頭道：「不錯！」

枯佛嘉摩瞧了嘉檀尊者一眼，問道：「這麼說來，教主已經擒了一名天龍寺的門人，不知是誰？」

溫如玉冷嘿道：「貴教擒了在下甚麼人？在下也擒了貴教甚麼人，大家可稱銖兩悉稱，誰也沒有吃虧。」

嘉檀尊者全身一震，變色道：「你是說紅薇？你……敢對小師妹下手……」

溫如玉格格笑道：「你們敢對舍妹下手，在下對令師妹又有何不敢？」

枯佛嘉摩抬手制止嘉檀尊者開口，一面急急問道：「小師妹人在那裏？」

溫如玉並沒回答，反問道：「舍妹呢？法王是否已俯允交換了？」

原來魔教玉女姬紅薇，名義上雖是嘉摩、嘉檀的師妹，其實她一身功夫，都是由枯佛嘉摩代師傳藝，一手教成，她根本連師傅都沒見過一面。

因爲魔教規定，每一代都得有一個女弟子，繼承該教魔女職位，魔女在教中，輔佐掌教，論地位也僅次於掌教，最難的一點，還是繼承魔女之人，生辰八字必須與規定相符。

因此甚至數十年都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人，上代掌教圓寂之後，就由門下弟子代爲尋覓，傳以武功，但名義上還是同門師兄妹。

姬紅薇就是在這樣情形下，在天龍寺長大的。

枯佛嘉摩對姬紅薇，名雖同門，實爲師徒，此刻一聽到小師妹會落在白衣教主手裏，心頭那能不急？

當下雙手合十，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教主說的，老僧自表同意。」

一面回頭道：「師兄，咱們就把白姑娘放了吧？」

嘉檀尊者連忙合掌道：「謹遵掌教法旨。」

說到這裏，回頭喝道：「夏侯律，快請白姑娘出來。」

黃幔後面，夏侯律應了聲「是」，立即有一陣細碎步聲，從幔後傳出。

溫如玉不禁聽得一怔，無影人魔夏侯律，原是魔教叛徒，已投在白衣教下，怎會又回到魔教來了？

心念轉動，也立即回頭吩咐道：「金衣護衛，要他們把姬姑娘送來。」

倪汝霖躬身應「是」，霍然回過身去，金色大袖朝篷外懸空一揮，只聽「嗤」的一聲，從他袖中，射出一道白色火花，沖霄飛起！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這邊倪汝霖火花才出，黃幔後面也娉娉婷婷地走出一個白衣少女！

只見她秀髮披肩，笑靨如花，但身上却穿了一襲寬大的白色儒衫，男不像男，女不像女，顯得有點不倫不類。

在她身後，跟着走出一個面目陰沉的黑衣老者，正是無影人魔夏侯律！

白衣少女一走出黃幔，一眼瞧到負手卓立的溫如玉，和身旁穿金衣的倪汝霖，春花般臉上，立時流露出驚喜之容，嬌聲叫道：「大姊，妳果然趕來了！」

溫如玉道：「妹子，妳過來！」

白衣少女本來驚喜的臉上，忽然之間好像怔得一怔，脚下也略現踟躕，但終於走了過去。

這情形瞧得溫如玉心頭驀然一震，暗道：「糟糕，難道自己一開口，就露出破綻來了？」

心念方動，眼看白衣少女依然朝自己身邊走來，一時那敢大意，立即功凝全身，暗暗戒備。

這時正好杜志遠、倪采珍，也已如飛奔到！

倪汝霖迎着伸手拍開姬紅薇睡穴，杜志遠、倪采珍立即退出篷外。

姬紅薇睜開雙目，口中「啊」了一聲，喊道：「三師兄，二師兄，你們都在這裏？」

她口中喊着，身子却擋在溫如玉和兩位師兄面前。

溫如玉早已微一拱手，道：「在下

告退了！」

一面低喝一聲：「妹子快走！」

轉身拉住白衣少女纖手，很快退出茅篷。

嘉檀尊者右手隱藏袖中，早已凝足了魔教最厲害的「金手印」功夫，只要小師妹一讓，立可全力發出。

那知小師妹好似存心掩護白衣教主退走似的，站在正中間，此時一見溫如玉和白衣少女翩然閃出茅篷，心中一怒，低喝道：「小師妹快閃開！」

「開」字出口，身形倏起，正待朝篷外追出！

姬紅薇退了一步，依然擋在他面前，吃驚的道：「二師兄，你要怎麼了？」

嘉檀尊者跺脚道：「小師妹還不讓開？」

伸手一推，越過姬紅薇，衝到篷口，抬目瞧去！

只見白衣教主姊妹兩人，早已掠出十幾丈遠，金衣護衛和兩個綠衣人，却站在約七八丈外，每人手上都握着一枚蛇形暗器，正是威力極强，一經擲出，十丈方圓悉成火海的「翼火蛇」，正緩緩向後退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長，其實只是嘉檀尊者推開小師妹，掠到篷口一瞬間事！

姬紅薇眼看二師兄推開自己，朝篷外追去，心頭不禁大驚，一時急中生智，驚「啊」一聲，隨着嘉檀尊者一推之勢，脚下一個踉蹌，朝邊上跌去！

嘉檀尊者聽到小師妹一聲驚啊，急忙回頭瞧去。

枯佛嘉摩早已閃電躍起，把姬紅薇扶住，皺皺眉道：「小師妹穴道初解，血脈未和，師兄怎可如此魯莽？」

嘉檀尊者只當自己方才心急追人，出手稍重，被掌門人這麼一說，不禁老臉一紅，問道：「小師妹，不妨事吧？師兄實因白衣教主自己送上門來，輕易放他們不得……」

枯佛嘉摩道：「咱們既然答應了人家，就讓他們去吧。」

一面慈祥的道：「小師妹，妳還是快到後面去做一會功夫，活活經絡。」

姬紅薇因賽孫臏有一封密柬，讓自己回到姥山之後，才能開拆，巴不得三師兄有此一說，急忙答應一聲，朝幔後走去。

嘉檀尊者回過頭去，瞥見夏侯律垂手站在身後，不禁心中一動，隨即吩咐道：「白衣教主去得形色匆忙，其中可能有詐，你出去瞧瞧，他們是否業已離去？」

夏侯律答應一聲，正待朝篷外奔去。

嘉檀尊者又道：「且慢，你只宜暗中跟隨，不可露了形迹。」

夏侯律又應了聲「是」，匆匆掠出篷外，朝白衣教主遁去方向跟了下去。

他久歷風浪，明知白衣教主救出胞妹，此刻必然急於離去，但仍不敢絲毫大意，閃近林邊，先停步寧神調息，運起內功視聽之術，然後悄悄朝山坡那邊跟去。

這片樹林，雖然高大綿密，但夏侯律却對它相當熟悉，耳目並用，輕蹬巧縱，快若狸貓，片刻工夫，便穿林而去。

舉目瞧去，但見一葉風帆，業已離岸駛出老遠。

此時已近黃昏時分，天色漸漸昏暗，但水光瀲灩，遠遠望去，金衣護衛卓立船頭，一身金衣，閃鑠生光。

正當此時，忽聽身後樹枝，忽然輕微晃動！

夏侯律耳目何等靈異，尤其枝葉晃動，聲息極輕，不是用心諦聽，决難發覺，而且一動即止，如非功力已達化境，不可能如此！

他原是心機極深之人，這一發覺身後有人，絲毫不動聲色，目注風帆，嘿道：「終有一天，要你們嘗嘗我『火焰刀』的厲害！」說到這裏，作出正待返身模樣，忽然脚下一停，口中「哦」道：「不對，白衣教主險惡陰人，豈甘就此離去？兩位師叔莫非中了她的狡計？」

說話之時，一直凝神傾聽，知道身後之人果然並沒離去，心頭不禁暗暗冷笑一聲！

忽然舉起右手，小指指甲，在右手中指上劃了一下，指頭立時流出血來，他再把血液塗到右手掌心，然後雙掌合攏，輕輕摩擦了幾下，迅速湊近鼻尖聞去。

這一聞，夏侯律先是一驚，繼而十分憤怒的道：「好歹毒的手法，果然不出我所料，偷下『無形之蠱』……」

「哈哈哈哈！」

語聲未落，接着又是一陣仰天大笑！

「妳怎會想到『無形之蠱』的解藥，已落到我夏侯律手上？」

說完，探手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玉瓶，傾出兩粒金色藥丸，納入口中，一手握着玉瓶，忽然失聲道：「不好，兩位師叔，功力越高，所中蠱毒也越深，我得趕快回去才好……」

就在此時，身後微風颯動，一道人影如電飛落！

夏侯律佯作一驚，大喝一聲：「甚麼人？」

身形疾然斜閃開去！

「是我！」一個低沉的聲音，已在身後響起！

夏侯律聲音入耳，凝蓄待發的右掌很快收轉，恭身惶恐的道：「原來是二師叔，恕弟子不知不罪。」

嘉檀尊者陰沉一笑，道：「老僧怕你不是白衣教主對手，才特地趕來，他們已經乘船走了麼？」

夏侯律點應「是」。

嘉檀尊者目光如炬，一下瞧到夏

侯律手上玉瓶，問道：「你手上是拿着甚麼？」

夏侯律心頭暗暗冷哼，但臉上却是恭順，憤然道：「弟子正要趕回去向兩位師叔稟告，白衣教主臨行之時，居然暗施手脚，放出毒蠱，此蠱名曰『終身蠱』，無息無形，令人防不勝防。中蠱之人絲毫不覺，武功越高，中毒越深，要待十日之後才會發作，除了她獨門解藥，普天之下，只朱菓能解，弟子目覩他們揚帆遠去，心中懷疑，白衣教主生性陰險，匆匆離去，必有陰謀，因此查驗血液，果然已中蠱毒……」

嘉檀尊者其實已經來了一會，夏侯律的一舉一動，全都瞧得一清二楚，目光凌厲的道：「有這等事，血液又如何查驗？」

夏侯律道：「這是弟子在白衣教時，曾聽金影飛魔邵大宇說過，凡是中了無形蠱的人，只要把中指血液塗在掌心，兩掌摩擦之後，如血腥有異，便是中蠱之象。」

嘉檀尊者冷哼一聲道：「你說的金影飛魔，就是那個金衣人了？」

夏侯律又應聲「是」。

嘉檀尊者又道：「你還沒說出手上何物？」

夏侯律道：「弟子手上，就是白衣教『終身蠱』的解藥。」

嘉檀尊者道：「你如何得來的？」

夏侯律道：「白衣教主對外揚言，『終身蠱』除了只有延緩發作之藥，眞正知道解藥的只有白氏姊妹和金影飛魔三人。弟子是趁他們不備之際，偷取了六粒，以備不時之需，不想今天果然用着了，方才弟子已經服了兩粒，此中尚餘四粒，正好夠兩位師叔之用。」

說着雙手遞上玉瓶。

嘉檀尊者方才隱身上樹，親眼瞧他吞服過兩粒，此時又見他說得與事實完全相符，心中倒也不疑，一手接過玉瓶。

依言劃破中指，把血液塗在掌心搓了幾下，湊近鼻尖一聞，果然血腥有異，不禁臉色大變。

要知把血液塗在掌心，再經兩手磨擦，掌心發熱，血腥自然有異，嘉檀尊者江湖上闖了二十年，原也不是輕易受騙之人，實因白衣教主「無形蠱」太厲害了，他已經聽得很多。

譬如擅於用毒的毒神逢巨川，威震甘陝的老狠神狠奇里，高黎共山的神鈎眞人郝公玄、龍門幫幫主陸地神龍程元規、這幾個人，論武功修爲，全都不在自己之下，但他們先後中了白衣教的蠱毒。

「無形蠱」這三個字，當眞令人談虎色變，因此聞到掌心血腥有異，就深信不疑的拔開瓶塞，傾出兩粒金色葯丸，一下吞入口中，回頭問道：「服下解葯，要多少時間，才能把蠱毒除清？」

夏侯律神色恭敬，答道：「服下解葯，尚須運功半個時辰，蠱毒即可全去。」

嘉檀尊者點點頭道：「如此事不宜遲，咱們趕快回去。」

兩人匆匆回轉茅篷，嘉檀尊者把經過情形，向枯佛嘉摩詳細說了一遍。

嘉檀尊者遲疑的道：「師兄出去之後，小弟已入定多時，何以絲毫不覺有異？」

嘉檀尊者笑道：「掌門人有所不知，白衣教主善使無形蠱，中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不到發作決難查出。中原武林，近半月來，已有不少人被暗施手脚，據江湖傳言，連當日號稱三君雙仙的赤髮仙子，就在不久之前，因蠱發作，自絕而死。何況此女陰毒成性，易俘之後，走得甚是匆忙，小弟早起了懷疑，方才查驗血液，果然有異，掌門人不可不信。」

說着，便把玉瓶遞了過來。

枯佛嘉摩聞師兄把白衣教的「無形蠱」說得如此厲害，只好接過玉瓶，把僅餘的兩粒葯丸，吞入口中。

嘉檀尊者回頭瞧去，只見夏侯律恭恭敬敬的伺立身側，沒有吩咐，不敢退去，心中頗爲嘉許，這就抬手道：「服葯之後，既須運功袪毒，你就去休息吧！」

夏侯律躬身應「是」，行了一禮，便往篷後退去。

嘉檀尊者接着道：「護法弟子何在？」

八個黑衣僧人聞聲入內。

嘉檀尊者吩咐道：「掌門人和老僧均須入定半個時辰，爾等可分在篷外守護，如非重大事故，不得驚擾。」

這八個黑衣僧人，號稱天龍八部護法弟子，武功全部不弱，此刻聽到二師叔吩咐，同時躬身領命，留下四人在篷內護法，另外四個，逕自朝篷外走去。

嘉檀尊者吩咐完畢，便自闔上眼皮，參禪入定。

却說姬紅薇走入幔後，眼看兩位師兄並沒懷疑自己，心中暗暗覺得好笑，但也有點害怕。

這茅篷後面，用布隔了許多小間，她找到最後一間，獨自在蒲團上坐下，悄悄從懷中取出賽孫臏給自己的一封密柬，仔細看了一眼，上面寫得很是清楚：「回轉姥山，在無人之處拆閱。」

那麼此刻就是拆閱的時候了！

姬紅薇側耳聽傾了一下，覺得並沒有人進來，很快撕去封口，裡面只有兩個小小紙包，一時不由大疑。

暗想：「令狐老前輩又在弄甚麼玄虛了？」

心中想着，雙手已小心翼翼的打開紙包，原來裡面包着一撮灰色葯末，紙上還有一行小字：「陰陽水調服，可解散功之毒。」

這是怎麼一會事？姬紅薇瞧得大是不解，甚麼叫做「散功之毒」？

當下隨手包好之後，又取過另外一包，打了開來，只見裡面葯粉完全一樣，紙上也有一行小字，那是：「一人一服，即可無慮。」

眞是怪事，令狐老前輩就是這樣，甚麼事情也是不寫得清楚一點，他到底要自己服下呢？還是給別人吃的？

自己根本就沒中甚麼散功之毒，而且看字中語氣一個人只要服一包就夠，大概令狐老前輩只是要自己備而不用的。

想到這裡，覺得十有八九已被自己猜中，當下微微一笑，把兩包葯粉，依然放入封套收到革囊之中，然後在蒲團上運起功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姬紅薇被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驚醒，睜目一瞧，天色業已黑了，布幔外面，有人低沉的叫着：「紅姑……紅姑……」

姬紅薇霍然一驚，聽出那是天龍八部爲首一個名叫休陀的聲音，當下一躍而起，問道：「休陀，是不是三師兄在叫我？」

休陀應道：「不……不是，弟子替兩位師尊護法，兩位師尊，情形有點不對，弟子斗膽，想請紅姑娘出去瞧瞧。」

姬紅薇吃驚道：「兩位師兄怎麼了？」

休陀合掌道：「兩位師尊方才入定之前，曾吩咐無事不准驚擾，但弟子發現兩位老人家忽然全身顫抖，好像中……了毒……」

姬紅薇不信道：「有這等事？」話聲出口，人已匆匆往外跑去。

轉過黃布幔子，只見長案上已點燃起一盞佛燈，三個護法弟子，雖然還分立在四週，合掌肅立，但全都臉露驚詫，雙目集中在兩位師尊身上。

枯佛嘉摩和嘉檀尊者依然瞑目坐在蒲團上面，身子當眞不住的顫動，臉色灰敗，額前綻出黃汗珠。

姬紅薇瞧得大吃一驚，一個箭步，躍到枯佛嘉摩面前，伸手搖着他身軀，急急問道：「三師兄，你怎……」

枯佛嘉摩緊閉着的眼睛，忽然緩緩睜開，但是神光散漫，張了張口，喉間迸出微弱的聲音，道：「毒……毒……」

他似乎已盡了最大的力氣，但話聲未落，身子頹然往後倒去！

姬紅薇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裡跳出來，失措驚叫道：「你們快過來呀！」

其實休陀早已伸手把枯佛扶住，其他三個護法弟子，也同時奔了過來。

姬紅薇這聲尖叫，却把嘉檀尊者也驚醒了，只見他睜着雙目，滿含憤怒之色，聲音低弱，說道：「散……散……功……」

身子噗的一歪，正要倒下，被一個護法弟子搶前扶住。「果然是散功之毒！」

姬紅薇心頭猛震，慌忙回頭道：「你們知道甚麼叫陰陽水？快……快去準備陰陽水……」

休陀答應一聲，飛也似朝篷外跑去，過不一會，他捧着一個木瓢進來。

姬紅薇早已取出兩包葯末，立時給兩位師兄服下。

一會工夫，只聽兩人骨節之間，一陣格格作响，臉色也逐漸恢復。

姬紅薇放下了心，八個護法弟子，圍在左右，大家都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孽障……」

嘉檀尊者大喝一聲，翻身坐起，把周圍的人都嚇了一跳！

姬紅薇喜道：「啊，二師兄，你醒過來了？」

嘉檀尊者才一坐起，目光轉動，喘息着喝道：「夏……侯律，你……們……快別讓……這孽畜逃了……」

大家不明所以，回頭一找，果然不見夏侯律的影子。

這時枯佛嘉摩也自吁了口氣，坐將起來。

嘉檀尊者眼看大家依然圍着不走，氣怒已極，伸手一指，喘息着喝道：「你們還……不快把夏侯律抓來？快……快去……」

休陀聽出師叔口氣，敢情兩位師尊突然中毒，和夏侯律有關，立即答應一聲，率了三個師弟，匆匆朝篷後奔去。

姬紅薇道：「二師兄，你快息一息咯，剛服下解葯。」

嘉檀尊者略微定了定神道：「已經不妨事了，沒想到這孽畜敢對我們兩人下毒！」

枯佛嘉摩口中低誦佛號，道：「阿彌陀佛，這毒葯好不霸道，小弟才一發現，全身功力，已告瘓散，數十年苦功，幾乎毀於一旦。」

嘉檀尊者臉有愧色，道：「小兄一時疏忽，幾乎鑄成大錯，這孽障處心積思，想來已非一日。」

姬紅薇抬頭道：「二師兄，這是甚麼毒葯，會有這般厲害？」

嘉檀尊者歎息道：「這就是我疏忽之處，夏侯律之父逍遙先生，原是一代奇才，不但文事武功，全有極深造詣，而且博覽羣書，尤精醫葯之學。據說當年他忽發奇想，認爲江湖上恩怨仇殺，了無寧日，主要就是因爲武功兩字作祟，只要消滅武功，大家就可相安無事。於是他窮數年之力，到處搜求葯物，練成一種散功之葯，練武之人，只要服下此葯，武功立時全失。」

枯佛嘉摩合十道：「阿彌陀佛，這逍遙先生倒不失是位有心之人，只是矯枉過正，未免仍失之偏頗。」

嘉檀尊者道：「掌門人說得極是，當時逍遙先生試驗的結果，發覺此葯毒性甚烈，不僅可使人失去武功，而且人也因之癱瘓，這就棄置不用。不想當年夏侯律被乃父逐出之後，此葯也因此不見，逍遙先生怕流出江湖，爲害武林，還特地針對此葯，配製了許多解葯，親自分送少林、武當等各大門派，讓他們門下弟子，在江湖行道之際，遇上有人中毒，可以廣爲施救……」

說到這裡，忽然目光轉到姬紅薇身上道：「小師妹，你這解葯，又從那裡來的？」

姬紅薇被二師兄問得一怔，她不善說謊，囁嚅的道：「這是賽孫臏老前輩給我的。」

「賽孫臏？」

嘉檀尊者詫異的道：「賽孫臏令狐宣就是夏侯律的師弟，妳在何處遇上了他？又怎會事先知道咱們會被孽障暗中謀害的？」

枯佛嘉摩也道：「不錯，這倒確是不可思議之事！」

姬紅薇一時被問得心頭大跳，低頭道：「這次換人，就是賽孫臏老前輩出的主意，方才那個白衣教主，是溫姐姐假扮的。」

嘉檀尊者奇道：「她不是眞的白衣教主？」

枯佛嘉摩溫和的道：「小師妹有怎麼話但說無妨。」

姬紅薇只好把赤髮仙子溫如玉受賽孫臏之囑，因江湖上許多知名之士，全都中了白衣教的「終身蠱」，據說這種毒蠱的解葯，只有白衣教主姊妹兩人身邊才有，而且白衣教主妹妹，已經落在魔教手中，所以要溫如玉喬裝白衣教主前來換人。賽孫臏給了自己一個密柬，囑咐到了姥山，才能開拆，裡面就是兩包解葯，詳細說了一遍。

嘉檀尊者陰哼道：「賽孫臏仗着一點鬼才，居然敢計算到咱們頭上來了！」

枯佛嘉摩低誦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師兄比小弟還大上幾歲，不可妄動嗔念，不論賽孫臏如何使詐，終究對咱們兄弟有救命之德。以小弟看來，中原武林，始終是一塊是非之地，咱們天龍寺雖然號稱魔教，但與人無爭，不宜捲入他們漩渦之中，小弟就是爲了公孫喬夫婦藏寶，一念貪嗔，數十年勤修，幾乎毀於一旦，因此決定明天立即趕回天龍寺去，師兄二十年來，原爲追查『陰魔經』下落，如今總算收回來了，不如……」

話聲未落，只見追查夏侯律的四個護法弟子，由休陀爲首，匆匆進來，滿臉氣憤的躬身說道：「報告兩位師尊，弟子找遍全山，不見夏侯律踪迹，想是逃下山去了。」

枯佛嘉摩點點頭，揮手道：「阿彌陀佛，這孽障多行不義必自斃，隨他去罷！」

嘉檀尊者合十道：「掌門人說得極是，只是天龍寺從無叛教之人，教規森嚴，法不可弛，小兄之意，我們固然不宜捲入中原武林是非，但夏侯律必須擒回天龍寺去，不知掌門人以爲如何？」

枯佛嘉摩點點頭道：「這樣也好，天龍八部可暫時留在此地，以供師兄差遣，小師妹，那麼妳跟我回去吧。」

姬紅薇聽得心頭大急，忙道：「三師兄，我和二師兄一起回去咯！」

枯佛嘉摩瞧了她一眼，喃喃說道：「阿彌陀佛，擾擾紅塵，偏多煩惱，諸般煩惱，皆由心生。」

姬紅薇聽得似懂非懂的臉上一紅，嬌笑道：「三師兄，你答應我嗎？」

枯佛嘉摩笑道：「妳留在這裏，也無不可，只是不准多惹是非。」

姬紅薇喜得連忙點頭道：「我知道，我一切都聽二師兄吩咐就是了。」

＊　＊　＊

水聲嘩嘩，船上已經扯起風帆，姥山在夜色朦朧之中，像一團龐大的黑影，正在逐漸遠去！

中艙燃起一支紅燭，江風從窗縫中吹進，燭火不住的搖曳！

一位身穿白色儒衫，嬌靨如花，披着一頭秀髮的少女，這時再也忍耐不住，她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怔怔的瞧着對面一位臉蒙白紗，身穿白衣的書生，氣憤的問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人，要把我弄到那裡去？」

她雖在氣憤之中，語氣帶着怒意，但聽來依然聲若乳鶯，嬌脆悅耳！

白衣書生格格一笑，柔聲道：「妹子，妳怎麼連姐姐都不認識了？」

白衣少女披嘴道：「哼，妳別騙我了，我第一眼就看出來了，妳認爲裝得很像？」

白衣書生站起身子，雙袖一拂，背負着手，傲然道：「有甚不像，難道白衣教主還有假的不成？」

白衣少女覺得好笑，但又忍住了，哼道：「妳才不是呢，哼，方才第一句話就不對了。」

白衣書生暗哦一聲，一面笑道：「妳當我不知道妳的名字？」

白衣少女道：「妳說！」

白衣書生道：「白倩倩。」

白衣少女嗤的笑道：「那是我姐姐的名字。」

她這一笑，燭光之下，看去有如海棠初放，嫵媚之至！

白衣書生微微一怔，道：「那麼妳叫甚麼？」

白衣少女掩口笑道：「妳承認了，妳是假扮的，妳先告訴我是誰，我就告訴妳。」

白衣書生點頭道：「不錯，我是假扮的！」

說着，舉起纖手，一下撕去蒙面白紗，登時露出一張俊俏秀麗的面孔，只是她生得柳眉微挑，鳳目如電，

紅菱似的嘴角上，掛着一絲甜笑！

白衣少女並沒見過此人，但瞧她模樣，分明也是女的，心中方自一怔，忍不住問道：「妳……」

她才說到一半，突然驚怯却步，兩眼盯着對方，顫聲道：「妳……到底是誰？」

原來那白衣書生，人如花嬌，自然也是女兒之身，但她在撕下面紗之後，同時舉手摘下頭巾。

這一摘不打緊，但却披下一頭赤髮，一個玉臉櫻唇的俏佳人，登時變成一個紅髮怪人，白衣少女如何不驚？

溫如玉用手掠了掠散亂的赤髮，微微一笑，道：「赤髮仙子。」

白衣少女睜大眼睛，搖搖頭道：「赤髮仙子，我聽爹說過，妳不是！」

溫如玉嗤的笑道：「難道赤髮仙子不能有徒弟嗎？我就是她老人家的徒弟，我叫溫如玉，妳呢？妳叫甚麼名字？」

白衣少女驚奇的瞧着她，心中暗暗稱奇，赤髮仙子的徒弟，居然也會有一頭赤髮，當眞有其師，必有其徒！

人家既然說出來歷，自己也只好說，這就低低的道：「我叫白嫚嫚，就是司馬相如上林賦：『柔橈嫚嫚，嫵媚纖弱』的嫚嫚兩字。」

溫如玉笑道：「姐姐叫倩倩，妹妹叫嫚嫚，這兩個名字眞好！」

白嫚嫚心地純潔，聽她稱讚自己名字好，心中一喜，抬頭道：「這是師傅替我們取的。」

溫如玉心中一動，暗想：「此女看來涉世未深，自己只要慢慢套她口氣，不難探出白衣教主秘密來。」

心念轉動，一面故作吃驚的道：「妳姐姐我倒見過幾次，她武功極高，據說已得大漠神尼眞傳，原來妳也是神尼高弟？」

白嫚嫚嗯了一聲，奇道：「原來妳知道得不少！」

溫如玉道：「這都是我師傅說的，她老人家以前和令尊白骨神君，是數十年友好，自然知道得不少。」

白嫚嫚天眞少女，毫無機心，漸漸和溫如玉談得投機起來，她覺得溫如玉除了一頭紅髮，長得不好看之外，人却十分溫和，不像自己姐姐，整天冷冰冰的，沒話可說，一面淺笑道：「是啊，我就是聽爹說過赤髮仙子老前輩的名號，所以妳方才一提，我就想起來了。」

溫如玉又道：「我聽師傅說，他老人家的絕迹江湖，隱居不出，還和令尊有關呢！」

白嫚嫚顯然已被溫如玉的話所吸引，偏着頭道：「啊，這個我沒聽家父說過，妳知道爲了甚麼嗎？」

溫如玉聽她這一聲「家父」叫得心中一凜，暗道：「白骨神君果然尚在人間！」但臉上却絲毫不露，徐徐說道：

「那好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白骨神君爲了對付一個敵人，因爲那人武功極高，他好像叫……叫……」

白嫚嫚接口道：「是九孔鐵笛！」

溫如玉暗暗好笑，連忙點頭道：「對了，就是九孔鐵笛，令尊白骨神君，當時邀約火德星君、北溟眞君、和我師傅到九華絕頂助拳。那天只有火德星君冉無天沒有趕到，四人激戰了一晝夜，依然敗在他鐵笛之下，我師傅一氣之下，說出如果一天勝不了九孔鐵笛，就一天不出江湖，哦，師傅說，令尊白骨神君，還被他破了一身功夫，不知修復了沒有？」

她說了一大串話，當然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後邊這一句了，但她說來婉轉，而且語氣之間，充滿了關切，使人聽不出她是在故意套話。

白嫚嫚聽她提到父親，不禁神色一黯，搖搖頭，道：「沒有，我爹一身武功，就是毀在這惡賊手裏，哼，總有一天找到惡賊，瞧我會放過他才怪。」

溫如玉道：「我就弄不懂你們姊妹兩個，怎會捨棄了令尊所創的白骨教，而另創甚麼白衣教？」

白嫚嫚道：「白衣教就是白骨教啊！」

溫如玉又道：「我和你姐姐見過幾次，覺得她武功極高，又會放蠱，何以不去找九孔鐵笛替令尊報仇，却無緣無故的和江湖上各門派的人爲敵？」

白嫚嫚瞧她一眼，欲言又止，忽然歎了口氣，道：「妳既然都知道了，我也用不着隱瞞……」

溫如玉心中暗喜道：「行，來了！」

一面故意伸手撫摸着一頭赤髮，笑道：「是啊，我們可說兩代交誼了，不過妹子如果有甚爲難，不說也罷。」

白嫚嫚搖頭道：「其實這也算不了甚麼秘密，只是姐姐平日不許我告訴人家，妳溫姐姐又不是外人，說也無妨。」

她頓了一頓，又道：「我們原要找九孔鐵笛報仇，只是這幾年工夫，我們派了許多人，找遍東海每一個島嶼，都沒找到他，而且派出去的人，幾乎都吃了大虧回來，他們都是武功很高的人，但連人家的影子也沒瞧到半個，這不用說，是那惡賊做的手脚。聽說他的武功，出於公孫喬門下，就是找到了，只怕我們仍然不是他的對手，因此我姐姐認爲只有集合江湖上黑白兩道高手，才能對付得了他，但江湖上成名多年的人物，那會肯和我們合作？所以只有暗下毒蠱，逼使他們就範。」

溫如玉暗暗「哦」了一聲。

千面怪俠倪汝霖，早已在艙下聽清兩人對話，知道時機差不多了，這就推門而入，呵呵笑道：「兩位姑娘，想必業已飢餓，老朽命他們準備好了晚餐，不如吃過晚餐再談吧！」

他此刻已脫下金衣，換上一襲青衫，骨相清癯，精神奕奕，使人感到另一種長者風範。

白嫚嫚起身道：「溫姐姐，這位老前輩是誰？」

溫如玉忙道：「這是名震江湖的千面怪俠倪老前輩。」

倪汝霖笑道：「姑娘別替老朽臉上貼金了，老朽除了略諳易容之術，那裏稱得上『怪俠』兩字？」

說話之間，杜志遠、倪釆珍也走了進來，接着船家端上七八碟菜餚，和一籮白飯，大家依次坐下。

溫如玉指着黑娘子、杜志遠兩人，替白嫚嫚介紹道：「這是倪姐姐，倪老前輩的千金，這是北嶽門下杜少俠。」

黑娘子倪釆珍身爲龍門幫堂主，年紀不大，江湖上經驗可著實不淺，何況又經老父指點而來，這時坐在白嫚嫚身邊，招呼得異常親切。

白嫚嫚自小至大，除了姐姐，只有幾個使女相伴，但姐姐白倩倩是性格冷漠的人，姐妹之間，平日很少說話，使女們當然也無話可說。

方才和溫如玉一見如故，談得很是投機，如今又有一位黑娘子倪釆珍，和自己年齡相若，親切無比，心中更是高興。

尤其她聽到杜志遠是北嶽門下，不禁想起南嶽門下的那位陸相公來！

那晚，姐姐設有埋伏，要他自投羅網，當時雖經自己勸阻，叫他不可逞強入林，不知後來到底如何？

這是自己落入魔教手中以來，唯一不能安心之事，聽說南北雙嶽，誼如一家，陸相公的情形，想來這位杜少俠一定知道。

但這是自己心裏的事，怎好向一個第一次見面的人問得出口？幾次話到嘴邊，都忍了下去。

那知不想起陸相公，倒也無事，這一心中有事，登時顯得情緒不寧起來！

黑娘子坐在邊上，不住的替她夾着菜餚，白嫚嫚幾乎有食不甘味之感。

晚餐之後，船家收去殘餚，替大家沏了壺茶。

白嫚嫚再也忍耐不住，她瞧着杜志遠，羞澀的道：「杜少俠，我想問你一個人，不知道你知道否？」

杜志遠道：「姑娘說的，不知是誰？」

白嫚嫚粉臉微現羞紅，垂首道：「南嶽門下的陸相公，杜少俠想必認識？不知他現在甚麼地方？」

她雖然竭力矜持，但一個少女，當着人前關心地探問一個男人，話是說出來了，但這份羞澀之態，却無法掩飾得住。

即使眼前三人，絲毫沒有江湖經驗，也不難瞧得出來。

溫如玉瞧在眼裏，不禁心頭咚的一跳，暗想：照情形看來，這位白衣教主的同胞妹妹，也暗暗戀上他了！

心念一動，瞥見倪汝霖朝自己以目示意，微微點頭。

只聽杜志遠笑道：「陸兄弟和在下情如手足，幾日之前，因龍門幫程幫主身中貴教毒蠱，據說普天之下，只有朱菓能解，陸兄弟兼程趕上赤啖山去了……他是上火燒觀去的。」

白嫚嫚聽得粉臉變色，急道：「朱菓雖能解蠱，但冉老前輩那會輕易給他？何況……」

她說到這裏，忽然住口，接着幽怨的道：「他明明知道我身邊就有解藥，何以那天遇到了我，不肯明說？」

溫如玉聽得大喜過望，暗想：妳果然自己說出來了。這就接口道：「原來貴教『終身蠱』，還有解藥？」

白嫚嫚自知失言，只好點點頭道：「是先母留下來的，『終身蠱』解藥，當今之世，已無人知道，先母一共也只剩下二十粒，我和姐姐，每人分得十粒。」

倪汝霖道：「姑娘令堂，想是精擅醫道的名家了？」

白嫚嫚道：「先母昔年在雲貴一帶，人稱金花仙娘。」

倪汝霖吃驚道：「金花仙娘，當年號稱蠱神，難怪姑娘姐妹善於使蠱！」

白嫚嫚道：「我不會，我從小就不喜歡養蠱。」

倪汝霖趁機道：「姑娘心地善良，又少在江湖走動，故而對目下武林形勢未免隔閡，自從白衣教出現江湖，武林中已隱伏危機，姑娘姐妹爲父復仇，原是未可厚非，但因此挑起殺孽，就未免失之偏激。」

白嫚嫚俛首道：「這都是姐姐的主張，我原也不敢苟同，只是……」

倪汝霖藹然一笑，道：「不瞞姑娘說，老朽和溫姑娘、杜少俠，原是受人之託，爲了消滅這場武林劫運，才把姑娘請來……」

白嫚嫚道：「老前輩有話但請明說。」

倪汝霖臉色一正，雙目神光奕奕，瞧着白嫚嫚道：「令姊仗着『終身蠱』，迫使武林中人，爲她效力，對付九孔鐵笛，還情有可原，但她却以惡蠱威脅華山、崆峒、點幫三派，要他們血洗和白衣教無仇可言的少林寺，蓄意挑起各大門派自相殘殺，手段就顯得太以毒辣！」

白嫚嫚心中一驚，抬頭道：「我一點也不知道，這如果讓師傅知道了，也一定會受到嚴厲處分的。」

倪汝霖道：「所以目前能否消敉這場殺孽，關鍵就在姑娘身上了。」

白嫚嫚爲難的道：「唉！我姐脾氣倔强，我……我勸她也沒有用。」

倪汝霖笑道：「老朽之意，姑娘如肯爲武林蒼生着想，能把『終身蠱』解藥見賜，武林同道受惠不盡。」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方瑟在廟中窺見李拙夫發號施令，更臨時傳授手下三絕招應變，方瑟暗中也偷學到了，就在這時被李拙夫發現，囚在地牢內，他憑三絕招誤打誤撞見到陳翠綾，將君山所見的秘密告訴她，由她協助逃出。陳翠綾不甘受李拙夫的矇騙，決定跟方瑟去後山小廟看看，半路被七星衛士攔截，說是奉元始天尊——李拙夫之命……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追失魔頭踪影　報訊反遭誣告

陳翠綾聲音一沉道：「樊一民，這是眞的麼？」

領先的一名年齡較長的黑衣人，嘿嘿笑道：「錯了，姑娘，應該說是元始天尊的七星衛士才對！」

方瑟道：「陳姑娘，這姓樊的在君山是何職務？」

陳翠綾道：「他們乃是君山水寨的七大護法，論地位猶在那水陸總巡方強之上，想不到如今……」

方瑟道：「陳姑娘，這不是如今的事，他們恐怕早就被李拙夫羅致了！」

樊一民冷笑道：「嘿嘿，姓方的，你說的一點不錯，我七人投靠君山水寨，本來就是奉天尊法諭！」

陳翠綾大怒道：「好賊子，想不到你們外表恭順，實際上竟然盡是奸細，看劍！」

樊一民大笑中連退三步，刹時嗆啷啷一串脆響，兩枝長劍分由左右架了過來。

原來這一會工夫，七人全已欺進身來，這出劍的正是他們七人中的兩個。

陳翠綾怒上加怒，嬌叱一聲：「你們全都找死了，再接我一招試試！」

手腕猛翻，寶劍嘶地一聲，頓見耀眼寒芒，如同潑水般掃了出去。

方瑟方覺這一招奇詭絕奧，銳不可擋，突聞樊一民沉喝一聲：「來得好！」

喝聲未落，陡見七人七劍，分由七個不同的方向，朝向陳翠綾攻來。

寒光亂閃中一陣叮叮噹噹……

劍勢斂處，那七人非但完好無恙，竟還在無形之中，對陳翠綾形成了合圍之勢。

陳翠綾大出意外，不由神色一變道：「樊一民，你們什麼時候練成這套劍法？」

樊一民放聲狂笑道：「哈哈，姑娘，想不到了吧？你那套天王劍雖然凌厲潑辣、冠絕江湖，無奈天尊早已防到有這一着，所以特地傳授我等一套專門尅制你的七星劍陣！」

陳翠綾怒笑道：「樊一民，你別高興得太早了，君山水寨可並不止我一個人！」

樊一民詭笑道：「嘿嘿，姑娘，君山水寨雖然不止妳一個人，但是妳現在能夠指揮得動的，也絕不會太多就是了！」

陳翠綾一震道：「為什麼？難道他們……」

樊一民得意地接口道：「大勢所趨，姑娘也不能責怪他們！」

陳翠綾一楞道：「你這話我不能相信，至於二寨主與三寨主……」

樊一民不待她話落，立即大笑接口道：「藍二寨主屍骨已寒，你就不必再指望他了，至於黃三寨主麼……」

「怎樣？」

「他現在來了，你何不當面問問他！」

話音一落，果見兩條人影一閃而至，頭一個是水陸總巡方強，緊隨在方強身後的是個灰衣的中年人。

陳翠綾一眼看到灰衣中年人，頓時神色一變道：「黃三叔，你……」

灰衣中年人面色一紅，極不自然地笑道：「賢姪女，天尊功參造化，術兼文武，眼見九州懾服，四海歸心，乃是天生武林盟主……」

就憑這幾句話，已經十足表明了他此時的立場，是以陳翠綾不待他話落，猛地臉色一沉道：「住口！」

那位黃三寨主果然一怔，住了口，可是他僅只稍稍一頓，復又厚顏笑道：「嘿嘿，賢侄女，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假如你肯誠心歸順天尊，則我保證君山這份基業仍舊是你的！」

覥顏事仇，苟且偷生，這已經夠無恥的了，想不到他還居然有臉來作說客，陳翠綾那裡再願理他，當下冷笑一聲，逕自轉向方瑟道：「方公子，你那番話現在我全都相信，後山不必再去看了！」

方瑟一時沒弄明她的心意，不禁微微一怔道：「陳姑娘，難道你眞要……」

話尚未畢，樊一民忙喝道：「姓方的，你自己死了就算了，為何還拖別人下水！」

這話夠厲害，竟把方瑟的未畢之言一下堵了回去。

可是，方瑟話方一頓，陳翠綾則已接口道：「方公子，我陳翠綾雖然不比堂堂男子漢，但仍知道江湖大義，今日之事已非僅關係着我個人生死及君山存亡了！」

方瑟精神一振道：「那麼姑娘之意……」

陳翠綾眉梢一挑，毅然說道：「公子是局外之人，尚且肯為江湖捨命，為武林奔波，我陳翠綾既為江湖兒女，又何能獨惜此身？如蒙不棄，願共携手力闖重關！」

方瑟一聽，精神大振道：「姑娘何必太謙，有此心胸，足以愧煞鬚眉了！」

樊一民聞言狂笑道：「嘿嘿嘿，在此情況之下你們還想力闖重關，這不是痴人說夢麼？依我看還是趁早斷了這個念頭吧！」

照目前的情勢來看，他這話並非全屬虛聲恫嚇，可是，陳翠綾竟然毫不理會，仍舊自顧向方瑟道：「誠如公子先前所說，我二人如果全部死在這裡，則一切均作罷論，但萬一有誰僥倖逃出了君山……」

方瑟不待話落，立即高聲接口道：「好，就是這樣，萬一誰能僥倖逃出君山，就當不顧一切艱險，也要將李拙夫的陰謀詭計揭示於天下武林！」

小黛插口道：「方公子，我也算一個！」

話畢，刷啦一聲，拔出了懸在腰間的短劍。

灰衣中年人喝道：「大膽的丫頭，我看你是想死了！」

上步出掌，呼地一聲向小黛走去。

陳翠綾怒叱一道：「黃明武，你和一個丫頭動手豈不失了身份？有膽就接我幾招！」

欺身跨步，寶劍一抖，耀目寒光陡然捲了過去。

她此時對這位黃三寨主厭惡已極，不但在稱呼上由黃三叔改成了黃明武，手下更是毫不留情。

可是她一劍揮出，突聞樊一民放聲狂笑道：「哈哈，姑娘別慌，接你的有我們幾個呢！」

手勢一揚，七劍各出，頓見一蓬森冷的劍氣，分由四面八方湧至……

呼喝叱叫中劍氣嘶嘯，緊接著穿梭的人影霍地一分。

陳翠綾劍勢雖然凌厲，但被七星衛士綿密的劍陣所迫，竟已有點氣喘力促，倒是小黛接連三劍，將那位黃三寨主逼退五步。

方瑟看得心頭一震……

恰在此時，陡見樊一民揚眉怒笑道：「嘿嘿嘿，姑娘，你現在相信了吧，三十招內要你棄劍就縛！」話畢一聲長嘯，雙手環抱，劍尖直指蒼天。

其餘六人也跟著劍勢一變，平舉、斜挑、倒立、橫揚，各自擺出一種大不相同的怪異姿勢。

顯然的，這即將來臨的一擊，定必凌厲詭奥不同凡響。

方瑟再不遲疑，當下大喝一聲，雙掌一揚，欺身撲了過去。

他本打算相助陳翠綾一臂之力的，豈料身形剛動，方強已經大步迎了過來道：「嘿嘿嘿，姓方的小輩，你想幹什麼？方爺爺早在這裡等著你了！」

一揚掌，打從橫裡攻到。

他似乎已恨透了方瑟，這一掌竟用足了九成眞力，掌尚未至，嘶嘶勁氣業已如海潮湧到。

方瑟迫不得已，錯肩縮身，扭頭一招封了過來。

雙方一觸即分！

方瑟知道情勢危急，拖久了絕無好處，腳下一穩，立即搶制先機，快如電光石火般連攻兩招。

這兩招全是血影人魔所傳的絕學，此時在他全力施展之下，果然凌厲詭奥，毒辣無比。

方強大出意外，驚怒交加中全力回攻五招。

這五招他使出了渾身解數，雖說擋住了方瑟的攻勢，但腳下却被逼退了七八步。

方瑟一著佔先，再不放手，暴吼聲中，血影人魔所授那第三招武功接踵而至，左手向外一圈，右掌快如閃電，分取方強的上中下三路。

方強一聲狂吼，兩掌剛剛向外一迎，方瑟的一掌已經到達他的胸腹之處。

眼看這方强難逃一掌之厄，但就在此時，樊一民七人却已發動了攻勢。

猝然間，劍光閃耀，冷風撼衣，陳翠綾那副嬌小身形，頓時被匹練般的劍氣籠罩。

方瑟大驚失色，手下頓時一慢……

方强趁機一擰身形，向後疾退三步，待得方瑟警覺時，方强早已逃出了掌握。

所謂薑是老的辣，這話一點不假，方强避過了致命一擊，竟然搶制機先反守爲攻，雙掌揮舞，如同雪片一般反向方瑟攻來。

對付方强這種高手，原來方瑟由龔江那裡學到的武功，根本就抵不上用場，能夠發揮威力的，還是血影人魔所傳的那幾招。

僅有的三招武功，盞茶工夫沒到，已經被他反覆地使用了兩遍。

要知任何凌厲的招式，全都在出敵不意攻其不備，像這樣反覆使用，豈有不被人家摸清路數的道理。

果然，就當他第三度出手的時候，方强突然振聲狂笑道：「哈哈，好小輩，我還當你有多大能耐呢，原來也就只是程咬金的三下板斧！」

話落側身一閃，輕易避過了方瑟攻來的左手。

他早已知道方瑟這一掌走空之後，右手勢必跟隨而來，因此脚下一穩，立即沉聲大喝道：「該死的小輩，你還不給我躺下！」

一言未已，倒肘閃電一般打橫點了過來。

方瑟右臂剛剛擧起，那裡想得到對方來這一着，警覺時再想變招，那裡還能來得及，沒奈何上體全力向後一仰……

刹時一陣巨痛，脅下已被一肘擊中，頓時兩眼發花，身體跟跟蹌蹌地連退數步。

好在他跟隨龔江多年，打人的工夫沒學到，但挨打的能耐却高人一等，不然這時非得應聲倒下不可。

不過他目前雖然沒有倒下，方强却不會就此放過他，只見黑影一晃，那老賊已經跟踪而至，人尚沒有落地，雙掌已經隔空擊到。

方瑟趕緊苦撐著强提一口眞氣，揮掌迎了上去。

在身負重創之下，他那裡還能接得下方强這一招，只聽轟然一聲，身形已被震得凌空飛了出去。

趴躂！摔落在兩丈開外的草地上。

這一下傷得更重，雖然沒有死，但頭却嗡嗡作响，兩眼發黑，用力一掙，僅止爬起了一半又復倒了下去。

就在方瑟被擊倒的瞬間，小黛與陳翠綾也全到了危急關頭……

小黛雖受陳翠綾一手調教，但到底不是那位黃三寨主的敵手，若非仗恃著手中寶劍鋒利，恐怕早就落敗了，但就是這樣，恐怕也再難支撐十招。

陳翠綾功力雖强，怎奈樊一民七人的七星劍陣，乃是專門練來對付她的，本來她已經守多攻少，現在眼見方瑟失利，心下一慌，頓時先機盡失。

目前的情形非常明顯，這三人誰也別想能夠僥倖逃出君山！

方强一擊得手，狂笑如雷道：「嘿嘿，姓方的小輩，你想與天尊作對，看樣子只有等到來生了！」

話音未落，人已大步走到方瑟身前，立掌如刀，呼地一聲，朝向方瑟的頭上劈下。

他身爲君山總巡，功力已是江湖一流，這一掌下去別說方瑟乃是血肉之軀，縱然眞是鐵打銅澆的，恐怕也受不了！

想不到就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突聞一聲暴喝：「該死的老賊，你狂妄得過份了！」

那卧地不起的方瑟，此時竟然身形一翻，揚掌一道青森森的寒芒，直奔方强腰間捲到。

原來方瑟當此危急關頭，竟已暗中抽出了盤在腰間的軟劍。

這枝軟劍本是龔江傳給他的，可是由於他沒有學過劍術，所以自從接到手中時起，就一直盤在腰間沒有動用過。

龔江已慘死，江湖中再無第二人知道此事，當然方强更是做夢也想不到。

變起倉促，那裡還能閃躲得及，只聽哎呀一聲慘號，方强的上半身頓時與下體分了家，血水狂噴，心肝五臟洒得滿地都是。

這一聲慘號立即震驚了全場。

尤其是樊一民與黃明武等人，當他們一眼看到方强橫屍慘死時，情不自禁地心頭各自一震。

高手過招，勝負繫於一髮！

小黛本來已被黃明武的重重掌影圈住，趁機大喝一聲，狂攻三劍，抽身疾退。

這是小黛的經驗不足處，不過那與陳翠綾交手的樊一民等人，却就沒有黃明武這麼幸運了！

陳翠綾是何等功力，樊一民等人能夠困住她，完全依靠精密的配合，發揮了劍陣的長處，在這驚震失神間，破綻立即暴露。

陳翠綾當然不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只聽一聲嬌叱，寶劍振起一串寒虹，反手就向背後的一名七星衛士掃去。

這一方向的選擇，復又大出敵人的意料，劍光過處，身後的那名七星衛士頓時濺血伏屍。

樊一民等人駭然大震，暴哼一聲，六枝長劍陡然刺出……

陳翠綾一劍得手，精神大振，雙肩一晃，快如閃電般，已由那死去的七星衛士所留空隙間脫出重圍。

樊一民六人招式走空，抽身疾退。

就在他們抽身而退之際，那剛脫重圍的陳翠綾却已怒叱一聲，反由外側揮劍攻了過來。

此時劍陣已破，他們那裡還能擋得住陳翠綾詭奧離奇的劍招，近身的兩名七星衛士剛把手腕一抬……

可憐他們招式尚未遞出，陳翠綾的寶劍已到，只見寒芒一捲，這兩名七星衛士又復了賬。

七去其三，大勢已明，黃明武、樊一民見狀心頭大駭，長嘯一聲，立即帶著殘餘的幾名七星衛士狂奔而去。

小黛見狀，猛把寶劍一領，叫道：「黃明武，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還想走麼！」

雙肩一晃，就待追趕。

陳翠綾急叫道：「黛兒回來！」

小黛驟然停下了脚，但却滿心不願地將嘴一噘道：「小姐，這種全無心肝的人，難道你還可憐他麼？」

陳翠綾喝道：「少胡說，殺他們幾個無關大計，此時最要緊的是我們得盡快逃出君山！」

方瑟已由地上爬了起來，聞言接口道：「對，不然等李拙夫一旦回來，我們再想離開就不容易了！」

陳翠綾用目一瞟方瑟，突然咯咯嬌笑道：「方公子，方才你眞做得好啊，想不到連方强老鬼那樣一肚子鬼計的人，居然也上了你的大當！」

方瑟一聽，不由苦笑道：「陳姑娘，你這是高抬我了，老實說，我眞不是方老賊的敵手，方才那一招實在全屬僥倖！」

小黛嬌叫道：「僥倖？方公子，你別騙人了！生死相搏那有僥倖的事情，等逃出君山之後，你非得把殺方老賊的那招劍法傳給我不可！」

方瑟正待辯稱自己根本不會劍法，想不到話未出口，突聞耳畔傳來一陣奇異的吹角聲，緊接著四週出現了數不清的人影。

雖然這些人距離尚遠，但却看得出一個個面蒙黑紗，身手矯捷，功夫之高，顯然不在黃明武與樊一民等人之下。

陳翠綾看得心神一震，急道：「快走！」

話音一落，率先回頭向庵堂奔去。

方瑟見狀一楞道：「陳姑娘，你怎麼了，是否又改變主意不想走了！」

陳翠綾道：「不，快隨我來！」

話音一落，脚下又復加快兩步，轉眼工夫，三人重新退回了庵堂。

這時那些蒙面人影，雖然大部份仍在百丈開外，但少數却已到達了一箭之內。

陳翠綾急道：「關門！」

門由小黛應聲關上了，可是門外却適時傳來一聲冷笑：「嘿嘿，眞是婦人之見，關門有個屁用，咱家根本就沒打算由門裡進去！」

話音方落，陡見一條人影，打從院牆外飄了進來。

這人面上雖也罩著黑紗，但身上却穿著一襲寬袍大袖的僧衣。

這襲僧衣太惹眼了，因爲就陳翠綾記憶所及，君山水寨中雖然份子複雜，但却從來就沒有收容過出家人！

她心下一怔，立即喝道：「你是什麼人？」

僧人冷笑道：「洒家乃是天尊座下之人！」

陳翠綾道：「你不是君山中人？」

僧人冷笑一聲：「嘿嘿，四海九州，各幫各派，何處沒有天尊屬下，你這小小君山才有幾個人！」

說時抬掌一招劈了過來。

陳翠綾輕喝一聲：「黛兒，你領公子走秘徑，這和尚由我單獨對付，快！」

上臂疾揚，一劍劈了過去。

方瑟只見劍光一閃，身形已被小黛拉起，朝向經堂奔去。

經堂左首是一間淨室，淨室側方有一扇角門，小黛根本沒有在淨室停留的意思，用手一推角門，又復領着方瑟閃了出去。

角門外是一片竹林，靠近竹林的東南方有一口枯井。

小黛將方瑟帶到井邊，然後蹲下身形，探首井內，雙掌輕輕一拍……

赫，井壁右側頓時現出了一座門戶。

方瑟方一怔神間，小黛已經飛身而入，雙足一着地面，立即回眸嬌笑道：「進來！」

方瑟略一猶疑，陳翠綾却已手橫長劍，匆匆趕來道：「方公子，敵人馬上就到，快進去！」

話音一落，果然聽到一聲狂笑道：「嘿嘿嘿，你們三個小輩，躲在經堂裡就成了麼？趕快給我滾出來！」

時機急迫，方瑟再不怠慢，晃肩而入。

雙足剛一落實，陡聞香風觸鼻，陳翠綾也已緊隨身後撲了進來。

她身形落座，立即反手關了門戶，火光一閃，小黛適時點亮了油燈。

燈光照耀下，原來門內是一條隧道，沿着隧道曲曲折折地行約半個時辰，然後到達一間石室。

石室之中，珠光輝映，照耀如同白晝，尤其是床榻椅櫃一切日用物品陳設得十分齊全。

方瑟眞沒想到那座枯井之中，居然有此洞天福地，不禁看得一楞。

陳翠綾見狀向他身前的石椅一指，笑道：「連日奔波，公子也該累了吧？難得有此閒暇，且先坐下歇息一會再說！」

方瑟依言落座，但却眉頭一皺道：「姑娘，此地雖然隱蔽，不過假如一旦被他們發現……」

陳翠綾不待話落，立即含笑接口道：「公子躭心此地沒有出路是嗎？」

說時輕輕地行向左側一張石桌上的燈台，向下一按……」

只聽赫赫兩聲，石室前面的牆壁頓時陷了下去，方瑟方自心頭一怔，耳畔已傳入聲聲浪花拍岸的聲音，仔細一看，原來就在石壁陷下的地方，現出了一條水道……

浪花飛珠濺玉，冷風沁人心脾，水面上一條梭形快艇正在隨波起伏地蕩漾。

方瑟看得心中一動道：「姑娘智慮週詳，居安思危，早有安排，眞叫在下敬服得很！」

陳翠綾笑道：「這條水道乃是當年無意之中發覺，倒叫公子過奬了！」

說笑之際，小黛早已端來了食用之物。

石室中雖然不能煎煮烹調，但乾果美酒却都儲存得極爲豐富，方瑟早已又飢又渴，當即毫不客氣地盡情飽餐一頓。

入夜之後，三人乘著那艘梭形快艇，悄悄地划出水道。

陳翠綾與小黛全是自幼生長君山，雖爲女兒身，但却全是操舟能手，不到初更時分，梭形快艇已駛出了洞庭。

洞庭湖濱的蘆葦之中，同樣有一條秘密的水道。

陳翠綾與小黛似乎已經來過不止一次了，她們輕車熟路，將梭形快艇一直駛進水道停泊，這才率同方瑟登岸。

其實這裡所說的岸，乃在地下隧道盡頭，也有一間陳設大致相同的石室。

直到進入石室之後，陳翠綾這才如釋重負地笑道：「好了，到了，這上面就是出口。」

方瑟道：「這出口也是開在井裡麼？」

小黛一笑插道：「啊，不，這出口開在一座古廟大殿中的神龕內，你瞧！」

石室左端條桌上也有一隻燈台，小黛說話間手已伸了過去，不過她這次不是向下按，而是輕輕地向右一轉……

軋軋軋，在一串輕微的機括聲中，石室頂上立即放下一短梯。

方瑟微微一怔，正打算沿著短梯拾級而上，想不到就在此時，梯口上竟然傳來一串嬌笑道：「格格，在當今武林人物的心目之中，我們幾個俱都是已死之人，可是你們今天却偏偏親眼看到姑奶奶仍舊好端端地活著，這要是一旦宣揚出去，豈不暴露了姑奶奶的行藏！」

方瑟、陳翠綾，以及小黛等三個人，早在這女人的嬌聲笑語中，悄悄地登上了短梯頂端。

不錯，短梯上面是一座神龕，龕中供的是三尊不知名的神像，方瑟躲在神像的後面，揭起一角紅綾，偷眼向外面仔細打量……

中秋剛過，月色依然皎潔，破落而荒涼的大殿裡，這時相對站立著四條人影。

方瑟一眼看清這四條人影之後，情不自禁地臉色一變，他可沒有想到，眼前的四個人中，倒有三個是他見過的。

左端併肩站立著的一雙男女，全都穿著白衣；男的玉面朱唇，劍眉星目，赫然竟是九大凶人中的金笛書生羅詩，女的柳眉杏眼，蕩態撩人，雖然方瑟沒有見過她，但也不難猜想得到她必然就是九大凶人中唯一的女人——白蛇娘子白麗花。

站在右端的兩個，一著黃衣，一著灰衣，最惹眼的地方是他們全都頭戴紗罩，因此方瑟在一眼之下，就已看出他們是那銀衣公子的屬下——黃西、周南！

白麗花話聲一完，黃西立即冷笑道：「嘿嘿，既然你們已讓老夫看到了，還有什麼辦法？」

羅詩聞言突然一笑道：「啊，有辦法，有辦法！」

黃西冷冷地道：「有什麼辦法？」

羅詩笑道：「當然，這事最可靠，最簡單的辦法，莫過於每人賞你們一刀，讓你們從此離開人世！」

黃西嘿嘿一聲冷笑道：「小輩，假如老夫要是不願意呢？」

羅詩劍眉上揚，再浮露出一臉笑意道：「不願意麼？沒關係，區區還有另外一個辦法！」

說到此處，突然眉頭一皺道：「不過這個辦法可就比較麻煩了！」

黃西兩眼一翻道：「嘿嘿，你不妨說說看，老夫打算破例聽聽！」

白麗花插口一聲嬌笑道：「小羅啊，你也未免太懶了，其實這也並不怎麼麻煩，剜眼、摘舌、再剁下兩隻手，每個人多增加兩道手續吧了！」

這女人無怪能身列九大凶人之一，雖然面貌如同嬌花，心腸却是遠逾蛇蠍，這樣殘酷的事情，她說起來竟然還像非常有趣而又好玩似的。

黃西剛自一怔，突聞周南縱聲狂笑道：「哈哈哈，老夫雖說年紀不大，但却早已超過了花甲之年，像這樣的話，我還眞是平生第一次聽到！」

白麗花道：「老頭子，這樣說，你今天是開了眼界了？不過你心中是以爲好呢，還是不好？」

這樣的辦法，對誰也不會說好！

可是，周南竟然毫不考慮地聲音一沉道：「好，好得很！」

白麗花笑道：「這麼說你是同意了？」

周南道：「當然，老夫這一輩子什

麼滋味都嚐過了，就是沒嚐過剜眼，摘舌，剁手的滋味，假如你今天肯讓我嚐嚐，倒也眞是不枉此生！」

白麗花道：「好吧，我現在就首先讓你嚐嚐剜眼的滋味！」

香肩晃處，白影電閃，右手一揚，食中二指直奔周南的兩眼插下。

她身手之快，手法之妙，別說小黛與方瑟看得心驚，就連陳翠綾也不覺爲之駭然。

可是那周南竟然毫不在意，待至招臨切近，這才出聲狂笑道：「哈哈，好賤婢，憑你這樣的身手，就能剜下老夫的眼睛麼？滾！」

上體向後一仰，左脚突然凌空飛起，向白麗花踢了過去。

這一脚勢沉力猛來得極其怪異，差一點的身手就應付不下來。

但白麗花似是早已胸有成竹，當下咯咯一笑道：「糟老頭子，我早已知道你學過幾招了，不過在姑奶奶面前，你是江邊賣水，孔夫子家裡賣文章！」變指爲掌，對準周南踢來那隻脚的迎面骨上碰去。

周南一脚揚起，重心後移，招式走空之後，眼看就只有挨打的份，如何能夠抵擋白麗花這凌厲的一擊。可是這周南的招式，竟然完全都是另走蹊徑，眼看山窮水盡之時，突然大喝一聲，上體陡然向下扭轉，兩臂一張，快若風輪般打橫掃來。

白麗花這一掌下去，固然可以把周南那條腿廢掉，可是周南一臂掃到，也非把白麗花的蛇腰碰斷不可！

只聽一聲嬌叫，白麗花抽身疾退三步。

周南身形一側，也借勢朝向左側飄落。

在沒有交手之前，他們全都沒把對方看在眼裡，現在經過了一度攻守之後，才知道遇上了勁敵，不由暗凜剛才低估了對方實力，危險至極！

別說他們動手的兩人了，就連那沒有動手的黃西與金笛書生羅詩，也全都身形震動，大感意外。

四人八目相投，相互凝視了半晌，突然不約而同地一齊開口道：「你們是什麼人？」

話音方落，突見一條人影快步朝向大殿衝來……

這人也是頭罩紗巾，身上穿著一襲白衣，他行色匆匆，人在八九步外，便一路大叫道：「喂，老西，老南，李拙夫那廝已經……」

話音未落，人已一脚跨進大殿，當他一眼看到大殿中的白蛇娘子與金笛書生時，不由神色一怔，頓時把沒有說完的話嚥了回去。

白蛇娘子一見此人的裝束，就知是對方的幫手，心頭一震，探手摸出了一把毒沙。

幾乎就在同時，金笛書生羅詩也由袖中取出了那枝輕易不肯動用的七孔金笛。

此時黃西、周南，已經知道對方的身手不同凡響，當然不敢大意，因此也把眞氣一提。

眼看劍拔弩張，劇戰一觸即發。

想不到那新來的白衣蒙面人，此時突向白蛇娘子與金笛書生開口道：「喂，有個大個子是你們一起的麼？」

白蛇娘子與金笛書生同感一震道：「是什麼樣的大個子？」

白衣蒙面人道：「此人身長九尺，面如鍋底，眼賽銅鈴，手中用的是一柄大刀。」

白蛇娘子與金笛書生忙道：「他怎樣？」

白衣蒙面人道：「他已奪得太陽眞解，現正陷入羣豪包圍之中，你們再不前去幫忙，他就快要累死了！」

白蛇娘子與金笛書生同時驚叫道：「眞的麼？」

白衣蒙面人未及答言，突聞遠方傳來一聲震耳欲聾的怒嘯，就憑這如同霹靂似的嘯聲，放眼當今武林，除去魏霸天外，實在找不出第二人來！

白蛇娘子聞聲色變，嬌喝一聲：「走！」

話畢與金笛書生雙雙閃出大殿，一晃而沒。

黃西微怔道：「趙北，你認識他們？」

新來的白衣蒙面人，果然就是銀衣公子的另一屬下趙北，他聞言笑道：「老西，你們怎麼這樣糊塗，九大凶人中的白蛇娘子與金笛書生，難道也看不出來麼？」

周南嘿嘿一聲狂笑道：「怪不得他們想要殺人滅口，看來十多年不履中原，他們這些王八龜孫子全都成了氣候了！」

趙北道：「老南，別發牢騷了，情況已經轉變，快走吧！」

黃西、周南同時一怔道：「情況怎麼轉變？」

趙北道：「李拙夫率領少數親信，在半個時辰之前突然離開現場，朝向西北而去！」

黃西急道：「知道他離開的用意麼？」

趙北道：「現在還不明白，不過公子與東老大已經跟下去了，快走吧！」

話音一落，人影連晃，轉眼間三人全都走得一個不見。

陳翠綾看得連連咋舌道：「啊，厲害，厲害，我若不是親眼所見，眞是不敢相信江湖中還有這麼多的絕世高手！」

方瑟笑道：「姑娘別謙了，你在劍術上超羣拔俗的造詣，又何當不是獨步武林稱雄一方！」

陳翠綾聽得連連搖頭道：「不瞞你說，在此之前我的確也頗自負，可是現在已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晚看到的幾個人來說，他們那一個不比我强！」

話畢由神龕中一躍而下，面上滿

是沮喪之色。

方瑟跟踪而下道：「姑娘可別忘了，他們那一個又不比你大，只要假以時日，姑娘的成就還怕不能超過他們麼？」

這時小黛已經關好了石室的出口，聞言笑道：「公子、小姐，你們兩個放著正經事不幹，怎麼儘說閒話啊！」

陳翠綾笑道：「方公子，這丫頭的話你聽到了，我們今後的行動如何，請你決定吧！」

方瑟道：「就目前的情形來說，揭穿太陽眞解的秘密，制止羣豪的殘殺，乃是當務之急，但李拙夫此時猝然離開，顯見必有重大事故，似乎也……」

話尚未畢，陳翠綾立即接口道：「如果公子同意的話，就請你去追踪李拙夫，伺機刺探其陰謀，小妹佔個便宜，揭穿太陽眞解的隱秘，制止羣豪殘殺的事，就由我來辦理如何？」

方瑟應聲笑道：「好，就這麼辦，事不宜遲，小可先行一步了！」

身形一晃，按照黃西等人離去的方向追了出去。

陳翠綾嬌喚一聲：「方公子，如果沒有意外，三天之後請仍到此地相會如何？」

方瑟輕應一聲，轉眼消失在茫茫月色下。

小黛適時將舌頭一伸，扮個鬼臉道：「喲，姑娘，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三天不見可不要想死人麼！」

陳翠綾白眼一翻，叱道：「鬼丫頭，你敢胡說，是不是皮癢了！」

她這裡作勢欲打，那邊小黛早已咯咯嬌笑地跑開了。

且說方瑟一路疾馳，不消多久已然奔出數里之遙，可惜他非但沒有發現李拙夫的踪跡，甚至連銀衣公子等人也同樣沒有看到。

這樣盲目地追下去豈是辦法！

心中思量，不覺停下脚步來四下張望，突然間，他發現左側山崗下有一片樹林，皎潔的月色下，依稀看到林中有幾間茅舍。

這些茅舍全都是因陋就簡，似乎是新搭不久。

方瑟心中一動，立即悄悄地奔了過去。

連日來遭遇到的風險，使得他凡事格外小心。

果然，這一次他小心對了，人在十丈開外，便已發覺到林中人影幢幢，緊接着，左前方的暗處傳來了一陣人聲道：「嗯，這眞是我們武當派空前未有的劫難！」

武當派？原來林中全是武當派的道士！

突然間，方瑟想到君山山坳裡遇到的那回事！

他對武當派說不上有什麼好感，可是無論如何，他總不希望武當派落入李拙夫的魔掌！他心裡想，怎樣把這件事通知他們才好！

可是，通知誰呢？

自己始終沒有看到那名武當內奸的面目，武當派的每一個弟子都可能是內奸，縱然不是那內奸本人，也可能是他的黨羽、爪牙，萬一自己要是弄錯了對象，那豈不自陷絕境！

轉念一想，那內奸一心想要陷害的乃是天一掌門與銅冠道長，假如能把這件事通知他們本人就好了！

然而，他們兩人是否來了呢？

就在他心中遲疑之際，暗中突又傳來另外一個聲音道：「銅冠師叔的傷勢如何？」

由這句話，證明銅冠道長在這裡是不會錯了！

可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自己如何才能見到他呢？

這時，原先那聲音答道：「咳，銅冠師叔獨自躺在那邊茅屋裡，據說直到現在還未曾進過飲食呢！」

方瑟一聽，不由大喜過望，立即抽身從側方繞了過去。

疏林中一共建有四間茅屋，一間在山崗的南面，兩間位在山崗之前，另外一間則在疏林的西北角。這四座茅屋全是竹籬爲牆，茅草作瓦，除去中間兩座緊緊相連外，其餘兩座都在十多丈外。

方瑟稍一猶疑，立即朝向正中那兩座茅屋欺近，這兩座茅屋中全都燈火通明，十丈開外就可看到屋中的情形。

左邊屋中約有十多名道人，大部份均已休息，右邊的茅屋較大，屋中的人數也較多，估計總在三十名左右，不過這些人全都身負創傷，大部份仍在輾轉呻吟，未能入夢。

方瑟看到此處，不由恍然大悟，怪不得今夜武當派警戒如此疏忽了，原來在這場爭奪太陽眞解的惡戰中，他們的損失竟然如此慘重！

剛才偷聽所得，銅冠道長獨自躺在茅屋裏，顯然不是這個地方了！

他心念一轉，立即改奔山崗南面的那間茅屋。

這間茅屋的四週長滿了雜草，暗沉沉、陰森森、方瑟一直欺到門邊，仍然不聞半點聲音。

這是怎麼回事啊？他稍一遲疑，立即輕輕地推開了虛掩的柴門！如水般的月華，頓時照射了進去。雖然光線並不很亮，但是方瑟已把屋內的情形看清了。

他駭然一震，當場連退三步！

原來這間茅屋沒有半個活人，只是整整齊齊地停放著兩排棺木，一陣陣的屍臭，混雜著一股新刷油漆的氣味，顯見這些棺木收斂未久！

方瑟驚惶不已，武當派既然傷亡如此慘重，其他的門派當然也不在少數，恨只恨蔣吟白那小子可惡，假如那日他能允許自己面見銅冠道長，說不定這場劫殺已被制止，最起碼武當

派可以逃脫這場大難！

想到銅冠道長，方瑟更不怠慢，再度改變方向，撲向疏林西北角的那間茅屋。

這是最後一間茅屋了，銅冠道長在那裡已經不容置疑！

這間茅屋的範圍最小，僅止尋丈方圓，不過警戒却顯得較別處周密，左右各有一名當值的道士在巡視。

方瑟仔細打量了一陣，然後看準了屋後草深林密，於是悄悄繞了過去。

茅屋裡沒有點燈，但門窗全都未關，月色照射進去，依然顯得很亮。

不錯，這間茅屋裡只有一個人，這人躺在竹榻上，雖然看不到他的面目，可是榻邊放著一頂閃亮生輝的銅冠，就是最好的說明！

方瑟悄然欺到窗下，身形向上一揚，正想開口……然而，還沒有等他把口張開，銅冠道長突然冷哼一聲，手腕翻處，出指如飛地點了過來。

方瑟只注意那兩名巡視的道人，可沒想到銅冠道長竟也會向他出手！

事實上銅冠道長招出如電，他縱然全神戒備，也一樣未必就能閃躲得開！

一擊而中，方瑟身形一軟，頓時向深草中倒了下去。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不過他心裡並不害怕，自忖此來乃是一片好心，等會只要詳加一番解釋，事情自然就明白了！

這時候，銅冠道長應該起來察看一下了，可是，銅冠道長動也不動，僅僅輕喝一聲道：「什麼人？」

他心中暗罵不已，突聞耳畔有人答道：「啓稟師兄，是小弟前來看你了！」

方瑟一聽這聲音，頓時心頭猛震，這不正是元始天尊廟前所見那蒙面道人的聲音麼？這人面獸心的東西，不知是怎麼個長相？方瑟心想看個明白，偏偏他此時倒卧的位置，竟然一點也看不到。就在他焦急中，猛覺茅屋裡光線一暗，他知道，必是那人已經走了進去。這時候，只聽銅冠道長的聲音道：「師弟，你怎麼來了？」

聽語氣，似乎這賊道的猝然出現，銅冠道長也頗感意外。

他話音一落，那賊道突然微喟一聲道：「唉，小弟雲遊三峽，及至聞訊趕來，想不到却已遲了一步，聽說師兄身負重傷，小弟惶急不已，是以連夜找到這裡，但不知師兄現在傷勢如何？」

這賊道一片造作，關懷之情，溢於言表，銅冠道長不由動容道：「多承師弟關懷，愚兄所傷大都是皮肉之傷，只有胸前所中八指頭陀的一掌較爲嚴重，但是現在經過服藥調治，已經無礙了！」

這時侯，他像是已經忘記了倒卧窗外的方瑟。

那賊道聽後故作一震道：「啊，師兄，聽說八指頭陀練有一種極爲歹毒的掌法，中毒後初時無特殊的感覺，可是時辰一到，立即全身潰爛而死！」

銅冠道長一驚道：「眞的麼？」

那賊道道：「這種掌法八指頭陀一向極少使用，因此江湖中人知者甚少，師兄趕快讓我瞧瞧！」

方瑟只聽一陣悉索的解衣聲，緊接着銅冠道長迫不及待地問道：「怎麼樣，師弟？」

方瑟雖然看不到屋裡的情形，但可以想像，銅冠道長的胸口致命之處，此時適已完全落入那賊道的掌握之中，就在他心中暗道不妙之際，那賊道已經開了口道：「嘿嘿，一點不錯，師兄果然中了八指頭陀那極爲惡毒的掌法！」

銅冠道長一震道：「我不信！怎麼我一點特殊的感覺也沒有？」

賊道此時像是突然換了一個人似地，顯得得意萬分地笑道：「嘿嘿，師兄，剛剛小弟不是對你說過了麼？此掌中後最初並無任何特殊的感覺，必須到了時辰之後才會猝然發作！」

銅冠道長像是已經發覺了賊道處心不善，叱道：「發作就讓它發作吧，你把手拿開！」

可以想像得到賊道絕不會聽他的！果然，話音一落，就聞賊道獰笑道：「嘿嘿，師兄，發作後全身潰爛的滋味可不好受啊，倒不如由小弟現在賞你一掌，死得可能還痛快些！」

銅冠道長駭然道：「師弟，你……」話音未畢，猝然中斷，顯然他已經遭了毒手。

銅冠道長最後這句話，已把那兩名警衛的道人驚動，雖然方瑟看不見，但却能夠聽到沙沙步聲，分由左右奔了過來。他心中暗忖：賊道該要露出原形了！

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兩名警衛的道人脚步一停，竟然同聲悄悄地問道：「得手了麼？」

方瑟恍然大悟，怪不得這賊道如此大膽，原來這兩名警衛的道人也全是他的同黨！

思量中就聽賊道答道：「好了，現在我還不便出面，告訴你師兄，天明後派人通知掌門眞人，就說銅冠師叔突然傷勢發作，已於夜半不治身亡，我走了！」

話音一落，黑影穿窗而出，轉眼在夜色中消逝。

方瑟看到此處，不禁黯然一嘆道：「咳，可嘆，可嘆，想不到名動江湖的銅冠道長，居然死得這樣不明不白，眞叫人……」話聲未畢，心中陡然一怔，暗忖自己啞穴明明已被制住，怎麼現在……

一念未已，突聞那兩名警衛的道人同聲喝道：「什麼人？」就在這喝聲中，陡聞衣袂飄風，人已撲了過來。

方瑟猛然間向上一挺……他這個動作，照說只是危急之際，一種本能

的反應，但沒想到全力一挺之下，身形竟然陡地蹦了起來。刹那間，他心中明白了，銅冠道長剛剛點穴所用的手法極輕，時間一久，已經自行解開了！

兩名道人身形欺到，不約而同地雙掌一舉，朝向方瑟攻來。

方瑟身在半空，見狀猛把眞氣一提，雙掌分向二人的來勢迎了過去。

啦啦兩聲輕響，方瑟借勢飄退五步。兩名道人眼見一擊不中，突然高聲大叫道：「有刺客！」

方瑟聞言大駭。他知道這幾個字不打緊，但無形中已把殺害銅冠道長的罪名推到了自己頭上。他惶然警覺，現在若被武當弟子拿住，自己可眞要百口莫辯了！

此時不走，還待何時，他兩足剛一着地，立即再次騰身而起，照準西北方沒人的地方，放足狂奔而去。可是，那兩名道人剛才的叫聲早已驚動了所有的人，只見月色之下，人影亂晃，轉眼間四面的去路已全被人堵住。

武當派在武林中能夠享有如許盛譽，委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雖然目前是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之後，但遇事仍能條理分明，秩序井然，毫無半點慌張。

這些人猝聞警訊，立即各就其位，顯然，他們事前已經早有應變之策。

方瑟知道自己已入重圍之中，今天要想闖出去只怕頗不容易！

就在他心中暗思對策之際，突見一名身材瘦長的中年道人，快如飄風般一掠而至。

方瑟雖然不認識這道人，但就憑此人來時身法，也能看出他武功遠在蔣吟白之上。

這道人身形一定，立即朝向方瑟喝道：「夜靜更深，施主私入本派禁地，有什麼企圖？」

方瑟一面衡量四週的形勢，一面答道：「在下因爲有要事在身，午夜獨行，一時迷失方向，到此全屬誤會，並非有意擅入貴派禁地！」話剛至此，突見兩條人影奔來道：「六師兄可別聽他胡言，此人潛入銅冠師叔養傷之處，猝然施襲……」

不用說，他們就是剛剛那兩名擔任警衛的道人。

這兩人話音未落，那被稱做六師兄的瘦長中年道人，陡地神色一變道：「什麼？銅冠師叔他現在……」

後來的兩名道人齊聲說道：「銅冠師叔重傷難防，恐怕已經遭他毒手了！」

瘦長的中年道人一聽，反手拔出了背上長劍，目注方瑟寒光四射道：「施主，你準備償命吧！」

方瑟雖然有一肚子的理由，可是他知道，在此情形之下，說了還不如不說的好！

（未完・十七）